

第一章 緒 言

旅遊是人類社會的活動之一，它是一種休閒生活文化，兼具精神和物質層面。從古至今，旅遊活動始終不斷在進行著，而且無形中推動人類的文明進步。從中西的旅遊史可以看出，旅遊活動演進至今，已逐漸趨向蓬勃發展，幾乎成爲世界性的全民運動，而記述旅遊過程的文學作品，自然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並且成爲出版界的暢銷書。

所謂「旅遊文學」(travel literature)，是指人類由於旅遊的活動，因而產生記述旅遊歷程的文學作品，它被歸爲一個文類而引起文學界的重視，大約是 1980 年代以後的事。就中國文學史而言，古代雖無「旅遊文學」的名稱，但是描述旅遊歷程的文學作品，自有文學創作以來即已存在，最早可追溯至《詩經》、《楚辭》、《漢賦》，其文體可包含詩、賦、散文(有單篇遊記、組合式遊記、日記體遊記等)、駢文、詞，甚至小說。然而嚴格來講，魏晉南北朝才是旅遊文學的萌芽時期，如晉宋間謝靈運的山水詩、〈歸途賦〉，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至唐代達於興盛，如元結〈右溪記〉、柳宗元〈永州八記〉、玄奘《大唐西域記》、李翱《來南錄》等等，爲中國旅遊文學奠定基礎。到了宋代更是發揚光大，不僅內容多元化，而且產生筆記體與長篇日記體兩種新體式，筆記體以蘇軾《東坡志林》爲代表，長篇日記體以陸游《入蜀記》爲代表。至明代又出現高度繁榮燦爛的局面，有長篇日記體散文《徐霞客遊記》與公安派精緻的旅遊小品文，如袁宏道〈虎丘記〉。清代則除新舊各體兼而有之外，更出現近代域外遊記，如容闈《西學東漸記》、康有爲《歐洲十一國遊記》，以及清末結合遊記與小說的劉鶚《老殘遊記》等等，就中國的旅遊文學創作而言，實已達到最高峰。¹

至於臺灣的旅遊文學發展，最早可追溯至明末陳第所寫《東番記》，這是第一篇描寫臺灣風俗民情且兼有文獻價值的遊記。而流寓臺灣的沈光文、徐孚遠等以及經營臺灣的鄭氏父子，都有旅遊文學佳作，爲臺灣的旅遊文學奠立基礎，其中沈光文堪稱旅遊文學的始祖。清康熙 22 (1683) 年

¹ 參考梅新林、俞章華主編，《中國游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1 刷。

，臺灣納入中國版圖後，派遣許多文武官員與佐幕人士、教師來到臺灣，此外，尚有流寓作家，他們因為看到臺灣美麗的風景，將沿途所親見的客觀景物形象記錄而成的各種文體的文學作品甚多。²迨至清光緒 21（1895）年，清廷因中日戰爭失敗割讓臺灣後，當時的旅遊文學作品並不多，詩約兩百多首，專著則較少。³以上所述，其所描寫內容僅限於臺灣本島風景，並無述及中國大陸的旅遊作品。清代臺灣人只要經濟能力許可，則可自由出遊中國。然而日治時期，對絕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出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有錢、有閒的條件外，還必須得到日本當局的批准。尤其是臺灣總督府為了嚴格限制臺灣人的出入境，對臺民旅外設下許多法令的限制，曾多次制訂修正「外國旅券（即護照）規則」，且發給護照的手續十分嚴密，以控制臺民由臺灣前往中國大陸，但是居住臺灣的日本人卻不受此限制。⁴在此情形下，能夠通過能通過種種關卡出遊，又能寫出相當水準的旅遊文學作品並不多。

當時臺灣人的島外旅行可分為中國大陸與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屬於中國大陸以外的旅遊文學作品，短篇作品有海外逸民〈星加坡遊記〉（1924）、沁園〈北游談屑〉（1925）、陳後生〈遊朝鮮所感〉（1926）、一記者〈南部遊記〉（1926）、張我軍〈南遊印象記〉（1926）、黃朝琴〈遊美日記〉（1926）⁵等等。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則有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1896）、⁶林獻堂《環球遊記》（1927）等。⁷至於記述前往中國

² 可參考楊正寬，《明清時期臺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107年5月初版），第4、5章及第7章。

³ 可參閱吳福助主編《臺灣旅遊文學文獻目錄》，此書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但未出版。

⁴ 關於日本政府對於臺灣人民旅遊海外的限制，可參考：（1）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張北等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第4冊（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年初版），頁1040~1047；（2）戴國輝，〈殖民地的傷痕〉，《臺灣結與中國結——畢九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5月，初版1刷），頁234~240；（3）《臺灣民報》社論，〈希望撤廢渡航中國的旅券制度〉，大正13（1924）10月21日；（4）王鍾麟，〈旅券撤廢運動に就て〉，《臺灣民報》，昭和4（1929）年5月19日，20版；（5）梁華璜，〈日據時代臺民赴華之旅券制度〉，《臺灣風物》，第39卷第3期（1989年8月），頁1~49。川島真著，鍾淑敏譯，〈日本外務省外史資料館館藏關人出國護照資料之介紹（1897-1934）〉，《臺灣史研究》，第4卷第2期（1999年6月），頁133~147。

⁵ 以上遊記見《臺灣民報》1924/1/1；1925/8/16；1926/1/21；1926/1/31；1926/2/7、2/14、2/21、3/7、3/14；1926/7/11、7/18、7/25、8/1、8/8、8/15、8/22、8/29所載。

⁶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沈雲龍主編，近代史料叢刊；續編，50輯，492冊），臺北：文

大陸的旅遊文學作品，短篇有嘯霞〈神州遊記〉（1912）、⁸黃朝琴〈上海遊記〉（1920）、⁹欽一廬〈廈門遊記〉（1927）、¹⁰〈汕頭遊記〉（1927）、¹¹及黃鳥生〈鮮滿遊記〉（1929）¹²等等。專著方面有連橫《大陸游記》¹³及《大陸詩草》（1912）、¹⁴周維金《大陸記游》（1922）、¹⁵洪棄生《八州遊記》¹⁶（1922）和《八州詩草》（1922）、¹⁷周定山《大陸吟草》和《倥傯吟草》（1925）、¹⁸吳濁流《南京雜感》（1941）等等，¹⁹其中洪棄生的《八州遊記》和《八州詩草》，在質量上均頗有可觀之處，可惜目前並未普受學術界的重視，如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²⁰和陳美霞〈日據時期旅行文學論述：身分認同與現代性〉²¹二文，皆未將《八州遊記》列入。

洪棄生是日治時期臺灣有名的古典文學家與史學家，本文即是以洪棄生旅遊文學中的《八州遊記》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旅遊動機、寫作內容、方法與特色，以及其思想、人格特質，最後兼論其價值與貢獻。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對於臺灣古典文學家洪棄生的研究，是在 1990 年代的碩士班時

海出版社，1978 年。

⁷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錄於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遺著》），臺中：中台印刷廠，1960 年。

⁸ 《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6 月 28 日 6 版。按此篇連載至 8 月 5 日，4 版，共 20 集。

⁹ 《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2 月 1、4、8、13、23 日及 1921 年 1 月 6 日。

¹⁰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 月 23 日。

¹¹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2 月 9 日。

¹² 《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5 日。

¹³ 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雅堂先生餘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¹⁴ 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¹⁵ 周維金為臺灣先賢，《大陸記游》作於日治時期大正 9（民國 9、1920）年，1979 年由臺北老古出版社出版。

¹⁶ 見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八州遊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¹⁷ 見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八州詩草》，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¹⁸ 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年。

¹⁹ 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4）》，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 年 9 月初版，1980 年 2 月再版。

²⁰ 徐千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 年 6 月。

²¹ 見《臺灣研究集刊》，2008 年第 4 期，頁 94~102。

期，當時以考證其家世和文學作品為研究主題，撰成〈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論文，後經國史館贊助，將碩士論文增修補充，出版《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一書，²²約 20 萬餘字，嗣後又完成《洪棄生傳》。²³由於洪棄生的文學作品非常豐富，當時還是一塊尚待開發的園地，於是引起學者們的關注，遂以洪棄生的文學作品為專題，展開細部的研究。筆者於 2000 年進入博士班深造時，曾發願完成全面的「洪棄生研究」，嗣因身體狀況不佳，其後曾斷斷續續休學 4 年，致使原有的研究計畫，不得不因而暫停。及至 2006 年復學後，於選擇論文研究的題目時，始知已有不少學者加入耕耘這片園地，洪棄生重要的文學作品包括古文、駢文、詩歌、賦、詩話等，如研究《寄鶴齋詩話》的論文即有 7 篇之多，惟獨《八州遊記》尚無學者作專題研究，經筆者多方思索，如能以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做為研究範圍，先從《八州遊記》著手，深入探究，再及於《八州詩草》和其他作品，當可繼續完成「洪棄生文學作品研究」，此即是筆者決定從事《八州遊記》研究的緣故。茲綜合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分述如下：

一、拓展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題材

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發展至今日幾乎已經成為顯學，各種題材的發掘，無所不及，而且還在不斷拓展中，旅遊文學即是其中之一。如 1998 年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所舉辦的「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研討會，會議論文的内容舉凡目錄學、版本學、教育學、方志學、文學史、旅遊學、詩學、小說學、金石學等，無不涵蓋在內，²⁴而其中阮桃園〈文人探險家的視野——試評析郁永河《裨海紀遊》〉一文，²⁵即屬於旅遊文學，可見「旅遊文學」的論文已被列入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題材中。而一向關心臺灣古典文學的許俊雅教授更明白指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方向，則是拓展研究素材，而投注於「旅遊文學」研究即是其中的方向之一，她認為近年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可從旅行書寫角度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

²² 程玉鳳，《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臺北：國史館，1997 年。

²³ 程玉鳳，《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²⁴ 詳見〈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研討會資料——計畫書〉（吳福助撰寫），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385~360。

²⁵ 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頁 165~181。

知識份子如李春生、魏清德、洪棄生、連橫、吳濁流、吳德功等人遠走異國或遊覽臺灣本地的各種特殊經驗，也可如大陸學者汪毅夫研究日治時期大陸來臺灣遊覽的《臺遊日記》、《臺灣別府鴻雪錄》、《臺游追記》三種遊記，而廖炳惠、黃美娥、徐千惠、翁聖峰等人已有文章探討來臺灣或赴中國大陸的旅遊文學，她認為這方面的題材還很多，值得研究者再進一步開展。²⁶

國內學術界以日治時期臺灣人旅遊大陸遊記為研究中心的論文，有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2000）、²⁷徐千惠〈出遊與回歸——連雅堂《大陸游記》探析〉（2000）²⁸及〈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林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2002）、²⁹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2003）、³⁰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2003）等五篇。³¹其他也有不少以研究吳濁流的中國經驗的論文，而不以《南京雜感》為標題者，然而以上論文關注的焦點大都集中在連橫《大陸游記》與吳濁流《南京雜感》，取材過於狹隘。至於張靜茹的論文雖有研究洪棄生《八州遊記》，但是只局限於他對上海的經驗與身分認同。陳光瑩的論文則偏重於洪棄生的詩歌研究，將《八州遊記》作為旁證與參考的資料，均未對《八州遊記》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論文對《八州遊記》作專題研究，既能符合許教授所說的拓展臺灣古典文學題材，而且同時可以深耕臺灣的旅遊文學。

二、繼續完成「洪棄生文學作品研究」

筆者的《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主要是對於洪棄生個人的家世、求學經過、生平事蹟、交遊狀況、文學作品的考證與敘述。其後有關洪棄生的文學作品研究漸蔚成風潮，近十幾年來，所累積的各種研究論文頗為可觀。據筆者統計，各類文學作品研究多達約 30 餘篇

²⁶ 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199~201。

²⁷ 見《中外文學》（2000年7月），頁295。

²⁸ 見《臺灣人文》第6號（2001年12月），頁53~71。

²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年。

³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

³¹ 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

，³²但是未見以《八州遊記》為專題研究。由於此書是長篇散文的日記體遊記，與前述文學作品的內容、體式大為不同，且其內容記述非常豐富，字數多達 21 萬餘字，且考證詳繁，閱讀不易，並非短時間內可以達成，筆者以為若能深入研究，不僅可以瞭解其旅遊大陸的全部歷程以外，更可探析遊記的內容、寫作方法，並從各個角度深入探討洪棄生的內心世界，如對臺灣鄉土之愛、祖國情懷以及人格特質，瞭解洪棄生不僅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文學家，更是一個愛國家、愛人民，充滿幽默熱情，又具科學求真精神的學者，如此可以繼續完成「洪棄生文學作品研究」，使外圍與內涵的研究合而為一，進而完成全面的、「洪棄生專題研究」、「洪棄生研究」。

三、豐富當代臺灣旅遊的內容

臺灣地區自從於民國 38（1949）年 5 月 20 日政府頒布戒嚴法以後，即進入戒嚴時期，人民出入境的自由開始被限制，不能隨意出國觀光旅遊。同年 12 月 7 日，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人民更不得前往當時共產黨占領的中國大陸，此後兩岸對峙不相往來長達 38 年，國人想前往旅遊探親，根本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至民國 67（1978）年 12 月 31 日，政府終於解禁，正式開放國民出國觀光，以加強國際民間的交流，臺灣的旅遊風氣遂得以開展。嗣後為因應時代的變遷與需要，政府於民國 76（1987）年 7 月 14 日宣布解除戒嚴，8 月 25 日開放赴大陸探親，11 月 2 日首次辦理開放探親登記，從此以後，人民已經可以光明正大地公開前往大陸探親，並從事學術文化交流或參觀訪問，國人出國旅遊風氣因而大開，也掀起一股方興未艾的旅遊風潮，成為一種「感染力最強的全民運動」，不僅解決來臺遊子近 40 年思鄉之苦，同時也開創臺灣人民前往中國大陸前所未有的高潮。

大陸開放旅遊後，描寫中國大陸風光美景的旅遊作品遂如雨後春筍地出現，更激發一波波的人潮前往大陸。中華和長榮航空公司也趁勢於 1997～1999 年間舉辦旅行文學獎，³³1999 年東海大學中文系主辦「旅遊文學研

³² 參見本章第二節研究文獻探討。

³³ 吳惠珍，〈國境在遠方——論華航、長榮旅遊文學獎〉，《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技術學院，2005 年 10 月 14 日，頁 235。

討會」。³⁴2005年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主辦「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³⁵等等的活動，不僅拓展旅遊文學的廣度及深度，更促進旅行書寫與旅遊作品的出版。21世紀以後，各出版社更一窩蜂地出版各種旅行書(travel book)，這些旅行書，無論在美編、印刷、裝幀、包裝各方面都十分講究，爭奇鬥艷，令人眼花撩亂，以致連一些旅行文學書也都以彩色印刷。不僅如此，有的作家甚至他們其創作的重心投注在旅遊寫作上。另外，也出現專門出版旅遊作品的出版社，如馬可孛羅出版社陸續推出「BBC 地球臥遊系列」、「當代名家旅行文學」、「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系列叢書。金石堂書店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店設置旅行文學專櫃，還有不少專門網站的設立，³⁶使得一向冷門不受重視的遊記作品也炙手可熱。尤其有關海峽兩岸各式各樣的的圖書、照片集、DVD 影片，更是琳瑯滿目，閱讀觀賞之餘，彷彿身臨其境，實可勝過古人的臥遊，不啻說明臺灣「旅行時代的來臨」，旅遊文學儼然成爲當代發展最快速的文類。³⁷

基於以上的旅遊風潮，筆者因而聯想到洪棄生到中國大陸旅遊後，所撰寫的《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八州遊記》對所遊山水美景有細緻的描摹，記述名勝古蹟之餘，並記錄沿途各地的民情風俗，兼敘當地有關文學歷史的典故與地名沿革，充滿知性與感性。筆者認爲如能作爲專題研究，正好與當代的旅遊風潮相互配合，一方面可以彌補當今旅遊書寫及紀錄影片資料的不足，一方面可以提供今日旅遊者更豐富的文化旅遊內容，使旅遊更爲精緻而深入，進而提升旅遊的品質與水準。

基於以上三點動機，本論文期望透過對《八州遊記》的研究，達到以下的目的：

一、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旅遊中國大陸的歷史意義

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在日本政府的監控下，受到「外國旅券規則」的嚴格限制，前往中國大陸經商旅遊，頗爲不易，當時能到中國大陸去從事各

³⁴ 參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

³⁵ 主辦單位原印有《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後於2006年由臺北五南書局出版《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³⁶ 參考應蕙芬，〈從兩大旅行文學獎產業談跨界的藝文聯盟〉，《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頁220。

³⁷ 參考孟樊（陳俊榮），〈導讀/旅行文學作爲一種文類〉，《旅行文學讀本》（孟樊主編）（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頁6~7。

種活動的人，大都須透過各種辦法或特別管道，解決重重難關才能達成，若不是有強烈的祖國情懷和民族意識，不可能突破萬難前往。正因為旅遊過程的不易，而歸來後還能寫成有思想內涵、文筆優美可讀的旅遊作品，寥寥可數，尤其是專書著作，因此顯得特別珍貴而有意義，如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連橫《大陸游記》、周定山《大陸吟草》與《倥傯吟草》、吳濁流《南京雜感》等。短篇作品則有明治 45（1912）年嘯霞〈神州遊記〉，³⁸以及黃朝琴和黃呈聰曾在就讀早稻田大學期間至大陸旅行，目睹五四運動後白話文的普及情形而對推展「臺灣文化運動」提出主張，《臺灣日日新報》並於大正 9（1920）年 12 月 1 日連載黃朝琴〈上海遊記〉。³⁹此外，彰化詩人陳虛谷曾往來於日本和大陸，在 1920 至 1923 年留學日本期間，對於割讓臺灣視為國仇家恨，時刻記在心，於 1923 年前往中國大陸旅行，親見大陸風光的壯觀秀麗等，既感到欣喜，又睹物傷懷，對祖國與臺灣的關愛情懷，與對日本的憤恨，都流露在他的詩歌作品中。⁴⁰至於《八州遊記》的內容，在記述中不斷的比較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異同，充分呈現愛臺灣家鄉、愛祖國的情懷，深具歷史意義，更值得探討。透過本論文的研究，正可藉此探討臺灣人於日治時期遊大陸的心路歷程與歷史意義。

二、深入探索洪棄生的內心世界與人格特質

《八州遊記》雖以記遊為主，但是洪棄生的內心世界，所思所想，必須透過研究分析，始可獲得更深層的瞭解。洪棄生在日本殖民臺灣後，自認已成棄地遺民，在遊記中是否出現日治下臺灣人身份認同的焦慮問題？對所嚮往的祖國，及至旅遊夢想實現實地踐旅後，內心是否有轉折改變？他憂國憂民的天性，在面對改朝換代的中華民國是否仍一秉初衷？又在遊記中的洪棄生，是否仍是嚴肅而不苟言笑的父親與學者？他是否另有性情

³⁸ 嘯霞，〈神州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6 月 28 日，6 版。

³⁹ 以上有關日治時期赴大陸的旅遊文學作品，參閱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頁 214。又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7 年 7 月），其中第 70 冊《臺灣日日新報旅行記》共收錄有 5 篇遊中國大陸的遊記。

⁴⁰ 參見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台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心〉，《台灣研究集刊》第 2 期（2002 年），頁 1~4。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12 月。

開朗，豁達樂觀，個性幽默，出語率真的一面？遊記中面對古蹟地理所作嚴密翔實的考證，又不流露太多的感情，在其背後潛藏的是何種心理狀態？在遊記中如何突顯出其求真的科學精神？凡此其內心世界以及種種人格特質，都是本文探索的重點。

三、肯定《八州遊記》的價值與貢獻

《八州遊記》是臺灣旅遊文學作品中少見的長篇日記體遊記，足以與中國傳統遊記中的陸游《入蜀記》及徐宏祖《徐霞客遊記》相媲美，對於文學、歷史學及地理學、文獻學、今日旅遊學都有很大的貢獻。如《八州遊記》在文學上指出前人之誤，並解讀古代詩文；在歷史學上考證史籍記載的錯誤；在地理學上，對地名的沿革、風物的變遷，均考校精詳，辨明正偽。尤其行文簡雅疏宕，筆不浮泛，如能深入探討其內容，當可肯定其真正的價值與貢獻。

總之，洪棄生以清代棄地遺民身分，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在面對心目中的祖國時，所自然流露的臺灣之愛與祖國情懷，以及表現對人文古蹟的濃厚興趣，在異族統治下撰寫的《八州遊記》，必有其特殊歷史意義與價值。上述目的，筆者期盼透過本論文加以詳細論證。

第二節 研究文獻探討

近二十幾年來，學界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以洪棄生為對象的相關學術研究已經蔚成風潮，且有與日俱增的趨勢，包括專書、單篇論文與博碩士學位論文。以下將有關研究洪棄生的論文，按時間先後列表如后，以見其概（見〔表1〕）。

〔表1〕 洪棄生研究文獻目錄表

時間	作者	論 文 名 稱	性 質
1986年	施懿琳	〈我自倔強風塵外，習氣不為俗世除——鹿港詩人洪棄生及其詩〉 ⁴¹	單篇論文
1994年	許俊雅	〈鐵漢奇才洪棄生〉 ⁴²	單篇論文

⁴¹ 見《鹿港風物》，第3期（1986年8月），頁29~31。

⁴² 收錄於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1995 年	程玉凰	〈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 ⁴³	碩士論文
1997 年	程玉凰	《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 ⁴⁴	專 書
1997 年	洪銘水	〈日據時期臺灣的社會詩人—洪棄生〉 ⁴⁵	單篇論文
1998 年	程玉凰	《洪棄生傳》 ⁴⁶	專 書
1998 年	鄭淑文	〈寄鶴齋古文研究—以史評為範疇〉 ⁴⁷	碩士論文
1999 年	洪銘水	〈洪棄生「觀風」與「戰記」〉 ⁴⁸	單篇論文
1999 年	龔顯宗	〈臺灣實證—具史書功能的洪棄生詩〉 ⁴⁹	單篇論文
2000 年	邱靖柔	〈洪棄生社會詩研究〉 ⁵⁰	碩士論文
2000 年	劉麗珠	〈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 ⁵¹	碩士論文
2001 年	陳光瑩	〈洪棄生論李鴻章誤國與甲午戰爭及馬關乞和詩作之分析〉 ⁵²	單篇論文
2002 年	劉振維	〈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為例〉 ⁵³	單篇論文
2002 年	陳光瑩	〈日據時期大正 5 年（1916 年）洪棄生遊台北、淡水、基隆詩作分析〉 ⁵⁴	單篇論文
2003 年	陳光瑩	〈洪棄生詩歌研究〉 ⁵⁵	博士論文

⁴³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

⁴⁴ 臺北：國史館，1997 年 5 月出版。

⁴⁵ 本文為洪銘水將 1986 年東海大學的學士論文之一章〈乙未以後臺灣的社會詩人——洪月樵〉改寫，發表於 1996 年「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先收錄於《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又收錄於 1997 年師範大學人文中心《臺灣文學與社會》，後收錄氏著《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⁴⁶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出版。

⁴⁷ 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⁴⁸ 洪銘水，《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⁴⁹ 見《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7 年 11 月。

⁵⁰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⁵¹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年。

⁵² 見《「戰爭與戰爭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空軍軍官學校舉辦，2001 年 3 月 16 日），頁 77~56。

⁵³ 見《南臺科技大學學報》第 27 期（2002 年 12 月），頁 193~211。

⁵⁴ 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第十一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2 年 10 月 5 日），頁 113~130。

⁵⁵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 年。

2003 年	謝崇耀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初探〉 ⁵⁶	單篇論文
2003 年	許雯琪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 ⁵⁷	碩士論文
2003 年	張靜茹	〈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 ⁵⁸	博士論文
2003 年	田啓文	〈洪棄生山水散文的藝術表現：以〈遊珠潭記〉、〈遊關嶺記〉二文進行觀察〉 ⁵⁹	單篇論文
2003 年	李知灝	〈日治時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以《臺陽詩話》、《寄鶴齋詩話》、《瑞桃齋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為研究中心〉 ⁶⁰	單篇論文
2004 年	吳東晟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 ⁶¹	碩士論文
2004 年	林哲偉	〈《寄鶴齋詩話》研究〉 ⁶²	碩士論文
2005 年	陳怡如	〈回歸風雅與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 ⁶³	碩士論文
2006 年	徐慶齡	〈讀《寄鶴齋詩話》中論《詩經》〉 ⁶⁴	單篇論文
2006 年	程玉凰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版本考校〉 ⁶⁵	單篇論文
2006 年	李知灝	〈殖民現代性初體驗——以洪棄生《寄鶴齋詩集》中日治時期社會詩作為研究中心〉 ⁶⁶	單篇論文

⁵⁶ 見《古今藝文》，第 29 卷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27~47。

⁵⁷ 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年。

⁵⁸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 年。

⁵⁹ 見《新竹學報》，第 17 卷（2003 年 12 月），頁 325-349。

⁶⁰ 見《台日研究生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建會、臺灣文學館、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合辦，2003 年 10 月舉辦），頁 365~386。

⁶¹ 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⁶²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⁶³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論文，2005 年。

⁶⁴ 見《雄工學報》第 7 期（2006 年 5 月），頁 43~56。

⁶⁵ 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7 卷（2006 年 7 月），頁 155~194。

⁶⁶ 見《彰化文獻（7）——日本統治下的彰化》（2006 年 8 月），頁 61~80。

2006 年	余美玲	〈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 ⁶⁷	單篇論文
2006 年	崔成宗	〈臺灣先賢洪棄生賦研究〉 ⁶⁸	單篇論文
2006 年	陳光瑩	〈洪棄生遊仙詩世變書寫之研究〉 ⁶⁹	單篇論文
2007 年	高嘉謙	〈殖民與遺民的對視：洪棄生與王松的棄地書寫〉 ⁷⁰	單篇論文
2007 年	施 淑	〈洪棄生的文化意識及身分認同〉 ⁷¹	單篇論文
2009 年	陳光瑩	《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 ⁷²	專 書
2009 年	賴威儒	〈洪棄生的人文鄉愁〉 ⁷³	單篇論文
2009 年	陳光瑩	〈洪棄生題畫詩題品畫境與書寫世變之研究〉 ⁷⁴	單篇論文

以上單篇論文 21 篇，碩士學位論文 8 篇，博士學位論文 2 篇，共計 31 篇，專書 3 本，可見學者投入研究洪棄生及其作品，已有相當可觀的成果，其作品確已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肯定，預見將有更多學者投入研究，因為仍有許多議題有待深入探討與拓展。

綜觀以上對洪棄生的研究，以對《寄鶴齋詩話》研究為最多，針對其旅遊文學作品的討論則並不多見，散文方面僅有田啓文〈洪棄生山水散文的藝術表現：以〈遊珠潭記〉、〈遊關嶺記〉二文進行觀察〉，文中對洪棄生旅遊散文寫作方法有深入探討。詩歌方面僅有陳光瑩〈日據時期大正 5 年（1916 年）洪棄生遊台北、淡水、基隆詩作分析〉。至於對《八州遊記》的研究，陳光瑩的博士論文雖因研究洪棄生詩歌中的《八州詩草》，在探討的過程中曾與《八州遊記》相互參證，然並未作全面探討。張靜茹

⁶⁷ 見《臺灣文學學報》第 9 期（2006 年 12 月），頁 45~81。後收入氏著《日治時期遺民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⁶⁸ 見《東亞人文學》第 9 輯，2006 年 6 月。

⁶⁹ 見《應華學報》，第 1 期（2006 年 12 月），頁 61~123。

⁷⁰ 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4 期（2007 年 11 月），頁 1~40。

⁷¹ 見《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師範大學文系暨台文所舉辦 2007 年 6 月），頁 1~14。

⁷² 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9 年 10 月出版。

⁷³ 見《應用倫理教學與研究學刊》，第 4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88~105。

⁷⁴ 見《南開學報》，第 6 卷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1~13。

論文則以上海經驗為例，分析《八州遊記》及《八州詩草》中對上海的看法，並未能全面瞭解洪棄生遊覽中華十省後，其文字背後真正的情感與意涵。而余美玲〈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一文，⁷⁵因為探討洪棄生詩歌中對祖國的幻滅，而解釋張靜茹論文何以認為《八州遊記》偏重歷史考證，以導覽動線方式進行而不流露太多個人情感的原因。至於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之研究〉博士論文中第六章第一節「日治時期台人大陸遊記的認同焦慮」，⁷⁶雖有提及，但是對《八州遊記》亦只鎖定探討洪棄生的認同焦慮問題，尚未探討全書，著墨不多。賴威儒〈洪棄生的文化鄉愁〉雖也是從《八州遊記》探討洪棄生的文化鄉愁，但是其論文除了參考筆者《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與《洪棄生傳》外，其他完全參考張靜茹的博士論文，所探討的主題也只限於上海之行，既未對《八州遊記》作全面探討，亦未見有新意。

綜合上述兩節的討論，無論就當前時代的潮流或旅遊文學的研究趨勢而言，為擴展臺灣旅遊文學創作與研究的題材，藉著《八州遊記》研究，俾能瞭解日治時期臺灣人遊覽中國大陸的歷史意義，進而深入探討洪棄生的思想、人格特質與內心世界等多重面相，以建構全面的洪棄生形象，因此實有專題研究的必要。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題目為〈洪棄生的旅遊文學——《八州遊記》研究〉，而不是〈《八州遊記》研究〉，其目的在於說明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數量頗多，《八州遊記》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蓋以洪棄生的旅遊作品包含詩歌、散文、駢文各種體裁：詩歌方面，從清末光緒 11 年（1885）至日本大正 6（1917）年間，在《謔躄集》、《披晞集》、《枯爛集》等詩集中的遊覽詩即多達 308 首，而從大陸歸來所作《八州詩草》則有 418 首，一共有 726 首；駢文方面則有〈村莊讀書記〉、〈遊珠潭記〉、〈遊淡水記〉、〈紀遊滬尾〉、〈紀遊雞籠〉、〈自跋雞籠紀遊後〉、〈關嶺歸途瑣記〉、〈

⁷⁵ 收入氏著《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頁 199。

⁷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7 年 6 月。

遊關嶺溫泉記〉等 9 篇；散文則有〈瓦窯村讀書記〉、〈遊珠潭記〉、〈遊關嶺記〉、〈李氏半園記〉以及新發現尚未刊印的〈南臺灣遊記〉、〈新竹獅頭山遊記〉等 6 篇。至於《八州遊記》全書字數多達約 21 萬字，如以〈洪棄生的旅遊文學研究〉作為本論文題目，則其所要探討的內容甚多，如要對各類文體所有作品全面作深入分析探討，如此所擬出的章節，必然大而無當，且無法面面俱到，篇篇深入，而流於泛泛之論，形同文學作品簡介。以當今學術研究的趨勢而論，大多著重主題明確，探討力求專精而深入，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是以《八州遊記》作為專題研究的對象，探討洪棄生遊中華的動機與目的，以及《八州遊記》的內容、寫作方法、和思想層面，並以《八州詩草》做為輔助參考，分析其與《八州遊記》的關係最後肯定其價值與貢獻。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首先以全面充分理解《八州遊記》的文本為主。由於本書是日記體遊記，按日記程，採動線描述沿路所見山水風光、古蹟、風俗民情，並抒發感慨議論，又對所經地點，必考證其地理沿革，敘述文學典故，陳述古今史事等等，所述必處處與經史子集典籍參互考證。至於每敘述一景點必兼論其地理形勢及方位，涵蓋內容極廣。且其寫作方式是隨時因地描述、記錄、議論、考證，自由發揮，因此閱讀《八州遊記》，很難掌握重點，因此必須知其方法，才能讀透全書，瞭解其全書的內容與意涵。

依據筆者的經驗，研讀其書並無訣竅，其基本方法就是逐字逐句耐心反覆閱讀。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研讀時須將相關的文史地理工具書，置於書案隨時備查，頗似古人讀書，左圖右史，且具備眼到、手到的功夫，否則必如盲人摸象或墮入五里迷霧中。此乃因洪棄生到大陸各景點旅遊，必然先說明景點的地理方位與行政區域，再描述景觀，故必須具備中國各省地圖，所用地圖以 1922 年前後編製的各種地圖為準，不可採用民國 38（1949）年大陸淪陷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製作的地圖，因為其地名或已更改，或重新區劃行政區域，與洪棄生旅遊當時的地名與範圍不同之處甚多。而筆者所用的地圖，是以中央研究院電子中心所提供的《申報》地圖為主，此圖製作於民國 8（1919）年，大致具備洪棄生所遊歷的大地點，只是缺乏小地名，於是再參考其他較詳細的地圖，如張其昀

主編的《中華標準地圖》⁷⁷等等，如欲更爲詳細，則可進一步參考各方志所附的地圖。其次，對於洪棄生所遊的景點，如地區範圍較爲廣大者，則須另外具備各景點的專門地圖，如廬山、西湖地圖，以明瞭所遊各景點的地理方位。在研讀的同時，還必須一面將其所遊景點分別製作路線圖，以掌握其旅遊的方向與地理位置，一面查考他所引用的經、史、子、集、志書等古籍加以對照印證。又爲了能加深對所遊名勝古蹟的瞭解，更參考各種有關介紹中國名勝古蹟的書籍，如《中國名勝辭典》、⁷⁸《中國名勝典故》、⁷⁹《中國古典詩詞地名辭典》、⁸⁰《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⁸¹《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⁸²等相關景點工具書。此外還有介紹景點的專書如《拙政園》、⁸³《洛陽龍門石窟》、⁸⁴《宮殿之海紫金城》、⁸⁵《古都開封》、⁸⁶《中國深度游》、⁸⁷《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⁸⁸墨刻出版的一系列「(MOOK)自由自在雜誌書」⁸⁹等等。又由於洪棄生所遊景點多達百餘處，無法每一處都隨他遊過，然爲了增加對景點實境的認識，免於案頭文章之譏，則可觀賞相關的 DVD 影片，如《風雅錢塘之西湖情夢》、⁹⁰《龍門石窟》、⁹¹《河南之旅》⁹²等等，以便有親臨其景之感並參互比較。又對於其所提到的歷史人物，基本上可查閱《中國人名大辭典》⁹³以及各正史的列傳。又若欲瞭解其所陳述的古今史事，則必須閱讀相關史書的記載，

⁷⁷ 張其昀主編，《中華標準地圖》，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4年。

⁷⁸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名勝辭典（精編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

⁷⁹ 隗 芾，《中國名勝典故》，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

⁸⁰ 魏嵩山主編，《中國古典詩詞地名辭典》，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2刷。

⁸¹ 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

⁸² 臧勵蘇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臺北：商務印書館，1960年。

⁸³ 王宗拭，《拙政園》，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8年。

⁸⁴ 曾曉華，《洛陽龍門石窟》，廣東：廣東旅游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次印刷。

⁸⁵ 謝敏聰，《宮殿之海紫金城》，臺北：世界地理雜誌社，1983年。

⁸⁶ 楊 東，《古都開封》，海風出版社。（未標明年月）

⁸⁷ 胡開祥，《中國深度旅遊》，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

⁸⁸ 葛曉音，《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次印刷。

⁸⁹ 陳美枝主編，「(MOOK)自由自在雜誌書」，臺北：墨刻出版公司，2002年。

⁹⁰ 《風雅錢塘之西湖情夢》，杭州：浙江音像出版社。（未標明年月）

⁹¹ 《龍門石窟》，洛陽：洛陽金蘋果影像設計工作室。（未標明年月）

⁹² 《河南之旅》，北京：北京體育大學音像旅行社。（未標明年月）

⁹³ 臧勵蘇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

以及中國上古、中古、近現代史。此外，再廣泛參考博碩士學位論文或單篇論文對各種遊記的相關研究，如《入蜀記》、《徐霞客遊記》、《單士釐遊記》、以及蘇東坡紀遊文等等，以比較分析各遊記的寫作方法。

至於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採取分類法、歸納法、分析法、舉例法、比較法等論證方法相互運用而成。所謂歸納法，是指綜合若干具有內在聯繫的個別事實的共同特點，得出一般原理和結論，其特點為從個別到一般。⁹⁴所謂分析法，是指通過分析事理以揭示論點和論據間的因果關係，從而指出事物的本質，闡明論點。所謂舉例法，是指選取某種事物中比較典型的具體實例，用來說明這種事實的性質、特徵、規律的一種方法。⁹⁵而在實際運用中，分析總是藉助於舉例，舉例又必須進行分析，二者常結合一起，相輔相成。故本論文是舉例法與分析法相互結合，先將遊記中相同主題的描述作分類、歸納，而後再作個別分析，例如第五章的內容探析，先將書中相同性質的景點敘述分類歸納成描摹自然景觀、記述人文景觀、考證辨偽、抒發感慨議論等四大類，再分別就每大類歸納幾個小細類，如山川湖泊、泉瀑潭海、古典園林、歷史古蹟、名人故居、宮殿寺廟等等，再分別以舉例法、分析法充分說明，三者交互運用。所謂比較法是指通過幾個事物或是同一事物的幾個方面的比較來證明論點。如第七章寫作特色是將其寫作方法與其他遊記比較後，歸納為四個不同點：對照比較法、引證詩文典故、考查古籍、重視地理方位與科學數據等四大類，做為他的寫作方法，再各別舉例分析，使讀者易於掌握洪棄生的寫作方法。第八章《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的關係，就是將兩書在每個景點的敘述相互比較後，再分析歸納出有五點不同之處，由此即可看出兩書的密切關係，必須同步閱讀。

至於相關的旅遊理論書籍的運用，如《旅遊心理學》⁹⁶探討人們為什麼要旅遊？強調旅遊動機影響旅遊行為與心理效果，對於瞭解旅遊者的行為

⁹⁴ 參見徐有富，《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頁220~221；莊濤、胡敦華、梁冠群等著，《新版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8年第1版），頁554。

⁹⁵ 劉勵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0年），頁418。

⁹⁶ 孫喜林、榮曉華編，《旅遊心理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重印。蔡麗伶譯，《旅遊心理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9月。

、寫作的內容，是十分重要的思考脈絡來源。筆者根據馬斯洛（A.Maslow）的五大需要理論：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分析洪棄生到中國大陸旅遊是基於兩大需要，一為社交需要，亦即為探訪親友、尋根問祖、結識新朋友，一為自我實現的需要，即是指洪棄生希望實現個人的理想抱負，由此成為研究洪棄生壯遊大陸的動機的理論基礎。

《旅游人類學》⁹⁷是將人類學的研究運用到旅遊活動，因為旅遊是人類探索精神的展現，兩者都在尋求確認文化和人類動因的意義，所以旅遊活動自然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對象，旅遊文化是當代歷史人類學討論的重心，田野調查是深度旅遊的來源，運用新學科的研究，可以對旅遊者的旅遊活動過程具有更寬廣的視野。洪棄生抱著對祖國河山的孺慕之情與好奇心，每到一地對其人文古蹟與民情風俗必做深入的探索，猶如人類學者的田野作業，所以遊記內容十分豐富。

《旅游學概論》⁹⁸是對旅遊的性質特徵、旅遊者的條件、旅遊資源的概念分類、旅遊規劃等有做系統的理論概述，使筆者對於研究旅遊、旅行意義的界定，瞭解旅遊的文化意涵、旅遊資源的分類，具有概念性的理論基礎，由此進入洪棄生的旅遊世界，予以分析歸納，猶如庖丁解牛，易於著手。

《旅游文學概論》⁹⁹與《旅游文學》¹⁰⁰包括旅遊文學發展的軌跡、特徵、類型、結構、創作精神、意境、藝術風格等，除了旅遊文學的定義、內涵與特徵之外，由此可以檢視洪棄生的《八州遊記》是屬於旅遊文學的何種類型？具備那些特性？

至於《旅游文化學概論》¹⁰¹專門探討旅遊文化的形成與特徵，旅遊文化的資源的分類，有自然、人文、民俗、飲食、文學藝術等類別，對於研究《八州遊記》的自然旅遊資源與人文旅遊資源的內容分類，有很大的幫助，可以以具體探析《八州遊記》的內容。

⁹⁷ 彭兆榮，《旅游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⁹⁸ 謝彥君等編，《旅游學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

⁹⁹ 馮乃康，《旅游文學概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¹⁰⁰ 章尚正，《旅游文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¹⁰¹ 郝長海、曾振華主編，《旅游文化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66年7月。

由於以上理論書籍的運用，不僅可以進入洪棄生的內心世界，更深入瞭解洪棄生旅遊大陸的心理狀態，將其所遊景點分類歸納，得知他對何種景點最爲喜好，凡此皆大有助於對《八州遊記》的特色與價值的研究。

三、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爲十章。第一章緒言，共分爲三節，說明《八州遊記》專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探討近二十年學術界對洪棄生及其旅遊文學相關研究文獻，略述論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洪棄生生平及其旅遊文學作品。在展開本論文研究之前，首先必須對洪棄生其人生平事蹟及時代背景有概括性的瞭解，始能進一步研究其遊中華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旅遊文學概說，爲旅遊文學下定義，有助於研究洪棄生旅遊文學特色的研究；第三節則是概述他所有的旅遊文學作品。

第三章探討洪棄生壯遊中華八州的動機與目的。第一節深入探討他何以在遲暮之年仍希望前往中國大陸遊覽。第二節深入探討窺知他如何細心設計行程、景點，將嚮往的景點與交通相互配合。第三節探討遊罷中華後的收穫，可看出此行對他個人言，是收穫豐富，不虛此行。

第四章探討《八州遊記》的體式及版本，此爲研究其遊記的基礎。分爲兩節，第一節說明《八州遊記》的體式爲長篇日記體的遊記，並追溯此一體式的淵源以及遊記寫作經過。第二節探討《八州遊記》的六種版本，已刊印者有成文出版社的《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八州遊記》、《臺灣詩薈》連載的《八州遊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八州遊記》油印本。未刊印的有關國藩女士收藏的《八州遊記》「初稿」、悶道人所藏的《八州遊記》，其中以「初稿」及《臺灣詩薈本》的發現具有關鍵性，可以比較各種版本之間內容不同之處。

第五章《八州遊記》的內容探析，是本論文的重點論述，共分爲四節。第一節描摹自然景觀，分爲三個項目論述：天下奇山、湖瀑泉潭海、天文氣象，大致見洪棄生如何欣賞描繪自然景觀。第二節論述人文景觀，分爲歷史古蹟、名人勝蹟、民情風俗與傳聞三個項目分析。歷史古蹟包含古典園林、宗教文化遺址、古代建築、歷史事件遺址。名人勝蹟指名人故里故居或先賢遺跡。民情風俗包括民風、服飾冠履、歲時節令、居住方式、婚喪禮儀與生活飲食。第三節考實述異、辨駁正偽，論述洪棄生指出後人

在文學、歷史、地理三方面的正誤，並加以解釋或敘述相關的文學典故與史事。第四節感慨議論，論述洪棄生對於沿途所見古蹟，感嘆古盛今衰、歷代政權更替興亡、憂心古蹟與國家前途的未來、興人生無常之感，並作議論。最後小結。

第六章《八州遊記》中的家國情懷，共分爲三節。第一節論述洪棄生不忘將在祖國遊覽時沿途所見，與臺灣相互比較，充分流露他對臺灣故鄉的深厚感情。第二節探討洪棄生的祖國情懷，由於他出生時已是清朝，因此基本上清朝是他的祖國，因此充滿對祖國的愛，即使是日人殖民臺灣，中國改朝換代，建立中華民國，依然視中國爲他的文化祖國，處處流露出對中國前途與民生的關懷。第三節探討洪棄生的認同祖國，是基於文化認同，也探討是否有一般學者認爲臺灣人有身分認同的焦慮。最後小結。

第七章探討《八州遊記》的寫作方法，共分爲四節。第一節探討洪棄生在遊記中有許多特殊的寫作方法，如廣泛運用比較法，而比較法又分成古今比較與前後回顧比較兩種方式。前者以時空交錯方式，使讀者產生古盛今衰的感慨，後者可加深讀者對已遊過景點的認識。第二節探討遊記中喜用前人詩文或典故印證山水，以增加景點的認識與文學趣味。第三節探討洪棄生對古蹟、山川、江河、湖泊，必考查古代典籍，以考證其源流或相關史事，其引用書籍多達一百六十餘種，爲前人遊記所少見。第四節重視地理形勢與數據，此一寫作方法充分看出洪棄生輿地知識的豐富與清晰的判斷，對景點地理方位絕不含糊籠統，由此也顯見他的科學求真精神。最後作小結。

第八章探討《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的關係，並加以比較。此二書都是洪棄生遊中華返家之後所寫，一爲詩歌體，一爲散文體，雖文體不同，然其內容有如一體之兩面，不可分割，蓋以在內容上的描述，各有詳略，如欲完整地瞭解其遊中華的內容與經驗，則必須相互參讀，方可得互補的功能，因此獨立一章專論。

第九章從《八州遊記》看洪棄生的思想與人格特質，共分爲五節。第一節人道主義與反戰思想，主要從遊記中看出，洪棄生雖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不得已成爲「日本人」，在字裡行間，對中國仍然充滿仁民愛物的胸懷與反戰思想。第二節科學的實證精神，以洪棄生不輕信傳聞記載與具有懷疑精神兩方面作探討，見其求真務實的人格特質。第三節分析他的善

於品賞山水，以及堅持尚雅去俗的觀念。第四節從遊記中看出他有幽默與隨遇而安的個性，這是其他作品極少見到的。第五節喜好對人物作品評，崇敬忠君愛國的臣子，尤其注重氣節，洪棄生不僅以此嚴格要求自己，更對變節以及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提出最嚴厲的批判。最後小結。

第十章結論，重點探討《八州遊記》的貢獻與價值，代替結論。除對論文內容作重點追溯外，更分別從文學、歷史學、地理學、文獻學、旅遊學五方面作分析，由此肯定其貢獻與價值。最後則論述未來延伸研究的方向，以供後來研究者的參考。

第二章 洪棄生生平及其旅遊文學作品

《八州遊記》是洪棄生旅遊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洪棄生能夠前往中國大陸旅遊，並完成此一鉅著，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家庭狀況、文學史學素養、以及民族思想等，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在研究《八州遊記》之前，對於洪棄生所處的時代、家世背景及生平事蹟，必須先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始能瞭解其書的深厚意涵及價值。

第一節 洪棄生生平述略

洪棄生譜名攀桂，字月樵，學名一枝，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大演鄉。其祖父名志忠，約在清嘉慶年間攜弟東渡，僑居於彰化縣東螺鄉（今北斗鎮），¹不久再遷徙至彰化縣城，最後始定居鹿港，洪棄生即是在鹿港出生。他生於清朝同治 5（1866）年，卒於日本昭和 3（民國 17、1928）年，享年 63 歲。他是一位傳統的中國讀書人，也是學養深厚的古典文學家與史學家，在臺灣文學史及史學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他的一生中所處的時代，不僅經歷清朝以及日本殖民臺灣兩時期，並見到中華民國的建立。他的生平事蹟，可以以光緒 21（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為分界點，以下分成清領時期與日治兩時期，略述其生平。

一、清領時期

洪棄生幼年時雖家庭經濟並不豐裕，但其父仍希望其子也能進取功名，少年時即就讀於書塾，他自幼聰慧，頗知上進，約在光緒 7（1881）年至 9（1883）年（約 16 至 18 歲）間，開始為學業作準備，與老師施鏡芳學習制義，所作的制義，頗得施鏡芳的稱讚：「股能立柱，意知變換，筆致輕靈，佈局層次，初學得此，余厚望焉。」²其好友張光岳也稱他：「幼而岐嶷，舞勺之年，制義即驚長老。」³可見少年時期的洪棄生聰穎過人，

¹ 北斗鎮於清雍正年間原屬彰化縣東螺堡，至乾隆年間分為東、西二堡，北斗乃改屬彰化縣東螺西堡，光緒 11（1887）年建省後改屬臺灣府彰化縣東螺西堡。

² 見洪棄生自編《寄鶴齋文稿》。可參考程玉鳳著，《嶼嶼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臺北：國史館，1997 年），頁 80、267。

³ 一見張光岳，〈寄鶴齋集序〉，《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5 月），頁 1

才氣橫溢。

洪棄生青年時期就讀於彰化白沙書院，自光緒 9（1883）年至光緒 20（1894）年。他除專攻舉業之外，更努力習作詩歌、古文、駢文、議論等文體，在書院時間，所參加的月考、院試，都表現優異，名列超等第一，且得到膏火（即今獎學金），展露他優異的天賦與才華，尤其觀風試時經常獲得臺灣知府孫傳堯等地方長官以及白沙書院山長蔡壽星、老師蔡德芳等的佳評與讚賞。如孫傳堯評其〈保甲事宜策〉云：「剴切指陳，深中時病，賈生之哭，杜牧之罪言，閱至此益不禁為之拍案而嘆，仰天而喚奈何也。」蔡德芳評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理解圓澈，文筆清，饒有經籍之光，當非庸手所能。」⁴可見他的才華已受到師長的肯定，好友張光岳亦稱：「書院月旦、郡縣輶觀，得君作，輒詫叱驚為奇才，器為國士。蓋君少時，即於舉業外，力為詩、古文辭；故未弱冠，而議論卓犖，詩賦斐然，有足傾靡一時者。」⁵至於所獲得的膏火，除足夠自付學費外，常常用來周濟貧困寡孤親朋，足見其宅心仁厚。次子洪炎秋敘述其父事蹟云：「先父幼攻舉業，每遇觀風試輒冠群；性至孝友，有撫孤寡姑，嘗恃先父書院所得膏火以維生計。」⁶知父莫若子，洪棄生天性孝友，善良仁厚，在青年時期即已表現出來，此實亦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汎愛眾而親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影響的具體展現。

在白沙書院就讀時期，最重要的是參加秀才、鄉試等考試，以求達到經世致用的理想。然而他的應舉歷程卻極為艱辛不順，考場屢屢失利，自光緒 12（1886）年開始參加彰化縣試，其間參加秀才考試三次仍未被錄取，直至光緒 15（1889）年始為臺南知府羅大佑（穀臣）慧眼賞識，拔擢舉列為第一名，曰府案首，錄取為秀才，使他感念不已，視為文章知己。⁷洪

。一見 1970 年成文出版社的《洪棄生先生遺書》（五）的《寄鶴齋駢文稿》，頁 1899~1904。按本論文所引用洪棄生的作品，為查閱方便，一律採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洪棄生先生全集》，然均與《洪棄生先生遺書》校對無誤，簡稱「文獻會本」。

⁴ 以上兩段評語參見程玉鳳著，《嶼岫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85、86 及 106~107 註中之評語。

⁵ 見張光岳，〈寄鶴齋集序〉，「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1。

⁶ 見《洪棄生先生遺書》書前的〈先父洪棄生先生傳略〉。

⁷ 有關洪棄生三次考試的經過，參見程玉鳳，《嶼岫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87

棄生的〈故爲淵〉文後附有羅大佑評語云：「文心靈筆妙，極得抑揚吞吐之法，試帖雅韻欲仙，五排雄渾中有警句，童子軍得此，所造正未可限量。」又附自記云：「可見文遇知己，若有定價，數載窮途之淚，於此稍覺揚眉耳。」⁸即張光岳所云：「數奇不偶，既得而輒失，三登草榜。延至逾冠後，始為江西名士羅穀臣錄第一，著籍諸生。」⁹放榜之後，當他要登門拜謝時，不料羅大佑突然病逝，令他抱憾不已，又自記云：「窮途之淚未畢，知己之淚猶長，在一枝尤為抱憾耳。」¹⁰故作有〈輓德化羅穀臣太尊文〉悼念，且於大正 11（1922）年前往大陸遊覽八州時，至江西廬山時猶不忘託人尋找羅大佑的後人，在所寫的《八州遊記》中還特別提及蒙羅大佑連拔第一，可見他是一個感恩知報的人。¹¹

洪棄生錄取秀才後，滿懷壯志，接著參加舉人鄉試，卻不幸四次皆名落孫山，時間分別是光緒 15（1889）年恩科鄉試，光緒 17（1891）年鄉試正科，光緒 19（1893）年恩科鄉試，洪棄生都慘遭落第，在〈辭通志採訪局與友人李雅歆書〉敘述他的心情云：「羅引下第，方寸亂矣。落落莫莫，書齋孤坐。」¹²那種懷才不遇的悵然，溢於言表。而當光緒 20（1894）第四次參加考試再度名落孫山後，更是令他心情抑鬱至極，乃大嘆：「如許一大舉人，非修盡前生福分，亦須嘗盡今生苦債，方好作桂香蘭譜中人物，安敢望其一往而收？」¹³他沒料到舉人比秀才更是難考，而當考罷返鄉時，在海上不巧又遇到罡風，進入番挖港口（即今彰化縣芳苑鄉）時，寄泊海口八日，前後歷時約三個月才到家，可謂困頓已極，造化弄人。

洪棄生在白沙書院攻讀舉業期間，由於他的學識與才華的展露，即已能夠學以致用，澤潤學子，尤其考中秀才後，更是聲聞鄉里，聞其名欲求受教的生徒不在少數，因此在書院讀書時，即在本地或外地設帳授徒，可確定的時間分別在光緒 14（1888）年、光緒 18（1892）年、光緒 19（

~90。

⁸ 見《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制義文集》（七）卷4，頁10、11。

⁹ 張光岳，〈寄鶴齋集序〉，「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1。

¹⁰ 同注6，《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制義文集》（七）卷4，頁11。「一枝」，洪棄生學名。

¹¹ 參見程玉鳳，《嶼岫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90。「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6~87。

¹² 〈辭通志採訪局與友人李雅歆書〉，「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299。按作於癸巳。

¹³ 〈答家明標問鄉榜〉，「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283。

1893)年。外地則是在今南投草屯鎮的「登瀛書院」當山長，今日書院仍保存他在書院楹柱所寫的對聯「文運復昌隆蔚起人才高北斗，祠堂重奐美巍然廟貌冠南邦」。¹⁴由此可見書院應舉時期的洪棄生是如何的意氣風發，聲聞一時。然而才華的展現並不能代表一定能在考場順利，拔得頭籌，此實為古今考場失利，一生不得志的文人所共有的憾事，洪棄生就是屬於這一類。

四次考試失利後，洪棄生仍有捲土重來的企圖心，希望繼續參加鄉試。不料光緒 20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次年 (1895) 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被迫將臺灣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割讓給日本，臺灣從此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光緒 20 (1894) 年成為他一生最後一次參加鄉試。洪棄生眼見大勢已去，時事已非，乃無意再參加科舉考試，也無法實現經世濟民的抱負與理想，而臺灣的割讓，不僅是臺灣人命運與臺灣近代史的轉捩點，也是影響洪棄生後半生的重要關鍵。

二、日治時期

光緒 21 (1895) 年 4 月 17 日，日本殖民臺灣之後，洪棄生改名洪繻，是取《漢書·終軍傳》「棄繻生」的典故，希望效法終軍的慷慨豪氣，捲土重來，恢復故土。另外取號「棄生」，乃有「棄地遺民」之意。他在〈臺灣哀詞〉寫道：「島嶼於今成糞壤，江山從此屬遺民。莽莽玉石崑岡火，換盡紅羊劫外人。」¹⁵因此他的後半生都以清朝遺民自居，充滿遺民意識。

洪棄生一生最值得後人稱佩的是他在日治時期所表現的反抗日本侵略的精神與行動。他秉性正直剛烈，有豪傑氣，又有「保守、固執、孤介」的特質，¹⁶尤其重視氣節，在日人殖民時期完全表露無遺。先是與鹿港武進士許肇清、舉人施仁思等響應唐景崧獨立之師抗日，擔任「中路籌餉局委員」，惜因餉彈缺乏，訓練不足而失敗，武裝抗日事敗後，於是潛歸鹿港，杜門不出，不再參加科舉考試。¹⁷雖然不再參加武力抗日，但是他

¹⁴ 參見程玉鳳，《嶼响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139~142。以及所附照片。

¹⁵ 〈臺灣哀詞〉，「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224。

¹⁶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師大國文研究所季刊》，第 31 期 (1987 年 6 月)，頁 40~42。

¹⁷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稿》卷 6，〈藝文志·文學篇〉 (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59 年 6 月)，

秉持春秋大義，仍然將日人、西人視為異族，稱為「倭」、「夷」、「蠻」。這種華夷之辨深植在心中，且始終不變，因此對於日人統治所產生的抗日情緒與民族意識，並不因抗日失敗而稍減，反而更見滋長，乃改以言行抗日與文化抗日的具體行動，充分展現他的嶙峋傲骨。在言行抗日方面，他堅拒日人的徵召擔任區長，絕不事倭奴；又對日人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如堅持不講日語，表示不接受日本同化；不許二子進入日本公學校就讀，改由他親自在家教導，誦讀中國傳統的經史典籍。甚至在為其次子報戶口時，見日警不懂漢文，故意用「椌楸」二字刁難，使日警不好寫也不好唸，可見即使是在小地方，也時時不忘表達其抗日意識。而在所有具體反日行動中，最令他心痛，也最悲憤的事，是日本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厲行斷髮運動，民族意識強烈的洪棄生，認為辮髮是區別日本異族統治，也是代表他還是清朝的遺民的唯一標誌，因此拒絕剪髮，為了保住他的頭髮，每天藏頭露尾，閉門不出，然終究逃不過日警的威逼，被迫剪去，使他成為斷尾鳳、無角鱗，令他十分悲憤痛心，因而口誅筆伐，留下〈厲行斷髮散足感詠〉、〈逃剪髮感詠〉、〈再為厲行斷髮感詠〉、¹⁸〈痛斷髮〉、〈蓄髮詩〉等著名詩作。¹⁹斷髮詩完成之後，他繼續蓄髮，不再修剪，髮型變成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又穿著寬博長掛，在大街上招搖而過，路人為之側目，他卻泰然自若，其目的乃在藉此喚起一般人的民族意識，由此也可見其倔強與反抗的個性。其他如紀年仍採干支，或沿用清代年號，絕不採用日本年號，也不用日本在大正 9（1920）年行政區劃所更改的地名，仍採用舊地名。日常生活中也不裝電燈，因為他認為那是日本人發明的，直到他去世時，家人為他辦後事，才裝電燈，以及絕不穿日本服裝等等。凡此種種行為，可以看出他的抗日行動，是採取多管齊下，而且始終如一，擇善固執，堅守讀書人的風骨，在當時可謂特立獨行。

在文化抗日方面，臺灣民主國抗日行動失敗後，洪棄生知大勢已無可挽回，乃全力潛心於詩歌、古文辭的創作。他在〈與林幼春書〉中曾說：「僕之事業已無可望，半生心血只在詩文，如歐冶鑄劍，以身殉此矣。」

頁 106。

¹⁸ 以上三首見「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88。

¹⁹ 以上二首見「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31、332。

²⁰故一方面以文筆代替槍桿，記錄日人的暴行，²¹或編寫歷史著作如《瀛海偕亡記》，意欲透過文字的力量來達到控訴暴政，刻畫人民苦難的目的，因此很多具有價值的文學與史學作品，也大多在日治時期完成。另一方面他在家每日嚴格督促二子讀書，傳授中國傳統書籍，如背誦四書五經，寫書法、作對聯、學造句、作文、作史論，並誦讀名家古詩文。此外設帳授徒，教授鹿港本地子弟，如許嘉恩、蔡子昭、許幼漁、施江西、許文葵等，還有南投草屯的張深切皆是，他們後來在新舊詩壇都頗具實力與成就，堪稱一時俊秀。

洪棄生個性內斂，生性恬淡，對於外在活動以及人際關係並不十分熱衷，然為了反抗抵制日人消滅漢文化的企圖，達到傳續中華文化的目的，乃參加詩社以及投稿雜誌刊物。蓋以日本統治初期，為了籠絡文士，對於維繫中華文化的書房以及詩社，均採取放任政策，並未嚴格禁止，後來日人注意到「書房」在社會群眾中有極大影響力，遂於明治 31（光緒 24、1898）年發佈「書房義塾規則」加以限制取締。知識份子乃將維繫斯文的重大責任轉向日本政府較為寬容的「詩社」。洪棄生所參加的詩社，除「蓮社」外，於明治 30（光緒 23、1897）年加入「鹿苑吟社」，此詩社為他與蔡啓運、許夢青、施梅樵等組成，為鹿港文人以詩社組織暗中抗日的先聲。明治 39（光緒 32、1906）年擔任霧峰林家客卿。大正 10（民國 10、1921）年擔任鹿港「大冶吟社」顧問。這些詩社的詩友，定期聚會，通過吟詠，宣傳中華文化，對異族統治臺灣，發出抗議之聲，正是洪棄生參加詩社的主因。

洪棄生所投稿的雜誌刊物有明治 44（宣統 3、1911）年創刊的《新學叢誌》，此刊物為李漢如將 1906（光緒 32）年創立的「新學研究會」重新組織而成，其創刊主旨為「補文化之未及，以維持漢學於不墜，獻身於我同胞」，²²其中有文藝一欄，專載詩歌小說，故編輯常向洪棄生邀稿。還有大正 8（1919）年創立的「臺灣文社」，旨在維持垂絕的漢文，次年 1 月 1 日發刊《臺灣文藝叢誌》，他擔任評議員，負責「隨意寄稿，評選

²⁰ 「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329。

²¹ 參見「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之《披晞集》、《枯爛集》中有關記述日人暴行的詩作。

²²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卷 6（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 年），頁 69~72。

詩文」，故洪棄生經常在此雜誌發表文章，此一刊物對臺灣的舊文學保存貢獻很大。大正 13（1924）年連橫創刊《臺灣詩薈》，以發揚詩學，保存漢詩及整理古人遺著為主。其中刊出洪棄生的作品頗多，包括詩歌、古文及《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八州詩草》等，默默為傳續中華文化盡一己之力。

日治初期的洪棄生，由於抗日的緣故，心情抑鬱，很少出外旅遊，直至 50 歲後才開始邁出家門到臺灣有名的景點遊覽，如大正 4（1915）年遊日月潭，大正 5（1916）年遊臺北、淡水、雞籠，大正 9（1920）、大正 10（1921）年兩次遊嘉義關子嶺。然而這都不能使他的心中得到真正的滿足，他中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祖國大陸，乃於壬戌（大正 11、1922）年 7 月，展開人生中的第一次壯遊，就是遊覽大陸十省，以補償長久以來對中華文化孺慕，與嚮往大陸山水之情。當親睹祖國秀麗的山水，使他得以抒發日治以來抑鬱的心情，胸襟開闊，增廣見聞，終於得遂其一生最大心願。大正 12（1923 年 1 月 17 日、癸亥 12 月 1 日）返家後，洪棄生開始撰寫《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兩大鉅著，尤其是《八州遊記》對文學、史學、地理學具有很大的價值與貢獻，《八州詩草》完成於大正 16（1927）年，其內容著重懷古、詠史、描寫山水，可補《八州遊記》的不足，有其特殊之價值，二書皆足以傳世而不朽。

返家後的第 3 年，即大正 14（1925）年，在撰寫《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期間，洪棄生的遊興未減，乃出遊臺灣鳳山屏東一帶，這是他當年參加臺南府試時所未遊的地方；翌年大正 15（1926）年北遊新竹獅頭山，也是他所未遊過的景點，至此臺灣中南北地區的有名風景已大致遊遍，可視為完成他遊全臺灣的另一心願。在遊畢後還寫下兩篇精緻的散文遊記，²³由此可見他喜愛遊山玩水的個性。

晚年時期的洪棄生，由於長久以來對日本的種種反抗行爲，早為日本當局所忌，大正 16（1927）年，長子棧材因虧空彰化信用合作社五萬元，逃入大陸，因為洪棄生是保人，日本當局乃藉機將他逮捕入獄，翌年償還公款後才被釋放出來，1928 年（戊辰二月初九日）終於因病含恨而死，結

²³ 按這兩篇遊記由洪炎秋夫人關國藩女士提供，為洪棄生手稿，並無篇名，筆者暫名為〈南臺灣遊記〉與〈新竹獅頭山遊記〉。

束他看似燦爛卻又坎坷的一生。²⁴

洪棄生有超絕的才華和博瞻的學養，因此他的詩文創作，不管在「質」或「量」上，都足以居全臺之冠，可與丘逢甲、連橫相媲美。文學著作計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八州詩草》；歷史著作有《瀛海偕亡記》（又名《臺灣戰紀》）、《中西戰紀》、《中東戰紀》、《時勢三字編》等約二百餘卷。²⁵

洪棄生的詩歌作品豐富，其內容大致可分成下列幾類：憫民之作，如〈蒿目行〉、〈賣兒翁〉；紀實之作，如〈臺灣官府紀事〉、〈臺灣淪陷紀哀〉；仇日之作，如〈洋兵行〉、〈老婦哀〉、〈斗六被毀有感〉；遊觀之作，如《八州詩草》的〈泛太湖〉、〈揚州紀遊〉、〈焦山〉；懷古之作，〈懷于忠肅公〉、〈金陵懷古〉；言志之作，〈秋試行役感詠〉、〈感懷〉、〈自傷〉。駢體文則有論史事，如〈鄭成功論〉、〈擬進臺灣通志表〉；有描摹風物，如〈遊珠潭記〉、〈紀遊雞籠〉；有褒揚貞烈，如〈徵洪烈女殉夫詩啓〉；有發抒胸臆如〈自懺文〉、〈村莊讀書記〉。古文有評論詩人作品的《寄鶴齋詩話》，對歷代名家詩歌均有論評，可作文學史讀；《八州遊記》則簡雅疏蕩，於地名沿革，風物變遷，考證精詳。《瀛海偕亡記》則記述乙未抗日史事，翔實簡當，旨在表彰抗日義士，揭發日人暴行，堪稱信史，頗能鼓舞民氣。《中西戰紀》主要敘述光緒 10（1884）年中日戰爭的經過，詳論史事，褒貶人物；《中東戰紀》敘述光緒 20（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過，凡此戰紀，除為實錄以外，更在字裏行間流露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可做為後人研究相關史事的參考。從洪棄生的作品，可見他文學與史學素養的精深，而作品內容範圍廣博，極具文學與史學的研究價值。

²⁴ 以上參考：(1)程玉鳳，《嶼嶼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2)胥端甫，〈洪棄生先生遺書序〉，《抑齋論文集》（臺北：廣東出版社），頁 168~171。(3)施懿琳，〈我自倔強風塵外，習氣不為俗世除——鹿港詩人洪棄生及其詩〉，《鹿港風物》，第 3 期，頁 29~31。(4)施懿琳、楊翠編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頁 95~97。

²⁵ 按 1970 年成文出版社的《洪棄生先生遺書》以及 1993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洪棄生先生全集》編輯方法不同，《洪棄生先生遺書》按原稿寫作方式編輯，《洪棄生先生全集》則是將同類的文章歸併，較為簡明，本文為方便查詢，採用「文獻會本」的分法。

從儒家人生價值觀來看，實現自我理想與憂國憂民是一致的，主體的存在與國家利益已經牢牢的結合在一起，只有在國家利益得到保全的前提下，自我生存價值才能得到實現。洪棄生身為一個受中國傳統儒學教育的讀書人，自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綜觀他的一生，在清領時期，他孜孜矻矻地致力於學業，求取功名，何嘗不是極欲達成「經世致用」的自我理想與「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然不幸命運多舛，四次鄉試失敗，加上臺灣割讓日本，使他不能展現鴻鵠之志，失去積極參與用世的機會。日治時期由於抗日行動的失敗，只有隱居於市廛中，潛心致力於古詩文辭的創作，藉文學作品抒發寄託抑鬱的心情，從作品中可看出他留心時事，處處流露憂國憂民、仁民愛物的思想與精神，因此歷來評詩者皆推崇為「臺灣詩史」。²⁶吾人對於這位有眼光、有懷抱、有志節，且明於經世、深識治體，才學兼備的文史學者，卻生不逢時，屢遭不幸，今人也為他發出不平之鳴，同聲一嘆。然而洪棄生因身處亂世而產生豐富的抗日文學作品，卻使他得以流傳不朽至今。造化的弄人，不禁令人慨嘆。

第二節 旅遊文學概說

一、「旅遊文學」釋義

自古以來人類即有旅遊的活動，旅遊者將途中所見所聞，見景生情，抒發所感，並以文字留下心靈的痕跡，因而產生許多記述旅遊歷程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因題材特殊，內容豐富，具有文學性和可讀性，數量頗為可觀，發展至今，儼然有獨樹一幟之勢，遂被歸為一種文類，學界通稱為「旅遊文學」，但也有稱「旅行文學」，兩者的差別在於對「旅遊」和「旅行」的定義不同。

國際學術界與旅遊相關的用語，有旅遊（tourism）、旅行（travel）、旅行（tour）、旅途（journey）、旅程（route）、行遊（trip）等，這些詞彙各有不同的字源和意義，但卻有共同的指涉行為，即都是「離家到外地旅行」。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旅行（travel）和旅遊（tourism）兩詞。

²⁶ 參見彭國棟，《廣臺灣詩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56年），頁181。文云：「其所為詩，多繫三臺典故，自清末政治設施，以逮臺亡前後戰守之跡，日人橫暴之狀，民生疾苦之深，皆著於篇，信乎不愧詩史。」另劉麗珠，《臺灣詩史——洪棄生的詩與史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6月。即直接洪棄生為稱詩史。

「旅行」(travel)，在古代源自法語 travail，最初指做繁重而辛勞的工作，有「勞頓」的意思，但是今人卻經常用來表示「有趣」(fun)。陳思倫認為「旅行(travelling)是指人們離開他所住的地方，從事空間的移動或遊歷行為。」²⁷故「旅行」偏向於指有特定空間轉換的具體行為和現象，例如人類學家到各地去做田野調查，難民或移民因各種因素遷移到他處，²⁸做官的人被遷調到他地或貶謫到偏遠地區，這些歷程都可稱為「旅行」，但不一定含有遊覽的心情與成分。

「旅遊」(tourism)則是以休閒遊覽為主要目標，到異地或「異文化」人群中去體驗的行為。人類學者彭兆榮為旅遊所下的定義，是悠閒時間(Leisure Time)，加上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Discretionary Income)，以及積極的地方認可(Positive Local Sanction or Motivation)(對旅遊目的地的人認可)。²⁹

可知「旅行」和「旅遊」在本質上確有其差異，但是今人在運用時卻往往將兩種概念相互使用，例如《中國旅游文化大辭典》對「旅遊」所下的定義為：「旅遊即旅行遊覽活動，以遊覽為主要目的的旅行。是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為了滿足物質與精神上的某種需要，……至少逗留24小時以上的旅行活動。」³⁰其所謂「旅遊」意義包含「旅行」和「遊覽」兩種活動。

又如《韋伯斯特大字典》對「旅遊」(tour)一詞的解釋：「是一個人回到其出發地所經歷的旅程；是一次出自商務、娛樂或教育目的所作的旅行。」「旅遊」與「旅行」幾乎同義。³¹

1999年東海大學中文系舉辦「旅遊文學研討會」，郝譽翔在會中發表〈「旅行」或是「文學」？——論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一文，比較觀光與旅行的不同，認為「旅行則更加重整個旅遊過程的意義。」³²「旅

²⁷ 陳思倫等，《觀光學概論》(臺北：空中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

²⁸ 彭兆榮，《旅游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5~16。

²⁹ 彭兆榮，《旅游人類學》，頁17~18。

³⁰ 戚維熙等編，《中國旅游文化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

³¹ 謝彥君等編著，《旅游學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1；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4。

³² 參見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論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旅遊文學論文集

行」與「旅遊」兩個名詞同時出現，「旅行」顯然包含在「旅遊」之中。孟樊更發現在當時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旅行文學」與「旅遊文學」兩個名稱均有學者使用，並未作嚴格劃分，因此他認為在臺灣，「旅行」一詞反被加重「嬉遊」的成分，兩者已被二而為一相互使用，因此「旅行文學」常被「旅遊文學」所取代，英文字都是 *travel literature*。³³因此現代人可以說要到某地去旅行，也可以說去某地旅遊，「旅行」或「旅遊」其實是同義詞，對現代人而言並不需刻意劃分。

今人的「旅行」、「旅遊」，其實已涵蓋古人的「行旅」和「遊覽」，因此本文並未嚴格劃分「旅行」和「旅遊」，而以「旅遊」涵蓋「旅行」和「遊覽」兩種活動，將記述遊覽過程的文學作品總稱為「旅遊文學」。中國大陸因旅遊業發展時間長久，因此「旅遊」一詞已經成為通用語，如「旅游局」、「旅遊學系」、「旅遊學校」、「旅遊報」、《旅遊學概論》³⁴、《旅遊文化學概論》、³⁵《中國旅遊史》、³⁶《中國旅遊文化史》³⁷、《旅遊文學概論》³⁸、《旅遊文學》、³⁹《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⁴⁰《旅遊人類學》⁴¹等，而且他們所用的「旅遊」，是古字的「游」，作「旅游」，此為查詢中國大陸的旅遊資料所不能不知的。

在臺灣採用「旅行文學」的，有1997年「中外文學社」舉辦「離與返的辯證：旅行文學與評論專集」；1997、1998、1999年中華航空公司舉辦「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第三屆華航旅行文學獎」；1998年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舉辦「旅行文學研討會」。學術論文有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臺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臺灣九〇年代以來旅行文學研究（1990~2002）〉、⁴²〈女性空間旅行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頁294。

³³ 參見孟樊，〈導讀〉《旅行文學讀本》（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頁10~11。

³⁴ 謝彥君、陳才、謝中田，《旅遊學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

³⁵ 郝長海、曹振華主編，《旅遊文化學概論》，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

³⁶ 王淑良，《中國旅遊史（古代部份）》，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1998年。

³⁷ 徐日輝，《中國旅遊文化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³⁸ 馮乃康，《旅遊文學概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³⁹ 章尚正，《旅遊文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⁴⁰ 邵繼順，《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⁴¹ 彭兆榮，《旅遊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⁴² 黃孟慧，〈臺灣九〇年代以來旅行文學研究（1990~2002）〉，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無學研究所

經驗研究——以 1949--2000 年臺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為例〉、⁴³〈當代臺灣旅行文學研究〉、⁴⁴〈桂文亞兒童旅行文學研究〉、⁴⁵〈陳銘樞旅行文學研究〉、⁴⁶〈《魚的旅行手記》——旅行文學書籍及網站藝術創作與研究〉、⁴⁷〈從旅行文學的視角剖析賽拉的《雅卡利亞之旅》〉、⁴⁸〈洪濤與細流——淡水旅行文學研究（1629~1945）〉⁴⁹等。其他尚有孟樊《旅行文學讀本》以及臺北市政府舉辦「2006 旅行在臺北」：第一屆臺北旅行文學獎。中國大陸學者則有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台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心〉、⁵⁰陳美霞〈日據時期旅行文學論述：身分認同與現代性〉。⁵¹

至於採用「旅遊文學」的有：1999 年東海大學舉辦「旅遊文學研討會」、〈當代臺灣旅遊文學中的僧侶紀遊：以聖嚴法師「環遊自傳系列」為探討〉、⁵²〈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研究（1990~2002）〉、⁵³臺中技術學院舉辦「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⁵⁴〈開拓旅遊文學和海洋文學者——為徐世澤先生《擁抱地球增訂版作序》〉、⁵⁵楊正寬〈清代臺灣旅遊文學

碩士論文，2004 年。

⁴³ 賴雅惠，〈女性空間旅行經驗研究——以 1949~2000 年臺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為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⁴⁴ 王小莉，〈當代臺灣旅行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6 年。

⁴⁵ 黃子芸，〈桂文亞兒童旅行文學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⁴⁶ 陳玉瑄，〈陳銘樞旅行文學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⁴⁷ 趙于宣，〈《魚的旅行手記》——旅行文學書籍及網站藝術創作與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⁴⁸ 盧盈瑜，〈從旅行文學的視角剖析賽拉的《雅卡利亞之旅》〉，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⁴⁹ 葉妙津，〈洪濤與細流——淡水旅行文學研究（1629~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班，2010 年。

⁵⁰ 見〈臺灣研究集刊〉，2004 年第 2 期。

⁵¹ 見〈臺灣研究集刊〉，2004 年第 4 期。

⁵² 丁敏，〈當代臺灣旅遊文學中的僧侶紀遊：以聖嚴法師「環遊自傳系列」為探討〉，《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7 期（2002 年 7 月），頁 341~378。

⁵³ 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研究（1990~2002）〉，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⁵⁴ 2006 年由五南出版社出版《臺灣旅遊文學論文集》。

⁵⁵ 邱燮友，〈開拓旅遊文學和海洋文學者——為徐世澤先生《擁抱地球》增訂版作序〉，《中國語文》94 卷 1 期（2005 年 1 月），頁 80~82。

與文獻之探索》、⁵⁶〈余光中旅遊文學研究〉⁵⁷、〈旅遊文學——尼斯湖水怪〉、⁵⁸〈千巖萬壑路不定——旅遊文學小鏡〉、⁵⁹《夢想邊境:觀光馬祖.文學啓航:2006 馬祖 Matsu 旅遊文學暨電子網頁徵選得獎作品集》、⁶⁰《威爾斯家園:小說家、旅遊文學名家的在地風景》⁶¹等等。

綜合以上舉例可知，研究學者採用不同名稱，各有其主題與考量，也其認定的不同，臺灣地區最初雖以「旅行文學」較多，但是由於容易有古代行旅的艱苦印象，遊覽的份量較少，尤其在旅遊活動盛行的今日，以及中國大陸地區，幾乎將「旅遊文學」一詞取代「旅行文學」，因此筆者廣義的歸納上述各名稱，將所有記述古今「行旅」、「旅行」和「遊覽」的文學作品，總稱為「旅遊文學」。

二、「旅遊文學」的內涵與特徵

「旅遊文學」既是指記述「行旅」和「遊覽」歷程的文字，成爲一個文學大類，其體裁則包含賦、書、序、記、詩歌、散文（含單篇散文與短篇、長篇遊記）、駢文、詞各種文體，甚至小說、戲劇等。

「旅遊文學」的內涵爲何？其涵蓋的範疇甚廣，廣義地說，如官僚巡視、驛站道中、寺廟參拜、僧侶托鉢、軍旅戎馬、江湖賣唱，均可產生旅遊文學作品，而中國歷代騷人墨客遊山玩水、仕宦謫遷、天涯淪落，甚至西方的民族遷移、殖民開拓、海外探險、原野調查、聖地巡禮、宗教遠征等等，都使人遠離家鄉而激發寫作動機，可謂包涵中西古今，無不可寫。而根據《中國遊記鑑賞辭典》所選遊記分類，其寫作內容則大致分爲名山秀色、河湖奇觀、洞穴飛泉、園林美景、名城古蹟、佛寺石窟、奇風異俗

⁵⁶ 楊正寬，〈清代臺灣旅遊文學與文獻之探索〉，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2007年由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明清時期臺灣旅遊文與文獻研究》。

⁵⁷ 林美慧，〈余光中旅遊文學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⁵⁸ 成寒，〈旅遊文學——尼斯湖水怪〉，《小說家月刊》，第116期（2003年12月），頁46~50。

⁵⁹ 賴維菁，〈千巖萬壑路不定——旅遊文學小鏡〉，《幼獅文藝》，535期（1998年7月），頁46~48。

⁶⁰ 初安民總編輯，〈《夢想邊境：觀光馬祖.文學啓航：2006 馬祖 Matsu 旅遊文學暨電子網頁徵選得獎作品集》〉，連江縣政府，2006年。

⁶¹ 珍·莫里斯(Jan Morris)著，鄭明華譯，〈威爾斯家園：小說家、旅遊文學名家的在地風景〉，臺北：馬可波羅文化公司出版，2004年。

、景物攬勝、港臺風光、聖地紀遊等十大類，⁶²雖然範圍較小，但項目較為簡明。

中國遊記的內容，在六朝時已將記遊、寫景、抒情合而為一，如宋謝靈運〈歸途賦〉，是以記述行旅蹤跡為主線，途中所見風物為主幹，抒情為主旨。酈道元《水經注》，集山水地記之大成，不僅以水為綱，對各流域內的名勝古蹟、山川景物、風土人情、神話傳說都作了生動的描繪，並對四瀆百川作嚴謹的科學考察，在模山範水中滲透和傳達作者深厚的感情，將科學考察、史地辨證、山水描摹、風情筆錄、古蹟考索熔於一爐。至中唐時古文運動盛行，柳宗元等的山水遊記，則以山水喻人，寄託身世情感和加入敘事與議論。宋代遊記重理性，文人們以哲理性與思辨性的目光關注自然山水與人生，一方面在遊記中將寫景、記遊與理論說理巧妙結合，一方面將其視野更拓展至鄉村風光、社會風情，乃至神話傳說與歷史掌故，以感懷說理為主的，有歐陽修〈醉翁亭記〉、蘇軾〈赤壁賦〉；以科學考證為主的有蘇軾〈石鐘山記〉、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至於長篇日記體，宋代則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內容更是具多元性，尤其《入蜀記》能把景物描寫、古蹟考證、人文掌故、地理沿革、歷史記載與傳說、詩文引證、地方風情、民俗等結合在一起。至明代徐宏祖《徐霞客遊記》則更以科學考察為特色，是科學精神與遊記藝術的結合，其內容詳細系統地記錄中國廣大地區的山川形勝、岩石地貌、水文氣象、生物礦產、民風民俗等，尤其修正許多古代地志的謬誤，是自《水經注》以來，科學考察遊記的集大成者。⁶³

由於旅遊文學是反映旅遊生活的文學，其遊賞對象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故其內容涵蓋包括行旅蹤跡、名勝古蹟考索、山川景物描寫、地方風土人情、民俗、神話傳說、史地辯證、敘事、議論、說理、感懷、鄉村風光、歷史掌故、地理沿革、歷史記載、詩文引證、岩石地貌、水文氣象、生物礦產等等，故內涵十分豐富。

至於「旅遊文學」的特徵為何？鄭明俐〈論遊記體散文〉認為遊記有三個要件：一是真實的經驗，二是以遊記為終極目的，不是報導文學或回

⁶² 參考張田，《中國遊記鑑賞辭典》，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1992年。

⁶³ 參考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12月1刷。

憶錄，三是呈現心靈活動，⁶⁴其中作者的心靈活動已是今日「遊記文學」的最高指標。余光中更認為：「遊記有時有地，當然更有人。有了人，當然要敘事、抒情、議論，沒有人，也可以專寫景色，論形勢，便成了山水記或地方志，屬於輿地學了。……《水經注》……山水之中沒有人物的活動，所以仍是記而非遊記。」⁶⁵以上學者的主張，都是針對旅遊文學具備的要件而言，他們都有一共同點，那就是遊記必須出自旅者親自的遊歷，而且必須是其心靈活動的描述紀錄。

就旅遊文學的特徵而言，馮乃康曾提出旅遊文學的一般特徵，包括：1.反映社會生活的片斷性，2.濃郁的抒情性，3.強烈的美感性，4.豐富的知識性。⁶⁶章尙正《旅遊文學》則更為整體而深入地分析，他明確地指出「旅遊文學」除具備有文學的一般屬性，社會性、時代性、民族性、概括性、藝術性以外，且具備五大特徵，這是旅遊文學與其他文學區分的決定性依據。茲略述如下：

（一）地理性

旅遊者由於是離開居住地前往他鄉異國各地遊覽，因此會將遊歷當地見聞精心的描寫，反映在旅遊文學作品中，亦即設法捕捉並表現出旅遊地與其他地方不同的地理特性，這種地理特徵是多方面的，可以強調地質地貌，也可以突出民俗風情，以及展示古今建築的民族特色與地方特色。這種特性應是一般遊記共同具有的。

（二）知識性

旅遊文學作品能引人入勝的魅力之一，便是作品的內容，可容納大量有關旅遊地的知識訊息，其所謂知識則是包羅萬象，包括歷史、地理、文學、藝術、民俗、科學等等，而且可以從中獲得許多啟發，使讀者能在享受美景的「美」，同時得到「知識」的啟發與充實，這是在一般的書中所無法得到的，故旅遊文學作品的知識性很強。

（三）審美性

旅遊作家與常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能超凡拔俗，見一般人之所未

⁶⁴ 參考鄭明嫻，〈論遊記體散文〉，《文訊月刊》第29期（1987年4月），頁197。

⁶⁵ 余光中，〈杖底煙霞——山水遊記的藝術〉，《從徐霞客到梵谷》（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頁26。

⁶⁶ 參見馮乃康，《旅遊文學概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43~70。

見，即在他們不但善於發現美的客觀存在，並巧於表現美的個性特徵，將千變萬化的風物美，狀寫為形神兼備文學美的境地。而由於每位作家審美的差異，在描寫景色時巧妙各有不同，面相各異，因此同一地方的山水風景，因為作家審美角度的不同，使讀者可完全享受到景點的各種美。

(四) 情理性

中國旅遊文學作品歷來講究物我相參，情景交融，能夠於寫景狀物中灌注情感的流蕩與哲理的提煉，即意中有情，景中有意，蘇東坡〈題西林壁〉詩，藉景明理，意蘊豐富深刻。此一特性，實為旅遊文學中的最高境界。

(五) 精粹性

由於旅遊文學作品是旅遊者在活動中或結束後所作的記述，所追求的是感覺新鮮、景物明晰、文筆精美，故而必言簡意賅、景妍而詞美，別具精粹之美。⁶⁷

以上章氏之說，已清楚道出旅遊文學作品具有的全部特徵。以洪棄生《八州遊記》而言，由於他遊覽中國十大省，約有一百多個景點，因其重視山川風土的變遷，故書中呈現的地理性特別凸顯，還包括風土民情、寺廟祭壇建築，都屬於地理性的描寫範圍內。至於知識性方面，洪棄生對於景點的地理沿革、歷史古蹟，必定與經史子集相互考證，可使讀者獲得許多相關知識。在審美性方面，洪棄生的審美品味很高，他善於欣賞風景，在遊記中所描寫風景文筆的精妙，有如串串珍珠，具晶瑩之美。在情理性方面，遊記中描述雨中太湖的湖光山嵐，使他覺得混茫元氣，就是一種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境界，理在其中。就精粹性而言，《八州遊記》雖然篇幅長達約 21 萬餘字，但是其描摹山水的文字都極為簡潔精鍊，出以簡括，而無贅言贅語，因此他的遊記實兼具上述五點特徵，只是所偏重的比例不同而已。

第三節 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

洪棄生與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一樣，都喜愛遊覽名山勝水，以驗證所讀萬卷書，從清領時期到日治時期，都有出外旅遊的經歷，故均有詩歌、古

⁶⁷ 參考章尚正，《旅遊文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6。

文、駢文等旅遊文學作品的創作，內容十分豐富。本節所敘洪棄生的文學作品，包含詩歌、單篇散文、長篇日記體散文以及駢文。茲按寫作時間先後，分成清領時期、日治初期、日治中期三期，每一期再按文體分成詩歌、散文、駢文三類加以敘述。

一、清領時期

清領時期指同治 11（1885）年（時年弱冠）至光緒 20（1894）年割臺以前。洪棄生所有的詩歌作品，見於《謔躄集》、《披晞集》、《枯爛集》、試帖詩集以及《寄鶴齋詩選》，⁶⁸共有 1635 首。⁶⁹其中有關旅遊的詩歌作品，見於《謔躄集》、《披晞集》、《枯爛集》，再加上《寄鶴齋詩選》的〈雞籠港漫遊感事〉七言古體詩 1 首，⁷⁰總計有 308 首。⁷¹

（一）詩歌

此一時期的詩歌名為《謔躄集》，其撰作時間，約始於光緒 11（1885）年，止於光緒 20（1894）年，全部詩作共有 562 首，為弱冠至乙未割臺以前的作品。清領時期，洪棄生就讀書房與彰化白沙書院，專心致力於科舉志業，閒暇時也曾到各地遊覽。從詩題看來，其行旅遊覽詩的內容可分為吟詠臺灣各地風景的遊覽詩與應試福州的行旅詩兩類，共 179 首，約是全部旅遊詩 308 首的一半。⁷²作品中吟詠臺灣風景，以模擬八景詩為最著名，如〈東溟曉日〉、〈西嶼落霞〉、〈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斐亭聽濤〉、〈郡試澄臺觀海〉。另外由詩題尚可看出他的遊蹤所至，如〈過大甲溪日暮口號〉、〈過通霄路偶眺〉、〈九十九峰歌〉、〈老衢崎〉、〈紅山崎〉、〈中瀝早路〉、〈遊碧山歸書齋〉等，其他則是描寫離家較近的臺中大甲、新竹通霄、南投草屯九十九峰的景色，其中以〈九十九峰歌〉最膾炙人口，寫九十九峰的奇特，極具想像力，氣勢磅礴，餘味雋永，如「乾坤奇氣磅礴布，東南海岱巨

⁶⁸ 洪棄生，《寄鶴齋詩選》（附於《瀛海偕亡記》之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⁶⁹ 此據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頁 650~653。此為筆者據其「各體裁數量統計表」重新統計。

⁷⁰ 按《寄鶴齋詩選》附載於《瀛海偕亡記》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80。

⁷¹ 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頁 650~653、668~670。其統計原為 304 首，據筆者統計應為 308 首。

⁷² 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頁 650~653、669。

靈護。坼地擎天一臂撐，九十九峰天地露。」⁷³〈過大甲溪日暮口號〉描寫大甲溪水的澎湃壯觀，如「兩山夾溪出，眾水中流分。水落群石起，兩山相對奔，一水渡未畢，西海已銜半邊日。」⁷⁴亦是善於寫景。洪棄生青年時期至大陸參加鄉試，一共有 4 次，他描寫前去福建與返臺的行旅詩甚多，其中如〈自廈門渡海入閩郡〉、〈輪船海上阻風〉、〈涵江旅次感詠〉、〈崇武晚行〉、〈輪船渡海上有見〉、〈馬尾山曉望〉、〈登馬尾山二首〉、〈過楓亭偶眺〉等等描寫海上景致，有描寫山景、海景，也有暗中懷念臺灣家鄉，也有感嘆自己仕途多艱，也有暗喻國勢漸衰，無論就詩的寫作技巧，或洪棄生的仕途的艱苦，以及內心世界，這些行旅詩比起臺灣的寫景詩，更具研究價值，也可見此次考試在他的一生中所烙下印象的深刻。

（二）散文

此一時期的散文，其內容多以史評、史論、論人、論文、書信為主，未見專寫旅遊景點的作品。有則僅見〈瓦窯村讀書記〉，⁷⁵此文是光緒 12（1886）年他從臺南府城考罷落榜歸來，描寫返家經赤崁城、茅尾港、諸羅、虎尾溪、西螺街，抵鹿溪的經過以及住宿於鹿溪十里外友人的瓦窯村，文中描寫瓦窯的鄉村風景及生活極為細膩，如「早而起，鳥聲、竹聲與書聲相嘈雜，桔泉軋軋，耳之邊無凡音。曉而臥，月光漸上，竹柏影橫繞紗窗，蕉蔭濃綠，流螢映帶，目之無俗態。」頗饒景致，最後因景生情，發出感慨云：「予處海外，而中原之山水，無日不往來予之胸中、目中也。……而此村之樂，亦一時一隅之樂，而非予山水之樂也。然予必待佳山水而後樂，則予又無時而樂也。」⁷⁶寫景抒情兼而有之，其心中所思所想於此可見。此文雖非遠遊，卻是一篇極佳的旅遊作品。

（三）駢文

洪棄生擅長駢文，但此一時期，洪棄生並未有真正以駢文描寫山水風景的作品，有則勉強以〈村莊讀書樂記〉屬之，作於光緒 14（1888）年，

⁷³ 〈九十九峰歌〉，「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51。

⁷⁴ 〈過大甲溪日暮口號〉，「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4。

⁷⁵ 洪棄生，《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235。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

⁷⁶ 〈瓦窯村讀書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35~236。

性質與〈瓦窰村讀書記〉類似，描寫村莊的山水景致極美，頗俱佳句吟誦，如：「樹可藏鴉，林將鶴放。豆花籬下，蟋蟀吟詩；腐草池邊，燐螢照字。四壁蝦蟆，俱能科斗；一林鶯燕，半學笙簧。問路而鳧鷖迎仗，尋花則蛺蝶依人。」⁷⁷最後亦因景生情：「乃知一邱一壑，無非高人之處窟；半山半水，方是大隱之家。以樓臺為臥榻，俗何可醫；借城市為菟裘，濁無由洗。庭有芳草，即為金粉之鄉；市無囂塵，便是神仙之地。三分水而二分竹，風月平章；百萬居而千萬鄰，煙霞儔侶。嘯傲此間，小住為佳；謳吟以外，日涉成趣。」⁷⁸由此文可看出洪棄生的善於寫景品味。此外，南投的九十九峰（即火燄山）也是他所喜愛的臺灣風景，作有〈九十九峰賦〉，虛構五嶽遊人與蓬瀛山客，採取二人一問一答法，頗似司馬相如《子虛賦》，將中國大陸的山岳與九十九峰相比，其描寫九十九峰形狀，筆法甚奇，亦可與〈九十九峰歌〉作比較。此文雖未明確註明作於何時，有可能是遊九十九峰後，與〈九十九峰歌〉同時描寫其特殊山景的旅遊作品，故暫列入清領時期。

二、日治初期

日治初期指明治 28（光緒 21、1895）年乙未日人殖民臺灣以後至明治 38（光緒 31、1905）年。洪棄生在乙未後並未內渡大陸，他潛居鹿港，除採取抗日行動與日人周旋外，即閉戶讀書寫作、課子教學，很少與外界往來，可能受到抗日心情的影響，無意出外旅遊，因此旅遊作品也相對地減少。

洪棄生收錄日治初期作品的詩歌作品名為《披晞集》，始於明治 28（光緒 21、1895）年，迄於明治 38（光緒 31、1905）年。全部共約 388 首，然在此 10 年間，其所作旅遊詩歌作品卻只有 14 首，⁷⁹且大致只描寫附近的風景，如〈鹿溪橋頭即景〉，最遠有〈和苗栗詩後有感〉，由此可見洪棄生在日治武裝抗日時期，並無心情尋幽攬勝，頗值得注意與研究。此一時期，並無散文及或駢文的旅遊文學作品，足見心情的影響創作。

三、日治中期

⁷⁷ 洪棄生，〈村莊讀書樂記〉，《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85。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

⁷⁸ 「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頁 100~101。

⁷⁹ 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頁 669。

日治中期指明治 38（光緒 31、1905）年至大正 17（民國 17、1928）年洪棄生去世。此一時期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詩歌、古文、駢文兼而有之，這段時間，可能因抗日行動稍緩，心情已較為放鬆，故能離家遊覽，作品自然增多，極為難能可貴。分述如下：

（一）詩歌

日治中期的詩歌作品《枯爛集》，起迄約在明治 38（光緒 31、1905）年至大正 6（民國 6、1917）年之間，⁸⁰總共有詩作 472 首。在這段期間所作的旅遊詩歌作品多達 114 首。⁸¹如〈秋日初眺二首〉、〈雨後郊行二首〉、〈風空嶺即景〉、〈雨後海岸即目〉、〈滿丹嶺小景〉、〈大墩公園雜詠十二首〉等等，雖無法確知每一首的寫作時間，但可以略知洪棄生在這個時期的行蹤。大正 4（民國 4、1915）年春他前往南投日月潭（即珠潭）遊覽，這是他認為可比大陸五嶺、仇池的奇偉山水，⁸²終於補償了他在光緒 12（1886）年〈瓦窰村讀書記〉文中所說：「其近之奇者，若吾臺珠潭水中之一嶼、焰山天外之九十九峰旬日可至，而予亦不得而至」⁸³的遺憾。其描寫與日月潭相關的詩歌有〈將遊珠潭路上即事二首〉、〈遊珠潭嶼放歌〉、〈登珠潭嶼偶詠〉、〈二坪山徑見蝶〉、〈過獅子嶺俯視濁水溪即事〉等，描寫將遊日月潭的心情，以及遊後欲長住而不可的遺憾，如〈登珠潭嶼偶詠〉：「萬山重重圍一水，四水圓圓浮一山。一嶼如珠點波間，一汊陡入蒼崖彎。其水澄泓明海嶠，其山高秀壓塵寰。……花發鳥啼波渺渺，獨有山靈時往還。我來凌風試徑渡，不覺中流風露寒。……深山奇異不可盡，懸崖露骨樹生鬚。我欲移家長此住，塵途擾擾山緣慳。」⁸⁴他對日月潭的喜愛，從細膩的描寫山中美景的文辭中，充分流露。

大正 5（1916）年，洪棄生攜其子炎秋的山水畫至臺北、滬尾（今淡

⁸⁰ 按《枯爛集》的起訖時間，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依據《披晞集》推斷，每 10 年為一集，推至 1915 年。然 2000 年劉麗珠的碩士論文〈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第二章頁 28 註 44，依楊雲萍〈備忘小錄（二）一文〉所云，其所見〈島上本事〉四首作於丁巳，即大正 6 年，收錄於「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33。今據其論文修正。

⁸¹ 以上詩歌部分參閱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頁 650~670。因其中有小差誤，筆者重加統計全部詩作、各詩集詩作以及旅遊詩歌。

⁸² 洪棄生，〈遊關嶺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18。

⁸³ 〈瓦窰村讀書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35。

⁸⁴ 〈登珠潭嶼偶詠〉，「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31。

水)、雞籠(今基隆)遊覽兼訪友,並順道觀察日本舉辦的慶祝臺灣始政 20 年的「臺灣勸業共進會」,⁸⁵又遊劍潭、圓山、北投溫泉等地,再從大稻埕乘渡船至關渡等地暢遊,作有詩歌〈重遊滬尾即事〉、〈登眺滬尾山〉、〈雞籠港即事〉、〈重遊滬尾感詠十二首〉、〈漫遊雞籠雜詠九首〉、〈遊台北雜詠十首〉等,共 35 首。這些詩中值得可注意的是,其內容有對日本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並批評其鋪張,無端斂財,如〈重遊滬尾感詠十二首〉;有感慨淡水港的衰微,如〈重遊滬尾感詠十二首〉,以及興建基隆港為南進南洋的重要港口,使淪為日本的「內湖港」,如〈漫遊雞籠雜詠九首〉,足見他的遊覽並非一般人的湊熱鬧,而是細心的觀察日本殖民臺灣後所造成的後果具有吟詠興亡,諷刺當道的意味,頗值得再深入研究。⁸⁶以上僅舉遊珠潭與臺北的詩歌作品數例,餘不列舉。

(二) 散文與駢文

洪棄生於大正 4 年(1915)至 1921(大正 10)年間曾到臺灣的幾個著名景點遊玩,寫下不少有名的旅遊文學作品。大正 4 年遊日月潭,大正 5(1916)年遊臺北、雞籠、滬尾,大正 9(1920)年 3 月遊關子嶺,大正 10(1921)年 8 月再遊關子嶺,其旅遊作品除前述詩歌以外,散文與駢文均有創作,故此一部份,為敘述方便,以下將按年而不按文體。

大正 4(1915)年有駢文〈遊珠潭記〉一篇,古文〈遊珠潭記〉一篇,描寫日月潭的秀麗風光。其古文〈遊珠潭記〉的辭藻華美,善於寫形,奇字、瑋字的使用相當多,如「山者,或懸溜千尋,或怪石萬丈,危崖壓頭,而濁溪走足下,澗瀑如積雪,溪聲如轟雷。」「日暮天蒼,夕照滿山,山半雲霞作赭色,俯視潭水澄天,魚浮水面,鳥落晴空,飄飄然生世外想。」⁸⁷句式工整,呈現如辭賦與駢文般的侈麗與整練,⁸⁸頗值一讀。

大正 5(1916)年遊臺北時,有駢文〈紀遊雞籠〉、〈自跋雞籠紀遊後〉、〈紀遊滬尾〉、〈遊淡水記〉4 篇。

⁸⁵ 洪棄生有好友畫家洪以南家住淡水,乃前往拜訪,順道遊覽雞籠、淡水,並將其子洪樞(炎秋,時年 13 歲)之山水畫請洪以南指點,該字畫仍存於洪以南曾孫家中,其所藏洪以南日記亦有記載洪棄生到訪。

⁸⁶ 可參考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頁 411~420。

⁸⁷ 〈遊珠潭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15、216。

⁸⁸ 田啟文,〈遊珠潭記〉,《臺灣古典散文欣賞》,205~206。

大正 9（1920）年 3 月初次遊嘉義關子嶺，有駢文〈遊關嶺溫泉記〉、〈關嶺歸途瑣記〉兩篇。

大正 10（1921）年 8 月再次遊關子嶺，此乃有感於前次之遊未能完全攬勝盡興，其云：「余前歲遊焉，值雨潦，輕軌道壞，乘轎踰嶺，反得盡嘗山水佳處。其山至深，欲再遊而未果，始思探關嶺之勝。」⁸⁹可見他已得關子嶺箇中之佳妙處，於是第二年再度前往一遊，返家後寫成散文〈遊關嶺記〉一篇，他認為：「關嶺窈窕一方，特武夷一曲之秀」，⁹⁰將關子嶺比作福建山水名勝武夷山。田啟文有詳細的賞析云：「作者以清新俊麗之筆，歷數關子嶺的地理位置、山勢環境以及古剎、溫泉、石階、公園…等等諸多景致，描述相當全面，是瞭解晚清與日治時期關子嶺景觀的最佳素材。」⁹¹頗能得其文的趣致。

大正 11（1922）年 7 月 15 日（陽曆 11 年 9 月 6 日）洪棄生啓程前往中國大陸遊覽，於壬戌年 12 月 1 日（大正 12 年、1923 年陽曆 1 月 17 日）返臺，返臺後，將旅途所見山川風土的變遷、帝王舊都的勝蹟、有關古蹟興亡的古蹟等等，參考古籍，詳加考證，完成以散文寫成長篇日記體鉅著《八州遊記》，約 21 萬餘字。洪棄生認為如能與連橫《大陸游記》參看，則中華大勢了然矣，⁹²可見其著作不僅受連橫影響，且有意補其不足。此為長篇散文遊記。此外，洪棄生在遊漢口時，與老友盛蓼菴、李仲青見面，李仲青邀其至「半園」遊觀，時園中菊方盡開，餘花則半開，令其印象深刻，因此寫有古文〈李氏半園記〉，⁹³此為短篇遊記，文中以「半」字為主軸，運用巧妙，恰到好處，頗富文章佳趣。

除《八州遊記》外，洪棄生同時還作有詩歌《八州詩草》約 418 首，描述他從雞籠出海的心情，直至返國後的心得，可與《八州遊記》對照參考印證，亦可稱是洪棄生遊大陸後一大旅遊著作。

洪棄生從大正 12（1923）年遊大陸歸來，直至昭和 3（1928）去世，

⁸⁹ 〈遊關嶺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17。

⁹⁰ 〈遊關嶺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18。

⁹¹ 見田啟文，《臺灣文學讀本》（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 年），頁 32，其中〈遊關嶺記〉之「作品賞析」。

⁹² 見《洪棄生先生全集》之凡例。

⁹³ 洪棄生，〈李氏半園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33~234。

他的晚年生活如何，這段期間尚何作品可述？在一般志書和筆者《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均未提及。數年前筆者從洪炎秋夫人關國藩處蒐集到兩篇散文，⁹⁴雖無題名，但是從內容可以看出，一為大正 14 年南遊高雄大小岡山及屏東，約 8 千餘字；一為大正 15 年北遊新竹獅頭山，共約 5 千餘字，仍以日記體散文遊記書寫，與《八州遊記》體裁相同，描寫沿途景點，記述有關臺灣風景典故、地方事蹟、風土人情方面，十分詳細，頗有可觀。其中對前次遊日月潭及關子嶺的美景猶念念不忘，在文中夾敘夾論，將已寫過的〈遊珠潭記〉、〈遊關嶺記〉重新描寫，更見能領略日月潭與關子嶺之美，尤其是將大陸之景與再與臺灣所見景緻，已能擴充眼界，文筆更見精練，可將前引幾篇內容的寫作技巧作比較。而這段對臺灣旅遊的散文遊記，亦可補足有關洪棄生晚年的生活資料的不足，也是此次研究的大發現。

綜合以上所舉，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極為豐富，如從事研究，可分別就各個時期的各文體作深入研究，藉此研究，可深入瞭解洪棄生每一時期的生活狀況，以及他所品賞的臺灣山水，瞭解他輕鬆的一面。至於在清領時期至福州參加鄉試的行旅詩，則是他一生難得的經驗與回憶，有順道遊玩的辛苦，也有返程時受到阻礙的痛苦，都可以再深入研究，以檢讀瞭解其內心所思所想。為便於總攬洪棄生所有的文學作品，以及學者研究起見，茲製作〈洪棄生旅遊文學作品目錄〉，以供參考。（見〔附錄 1〕）

〔附錄 1〕 洪棄生旅遊文學作品⁹⁵目錄

壹、詩歌

一、《謔齋集》（1885～1994）

（一）五言古體（31 題，39 首）

1. 〈鹿溪行〉 2. 〈旅思二首〉 3. 〈旅地寒風感懷〉 4. 〈過大甲溪日暮口號〉 5. 〈過通霄路偶眺〉 6. 〈老衢崎〉 7. 〈紅山崎〉 8. 〈中壢早

⁹⁴ 此兩篇遊記為手稿，並無篇名，亦未出版，暫且將遊高雄之篇取名為〈南臺灣遊記〉，遊新竹之篇取名為〈新竹獅頭山遊記〉。

⁹⁵ 洪棄生旅遊文學作品的選錄，涵蓋古人的「行旅」與「遊覽」，由於其詩有些並未明指何地，因此採取廣義，凡是反映旅遊者離開住家的旅遊生活，不論遠近，其所包含的諸多方面內容的作品，例如描寫所見所聞所感，或從旅遊觀賞角度寫旅遊對象等等，皆可包含在內。

路〉9.〈新晴眺望〉10.〈村邊晚過農社〉11.〈落日望山〉12.〈沿溪晚興〉13.〈溪邊曉行〉14.〈溪邊晚步〉15.〈登樓望山海〉16.〈登樓貯興〉17.〈客處見月有懷〉18.〈偶眺四首〉19.〈寒日偶詠四首〉20.〈雨後見日偶詠四首〉21.〈海上遇風即事〉22.〈輪船海上阻風〉23.〈函江旅次感詠〉24.〈觀潮後詠〉25.〈舟次崇武衛訪古有懷〉26.〈崇古晚行〉27.〈崇武天霽有望〉28.〈崇武守風又詠〉29.〈詠函江漁者〉30.〈詠崇武漁者〉31.〈在番挖港口沙凹中阻風不能近岸又無小舟接濟昏眩之餘俯首船底連日悶甚而作〉。

(二)七言古體（11題，11首）

1.〈滬尾曉望〉2.〈馬尾山曉望〉3.〈滄海觀濤歌〉4.〈大江看月歌〉5.〈新秋雨後登樓〉6.〈九十九峰歌〉7.〈冬行偶詠〉8.〈炎火行〉9.〈大風行〉10.〈函江阻風觀潮行〉11.〈崇武觀漁歌〉。

(三)五言今體（40題，56首）

1.〈郡試澄臺觀海〉2.〈曉渡馬尾江〉3.〈登樓偶望二首〉4.〈登樓晚眺〉5.〈晚過溪橋〉6.〈春路四首〉7.〈雨後春望二首〉8.〈春遊四首〉9.〈偶步〉10.〈客途秋色〉11.〈秋江晚泊〉12.〈登樓即事〉13.〈行春即景二首〉14.〈郊行晚眺〉15.〈樓上〉16.〈郊眺〉17.〈螺溪夜望〉18.〈東溟曉日〉19.〈西嶼落霞〉20.〈安平晚渡〉21.〈沙鯤漁火〉22.〈鹿耳春潮〉23.〈雞籠積雪〉24.〈澄臺觀海〉25.〈斐亭聽濤〉26.〈登高望遠海〉27.〈詠碧山四首〉28.〈村路晚眺〉29.〈雨後過山院〉30.〈月下看山〉31.〈楓亭即景〉32.〈過峽江舟上〉33.〈出馬尾江舟上即詠〉34.〈出館頭海上即事〉35.〈渡海過犬山〉36.〈輪船渡臺海上有見〉37.〈函江看潮口號四首〉38.〈函江聞風又詠〉39.〈函江即事二首〉40.〈夜自崇武渡海作〉

(四)七言今體（48題，73首）

1.〈八卦亭偶望〉2.〈見月二首〉3.〈柳下見月〉4.〈客地望月〉5.〈客懷四首〉6.〈客中冬夜見月四首〉7.〈北路即景二首〉8.〈早路二首〉9.〈夜渡芝蘭港四首〉10.〈停舟滬尾三首〉(1894年)11.〈入閩到六一亭小憩〉12.〈登馬尾山二首〉13.〈泛舟馬尾江二首〉14.〈歸次馬尾江四首〉15.〈渡海東歸〉16.〈朝發滬尾二首〉17.

〈歸舟夜月二首〉 18. 〈樓頭晚眺〉 19. 〈月夜到山館路上得〉 20. 〈遊碧山歸書齋〉 21. 〈客中感思〉 22. 〈客地即景〉 23. 〈客枕寒夜〉 24. 〈客館臘月〉 25. 〈客館聽江湖歌有見〉 26. 〈浣頭泊舟即景〉 27. 〈過楓亭偶眺〉 28. 〈過瀨溪偶詠〉 29. 〈過長嶺〉 30. 〈興化渡口三首〉 31. 〈入閩遇雨回憶海上漂泊再占〉 32. 〈蒜嶺雨中登眺〉 33. 〈出漁溪橋上〉 34. 〈舟至白湖〉 35. 〈馬尾江偶見二首〉 36. 〈海上阻風登館頭〉 37. 〈船頭偶望〉 38. 〈床中對月〉 39. 〈梅林港口舟行即事〉 40. 〈渡海阻風望廈門〉 41. 〈輪船曉望〉 42. 〈函江偶詠〉 43. 〈函江偶望即景〉 44. 〈鄉闈報罷函江月下詠〉 45. 〈函江客次無聊〉 46. 〈崇武夜望見月〉 47. 〈崇武夜坐聞風〉 48. 〈崇武旅思二首〉

二、《披晞集》（1895~1905）

（一）七言古體（2題，2首）

1. 〈山行偶詠〉 2. 〈夏日出遊即詠〉

（二）五言今體（6題，10首）

1. 〈陸上即景〉 2. 〈秋日登望二首〉 3. 〈內山即事二首〉 4. 〈春路即景三首〉 5. 〈鹿溪橋頭即景〉 6. 〈即景〉

（三）七言今體（2題2首）

1. 〈過同安嶺峰下偶眺〉 2. 〈和苗栗詩後有感〉。

三、《枯爛集》（1905~1917）

（一）五言古體（6題15首）

1. 〈山中秋日八首〉 2. 〈夏雨望東山〉 3. 〈早起看山〉 4. 〈早起望海〉 5. 〈雨後郊行二首〉 6. 〈將遊珠潭路上即事二首〉

（二）七言古體（2題2首）

1. 〈遊珠潭嶼放歌〉（1915年） 2. 〈登珠潭嶼偶詠〉（1915年）

（三）五言今體（18題36首）

1. 〈山路即事二首〉 2. 〈山中雨後二首〉 3. 〈彰化城路二首〉 4. 〈登望即景〉 5. 〈山後即事二首〉 6. 〈野路〉 7. 〈島上〉 8. 〈秋日出眺二首〉 9. 〈又內山〉 10. 〈溪行〉 11. 〈村行〉 12. 〈晚行〉 13. 〈大墩即事〉 14. 〈海上望火船〉 15. 〈送客上海三首〉 16. 〈風空嶺即景〉 17. 〈滿丹嶺小景〉 18. 〈大墩公園雜詠十二首〉

（四）七言今體（20題61首）

1.〈雨後海岸即目二首〉2.〈路上口號〉3.〈秋日即景二首〉4.〈港口即景〉5.〈入山口號〉6.〈壟上即景二首〉7.〈橋頭即景二首〉8.〈詠歸州詩〉9.〈山堞偶登三首〉10.〈春行即事八首〉11.〈二坪山徑見蝶〉12.〈二月楓桃紅滿山路余來已不及見〉13.〈過獅子嶺俯視濁水溪即事〉14.〈自鹿港乘小鐵輪即事〉15.〈重遊滬尾即事〉16.〈登眺滬尾山〉17.〈雞籠港即事〉18.〈重遊滬尾感詠十二首〉19.〈漫遊雞籠雜詠九首〉20.〈遊台北雜詠十首〉(以上六題皆作於1916年)

四、《寄鶴齋詩選》(1題,1首)

(一)七言古體:

〈雞籠港漫遊感事〉(1916年),1首。

(以上計五言古體54首,七言古體16首,五言今體102首,七言今體136首,共308首。)

五、《八州詩草》

(共計418首,詳目略)。

貳、散文

一、單篇散文(4篇)

1.〈瓦窯村讀書記〉2.〈遊珠潭記〉3.〈遊關嶺記〉4.〈李氏半園記〉

二、日記體散文(3本)

1.《八州遊記》(1922年)
2.〈南臺灣遊記〉(1925年)(未刊印)
3.〈新竹獅頭山遊記〉(1926年)(未刊印)

參、駢文(9篇)

1.〈村莊讀書樂記〉2.〈遊珠潭記〉3.〈紀遊雞籠〉4.〈自跋雞籠紀遊後〉5.〈紀遊滬尾〉6.〈遊淡水記〉7.〈遊關嶺溫泉記〉8.〈關嶺歸途瑣記〉9.〈九十九峰賦〉

第三章 壯遊中華八州

洪棄生於大正 11（民國 11、1922）年秋，展開他人生中惟一而且最偉大的壯舉，由次子洪炎秋陪同，前往中國大陸旅遊，時間長達約半年，足跡遍及當時的十省，走過中國九州中八州的範圍，倘佯於祖國的山水名勝古蹟之間，終於完成他「萬里探禹穴，願追太史公」¹的宏願，堪稱為「壯遊中華八州」。

所謂「壯遊」，意為胸懷壯志的遠遊，這個名詞最早源自於唐代詩聖杜甫的五言古體詩，詩題〈壯遊〉，是一首自傳式的詩，以 560 字敘述他的一生經歷，詩中敘及他曾經遊覽江南的吳越（約 20 歲時），並且準備乘船東渡日本，但最後未能成行，引為一生遺憾，詩云：「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意，欲罷不能忘。」²杜甫因為這首詩而留下「壯遊」一詞，他是中國文人中把個人的遊歷稱為「壯遊」的第一人。而從「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的詩句，可以看出他髫齡即能作詩，且胸懷壯志，欲遠遊四方而有所成就，期能達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唐朝被稱為是壯遊的時代，在杜甫之前，已有玄奘到西方取經的「宗教壯遊」，留下有名的《大唐西域記》。而後明代的徐霞客可稱為「地理壯遊」，他從 22 歲時以半生的時間，自背行李徒步跋涉遊遍中國 16 個省的名山大川，超過半個中國，有「旅聖」之稱，完成不朽的《徐霞客遊記》。以中國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為例，可以證明中國早已有壯遊活動與壯遊文化。司馬遷從 20 歲時開始有目的有計畫的到各地實地考察，「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於齊魯之都，觀孔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³他到處接觸壯麗的山河和人民的生活習俗，並蒐求歷史傳說和各種史料，以兩年的時間完成 3

¹ 洪棄生，〈登會稽山拜禹王廟上謁禹陵觀窆亭訪菲亭再遊禹王寺探禹穴轉出坊至山庭讀岫嶺碑三十韻〉，《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98。以下凡引用洪棄生文學作品，為查閱方便，均採用「文獻會本」。

² 王琦輯註，《杜詩鏡銓》卷 14（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頁 214~217。

³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韓兆琦，《史記選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1169。

萬多公里的學術旅行，最後終於完成古今不朽的史學鉅著《史記》。他們都是在長途旅遊後留下美麗的詩篇和偉大的遊記文學作品。

西方也有一種稱為「壯遊」(Grand Tour)的旅行，它源自於 16 世紀末年，英國的貴族子弟流行在學業結束後，必須渡過英吉利海峽到歐洲大陸的巴黎、羅馬、威尼斯等城市進行壯遊，探索歐洲文化的根源。至 18 世紀時，壯遊已成為歐美詩人作家很時髦的活動，如英國的浪漫派詩人拜倫(Byron)、雪萊(Shirley)、濟慈(Keats)，美國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皆是，因此留下傳頌不朽的詩篇與文學作品。及至 19 世紀，壯遊更是成為歐洲菁英的成年禮，這段時光被稱之為「空檔年」(The Gap Year)，意即年輕人利用成年之前這段空檔出國壯遊，藉以完成他們的成年禮，這個活動成為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如此將有助於增加其外語能力、提升個人競爭力，找到人生的方向，是完成自我最大的動能。⁴可見中國與西方對於壯遊的作用與意義，其看法與實踐方式皆不謀而合。

基本上壯遊需具備三個特質：1.旅遊時間長，2.行程挑戰性高，3.與人文社會互動深，尤其是經過規劃，並以高度意志澈底執行。洪棄生這次遊中華八州，事先經過多年詳細而周密的計畫，包括賣書籌措經費、景點行程路線與交通工具的規劃、與朋友相會等，所需旅遊時間長達約半年，且深入觀察各地地理狀況與風土民情。當時中國交通不便，關山萬里，需長途跋涉顛簸奔波，以他遲暮之年，若非有著堅強的意志，恐怕難以完成既長且遠的旅途，所以他的中華八州之行，完全合乎壯遊的條件。

第一節 旅遊中華的動機與目的

一、「八州」釋義

洪棄生《八州遊記》卷一首句云：「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為中華之遊。」即指明其此行遊歷之地是「中華」。而後「中華」一詞在遊記中出現次數甚多，可見他所謂的遊「八州」，就是遊「中華」。「中華」也是「中國」的代稱，又有以「九州」稱「中國」，洪棄生既是遊中國、

⁴ 孟樊主編，〈壯遊〉，《旅行文學讀本》(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頁290~291。

中華，何以不稱「九州遊記」、「中國遊記」、「中華遊記」而稱「八州遊記」？因此，在研究他遊中華的動機之前，有必要將「八州」的意義加以釐清。

中國古代典籍所記載的夏、商、周時代的地域區劃是「九州」，又稱「神州」，而後遂成爲「中國」的代稱。按古籍中「九州」的記載，有《尚書·禹貢》的九州，包括冀州、兗州、徐州、青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孔穎達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作土貢。」⁵《周禮·夏官》則爲冀州、幽州、并州、兗州、青州、揚州、荊州、豫州、雍州；⁶《爾雅·釋地》爲冀州、幽州、兗州、營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雍州。⁷各書雖有增併的差異，但基本上仍爲九州。《尚書》成書約在戰國時代，《爾雅》成書約在秦漢，《周禮》成書約在戰國。根據戰國末年《呂氏春秋·有始覽》對「九州」的解釋，九州的地域，反映的是春秋戰國戰國時期的地域觀念，其云：「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⁸流傳至今，乃以「九州」來代表中國的疆域。因此洪棄生所遊地區，應指中國疆域的九州，其之所以用「八州」爲書名，乃因未遊盡全部的九州，只有以八州稱之。

洪棄生的「八州」書名究竟是取自那一本古籍所載的九州？根據他至浙江會稽所作〈登會稽山拜禹王廟上謁禹陵觀窆亭訪菲亭再遊禹王寺探禹穴轉出坊至山庭讀岫嶼碑三十韻〉云：

早年讀《禹貢》，緬仰禹王功。八載釋玄書，四海盡來同。稍長觀史書，益慕禹王風。萬里探禹穴，願追太史公。不信年遲暮，始到會稽中。會稽水渺渺，會稽水蔭蔭。霏然下雲雨，帝澤九州豐。餘潤及海外，豈獨限浙東。

我自海上來，中原見高嵩。曲阜拜孔子，兗州仰岱峰。遍訪九河跡，無若神禹功。直北上燕京，飄輪出居庸。回舟下渤海，再度入吳

⁵ 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尚書》(一)卷6(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77。

⁶ 參見鄭玄注，《周禮·夏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⁷ 參見郭璞注，《爾雅》，臺北：故宮博物院，1971年。

⁸ 參見呂不韋等著，《呂氏春秋·有始覽》，臺北：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年不詳。

淞。細考三江瀆，亦為大禹通。於茲拜禹廟，豈為逞遊蹤。禹陵咸若亭，萬古白雲封。……南巡留盛典，禹頌傳九重。⁹

從「早年讀《禹貢》，緬仰禹王功」及「稍長觀史書，益慕禹王風，萬里探禹穴，願追太史公」之句，可見洪棄生由於讀了《禹貢》及《史記》，對夏禹與司馬遷油然而生崇敬仰慕之心。所以當他遊河北後，乃經渤海南返江蘇，且特意至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此為大禹巡狩崩殂之處，其地有禹陵山、禹王廟、禹陵、大禹寺、禹穴、岫巖碑等有關大禹古蹟，詩中提及「帝澤九州豐」，《八州遊記》更不厭其詳地描述考證，如：

禹王廟在溪畔山麓，耶溪合鏡湖之水，至此漸狹……廟左右皆禹王裔孫……《水經注》述禹即位十年，巡狩崩會稽，葬地有鳥來耘，春拔草，秋啄穢，故縣官禁民不得害，今穀林無聞（堯冢），蒼梧無徵（舜冢），而此地有繞陵子孫，則九載勤民之德遠矣。¹⁰

基於對大禹的欽仰，使他在遲暮之年，仍願意力效司馬遷的萬里探禹穴，親自參拜禹廟，然他的專程拜禹廟，並不是純為馳騁遊蹤，而是印證所讀史書的記載，證實所遊過的嵩山、孔廟、岱山、九河等地，都「無若神禹工」。詩中之所以尊稱大禹為「神禹」，乃在於推崇禹能澤及國家和百姓的功績，這正是洪棄生一向所關懷的。因此從他閱讀《尚書·禹貢》而對禹王極為欽慕來看，《八州遊記》的「八州」應是取自《尚書·禹貢》的「九州」。

洪棄生所指的「八州」，究竟是那些省分？筆者根據《中國旅游史》¹¹書中從現代地理所劃分《禹貢》九州境界，將其相當今日的省份，配合洪棄生所遊省份，分析如下：

（一）冀州

大致為今山西全省和河北的西、北境，河南的北部和遼寧的西部。洪棄生曾遊河北西北及居庸關、八達嶺，河南則遊洛陽、開封，山西及遼寧未至，故洪棄生所遊為冀州的一部分。

⁹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98。

¹⁰ 參見洪棄生，「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4～307。

¹¹ 王淑良編，《中國旅游史（古代部份）》（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28～29。按《禹貢》作者與時代各家說法不一。相傳由孔子所編定，事實上為後世儒家所補充。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認為《禹貢》為周初人所作。

（二）兗州

大致為今河北東南部、河南東北部及山東西北部。其中河北東南部為洪棄生由山東至北京必經之處，河南東北部則是由開封前往徐州所必經，山東西北部則是遊曲阜、泰山、濟南所必經，因此洪棄生已遊兗州的大部分。

（三）青州

大致為今山東中部及東部。其中山東中部是洪棄生訪遊曲阜孔廟、泰山所必經，東部則是南返上海，沿途過渤海、黃海所必經。

（四）徐州

大致在今山東南部、江蘇和安徽北部。其中山東南部是洪棄生由徐州北上至曲阜必經之處，江蘇北部則是由徐州往山東所經。安徽北部則是由江蘇南遊安徽烏江、采石磯、當塗、馬當山必經。

（五）揚州

大致為今江蘇、安徽的大部，河南東南部、湖北東部及江西北部一隅。江蘇南部、安徽沿長江城鎮為洪棄生之遊所必經。河南東南部，為由湖北北上鄭州必經，湖北東部乃由江西北上湖北必經，江西北部正是所遊鄱陽湖、廬山。

（六）荊州

大致在今湖北、湖南兩省的大部和江西的西部。湖北沿長江、京漢鐵路城鎮是洪棄生遊經的大部份，湖南北部的岳州洞庭湖正是其所到之地。江西西部則未遊，因此洪棄生只遊荊州部分。

（七）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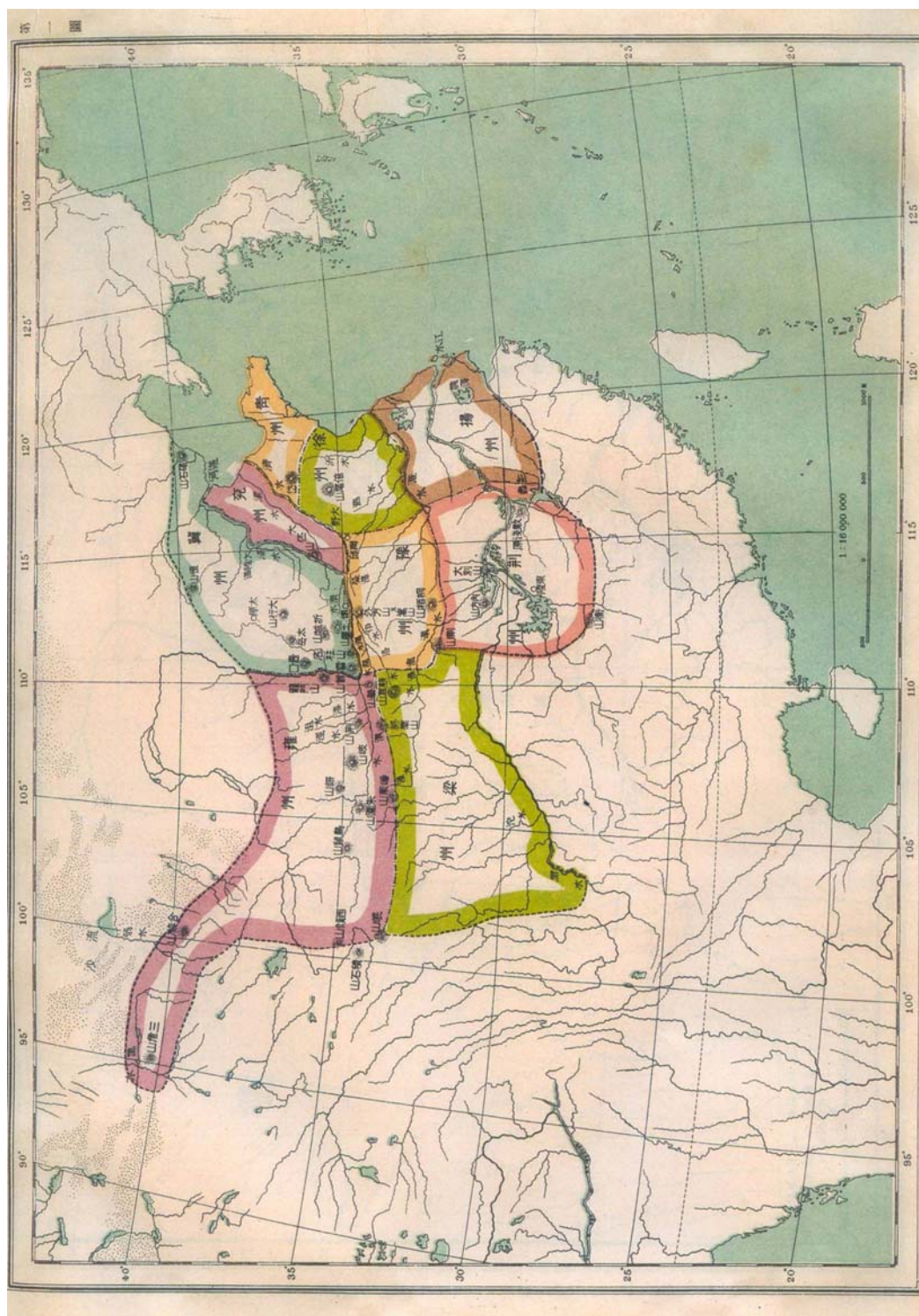
大致為今河南的大部份和湖南北部，此二省為洪棄生遊覽必經之處。

（八）梁州

大致為今四川全省及陝、甘兩省秦嶺以南地區。洪棄生並未將此州列入旅遊行程。

（九）雍州

大致為今之陝西全省、寧夏、甘肅的東部。此州亦未列入洪棄生旅遊行程。（以上參見〔圖1〕「禹貢九州圖」）



〔圖1〕 禹貢九州圖（《中國歷史地圖》，日本箭內互博士原著，和田青增補；李毓澍編譯，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洪棄生全部行程中，並不包括梁州和雍州，實際為七州，並非八州，未遊的省分有山西、遼寧、陝西、寧夏、甘肅五省。

洪棄生既然實遊七州，何以用「八州」題名，而不用「七州遊記」？據筆者研究以為，或如《彰化縣志稿》所云：「晚歲所歷八州，實為《禹貢》七州，即用《舜典》分載幽州，加入故為八州。」¹²誤將《舜典》的「幽州」分載為八州。或許「八」這個數字，在中國人而言，是個吉祥數字，且音調和諧，如世俗有「八仙」、易經有「八卦」、文學有「八大家」，取「八州」比「七州」讀之似乎較為順口。何況洪棄生旨在稱讚夏禹功在九州，雖未遊遍九州，但以「八州」代表他已經遊歷中華疆域的大部分，遊中華是為了追尋大禹別九州的足跡，具有如太史公壯遊的氣勢，藉以凸顯自己此行的特殊意涵。再者其〈南苑故宮行〉中有「我行已過八、九州，名郡多見離宮留」；¹³又〈遊華歸後偶得〉回顧所遊之地有云：「洛汭商徐到兗州」；〈拜謁夫子廟〉也有「千古人傳夫子檜，九州我見聖人家」之句，¹⁴可見他並不很嚴格使用八州或九州，「八州」只是用來概稱所遊中國地區，實不必太拘泥「八州」一定明指八州或七州。

然而洪棄生何以不用「中華遊記」、「中國遊記」或「大陸遊記」作書名？筆者以為，日治時期，在洪棄生出遊之前，臺灣士人遊中國大陸且有長篇遊記問世者，有連橫《大陸游記》、¹⁵周維金《大陸記游》¹⁶等等，為有別於前人的書名，必須避免重複。而「中華遊記」或「中國遊記」，則名稱較為泛泛通俗，以洪棄生不喜流於通俗、特立獨行的個性，自會採用具有特殊意涵的書名，以呈現此書的獨創性。

二、旅遊的動機與目的

旅遊動機是旅遊行為的原動力，它是影響旅遊行為及其心理效果的重要因素。

人的一切行為都受動機的支配。所謂動機，是指引起和維持個體的活動，並使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心理過程或是內部動力。動機的產生至少具

¹² 賴熾昌，《彰化縣志稿》，卷 10，〈人物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23。

¹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12。

¹⁴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64。

¹⁵ 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雅堂先生餘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¹⁶ 周維金，《大陸記遊》，臺北：老古出版社，1979 年。

備兩個條件：（一）需要（二）具有滿足需要的對象。當需要處於萌芽狀態，客觀上缺乏滿足需要的對象時，需要只表現為一種意願或意向。「只有需要被強化到一定的程度，在客觀上又有滿足的對象時，需要才轉化為動機。」¹⁷亦即動機產生的首要條件是需要，當此需要越來越強烈時，而確定有具體可以滿足的對象時，此種需要的想法遂轉化為動機。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大師馬斯洛(A.H.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Need-hierarchy theory)，把人類的需要依照層次高低，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等五大類。據此可以分析，其中較高層次的「社交需要」與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要」，正是使洪棄生轉化為壯遊中華動機的兩項強烈的需要，而此需要，透過前往中國大陸旅遊的活動，可以獲得滿足。洪棄生的社交需要包括尋根探祖、探親訪友、結識新朋友；自我實現的需要，則是指實現個人的理想抱負，發揮個人潛能至極限的需要。¹⁸而旅遊中國是滿足這些需要最有效的活動之一。

本節主要在於藉由旅遊動機理論的分析，探討洪棄生在日本異族統治下，內心深處的強烈需要為何？這種需要處於萌芽狀態有多久？何時候被強化而轉化為動機？而那些是具有滿足條件的需要，使他在遲暮之年必須迫切去完成？由此析論他遊中華的動機與目的。

潘耒在《徐霞客遊記》序中指出文人出遊必須具備三大條件：出塵的胸襟、閑曠的歲月 and 濟勝的肢體，其文云：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閑曠之歲月，不能搜剔幽秘；無濟勝之支（肢）體，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群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也。¹⁹

因為有開闊超出塵俗的胸襟，才能真心體會山川自然之美；有健壯的身體，才能攀絕崖，入幽谷，盡搜山川奧秘；有閒暇的歲月，才能摒棄一切外務，展開自在而有深度的旅遊。洪棄生能夠壯遊中國大陸，的確具備了以上三個條件：其一，他的胸襟開闊，可以盡情賞遊山水；其二，不再過問

¹⁷ 孫喜林、榮曉華編著，《旅遊心理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66~67。

¹⁸ 孫喜林、榮曉華編著，《旅遊心理學》，頁70~73。

¹⁹ 潘耒，〈徐霞客遊記舊序〉，《丁校本徐霞客遊記》（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頁1。

世事，有閒暇的時間，可以真正做到全心放下；其三，他出遊時雖已 57 歲，然身體狀況尚佳，因此能以半年的時間，遊遍大陸十省，無論海行、水行、陸行，大致都能勝任愉快，雖然在文中難免有流露旅人之苦，但是多能以堅定的毅力予以克服。

但是除了以上條件以外，仍需加上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做為旅費，才能出遊遠行。洪棄生晚年有詩〈近年博置田畝，擬待拙著集成，變鬻以供剞劂，特恐所作不值一文，不免詭癡符之誚也，詩以誌之〉：

吾也作詩豫買田，為口腹計謀朝饘，他日詩成待傳後，吾賣吾產刊遺編……阡陌連雲亦安用？城南二頃更爰爰，……²⁰

可知當時洪棄生有田產二頃（約兩百畝），他的晚年經濟狀況尚可。其次子洪炎秋〈設身處地為孩子〉文中曾提及，其父在逝世時留下兩棟房屋以及 14 甲良田；此外，尚有臺灣大富新竹鄭神寶、高雄陳中和以及基隆顏雲年等，均以與洪棄生往來為風雅之事，常有經濟上的資助，使他衣食無虞，²¹因此他的旅費籌措應當不成問題。

洪棄生在 30 歲以後，由於遭逢中國的憂患，可以說是在戰爭動亂中度過。清光緒 20（1894）年甲午戰敗，翌年乙未馬關條約割臺，日本殖民臺灣，又引發長達 20 年的武裝抗日之役，洪棄生身處其時其地，自然無法避免戰禍，其苦悶可知。尤其是當時日本臺灣總督府治臺的策略，為斷絕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關係，企圖使臺灣殖民地與日本合一，以日本為本國，將中國視為外國、異國，故限定臺灣人必須在兩年內決定要當清國人或日本人。²²但是長久受傳統儒家文化薰陶的中國知識份子，仍將中國視為父祖之國，在割臺初期，除了少數經濟能力許可者選擇內渡回到原鄉，如林癡仙、丘逢甲之外，而留在臺灣的知識份子，對於祖國的思念仍有增無已，出遊中國大陸是抒解思懷的方式之一。但是當時的臺灣人要到國外旅遊，並非易事，蓋以臺灣總督府為有效管理臺灣島民，

²⁰ 見「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12。

²¹ 洪炎秋，〈設身處地為孩子〉，《教育老兵談教育》（臺北：三民書局）（三民文庫 31 冊），頁 156。

²²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參考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28 卷第 2 冊（1953 年 10 月 31 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7）（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頁 496。

遂頒布各種旅券規則，尤其是對前往中國大陸的管制更為嚴苛，²³使臺灣人前往中國大陸旅遊受到很大影響。按臺灣總督府參酌日本內地「海外旅券規則」，於明治 30（1897）年頒佈府令第 2 號「外國行旅券取締規則」、明治 33（1900）年府令第 95 號「外國旅行券規則」、明治 40（1907）年府令 86 號「外國旅券規則」、明治 44（1911）年府令 13 號修改「外國旅券規則」等，藉以嚴格控制臺灣人出入境，並明確規定臺灣人島外旅行的管理準則。所謂「旅券」相當於今日的護照（passport），本是用來證明身分及保護臺灣人，但在日治時期，卻是總督府限制人民行動的憑藉，尤其為防止中國革命及反日思想，對於臺灣人前往中國大陸者，更是嚴密調查，加上高額手續費，造成臺灣人海外發展與旅遊的諸多不便。

至於海港的交通方面，日人指定淡水、鹿港等八港為四口正港以外之「特別輸入港」，暫限中國型船隻進入。²⁴明治 37（1904）年淡水港海運被基隆港超越取代。²⁵明治 42（1909）年廢止淡水與廈門、福州間航線。²⁶大正 4（1915）年淡水廢港，起點改為基隆。²⁷因此洪棄生前往中國大陸的交通路線必須從基隆乘輪船前往上海。

臺灣人當時雖然受到這些嚴格的限制，仍然不能阻止他們前往中國大陸探訪祖國的心願，他們都具備良好的經濟條件，而洪棄生在這些文人中算是最不豐裕的，他的旅費來源是長年的積蓄。在洪棄生之前，到中國大陸的讀書人，除林癡仙（朝崧）於乙未年前往避亂外，連橫於大正元（民國元、1912）年遊歷大陸，林獻堂、黃旭東於大正 2（1913）年聯袂遊大陸，林幼春亦曾於明治 36（1903）年赴大陸遊學。林癡仙、連橫、林幼春，都是洪棄生的好友，因此他的遊中華，多少受到這些朋友的影響。

洪棄生是一位傳統的中國讀書人，他博覽經、史、子、集，舉凡經濟、地理等無不廣泛涉獵，了然於胸中，對於浩瀚的中國文化，孺慕之情更

²³ 目前日本外交史料館藏有日治時期各地方政府及殖民地各府、廳送抵外務省通商局的護照發行簿，所登錄的內容包括旅券號碼、交付日期、姓名、年領、身分、種族、住所、本籍地、目的地、旅行目的等等，十分詳盡，可見日本當局對臺灣人的嚴密控制。

²⁴ 張炳楠，〈鹿港開發史〉，《臺灣文獻》第 19 卷第 1 期（1968 年 3 月 27 日），頁 9。

²⁵ 溫建華、戴寶村著，《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頁 135。

²⁶ 滬尾文教促進會淡水歷史研究室編纂，《淡水大事紀》（臺北：滬尾文教促進會淡水歷史研究室出版，1988 年 6 月），頁 61。

²⁷ 同前註，中村秀志一文，頁 237~239。

深。他與中國的文人一樣，都有喜好遊山玩水的天性，認為讀萬卷書，必行萬里路，如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蘇軾等等，他們都遊遍全國名山勝水，更結交天下賢豪才俊，所謂「胸羅天地、智周四海」，是成爲一個偉大文學家的必備條件，洪棄生亦深知此一道理。洪棄生雖然很早就有到中國大陸一遊的宿願，但是受到經濟能力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限制，使他無法隨興到外地遊歷，每有久困孤島一隅之感，覺得「久閉島上如樊籠，山水瑟瑟無歡悰」，²⁸只有祖國的秀麗山水才是他心中的佳山美水。這個潛藏的心思與願望，早在光緒 12（1886）年所作〈瓦窯村讀書記〉，即已流露出他對大陸祖國山水的嚮往，其云：

予處海外，而中原之山水，無日不往來予之胸中目中。大之若五嶽、五湖，無論已。其遠之小者若湘衡之九面，武夷之九曲，予既不得至……則此村中之樂，亦一時一隅之樂，而非予山水之樂也。然而予必待佳山水而後樂，則予又無時而樂也。²⁹

遠處山水美景既無法遊賞，只能就近先遊玩臺灣的名山勝水，其中以日月潭的靈秀最爲他所喜愛，他在大正 4（1915）年〈遊珠潭嶼放歌〉詩中極爲稱讚珠潭山水的明麗，但是最後有感而抒發他對大陸美景的嚮往，詩云：

他時若作中原行，洞庭君山不徒羨。
山靈笑我未必然，蔽海牢山今已遍。
五嶽惟應付臥遊，渺渺湖山夢中見。³⁰

可見此時他心中已逐漸醞釀旅遊中原的夢想，但是不能立刻實現，只有付之於臥遊、夢遊。又〈遊珠潭記〉一文首言「武夷九曲，仇池之慊，六六迴勝矣」，³¹雖是描寫日月潭，仍是不忘先從福建武夷山的九曲溪寫起，且相互比擬。

洪棄生於大正 9（1920）年和大正 10（1921）年分別出遊嘉義關子嶺

²⁸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

²⁹ 〈瓦窯村讀書記〉，《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235。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

³⁰ 〈遊珠潭嶼放歌〉，《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330。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

³¹ 〈遊珠潭記〉，《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215。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

，並形容關子嶺美景：「鑿山通道，洞似城門。水抱山流，橋跨溪過；梁懸若連虹，澗激若遊龍。壑深炫目，亂石槎枒；峰危壓頭，古松鱗鬣。空青畫裏，時有鶯啼；斷續林中，風來蟬語。碧山起於人面，急流挂乎雲顛。」³²描寫山景生動如現眼前，有山水、溪橋、亂石、溪澗、古松、山峰、微風，有如一幅蒼勁的古畫，更有蟬語、鶯啼點綴其中，令人陶醉。

然而遊過日月潭、關子嶺等臺灣美景後，並不能令他心中感到滿足，因為還有比臺灣更雄偉秀麗的山水，那就是中華八州。可見在他內心深處喜愛的是「佳山美水」，而祖國內地的五嶽、五湖、湘衡的九面山、武夷山的九曲溪都是他心中嚮往的名山勝水，這種心靈深處的強烈召喚，正是轉化成他計劃前往祖國旅遊的主要動機。

根據黃慧貞的研究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五十歲以上的上流階層最喜愛旅行中國，或許因為五十歲以上的人，受漢文化影響最深，對異族統治的感受愈深，旅行可使人暫時規避現實環境，沈澱紛擾心靈，又可開展視野，因此對於年歲漸長，生活感觸日益深刻的上流人士來說，具有特殊的吸引力。³³洪棄生於 57 歲垂暮之年仍堅持要遊中華，可以證明他內心充滿對於中華山水強烈懷思，確實成為他的旅遊動機。

綜上所述，可將洪棄生赴大陸旅遊的目的歸納分析如下：

（一）實現孺慕文化中國的宿願

洪棄生對於中國大陸的嚮往，基本上有三個原因：第一，就感情而言，他本是清國的子民，清國就是他的祖國，日本人殖民臺灣，雖已將近 30 年，更想親自去瞭解祖國的現況，將那股對祖國的愛與思念情懷付諸實踐，這種血緣的濃厚，文化的根源，始終懸繫著他的心緒，永遠無法割斷。第二，洪棄生對悠久的中國歷史文化，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及壯麗的山川地理，日日縈迴腦際中，促使他想親炙這塊土地。第三，大陸的山水無時無刻不在他胸中激盪，以為如能徜徉其中，實為人生一大樂事。第四、仿效太史公，萬里探禹穴，拜禹廟。

因此只要有朋友從大陸回來，洪棄生必詢問山水狀況。如光緒 24（明

³² 〈遊關嶺溫泉記〉，《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17。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

³³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社會」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稻香出版社，2006 年），頁 173~174。

治 31、1898）林癡仙從上海返臺後，洪棄生作〈林十自吳淞歸，寄問江東名勝〉詩 22 首（收錄於日治後的《披晞集》），充分流露對祖國嚮慕之情，其第 3 首云：「故山滄海水雲區，蝦菜吳鄉味更腴。聞說松江鱸膾好，可曾嘗得四鯁無？」這是嚮往江蘇的美食與松江有名的四鯁鱸魚。其第 6 首云：「客鄉舟楫遍三吳，一水江接太湖。曾否春申風月夜，乘潮一舸到姑蘇？」³⁴這是描寫江蘇太湖美景與姑蘇名勝。在 22 首詩中充滿了對江蘇古蹟名勝風景的懷想，如金陵、要離冢、專諸巷、楓橋、三泖、瓜州、揚州，都是他想去遊賞的地方，雖然他從未去過，但是卻早已從書中神遊祖國的風景了。又在〈與金陵士人話所過山水〉詩云：

我居海外蓬山間，蓬萊海淺灣復灣。有山有水無佳窟，聽風聽雨愁心顏。

聞道江鄉是佳處，煙花如海鶯啼曙。但恨違隔萬重山，騎鶴揚州無路去。

意境頻頻入夢中，非遊浙北即江東。拄杖依稀三楚月，乘流彷彿五湖風。

今日遇子中華至，山川都作枕中記。虎踞龍蟠北固亭，鶴歸鳳去南屏寺³⁵。

水竹三分月二分，君家正在江南村。丹楓遠遠秋開徑，黃葉蕭蕭晝閉門。

秣陵居士西陵客³⁶，有時苔雪為浮宅。郭外常看四明峰，剡中遙擁千溪碧。

適興即登舊酒樓，蓴羹魚膾樓上頭。苦竹城西人似水，富春江上月如鉤。

斯景竊思分一半，君憶家鄉遂三歎。尋親身帶島夷煙，作客舟居滄海岸。

座中對語各婆娑，沃洲外有漢山河。何時收入黃圖裡，鹿耳雞籠島嶼多。³⁷

³⁴ 全詩參見「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256~248。

³⁵ 作者註：「客言南屏與放鶴亭、鳳凰山皆密邇」。

³⁶ 作者註：客金陵人，寓居餘杭。

³⁷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07~308。

詩中敘說著金陵的山水古蹟，南京的北固亭、南屏寺、放鶴亭、鳳凰山，卻遠隔萬重山，慨嘆山川只能如〈枕中記〉，成爲夢中的情景。可見親睹祖國江山是他一生所要圓的夢，希望藉著旅遊的行動完成。

（二）抒發日本統治下的抑鬱之氣

日本殖民臺灣之後，洪棄生對遊歷祖國大陸的心願，更爲強烈，希望能藉此抒發累積已久的抑鬱之氣。蓋以他對日本的統治充滿怨恨與不滿，期望能離開此一非人所居之地，因此對於朋友能至大陸充滿了欣羨之情。如〈寄友人楊倬卿（雲章），時避地在廈門〉：「番卒驅過鐵馬蹄，樓臺海市爛如泥。羨君避難移家去，遙在滄波落日西。」³⁸又如〈送客歸浙〉詩云：

寄語中原樂土人，莫作海島居夷客。……我居跼促海山畔，山花山鳥紛愁亂。……鞭捉追呼過虎苛，蠶絲抽索如魚爛。年來山水益蕭條，山水斲緒如焚燒。四海五湖深鎖閉，千峰萬障空嶮嶢。乘風我欲隨君去，葛洪未備移家具。……³⁹

詩中流露被迫做海島居夷客的不滿，而欲隨君歸去。尤其是當他看到民生遭到破壞時，更是痛心疾首。〈港口望帆船〉描繪云：「港浦水遙迢，帆檣久寂寥。雲迷甄越路，岸斷廣州潮。閩船空來往，倭關阻販消。微茫煙靄外，況見海門焦⁴⁰。」⁴¹詩人面對此弊政，自然萌生遠遊到大陸的希望。

此外，在日本的嚴苛統治之下，所有文人科舉之路均已被斷絕，無法再伸展自己的抱負和理想，爲了抒發這股抑鬱之氣，多數文人到大陸旅遊，寄情於壯麗的山水，如連橫就是因此在民國元年到中國大陸旅遊3年，洪棄生也是在這種心境下計畫出遊大陸。1922年，洪棄生在上海的好友倪軼池⁴²爲他的《寄鶴齋文轡》寫序，序中有云：「先生自言此來，將遍歷中原名山大川以快勝遊，而並一滌屈、賈之厄塞。」⁴³可見洪棄生出遊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作一次暢快的勝遊祖國美景，開闊視野，一方面滌除懷

³⁸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227。

³⁹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309。

⁴⁰ 此處作者註：「俗謂港之殘者，曰焦」。

⁴¹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之《枯爛集》，頁345。

⁴² 倪承燦，字軼池，浙江鎮海人。倪氏因創辦中國環球學友會，與洪棄生相識於1918年，當時以《友聲日刊》向洪棄生邀稿，二人可謂以文會友。

⁴³ 「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倪承燦序。

才不遇以及日治下的失落感，以撫慰受傷的心靈。因此當他離開家鄉由雞籠乘大輪出海往上海時，立即感受到：「一出雞籠山，一身脫塵縛。俯仰洪渡中，天地入冥漠。」⁴⁴在遊太湖時，才覺得：「至此始盪胸襟，拓眼界焉。環湖諸山，或遠或近，或斷或續，時在雨中，湖光山嵐，真覺混茫元氣。」⁴⁵到揚州時，不禁感到：「生平渡海，雖壯觀，絕少樂趣，今行大江，情景畢會，與少年時泛舟馬尾江者又別。」⁴⁶又當他遊覽仰慕已久的岳陽樓，登上康熙末年重興的古樓，不禁感性地說：「余斯世雖不幸，余斯遊尚可一幸也。」⁴⁷這種到大陸八州遊覽時心情的歡愉快慰，時時流露在《八州遊記》之中。

（三）驗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就讀書人的學習過程而言，都是先廣泛學習，博覽群書，而後必須行萬里路。其因有二，一為書本上的知識都是別人所得，未必一定正確，必須行過萬里路加以驗證，才是真知識，此即「讀萬卷書，必行萬里路」；一為書上所學畢竟有限，必須到各地旅行，開拓視野，以增廣書本所未記載的見聞，此即「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無論讀萬卷書，或讀行萬里路，兩者都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因此也可一面讀書，一面出外旅行，二者交互進行。而當行萬里路後，必覺得自己的知識有所不足，須再讀破萬卷書，以達到學習的最高境界。

洪棄生此次遊中華，其目的之一，正是欲驗證平生所讀所學。他自青少年時期就在書房與書院就讀，準備科舉考試，因此舉凡經史子集、經濟、輿地無不廣泛涉獵，然讀萬卷書之後，若不到外地旅遊行萬里路，親臨其地觀賞，驗證書籍所記載的山川美景或古蹟文物，所讀猶如案頭文章，等於空無虛有。何況還有許多前賢大文豪可供借鏡，如古代的司馬遷、李白、杜甫、陸游、徐霞客以及近代的連雅堂，都是他取法的對象，因此到中國旅遊，是驗證所讀經史子集等萬卷書最佳的方法，一方面可驗證書上記載是否真確，亦可親自尋訪書中記載前賢名人曾遊過的山水古蹟，印證其詩文名句，一方面尋訪他心目中的佳山好水，開闊自己的視野，增加自

⁴⁴「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

⁴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

⁴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0。

⁴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7。

己的見聞，實勝過讀萬卷書。

（四）與老友會面

洪棄生的大陸好友頗多，有浙江、江蘇的倪承燦、王植師生。據倪承燦〈寄鶴齋文讐序〉云：「當余識洪先生之始，為民國戊午（1918），時余適創辦中國寰球學友會，以一紙之《友聲日刊》，妄思與海內外同志為文藝學術之商榷……而《詩讐》名集辱拜嘉惠。」⁴⁸足見其彼此相識，乃為相互切磋詩文，洪棄生且入會為社友，後「寰球學友會」因故停辦，王植⁴⁹再度成立「薄海同文會」，洪棄生依然加入，道義可風，贏得倪氏師生的尊敬，視為神交。王植亦以洪棄生詩文最為豪氣，心儀其人，因獲訂忘年交，引以為幸。⁵⁰還有湖北漢口的盛蓼庵、濟南盛北溟等等。此外，尚有他仰慕的高僧太虛法師，在臺灣時因故未見面，蓋以大正 6（民國 6、1917）年太虛曾到彰化曇華堂說法，並到臺中開靈山大會，洪棄生因故未前去，乃去函並贈所著《寄鶴齋詩讐》，太虛也回贈他兩篇文章及一本《昧盦詩錄》，洪棄生乃再度寄信與贈書，邀請至鹿港說法，太師不僅回信，更有和律詩兩首，洪棄生在〈贈甬東太虛上人序〉中對太虛欣賞其詩，並介紹其詩於中華碩儒，十分感念其相知之情，因此期待到大陸能親自致向他致意。⁵¹因此大陸之遊，正好可以與相交已久而未謀面的諸位好友見面。而他的恩師羅大佑（穀臣）當年拔擢其為「府案首」第一名，惜未及報恩即因病去世，因此常心存感念，而其師設籍江西德化（即今九江），正可藉大陸之遊前去尋訪其後人。

（五）實現個人心願

光緒 15（1889）年洪棄生錄取秀才之後，曾陸續到福建參加舉人鄉試，回憶起當時情景，寫有〈憶昔日航海感賦〉云：「是時人物樂昇平，未料滄桑有翻瀾。胸中私願冀一遂，要當騎鶴上長安。」⁵²此詩收錄在《枯爛集》中，所云「胸中私願冀一遂，要當騎鶴上長安」，這是何等的壯志雄心，也是他一生的心願。因此，他計劃到大陸旅遊，未嘗不是他的人生

⁴⁸「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倪承燦序，頁 1。

⁴⁹王植，字澹然、江蘇丹徒人。與其師倪承燦創辦「中國寰球學友會」。

⁵⁰「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王植序，頁 1。

⁵¹參見程玉鳳，《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178~181。

⁵²「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307。

規劃，從年輕時的嚮往，到動機的萌芽，到終於實際踏上祖國土地，親睹祖國壯麗的山水，這個理想貫徹其一生，如能透過此次旅遊，澈底執行，等於是實現他一生的理想與心願，因此其胸懷壯志可與太史公相媲美。

綜合以上動機與目的的分析，可以看出洪棄生因為要滿足強烈的需要，而大陸之行正具備滿足其需要的條件，由此產生旅遊大陸的動機，進而努力實踐成行達成目的。

第二節 旅遊行程與景點設計

當旅遊的動機充分形成以後，此時已經確定旅遊的地區是中國大陸，出遊的行動定案，為了圓滿達成此行的目的，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就非常重要，舉凡對於行程的路線、景點的選擇、交通工具、食宿問題、經費籌措、時間分配等等事項，都必須經過詳細的設計規劃才可。所謂：「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即是指事前的計畫準備，才能達成預期目標，所以旅遊行程與景點的設計是非常重要的。從洪棄生的遊覽路線以及景點，可以看出他對設計的思慮十分周密。至於他的行程是如何設計的？以下將詳細敘述。

一、行程的設計

洪棄生出遊中華啓程的時間是壬戌年七月十五日，即大正 11（民國 11、1922）年 9 月 16 日，此時的中國政局仍是軍閥政治時期。這年 4 月間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奉系張作霖戰敗，退居東北關外，北京政府由直系曹錕、吳佩孚控制，蘇、浙、豫、贛各省都是直系軍閥的勢力範圍，此時華中、華北、江南暫時太平無戰事；南方則因陳炯明叛變，與孫中山的北伐軍發生激戰於閩粵，當時的局勢，必然影響到洪棄生旅遊的行程設計，那就是避開戰爭之地。

洪棄生〈登會稽山拜禹王廟上謁禹陵觀窆亭訪菲亭再遊禹王寺探禹穴轉出坊至山庭讀响嘯碑三十韻〉詩中有云：「萬里探禹穴，願追太史公。不信年遲暮，始到會稽中。」因此，太史公的旅遊路線，可能是洪棄生設計的雛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曾提及遊大陸的路線云：「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於齊、魯之都，觀孔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鄆、薛、彭城，過梁

、楚以歸。」⁵³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向東南出武關，經河南南部的南陽，南渡漢水，越過長江，經湖北省的湘樊、荊州，抵達湖南省的汨羅，探訪屈原的故鄉，再到長沙憑弔西漢名政論家賈誼被貶謫的長沙。而後再前往史書所載舜帝陵所在的九嶷山探查考證，北行至江西考察「禹疏九江」的傳說，繼續向東北行，至浙江會稽山，考證夏禹和越王句踐的事蹟。到江南的蘇州眺望范蠡辭官遠遊的五湖，在淮陰、徐州楚漢相爭一帶地區，探訪韓信、劉邦、蕭何、荊軻、曹參、樊噲和夏侯嬰等人的故居；在山東曲阜拜訪孔子家鄉參觀廟堂文物，駐足徘徊最久，最後才經河南的開封、洛陽，西返長安，走遍 9 省地區。洪棄生的遊覽大陸，可能先參考太史公過的路線和景點，但區域又比太史公廣。

除受司馬遷影響外，洪棄生還受到幾個基本因素與原則的影響：

1. 大陸好友的建議

在《八州遊記》中遊上海時曾記云：「初在臺灣決計作萬里遊，乃詢上海諸友，自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北路程無知者，然不可中止。」⁵⁴其上海好友有倪軼池、王植，雖然他們對路程並不很清楚，但是在旅遊前如何設計行程，請教友人相關旅遊資訊，這是出遊前的基本功課。

2. 參考曾遊大陸友人所述可遊的景點

洪棄生到大陸遊覽，除了動機受到好友影響外，在行程設計時，亦受到他們的影響，如前曾提及林癡仙自大陸歸來，洪棄生作〈林十自吳淞歸，寄問江東名勝〉22 首以及〈與金陵人話所過山水〉，詩中所提到的景點，都是他所嚮往之地。還有《八州遊記》中提及三十年前臺灣會試之士，佇足上海者，率往愚園、張園、徐園舒眺者，都可以證明頗受朋友的影響。至於連橫《大陸游記》更是他參考的主要對象者，蓋以其在遊記〈凡例〉最後一條有特別提及：「是記須與連君雅堂之撰參看，蓋自滎澤以北，榆關以東，遊者所不及，記中所未備，取而參稽，則中華大勢瞭然矣。」按其所指乃連橫《大陸游記》，連橫所走的路線是從雞籠到日本神戶，再到上海，經杭州、南京、上海、蘇州、揚州、浙江、山東鄒縣，河北的天津、北京、張家口，返北京再到湖北的武漢、江西的九江、上海、吉林，

⁵³ 參考韓兆琦，《史記選注》（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頁 1169。

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

再到北京，由北京回上海，由上海返臺南。所遊共有七省，就所遊地區而言，其中吉林省為洪棄生所未遊，故云「記中所未備」，不過洪棄生比連橫多遊覽河南、湖南、福建三個省分，而就所遊的景點而言，洪棄生與連橫大致相似，因此洪棄生認為可參考連橫《大陸游記》閱讀，如此則可瞭解整個中華的大致形勢。凡此均可以證明他有許多旅遊資訊都來自他的朋友。

3.個人所嚮往的景點

洪棄生由於常讀古人的旅遊詩文作品與相關景點的書籍，因此有其個人所嚮往的景點，山水如太湖、廬山、鄱陽湖；古典園林如留園、西園、拙政園，其云：「讀梅村詩，慕拙政園久矣。」⁵⁵還有文人故居如范成大的石湖、蘇子美的滄浪亭，或名人遊跡如吳梅村遊太湖、蘇東坡的遊西山；古代建築如明故宮、明孝陵、關林；宗教文化遺址如龍門石窟；歷史事件遺址如雨花臺，都是他心中所嚮往的地點。

4、交通方便的景點

交通工具是否方便實是他設計行程景點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觀《八州遊記》中所遊的景點，陸行必選擇有鐵路到達之處，水行則沿長江而行，離鐵路、長江遠者則不至，海行則可搭火輪船過臺灣海峽、東海、黃海、渤海，迨抵達各大站之後，再利用各地的交通工具前往各景點。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曾略述洪棄生的遊覽路線：

由臺而滬，而蘇，而揚，再由南京西上，而皖，而贛，而鄱陽湖、廬山，由贛而武漢，而岳州、洞庭湖；再北上而洛陽，而開封；東去徐州，而魯，由魯而北上津京，而居庸關八達嶺，再折返遵海而南，由杭州而上會稽，深禹穴鏡湖，再沿海而至福州。⁵⁶

據以上所述，乃由臺灣到江蘇省上海，再到蘇州、揚州、南京，而後南下安徽，到江西的鄱陽湖、廬山，再往北至湖北武漢三鎮，往南至湖南岳陽及洞庭湖，而後返回湖北，北上河南洛陽、開封，再往東至蘇北徐州，往北向山東，河北的天津、北平，登上居庸關、八達嶺，再返回天津，乘船經渤海、黃海至上海，再至杭州會稽、禹穴、鏡湖，然後返回上海，沿海

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

⁵⁶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臺北：廣東出版社，1970年），頁196。

線至福州，可略知其路線。

洪棄生〈李氏半園記〉中亦述及他到漢口的遊覽路線云：

乃於今年（壬戌）之半，出臺灣、渡重洋而橫航吳淞，遠望雲山傲詭，波濤恢洪，則涉東海者半，涉黃海者亦半。……由婁江而北江、中江，西溯揚子大江，過天門而皖江、贛江、赤壁、鄂江，因而達巴陵，下巴江，則涉長江者過半，其間泛太湖、宿東山，攬鄱陽湖、宿廬山，浮洞庭湖、沿君山，則涉五湖又過半。於是行徑半妥，小住於漢江，絕漢水，泛漢陽月湖。⁵⁷

文中述及從臺灣海行乘輪船經東海、黃海至江蘇吳淞，又水行沿長江，經過安徽、江西、湖北，到達各名山名湖，惟只述海線與水行路線，並未提及鐵路路線。茲根據《八州遊記》內容及以上所引二文，簡述其所經省份路線如下：

臺灣→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湖北→河南→江蘇北部→山東→河北→（渤海→黃海→東海）→江蘇→浙江→江蘇→（東海）→福建→（臺灣海峽）→臺灣

而其重要景點之間的交通工具為：

- 1.臺中至雞籠→火車（陸行）
- 2.雞籠至上海→洋船（海行）
- 3.上海至蘇州→火車（滬寧鐵路）
- 4.蘇州至上海→火車（滬寧鐵路）
- 5.上海至鎮江→火車（滬寧鐵路）
- 6.鎮江至揚州→小火輪（水行長江）
- 7.揚州至鎮江→小火輪（水行長江）
- 8.鎮江至南京下關→火車（滬寧鐵路）
- 9.下關至浦口至安徽→大利輪舟（水行長江）
- 10.安徽至江西九江→大利輪舟（水行長江）
- 11.江西九江至湖北漢口→江孚大船（水行長江）
- 12.湖北漢口至漢陽→舟渡漢水

⁵⁷ 見「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233。

- 13.漢陽至漢口→舟渡漢水
- 14.漢口至武昌→火舟渡大江
- 15.武昌至漢口→火舟渡大江
- 16.漢口至武昌→火舟渡大江
- 17.武昌至湖南岳陽→火車（粵漢鐵路）
- 18.岳陽返漢口→輪舟（水行長江）
- 19.漢口至河南鄭州→火車（京漢鐵路）
- 20.鄭州往洛陽、澠池、硤石鎮、函谷關、潼關→火車（隴海鐵路）
- 21.洛陽往鄭州、開封→火車（隴海鐵路）
- 22.開封往蘇北徐州→火車（隴海鐵路）
- 23.徐州至河北天津→火車（津浦鐵路）
- 24.天津至北京→火車（北寧鐵路）
- 25.北京至居庸關、八達嶺、→火車（京綏鐵路）
- 26.八達嶺至居庸關、北京→火車（京綏鐵路）
- 27.北京至天津→火車（北寧鐵路）
- 28.天津至唐沽、大沽口→順天號船（海行）→經渤海、黃海至上海
- 29.上海至杭州→鐵路（滬杭鐵路）
- 30.杭州至紹興→舟船
- 31.紹興→杭州→舟船
- 32.杭州返上海→鐵路（滬杭鐵路）
- 33.上海經東海、舟山群島至福建省福州→火舟（海線）
- 34.福州返臺灣→海線（小火輪）

由以上所列交通路線與工具，可知洪棄生此行程及交通工具轉換約有 34 次之多，交通工具則依情況不同交替進行，此尚不包括各景點之間的交通工具，其旅程的繁複辛勞於此可見。（參見〔圖 2〕洪棄生壯遊中華路線圖）



〔圖 2〕 洪棄生壯遊中華路線圖 (郭雅萍製作)

二、重要景點略述

洪棄生在遊記中所描寫的景點有三種，一為親自遊覽登臨之地，一為鐵路、長江沿路經過之地，一為景點附近之介紹。以下根據《八州遊記》將實際遊覽的地點略作敘述，可大致瞭解其旅程的重要景點。

(一) 華中：江蘇、安徽、江西

1. 江蘇

洪棄生對山水的品味很高，因此他所遊覽的景點必屬清麗典雅而不俗，山水必奇秀或山勢奇險。以江蘇而言，上海是臺灣一般文人到大陸的第一站，也是必遊之地，但是在洪棄生眼中卻是個充滿奇詭之物，淫靡成風又惡濁之地，一般人所喜遊的哈同花園、黃浦灘，他卻視為「彌繁彌俗」，即使是大舞臺各劇場，也俗不可耐，因此絕不前往，由此可見他的個性。因此他到上海後，即搭乘滬寧鐵路直往蘇州閶門，先到著名林園留園和西園賞玩，園中景觀雅致，這才是他所謂的「清遊之地」。至於附近的寒山寺、楓橋，則是張繼〈楓橋夜泊〉吟頌之地，詩人韋應物曾宿於此寺，並有王漁洋題詩及鐫清高宗之詩。因此有凡名人、詩人詠詩題詩遊賞之地，都是他選定景點的條件之一。

虎邱是遊寒山寺必遊之地，有李鴻章、張之洞等名人祠，附近頗多遺跡可尋。虎邱塔為隋文帝所建，相傳有吳王闔閭墓，登虎邱塔可遠望太湖附近之群山。北寺塔則是孫權母捨宅所建，亦為古蹟。

太湖山水奇秀，令洪棄生胸襟蕩然，覺混茫元氣，他覺得湖中的東洞庭湖山有如入福建武夷山九曲之一曲，景緻勝過西子湖，西洞庭湖山更有詩人陸魯望、皮日休、吳梅村、汪鈍庵的紀遊詩，可增添遊覽趣味。尤其燈下聽雨於太湖中，品嚐洞庭酒享魚產佳餚，不禁有「宛乎昂頭天外」之快。其他如遊石湖，探訪文人范成大故跡、蘇州城中蘇子美滄浪亭以及有六百年歷史的古蹟獅子林、吳梅村詩所吟詠的拙政園，都是他嚮往賞遊的景點。

鎮江的「兩隄楊柳，一水芙蓉，名山西峙，大江東流」，⁵⁸足可令他眼界一新，襟懷頓豁。洪棄生由鎮江渡江，乃是為了去揚州、蜀岡、平山堂，揚州素有「瘦西湖」之稱，勝景頗多，有徐園、史公祠、法海寺、法靜

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8、19。

寺可遊。蜀岡爲遊觀之所，歐陽修在其上建平山堂，頗有偉觀，又有晁無咎、秦少游諸名士之文采輝映增勝，且附近林樹蒼蒼，洪棄生視爲佳景勝地。回鎮江後遊金山、焦山，均爲他認爲的佳山水，至於北固山因上有甘露寺，傳聞爲劉備相親娶孫權妹孫尚香處，亦不能免俗前往一遊。

帝王舊都之勝蹟，以南京爲最多，洪棄生遊玄武湖、三臺洞、燕子磯、夫子廟、雨花臺，尤其明故宮、明孝陵更是令他興感慨古今興亡之地，至於具文學典故的謝公墩、半山寺、桃葉渡口、秦淮溪、隨園、烏衣巷、莫愁湖，都是洪棄生亟欲一遊之地。

2. 安徽

洪棄生遊畢南京城後，即改由長江水路往安徽，沿路經過采石磯，爲絕好遊觀之地，是詩人李白乘月著袍的「太白樓」、「捉月亭」，更是兵家必爭之地。當塗的東西梁山，又稱峨嵋山，此爲李白曾過之地。舟在江上一白無際，如在太湖，斜陽相映，景致更美。蕪湖的夜景，大江茫茫，人煙杳杳，沿長江又經貴池、安慶，洪棄生均在舟中欣賞風景，未曾登岸，但仍可令他回想這些重要景點或附近鄉鎮的相關文人典故與歷史事件，而生思古之幽情。

3. 江西

船行進入江西省，洪棄生即明指出：「自過采石磯後，所凝神盼者，馬當、小姑也，江山之妙，亦莫若此二地。」⁵⁹可見此二景在他心中的地位，其以馬當山複疊雄峻，以風送滕王閣始著名，而其所謂小姑實爲小孤山，乃洪棄生以其嫵媚如佳人，故如此描寫。

江西省最令他醉心的風景就是廬山，他認爲足可與五嶽相比，故云：「余來江西，即爲廬山也。」⁶⁰因此他到江西只遊廬山一地，故暢遊廬山各地美景，至含鄱口望鄱陽湖，遊黃龍潭、賞三疊泉、五老峰、香爐峰瀑布，尤以香爐峰瀑布因李白「飛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而聞名。遊記中對廬山每一景點之描寫極爲詳盡動人，如參讀《八州詩草》中的〈遊廬山十五首〉，更見其美。

（二）華南：湖北、湖南

⁵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0~61。

⁶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3。

1. 湖北

遊畢廬山後回九江，沿長江轉往湖北省，湖北有許多古蹟以及與文人典故、三國史事相關的景點，如沿長江可經過張志和作漁歌之西塞山，蘇軾謫黃州（今黃岡）附近有其遊西山所建置的九曲亭，蘇轍寫有〈九曲亭記〉。還有黃岡山下的東坡，是蘇軾自號東坡之處，而與蘇軾同時貶謫黃州的張夢得，建亭於附近的赤壁江上，蘇軾命名快哉亭，蘇轍作有〈快哉亭記〉。黃岡赤壁，是為蘇軾兩遊赤壁，賦前後〈赤壁賦〉之地，此皆文人雅事，然洪棄生並未親自登臨其上。湖北之行，主要是至漢口會盛蓼菴等老友，順道遊漢陽歸元寺，以及武昌之黃鶴樓，有文人崔顥題詩樓、太白樓、駕鶴仙亭等，又可在江中望鸚鵡州的晴川閣。而後再到漢口古德寺與太虛法師相會。

2. 湖南

湖南岳陽的洞庭湖與岳陽樓為洪棄生嚮往之地，岳陽樓因范仲淹〈岳陽樓記〉而聞名，杜甫曾登岳陽樓，入洞庭湖宿青草湖，岳陽城北有小喬墓、魯肅墓等古蹟，洪棄生亦順道瞻仰，故登岳陽樓、遊洞庭湖、弔古蹟，得盡賞遊之樂。

（三）華北：河南、蘇北徐州、山東、河北

1. 河南

出岳陽城改走水陸，乘輪舟行長江，經嘉魚赤壁返漢口，乘京漢鐵路前往河南。河南為古中原地，古蹟名勝甚多，也是洪棄生感慨最多的地區，此地古蹟兼有關係興亡與帝王舊都勝蹟，至鄭州尋訪夫子廟、鄭子產遺愛坊，洛陽有紀念關羽的關林，有伊闕龍門山的龍門石窟，為有名的佛教古蹟，有萬佛山之稱。杜甫曾先後遊龍門山的奉先寺、龍門驛，而龍門山對面的香山，因白居易建香山寺而聞名，李白曾夜宿此地並作詩為紀，凡此皆有文人遊跡。遊洛陽後往西，因兵氛不敢入山西潼關，乃折返洛陽往開封，開封的歷史古蹟有開封古城、相國寺、宋汴宮、鐵塔，以及囚禁宋徽欽二宗之青城，可供洪棄生憑弔。遊畢仍乘隴海鐵路東往江蘇北部的徐州。

2. 蘇北

江蘇省的徐州城，為津浦鐵路與隴海鐵路交會處，為前往山東河北必經之地。徐州古蹟有快哉亭、黃樓，皆為蘇東坡遺跡，且作詩頗多，還有

紀念關盼盼的燕子樓，白樂天、蘇東坡曾在此作詩填詞，在徐州城外順道憑弔范增冢，遠望雲龍山項羽的戲馬臺。遊畢徐州，改乘津浦鐵路前往山東。

3.山東

山東有幾個大景點為洪棄生必遊，古蹟有孔子陵廟，因為孔子是他心中最崇敬的人物，其路線為先至孔林的孔夫子墓，再至曲阜闕里拜謁孔廟。出孔廟後直達濟南，與辦〈民報〉的好友盛北溟會面，而後遊大明湖、歷下亭、登歷山、遊趵突泉、珍珠泉、金綫泉、閔子祠、閔子墓，而後南下，折回泰安，遊岱廟。登泰山為遊山東的重要行程，至玉皇頂的觀日峰，體驗「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壯觀，下泰山後返泰安，第二天至濟南車站乘車往河北。

4.河北

北京為皇城重地，頗多可遊觀之處，乃先至天壇、先農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蠶壇、社稷壇、清太廟，再至紫禁城，遊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文華殿、文淵閣、武英殿等等，洪棄生均有細緻的描寫其建築典制與結構，流露對清朝懷念之情；另有北海、中海、南海，其中宮觀，幾可累月遊之不盡。往北的居庸關為京師八景之一，號稱「居庸擁翠」，其遊居庸乃為關險，並非為了觀景物，再登八達嶺，皆可滿足洪棄生好奇好險的性格。返京城後，重訪天壇、地壇、日月壇、雍和宮。遊畢北京後，乘火車至天津，登順天號返江蘇上海。

（四）華南：江蘇、浙江、福建

1.浙江

由河北返江蘇上海後，先乘滬杭鐵路至浙江杭州遊覽勝地西湖，可憑弔附近蘇小小墓、岳飛墳、岳王廟，尋訪靈隱寺及李白、蘇軾所遊三天竺山、飛來峰，再遊西湖十景：蘇堤春曉、曲院風荷、花港觀魚、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鐘、斷橋殘雪、柳浪聞鶯、平湖秋月、雙峰插雲。遊吳山，登高遠眺，可以傲視秦皇、漢武。再渡錢塘江到會稽可瞻仰禹陵山、禹王廟、大禹寺、探禹穴、禹陵坊，此亦為司馬遷所遊之處。紹興府城可體會蘭亭曲觴流水之趣，曹娥江上游有王子猷訪戴安道之路。返西湖後，再北至嘉興府，有鴛鴦湖、煙雨樓，此為詩人吳梅村、朱竹垞寫詩及清高宗三遊之地。

2.江蘇

出嘉興府後先返上海，再至松江，松江府是遊江南最後一站，亦是 he 行程中嚮往的風景，此地有三國六朝之古蹟，有三泖九峰山水之勝，前輩文人頗多有詩、賦、記之描寫，景致甚為幽美。九峰的天馬山相傳為干將鑄劍處，山中有圓智寺，寺中有晉陸機、陸雲兄弟讀書草堂。還有松江府所產四腮鱸魚，更可親至品嚐其美味。

2.福建

遊松江府後，再返回上海，由上海至福建，準備回臺。福州的虎門、長門天險、鼓山、羅星塔、馬尾船廠、釣龍臺訪古、泉州洛陽橋，皆是昔日參加鄉試曾遊之地，此次重遊，乃以輕鬆的心情，回憶昔日參加考試的甘苦。

以上為洪棄生所遊華中、華北、華南各地區重要景點，多達百餘處，十分可觀，而其行程實以上海為據點。（參見〔表 2〕洪棄生遊中華路線表）

〔表 2〕 洪棄生遊中華路線表

陰曆	陽曆	出發地點	交通工具	經過地點及景點	陪遊人物	備註
壬戌 7/15	民國 11 年 (1922)9/ 6	彰化鹿港	輕便車		棧楸(次 子洪標)	
7/16	9/7	臺中	火車	葫蘆墩、大甲溪 橋、后里莊、大安 溪橋、苗栗舊縣、 後瀧、中港、香山、 新竹、楊梅壠、中 壠、桃子園、鷹哥 石、枋橋、台北	棧楸	宿臺北旅館
7/17 7/18	9/8 9/9	台北	火車	北投溫泉、草山	棧楸	遊草山洗溫 泉、匯兌旅 費。7年前曾 來遊台北。
7/19	9/10	台北	火車	錫口、南港、水返 腳村、五堵、七堵、 八堵村、雞籠、陋 園	棧楸	入夜大風 雨，宿顏雲 年陋園避風 雨。7/20 風 雨瀟瀟。
7/21	9/12	雞籠	乘小輪上大 船出海	航行往上海途中	棧楸	風止雨晴， 上午 11 時展 輪往上海。
7/22	9/13		抵吳淞口後 附小輪過吳 淞鎮	揚子江口、(江蘇) 吳淞口、吳淞鎮、 上海、新開河	棧楸	午後 2 時抵 揚子口。 7/22~8/4 停 上海，未遊 劇場。託上 海王澹然代 料理印刷文 集《寄鶴齋 文贊》。計畫 先遊姑蘇。
8/5	9/25	上海北站	快車、僱轎	寶山、崑山、蘇州、 閶門、留園、西園 寒山寺、虎丘、北 寺塔	三人	
8/6	9/26	蘇州閶門	馬車、舟帆	胥門江邊、太湖、 東洞庭山	原偕遊三 人、因路	聽雨太湖

					遠返上海	
8/7	9/27	東洞庭山	筍輿	莫釐山、西洞庭湖 山、橫涇、石湖、 橫塘、蘇州閶門		
8/8	9/28	蘇州	坐車	蘇州城、滄浪亭、 獅子林、拙政園、 角里村、上海		雨。夜由太湖返上海後，料理買書。託王植代匯兌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銀券。
8/9~8/13	9/29~10/3					8/9、8/10 大雨。8/11 不晴，梭楸病起；12 日小晴，棄生病，13 日，棄生強起。
8/17	10/7	上海	火車(滬寧鐵路)	上海、崑山、蘇州、 滄墅關、望亭、無 錫、慧山、橫林、 常州、奔牛、呂城、 丹陽、鎮江、西門		宿鎮江西門旅館
8/18	10/8	鎮江	小火輪、洋式腕車	金山、瓜州、揚州 鈔關、徐園、瘦西 湖、史公寺、蕭孝 子寺、湖心律寺、 小金山、法海寺、 法淨寺、蜀岡、平 山堂、揚州橋		宿揚州廣陵旅館
8/19	10/9	揚州城(江都)	火船	東嶽關、藩釐觀、 萬壽宮、曾文公 祠、揚州勝景。出 揚州鈔關、鎮江。 下午遊金山、郭璞 墓、中泠亭、金山 寺	郡人徐君、歐君、梭楸遊金山	回鎮江大關旅館
8/20	10/10	金山寺	救生船	焦山、定慧寺、碧 桃灣、北固山、甘 露寺、竹林寺		郡人梁鴻卓借救生船
8/21	10/11	鎮江車站	火車(滬寧鐵路)、馬車	高資、下蜀、南京 下關、儀鳳門、雞		

				鳴寺、玄武湖		
8/22	10/12	下關	蓬舟	三台洞、燕子磯、下關		宿下關旅館，聽南曲。
8/23	10/13	下關		南京城儀鳳門、夫子廟、雨花臺、梅岡		移入中正街旅館
8/24	10/14	南京	馬車	明故宮、明孝陵、紫雲洞、靈谷寺、朝陽門		
8/25	10/15	水西門	馬車	莫愁湖、橫塘、勝碁樓、清涼山、九華山、九華寺、掃葉樓、石頭城、小倉山隨園		宿下關天興旅館，準備明日渡江入安徽
8/26	10/16	下關	大利輪舟	浦口。(安徽)烏江、牛渚江、采石磯、當塗、蕪湖、魯港、狄港、銅陵、大通		
8/27	10/17	大通	大利輪舟、划子舟	貴池、樅陽、安慶、烏石磯、華陽鎮。(江西)馬當山、彭澤、小孤山、湖口、石鐘山、九江		宿九江大安旅館
8/28	10/18	九江	划子舟	登龜開河石橋、甘棠湖、煙水亭、九江城、南門、能仁寺、西門街、湓浦	棧楸	
8/29	10/19	九江	腕車、摩托車、籐輿	廬山、牯牛嶺、御碑亭、佛手巖、天池寺、文殊臺、黃龍潭	棧楸	10 時上廬山，午 2 時入宿大觀樓旅館。
9/1	10/20	廬山	轎	牯嶺、蘆林、含鄱口、鄱陽湖、黃龍寺、牯嶺	棧楸	3 時 30 分返牯嶺大觀樓。
9/2	10/21	牯嶺衝(街)	轎	三疊泉、五老峰、	棧楸	
9/3	10/22	牯嶺西南	轎	蘆林、含鄱口、歡喜崖、息肩亭、棲賢寺、玉淵潭、萬杉寺、白鹿洞、秀峰寺	棧楸	秀峰寺住持能識奇鶴齋詩，棄生贈《奇鶴齋詩贊》，彼亦贈棄生《廬山志》，後以卷帙

						太人歸還之。
9/4	10/23			計遊西林寺、東林寺		驟雨未成行
9/5	10/24	牯嶺	轎、電汽車、腕車、車	竹林寺、蓮花洞、新壩、九華門、鎮江樓、塔忠武祠	棧楸	雨不止，接盛蓼庵函、速到漢口，乃託寓館館主訪羅穀臣後人。
9/7 (9/6夜)	10/26	九江大安旅館	江孚大船	九江、馬頭鎮。(湖北)武穴、田家鎮、黃陂口、蘄春縣、西塞山、大冶、黃石港、古武昌(今鄂城)、樊口、黃州城(今黃岡)、赤壁山、漢口	棧楸	凌晨 4 時啓行，夜 12 點至漢口。漢上諸文士自 10 點來候，10 時回。宿江邊洪益巷迎賓旅館。
9/8	10/27	漢口	腕車、馬車	漢口武漢報館、	棧楸	至武漢報館訪盛蓼庵
9/9	10/28	漢口	舟	半園(仙源里)、漢水、漢陽明月湖、大別山、梅子山、歸元寺、漢水	盛、朱二君同遊李仲青半園，李仲青弟、三位老諸生相迎共六人	改宿萃仁旅館，李仲青以英國酒、天津製五加皮、玫瑰、高粱酒、鱖魚、肥蟹招待。下午渡漢水，遊明月湖，遊畢渡漢水，盛朱二人邀入杏花樓，江拙宜、王定郊、鄒碧痕至作陪。
9/10	10/29	漢口	火舟	武昌、黃鶴樓、鸚鵡洲晴川閣、漢口		劉仲瀕來相見。
9/11	10/30	漢口			諸友過從	棧楸生病，洪棄生爲下藥方。與諸友約明日遊漢北諸寺，觀佛會，晤

						釋太虛。
9/12	10/31	漢口		古德寺、金沙寺	盛蓼庵、黃谷安、陳材傑	太虛和尚因病未見面，由黃谷安以素宴招待。
9/13	11/1	漢口	舟、火車	漢口、武昌、洪山、墩子湖、行宮、鯁魚套、咸寧、汀泗橋、浦圻。(湖南)洋樓司、路口舖、雲溪、臨鄉縣、岳州焉家冲車站	任梅華	棧楸留漢口。魏君、任君陪散步候火車。4時20分至岳州，宿三元旅館。
9/14	11/2	岳州城	輪舟	岳陽樓、洞庭湖、二喬墓、魯肅墓、南門江、城陵磯、(湖北)嘉魚、新堤、赤壁、鸚鵡州、漢陽		下午6時登舟返漢口
9/15	11/3	漢陽	輪舟	漢口		大嘆遊亦苦
9/16	11/4	京漢路車站	馬車、火車	諶家磯、灑口、祁家灣	棧楸	因與送行諸君聊天，過車站賣票時間，盛蓼庵、任梅華、袁定郊、為擇旅館等候。吳文宰、鄒古予來，夜江拙宜亦來送行。11時開車。
9/17	11/5	三汜埠	特別快車	孝感、陸家山、楊家寨。(河南)武勝關、新店、李家寨、信陽、彭家灣、長臺關、三官廟、李新店、新安店、確山、馬莊、遂平、焦莊、西平、臨潁、許州、新鄭、謝莊、鄭州。	棧楸	自16日夜半至今日，歷21小時，為長途之最困。
9/18	11/6	鄭州	腕車	西成門、開元寺、	棧楸	

				夫子廟、循良祠、子產遺愛坊、鄭州城、東、西、北門		
9/19	1/7	鄭州車站	火車	鐵爐、滎陽、汜水、虎牢關、鞏縣、黑石關、偃師、嵩山、義井舖、洛陽	棧楸	午前 3 點大風，是日霜降，5 點起然燭待旦。至鄆師縣無旅館，返車站往洛陽。
9/20	11/8	洛陽	馬車、洋式腕車	仁惠橋、洛陽橋、關林、龍門鎮、龍門山、香山	棧楸	
9/21	11/9	洛陽	車	洛陽東門、安國寺、周公廟、西門、東門	棧楸	
9/22	11/10	洛陽東站	隴海鐵路	洛陽(新安、黽池、硤石、陝縣、閩鄉)義井舖、偃師、黑石關、鞏縣、滎陽、鄭州、中牟、韓莊、開封	棧楸	
9/23	11/11	開封	腕車	開封南門、相國寺、故汴宮、北門、鐵塔、佑國寺、東門(古夷門)、禹王臺、青城	棧楸	開封 1 日遊。
9/24	11/12	開封城外車站	隴海鐵路	開封、興隆、內黃、野雞岡、柳河、喬丘、劉隄圈。(江蘇)楊集、碭山、黃口、銅山、徐州津浦車站	棧楸	
9/25	11/13	徐州車站	乘津浦鐵路火車	徐州城、夫子廟、快哉亭、黃樓、燕子樓、南門、雲龍山、戲馬臺山	棧楸	徐州旅館
9/26	11/14	徐州車站	津浦鐵路火車、馬車	茅村、柳泉、利國驛。(山東)、微山湖、韓莊、臨城、滕縣、鄒縣、兗州、姚村、孔林、曲阜	棧楸	宿曲阜
9/27	11/15	曲阜	馬車	闕里孔廟、姚村、	棧楸	

				吳村、泰安、界首、萬德、張夏、濟南		
9/28	11/16	濟南		濟南西門外旅館	棧楸	盛北溟至旅館
9/29	11/17	濟南西門外	腕車	濟南、北門、大明湖、歷下亭	盛北溟、黃公南	盛氏陪湖邊酒樓夜飲，並供帳、供褥。
9/30	11/18	濟南	乘車	南門、演武廳、廣智廠、歷山、趵突泉、金綫泉、五龍潭	盛北溟	
10/1	11/19	歷城西門		在歷城西門外寓館撰日記		縫人攜羔裘，備明日登泰山。
10/2	11/20	濟南	火車、腕車	濟南、黨家莊、固山、萬德、泰安、岱廟	敖徠老人	宿泰安西關外旅館
10/3	11/21	濟南西門外	兜子轎	北門外、奈何橋、三皇廟、玉皇閣、關帝廟、北天門、南天門、碧霞宮、玉皇頂	張正陽	
10/4	11/22	玉皇頂		日觀峰、玉皇頂、下泰山、泰安		
10/5	11/23	濟南車站	火車（津浦鐵路）、北寧鐵路（天津至北京）	濟南、桑梓店、禹城、德州、桑園。（河北）安陵、東光、泊頭、馮家店、滄洲、姚官屯、青縣、馬廠、唐官屯、靜海、獨流鎮、良王莊、楊柳青、天津、北倉、楊村、北京	盛北溟送行，尹仲材（濟南民報主筆）陪行	尹仲材陪乘火車往天津。與尹仲材下宿天津。「立冬」。晚下雪如雨，云「得見天公玉戲，亦南人眼福」。
10/6	11/24					守寒，撰日記
10/7	11/25			北京先農壇	棧楸	無事，棧楸出購棉被。
10/8	11/26	燕臺旅館		正陽門、中華門、天安門、紫禁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神武門、	棧楸	遊記附錄「櫛兒在京遊景山筆記」。

				景山(煤山)、文華殿、武英殿		
10/9	11/27			社稷壇	棧楸	
10/10	11/28			新華門、先蠶壇	棧楸	
10/11	11/29	西直門	腕車出西直門、京綏鐵路	清華園、圓明園、昌平、居庸關、南口、青龍橋、八達嶺西直門、宣武門、西北城	棧楸	
10/12 ~10/14	11/30~ 12/2				棧楸	10/12 撰日記，10/14 頭痛，寓中無人，怨從中來，放聲大哭。
10/17	12/5			天壇、皇帝齋宮	棧楸	
10/19	12/7	宣武門		龍福寺、雍和宮、地壇、皇祇室	棧楸	
10/21	12/9					頭痛稍止，決定明日回上海。
10/22	12/10	北京正陽門	特別火車	豐臺、武清、天津、海河		午後寓天津總站旁棧樓。
10/23	12/11	天津	登順天號船			午登船準備返上海。
10/24	12/12	天津	海行	塘沽、大沽口、古黃河口、新黃河口、小清河、渤海		早上 8 點開船。
10/25	12/13		海行	萊州灣、龍口港、膠州、登州、之罘、煙臺、威海衛		
10/26	12/14		海行	渤海、黃海		在船中，天陰風大浪大。
10/27 ~12/28	12/15~ 12/16		海行	江蘇、揚子江、崇明島、吳淞江口、吳淞鎮、新開河		入東海、泊吳淞江口。
11/10	12/27	上海北站	滬杭鐵路、腕車	梵王渡、龍華、莘莊、(浙江)楓涇、嘉善、嘉興、臨平、杭州		下午宿廣化寺。
11/11	12/28	廣化寺	車、徒步	蘇小小墓、秋瑾		

				墓、棲霞嶺、岳王墳、三天竺、靈隱寺、蘇堤、淨慈寺雷峰塔、西湖、孤山		
11/12	12/29	廣化寺東北	僱肩輿	故行宮、孤山、白堤、吳山		
11/14	12/31	孤山白堤	肩輿、舟	錢塘門、錢塘江、蕭山、鏡湖、會稽山(禹陵山)、紹興、蘭亭	珍灝、奴吉甫	
11/15	民國 12 年 (1923)1/1	蘭溪	舟	鏡湖、曹娥江、蕭山		
11/16	1/2	錢塘江		定山、萬松嶺、蘇堤、孤山		
11/18	1/4	西湖	車、舟	笕橋、嘉興、松江、泖湖	廣化寺中人	
11/21	1/7	西門外慶雲橋	舟	天馬山		
11/25	1/11	黃浦江				將回臺，晚倪軼池、鎮江王澹然、上海歐陽君、陳君、臺灣蘇黃二氏送棄生至黃埔江登火舟。
11/26	1/12	黃浦江	火舟	(江蘇)吳淞口、揚子江、(浙江)洋安、舟山、象山、三門灣、臺州、溫州、(福建)福鼎		
11/28	1/14	福建	小火輪、車、小舟	福州虎門、馬尾江、鼓山、南臺(釣龍臺)		
12/1	1/17	福建				歸臺。

第三節 遊華後的收穫

洪棄生此次遊中華八州，可謂已完成人生壯舉。《洪棄生先生遺書》

編者胥端甫讀其《八州遊記》後，對其內心世界有很深的瞭解，認為洪棄生的收穫頗豐，得以「瞭解祖國歷史之悠久，山河之壯麗，人口之繁多，更證以平生鑽研所獲，而悉納於此遊記中。」⁶¹已充分說明他此次旅遊，對祖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壯麗的地理山川更為瞭解，並將生平讀書研究參互驗證，其所得皆融會呈現於遊記中，可謂不虛此行。以下將其心得與收穫，分析如下：

一、親睹祖國人文風物的壯觀宏麗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指出洪棄生在北方所見中華的壯觀及影響：

遊津門，入故宮，睹祖國人文風物之宏麗壯觀；上居庸關，登八達嶺，而放眼故國版圖擴大，而萬里長城蜿蜒于萬山磅礴之上，又皆非太史公當年所及見矣。⁶²

又云：

至於五嶽八州，三江五湖，以及邱陵阨塞關梁等天造地設，固或今古無殊，然州縣之建制，民俗之繁衍，民俗之演變，則皆以時代之不同，有時而更，踵事增華，前人莫或觸於目而娛於心者，今皆為洪先生所眼睹親身經，形諸筆墨，採入奚囊，以成此《八州遊記》十三卷。⁶³

洪棄生親自踏在祖國的土地上，對於居庸關山的高大，開闊遼遠，甚為驚訝，大開眼界，覺得比起中原更有可觀，在〈近塞見居庸關山高且遠為中原所無〉詩中云：「臺海連天山二千里，高高逼天不可止。……乃今出京臨絕塞，不覺連天開眼界。東邊直接醫巫閭，西去欲窮阿爾泰。峰高且遠壑且長，萬里長城為雉牆。……我未入山聳且驚，入中原來見未曾。」⁶⁴他在〈遊華歸後偶得四首〉七言詩中，回顧所遊的景點，表示對此行的收穫十分滿意，錄之如下：

洛汭商徐到兗州，黃河泰岱一朝收；

⁶¹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臺北：廣東出版社，1980年9月），頁196。

⁶²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196。

⁶³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196。

⁶⁴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83。

山東歷下風光好，泛卻明湖上酒樓。（其一）

青山萬壘更千峰，萬里長城又幾重；

明月滿天冰滿地，飛車破峽出居庸。（其二）

吳越燕齊楚豫山，一時看盡好山還；

更從渤海來東海，閩嶠千峰四顧閒。（其三）

華夏清遊劇半年，老懷負卻好江天；

秦淮河上西湖裏，不喚笙歌載酒船。⁶⁵（其四）

第一首敘述遊覽經過洛陽（河南）、汴（開封）、徐州（江蘇）、兗州（山東兗州府，明清附郭為滋陽）時，看到了偉大的黃河與高聳巍峨的泰山，賞盡山東濟南（古歷下城址）美好的風景，又在有名的大明湖泛舟，遊畢登樓飲酒，何其暢快。按附近的歷下亭，為杜甫、李白所曾遊吟詩，登樓得見歷山之色，明湖之光，四顧玲瓏，有如身在錦屏玉鏡中。

第二首敘述其來到華北，更見到青山千峰萬壘，時寒冬下雪時節，萬里長城綿延重疊，搭乘京綏鐵路出居庸關，用「飛車破峽」形容，是何等痛快。

第三首回溯其經過吳、越、燕、齊、楚、豫諸山，一時看盡各省所有好山，回程時繞經渤海到東海，在福建得以四顧千峰，覺得悠然清閒。

第四首回顧遊華夏經歷半年，懷念在秦淮河、西湖時，未喚笙歌酒船浪漫一番，有些辜負好江天，似乎有意猶未盡之意。

從四首詩中，洪棄生對此次幾乎遊遍中華名山勝水，充滿回味無窮之意，頗有不虛此行、滿載而歸之感。

二、與老友相會，結交新朋友

洪棄生在遊歷中華期間，在各省都有神交已久的好友前來相會，還結識新朋友，可看出他的人際往來與社交脈絡情形，凡此皆為在洪棄生其他作品所未能呈現者。從《八州遊記》中得知他會老朋友有三個地點，一為江蘇上海，一為湖北漢口，一為山東濟南，而在會老友的同時，也結識許多新朋友，這些新朋友中有老朋友輾轉引介的，也有在旅遊途中結識的，如在遊赤壁時認識的張蘊龔、遊洞庭湖時由張蘊龔轉介的周君亮（字子明），遊西湖的寺僧珍灝、張君、李叔誠等。凡此都使他旅途中感到愉快，

⁶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2。

而無初到異地的陌生感，也是此行一大的收穫。分述如下。

(一) 上海——洪棄生到了上海，就有許多神交已久而未曾見面的老友都來歡聚，其云：「自七月間到上海，諸未覲面之友數來相聚，強赴席，再三辭不獲，遂託王君澹然代料理印刷文集事。」⁶⁶朋友熱情地強邀他聚餐，雖再三推辭而無法推卻，令他有賓至如歸之感。而當年陪侍他遊大陸的次子洪炎秋亦云：「到上海時，受到當地詩人倪軼池、陳白沙、王澹然諸先生的熱烈歡迎，應酬交涉，完全由我擔任，居然能使賓主雙方感到滿意，認為奇蹟。」⁶⁷在上海會友的情形，在其遊記「初稿」（可參見第四章之版本）也有記載：「廿四日赴陳天送君宴」、「廿五日赴倪、王二公宴」，倪、王指倪承燦和王植師生。王澹然幫他料理出版《寄鶴齋文響》，以及買書和匯兌四省銀券等事。王植〈寄鶴齋文響序〉曾云：「他日先生復出其所著《寄鶴齋文響》都若干卷，屬為編纂。…」⁶⁸「初稿」亦載有「廿六交澹然君裴文局印刷定金百廿元」，可見在上海相會的朋友有：倪承燦、王植、陳白沙、陳天送。另外，梁鴻卓則是倪軼池的詩友，當洪棄生遊鎮江焦山時，為他向京口船課局借到救生船大舸，使洪棄生能安全地暢遊盡興，⁶⁹因此，梁鴻卓是新結識。

(二) 湖北漢口——洪棄生到漢口即去拜訪在武漢報館工作的盛蓼菴，他與李仲青、任梅華，邀洪棄生坐馬車繞行漢口，重陽佳節又在盛、朱（檢華）二君的陪伴下，到李仲青的半園賞菊，李仲青偕其弟相候，並設宴邀三位老諸生及一位廣善庵僧作陪。在席中本飲用英國洋酒，濃冽香辣異常，主人細心地窺出洪棄生好中華酒，乃取出天津製的五加皮、玫瑰、高樑諸酒，搭配佳餚美饌，令洪棄生甚為感動，尤其讓他嚐到武昌鱖魚與漢口大蟹，當日新舊好友相聚，持螯享受美酒佳餚，引為人生一大樂事。飯後六人渡漢水同遊漢陽明月湖，盛蓼庵陪他遊漢陽城及歸元寺。遊後盛君、朱君又強邀到漢上杏花樓，江拙宜出座相候，王定郊、鄒碧痕相繼而至，這幾位雖都是新結交的朋友，但是情意惻惻，令他覺得勝似十年的故交。席中享受烹調美味及粵東梅酒，亦饒餘味，眾人暢飲至夜半，再約明日

⁶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

⁶⁷ 洪炎秋，〈自傳〉，《洪炎秋自選集》（臺北：黎明出版社，1975 年），頁 10。

⁶⁸ 見「文獻會本」《寄鶴齋文響》王植序，頁 1。

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

遊武昌黃鶴樓，洪棄生心中愉快，乃賦一長歌以紀之，⁷⁰其在《八州詩草》也有詩描寫會友的樂趣，令他有樂不思歸的感覺，詩云：

今朝佳節逢重陽，更得佳朋共怡悅。盛君邀我登琴臺，李君家園菊花開。將欲登高先賞菊，佳朋佳景一齊來。筵中酒好鱖魚肥，此間樂可不思歸。……酒綠兼濃主人意（天津各色酒皆所藏良醞）。出門相共遊漢江……歸來梅酒（粵青梅酒亦佳）杏花樓，主人又添江、王、鄒（王定郊、鄒碧痕）。神交千里共明月，明朝又約武昌遊。⁷¹

雅僧名士、舊友新交相聚，令他感到無比的歡愉滿足。此外，盛蓼庵、黃谷安陪他遊漢北諸寺、觀廟會，並按照計畫訪問太虛法師，惜太虛生病，未能見及。即使在武昌候車時，由於時間未到，還與任梅華的朋友魏君一同到城中散步，免除候車的無聊。⁷²而當搭乘京漢鐵路往河南時，因誤時未搭上，盛蓼庵、任梅華、王定郊先幫他在附近尋旅館等候，不久廩生吳文宰偕鄒古予、江拙宜也來送行，候至深夜十一時，幫他提行李找車位，讓他享受到滿滿的友情。⁷³

（三）湖南岳陽——洪棄生遊湖南時，邀任梅華作陪，遊洞庭湖後，續訪二喬墓，墓在岳陽知事署後，知事周君亮（子明）為長沙人，正值壯年，知洪棄生前來，乃以隆禮接待，⁷⁴乃緣於洪棄生遊湖北赤壁時在舟中所認識張蘊齋（長沙人）的介紹，而周君亮則為張氏的門生。即使是到陌生的湖南，仍有途中新結識的朋友轉介其門生接待，可見洪棄生的善與人交，凡與其交往過的，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樂與他結交。

（四）山東濟南——在當地辦民報的盛北溟，陪他遊大明湖，不久京兆大興文人黃公南（名召周，辦理財政局）也來同遊，⁷⁵遊後盛氏並堅邀在湖邊酒樓夜飲，是夜宿城中旅社簡陋，乃將其家中帳幕及新棉被供他使用

⁷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3~105、109~110。

⁷¹ 〈重九日盛君蓼庵邀過李仲青家園賞菊飲酒暨雅僧名士共渡漢江遊諸名勝乘月回漢口則江拙宜諸君相候杏花大酒樓是皆漢上始題襟者，定明日偕遊武昌〉，見「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34~35。

⁷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3~114。

⁷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7。

⁷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5。

⁷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3。

，可見盛君的細心與用心，令洪棄生感動萬分。當他離開濟南往河北時，盛北溟至車站送行，極盡地主之誼，又請來《濟南民報》主筆尹仲材與他同行，尹君擅長文學，一路與他談論詩文，使他免於旅途的寂寞⁷⁶。而由上海將返臺，倪承燦、王植師生以及上海歐陽君、陳君暨臺灣蘇、黃二氏都到黃浦江送行，承載滿滿的友情準備返家。

（五）浙江西湖——洪棄生在遊西湖時尚結識三位新朋友，一是孤山廣化寺的寺僧珍灝，二人成爲好友，不僅陪他遊西湖攬勝，且同遊會稽，⁷⁷在《八州詩草》中有詩〈即事贈廣化寺僧珍灝〉二首贈之，其一：「扁舟來往命尋途，看盡江山似畫圖。吳越有僧同攬勝，鏡湖過後遊西湖。」⁷⁸另一位是安徽合肥的張君，邀他一同在西湖上攝影，《八州詩草》詩草有詩〈合肥張君邀同攝影湖上〉記之：「我來西湖上，一看煙水景。相逢廬州⁷⁹客，邀我同攝影。寺中有雅僧，伴我遊路永。適自山陰回，又宿孤山頂。三人百東坡，湖山不孤冷。」⁸⁰第三位是瑞安的李叔誠，也是相遇孤山寺，洪棄生亦有詩記相識之經過，〈瑞安⁸¹李茂才叔誠相遇孤山寺，酷愛余詩文集，邀遊鴈宕山願爲東道主，余以遠遊歷半載方自會稽還，未得如願，賦此爲後遊之券〉：「浙江素稱山水窟，異境乃在溫州灣。溫州⁸²有客邀我遊鴈宕，我魂已挂三十六峰間。……」⁸³李叔誠喜愛洪棄生詩文集，二人乃引爲詩文同好，惺惺相惜，因而成爲好友，可見洪棄生的善與人交。

綜觀洪棄生大陸此行，在人際交往中，不論舊交或新識，皆能相知相得，相處盡歡，使他充分感受到友誼的溫馨，雖返家後猶能繼續交往，此實爲其遊大陸最感快慰，又收穫最多的事。惟一遺憾的是，因爲接到盛蓼庵的信，請他速去漢口，以致未能親訪恩師羅大佑的後人，但仍對其師感

⁷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3、205、229。

⁷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9、299。

⁷⁸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01。

⁷⁹ 按明之廬州府，清屬安徽省，民國廢，治所爲今合肥縣。

⁸⁰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01~102。

⁸¹ 按宋置瑞安府，元改爲溫州路，即今浙江永嘉縣治。

⁸² 溫州，民國廢明清溫州府，故治即今浙江永嘉縣。

⁸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02。

念不已，可見他是一個知恩不忘的人。⁸⁴

爲能更明瞭其交往狀況，茲將洪棄生遊中華所會的新舊朋友，列表如下。

〔表 3〕 洪棄生旅遊中華友人表

人 名	會面地點	會面情形	備 註
倪承燦	江蘇上海	設宴款待	老友神交未見面
王植	江蘇上海	設宴款待、代辦印刷《寄鶴齋文轡》	老友神交未見面
陳白沙	江蘇上海	設宴款待	老友神交未見面
陳天送	江蘇上海	設宴款待	老友神交未見面
梁鴻卓	江蘇鎮江	借救生船大舸遊焦山	倪承燦詩友、新結識
盛蓼菴	湖北漢口	拜訪盛蓼菴。盛君與李仲青、任梅華陪同洪棄生繞漢口市。遊明月湖、漢陽城。	任職「武漢報館」、老友神交未見面
李仲青	湖北漢口	與盛蓼菴陪同洪棄生繞漢口市、參觀半園，並設宴款待	新結識
任梅華	湖北漢口	與盛蓼菴陪同洪棄生繞漢口市、遊岳陽	新結識
朱君（檢華）	湖北漢口	與盛君邀遊李仲青半園賞菊	新結識
李仲青之弟	湖北漢口	與其兄設宴款待	新結識
三位老諸生	湖北漢口	陪客	新結識
廣善庵僧	湖北漢口	陪客	新結識
江拙宜	湖北漢口	陪客、漢口送行往河南	新結識

⁸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6、87。

王定郊	湖北漢口	陪客	新結識
鄒碧痕	湖北漢口	陪客	新結識
劉仲瀕	湖北漢口	因事未作陪，第二日見面	新結識
太虛法師	湖北漢口	因病未見面	神交未見面
黃谷安	湖北漢口	與盛蓼菴陪遊湖北諸寺，訪太虛法師	新結識
魏君	湖北武昌	與任梅華陪同武昌城散步	任職督軍財務課，為任梅華之友，新結識。
吳文幸	湖北漢口	送行往河南	廩生、新結識
鄒谷予	湖北漢口	送行往河南	新結識
周君亮	湖南岳陽	隆禮接待	遊赤壁時在船上新認識，為張蘊龔的門生。
盛北溟	山東濟南	陪遊大明湖	辦「民報」、老友神交未見面
黃公南	山東濟南	陪遊大明湖	新結識
尹仲才	山東濟南	陪同乘車往河北	《濟南民報》主筆、新結識
寺僧珍灝	浙江西湖廣化寺	陪遊西湖、會稽	新結識
合肥張君	浙江西湖	邀攝影、宿廣化寺	新結識
李叔誠	浙江西湖廣化寺	遇廣化寺，引為詩文同好	新結識

由上表可以看出，洪棄生在上海、漢口、濟南、岳陽、西湖各地，不僅得以和老朋友見面，更認識許多新朋友，如果加上在上海送行的歐陽君、陳君、臺灣蘇、黃二氏，約有三十多人，賓主盡歡，尤其朋友的細心照顧，讓他無論到那一地點，都不寂寞，沒有旅人居異地的思鄉之苦。由此可見洪棄生的交遊網絡，以及他的善與人交，即使是在旅途中聊天認識，也能讓對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願意主動結交，在旅途中予以幫忙。

三、驗證所讀萬卷書

洪棄生遊畢中華，親自驗證許多書中所讀正確或未必信者甚多。如其

在江蘇浦口東南望金陵諸山，隱隱在雲霧中，與陸放翁《入蜀記》所云自石頭及鳳凰山望三山，杳杳若無，及過其下，則距金陵才五十多里不同，乃體悟出：「蓋放翁所乘者帆舟，倚岸行，故可認三山，余乘火輪巨艦行江深處雖無雲霧，亦難望見。」⁸⁵這是將自己所親眼所見與書中記載不同作了合理的解釋。

又如登泰山，自岱宗坊至一天門至水濂洞，經歇馬崖至迴馬崖，已行22里，再自中天門而上，問南天門：「則尚在千仞峰上，登泰山而小天下，初不以為然，至此乃信。」⁸⁶至浙江會稽遊王羲之蘭亭云：「『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王逸少蘭亭序之語也。『高嶺千尋，常湖萬頃，隆屈澄汪，芳草鏡流』孫興公（晉孫公綽）蘭亭序之語也，良辰美景，迄今一一猶在，古之人固不我欺也。」⁸⁷到了江西馬當山，始信陸龜蒙所說：「山脈若太行，水莫若呂梁，兼二者之勝，莫若馬當。」而馬當山果然複疊雄俊，令他心儀神往。此外，也有因親見而改變他平日書中所認定的，如其讀陸放翁〈縱遊湖泊橋詩〉云：「西蜀東吳到處遊，千巖萬壑獨吾州；短篷載月娥江夜，小蹇尋詩禹寺秋。」⁸⁸向來以為即禹陵廟，及至，始知別有大禹寺。此皆證明親自遊歷的重要結果。

旅遊行程結束後，洪棄生並不因遊畢而停止，反而孜孜矻矻地經營寫作《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爲了考證地名沿革、演變，佐證文學史事典故，必須廣泛翻閱大量典籍，據筆者統計《八州遊記》所參考的書籍多達近兩百種，⁸⁹真可謂「行萬里路，讀破萬卷書」，其治學之勤，於此可見，對好讀書的洪棄生而言，因此而再博覽未曾讀的群書，何嘗不是更大的收穫。

四、得江山之助，增加文章奇氣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有云：「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簡，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洞見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⁸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1。

⁸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20。

⁸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9。

⁸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6。

⁸⁹ 可參見本論文第七章第三節。

⁹⁰此為「江山之助」最早的出處，乃說明藉著山水的閱歷，最有助於文學寫作及其文學創作，蓋以秀麗動人的山水，最容易觸動詩文作者的文思，抒發悒悒不解之情。⁹¹洪棄生遊遍中華五嶽三山、五湖四海、名勝古蹟，廣結天下俊傑知己之士，使眼界更為開闊，更增添創作題材。王植在為洪棄生編印《寄鶴齋文巒》序中，即對洪棄生此次大陸之行有高度的期許，云：

抑吾聞之，昔司馬氏龍門史筆，自得山川奇氣，其文乃雄千古。先生此遊，而蘇，而浙，而寧，而皖，而贛，而豫，而鄂，而虞山，而華嶽，而泰嶽，而首都，所過名山大川，縱橫幾數十里，舉中華宛委瑯環諸名勝，寓于目而羅之於胸，則浩氣之所存，豪情之所寄。今後先生之文章，其下筆得江山之助，必更又有奇偉雄邁在，可拭目俟也。⁹²

王植認為其遊中華後之所寫的文章，將「得江山之助，必更有奇偉雄邁在，可拭目俟也。」是對他遊後所作的文章有很高的期待。

洪棄生在啓程遊中華前，想見自己將遊遍所嚮往大陸山水名勝古蹟時，期許自己能「歸來袖裡乾坤大，遊筇且化葛陂龍」，⁹³即希望能從旅遊中的所見所聞，更深化個人創作的功力。可見他在行萬里路之前，已立下要撰寫不朽著作的計畫與抱負。

由於與師友俊傑的往來詩文切磋，也讓洪棄生大有收穫。胥端甫為《八州遊記》作序即讚美洪棄生云：「本蘇轍『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之論，則洪先生所獲不亦多乎？」⁹⁴認為根據蘇轍對於司馬遷周遊天下名山大川後所作文章的評價，洪棄生則比太史公的疏蕩有奇氣。

洪棄生返家後，所完成篇幅最大的創作，即《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八州遊記》無論是敘事之紀遊述行，或寫景的模山範水，或抒情

⁹⁰ 范文瀾，《文心雕龍》卷10（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頁694~695。

⁹¹ 參見楊松平，〈江山之助——中國詩文論者論山水閱歷與文學創作之關係〉，《中國文學批評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⁹² 見「文獻會本」《寄鶴齋駢文集》王植序，頁1、2。

⁹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2。

⁹⁴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庵論文集》，頁196。

之懷古詠史，或地理的考實述異，或抒發感慨與議論，皆具遊記的知性與感性，正如胥端甫所論：「對沿途地名之沿革，風物之變遷，朝代之興替，均能考校精詳，絕無怪迂侈大。而隨處點染風景，又著墨無多，更悠然意遠，不禁嘆為海上數百年紀遊專著第一部佳構。」⁹⁵尤其對山水的描寫，充滿想像力，鮮活傳神靈動，如現眼前，實為遊記中的奇妙之筆。《八州詩草》則有充滿遠遊理想抱負的〈將泛海入中華作〉，有寫得悲郁剛壯，充滿歷史滄桑感的〈自閩海入閩江作〉，也有描寫奇麗山水的〈入廬山〉十五首等等，全書詩筆細膩縱橫，詳細描寫所到的每一個景點，詩作多達 408 首，有充滿聯想、幻想，也有紀實，有慨嘆，揮灑自如，二書實足以傳世而不朽，江山與朋友的助力，洪棄生實已達成自己與朋友的期待。

洪棄生返家後，除了進行創作以上兩本鉅著外，還遊興不淺，前往南臺灣與新竹遊覽，繼續完成他未遊的臺灣山水。其遊覽時間，一為大正 14（1925）年南遊高雄鳳山屏東，一為大正 15（1926）年北遊新竹獅頭山，高雄屏東是他參加臺南府試時所未遊的景點，遊畢後寫成〈南臺灣遊記〉（見〔圖 3〕），新竹獅頭山是北臺灣有名的風景區，也是他從未遊過，遊畢後寫成〈新竹獅頭山遊記〉（見〔圖 4〕），⁹⁶這兩篇作品並未收錄在《洪棄生先生遺書》中，經筆者研讀後，在內容上發現兩文中有許多是以所遊過大陸的景點來比喻臺灣的山水。以「南遊臺灣」為例，如經過二水時，想起當年的遊珠潭，並將原作〈遊珠潭記〉再重新描述，在描寫山水時，更為精練深入，文章氣勢更見雄渾；如寫到獅山與象山時云：「在坑口上流南岸獅山，北岸象山，較坑口山猶大，獅頭山較象山猶大，對立如伊、闕。」此在原作中只提及「一路沿濁水溪而望獅頭山，則峻嶺峨峨，渾流號號。」⁹⁷按伊山、闕山乃為洪棄生遊河南洛陽所見：「伊闕者，東西兩山相對，伊水流其中，自西南而東北，如闕門也；東闕為香山，西闕為龍門山。」⁹⁸他在經歷中華名山大川之後，能將之與臺灣山水相互印證對焦，得出臺灣與大陸山水有許多相似之處，文章境界更為寬廣精進，不能不說是得自遊大陸江山之助。

⁹⁵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庵論文集》，頁 197。

⁹⁶ 此兩篇作品原藏於洪炎秋之夫人觀國藩女士處。筆者已完成此兩篇文章之考釋，但尚未發表。

⁹⁷ 「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215。

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5。

又如〈遊珠潭記〉對二坪的描寫為：「上山稍半，得平坦一方，有田、有園、有澗者，曰『二坪』。」⁹⁹但是重新描寫的遊珠潭記則云：「弁夫鼓勇登少半，得平坦，一方有小田園，有澗水，曰『二坪』，略似泰山路之快活三。」據《八州遊記》記述，洪棄生過山東潛龍洞後：「忽盤旋而下，得平地如砥，曰『快活山』，因在盤路中曰三里，故亦云『快活三』。」¹⁰⁰因此必須讀畢《八州遊記》，於此才能斷句，瞭解文中所指「快活三」為何。

又如來到臺南，聯想到曾有過的鎮江、嘉興、紹興、松江等城市，仍運用其在遊記中的相互比較法云：「雖內地亦僅實大於浙江（應為江蘇之誤）之鎮江、嘉興、紹興而匹松江，惟不及揚州、杭州、徐州、閩中，不及福州，亞於泉州而勝興化等府，固不獨臺灣之冠也。」如未遊大陸，則無法擴大眼界，比較臺南與大陸城市的異同。其他如過高雄淡水溪橋時，先將其與濁水溪比較，再回想到遊蹤大陸時經過山東所見云：「此似山東徒駭河橋，彼似馬頰河橋也。」又遊高雄大小岡山，云：「小岡山頭有巨石，圓秀如冠，為紗帽石，余望之不真；余過安徽采石江望東西梁山，前人謂之峨嵋山，及近實兩闕。二岡山不雄俊，峰形彎環，遠近望有眉容，乃可謂峨嵋山矣。」按東西梁山在安徽當塗縣，乃洪棄生遊過采石磯所經之地，¹⁰¹迨與臺灣的二岡山比較，覺得比東西梁山更似峨嵋山。

綜觀以上所舉諸例可知，洪棄生南遊臺灣時，更加細心觀察比較與大陸的異同，無論城市、橋樑或山水，如未讀過《八州遊記》，便無法瞭解洪棄生為何會以這些大陸山水作比喻？更無法瞭解洪棄生心中的臺灣與大陸都是他所愛，於遊大陸後眼界大開，文筆更為灑脫，更具可讀性。可以瞭解洪棄生是行萬里路以驗證讀所讀萬卷書後，而行萬里路後再讀破萬卷書，破萬卷書後再行萬里路的整個心路歷程。

總之，洪棄生晚年以他堅強的毅力，仿效司馬遷遊中華，拜訪他所崇敬的夏禹遺跡，得以親睹祖國山水人文的壯觀宏麗，終於完成他的生平宿願；又抒發日治以來被壓抑的抑鬱之氣，使心胸為之開朗舒暢，撫慰他受

⁹⁹ 「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216。「有澗者」之「者」，誤作「里」。

¹⁰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20。

¹⁰¹ 參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3。

創的心靈，與重未見面的老友相會，也結識不少新朋友，足以令他快慰平生。在旅遊途中確實驗證所讀萬卷書，達到自我理想的實現，實踐了人生價值，得到許多有形與無形的收穫，完成《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兩大鉅著，可傳世不朽。此一平生壯舉，對他而言，應覺得此生已無憾。

曩時未設三郡臺灣府在臺南去臺中二百多里距臺
北五百餘里臺里也華里七百數十里余應試至臺南未及夙山以南
爰于乙丑四月日十三為南遊之遊午下三點自彰化附速
行車而南行五分區茹荖脚庄自設車驛後有小街市
是地富水田東西十里間多好村落東四里有赤塗崎
平山也山東北白沙坑村茂花亦十四分至員林街畧停分者書至

〔圖3〕 洪棄生〈南臺灣遊記〉手稿（關國藩女士提供）

丙寅^三月將北遊獅山遂于廿四日午自彰化北上火車
行十里區雙溪至王田雙溪即大肚溪也大肚山在西溪流至此中浮
一洲水夾洲分流故名鐵橋分兩段頗長又五里區烏溪
水深而橋不長區橋至烏日庄又十里至臺中州計行二
十五里費時三十二分比鹿港至彰二十里小火車行四十
六分其較速矣臺中在三十六年前奉大屯一村地今自
除大屯小街外一片皆有泉之上田應試富廬多在泥中官署外即廣土

〔圖4〕 洪棄生〈新竹獅頭山遊記〉手稿
（關國藩女士提供）

第四章 《八州遊記》的體式及版本

論及《八州遊記》的體式，爲了瞭解洪棄生寫作體式的是否前有所承或創新，必須先追溯中國旅遊文學中的遊記與日記體遊記的緣起與發展。

梅新林等主編《中國游記文學史》¹中之所謂「游記」，其文體指的是與「詩」相對的「文」而言，並不包含詩歌，此爲狹義的遊記定義。實際上，廣義的遊記文體，應包含紀遊賦、紀遊散文、紀遊詩、紀遊詞、甚至小說、戲劇。雖是如此，然《中國游記文學史》所討論的內容頗廣，涵蓋魏晉到近代所有屬於「文」體的遊記，該書主張中國遊記誕生階段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文」體呈現的有「賦」、「書」、「序」、「記」四種。賦體如西晉陸機〈行思賦〉與劉宋謝靈運〈歸途賦〉。書信體如劉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梁朝吳均〈與朱元思書〉。「序」如王羲之〈蘭亭集序〉、陶淵明〈遊斜川詩序〉；「記」即是指記遊的文字，在晉宋以後發展出「地志遊記」與「文學遊記」。「地志遊記」是地理志與遊記的結合，以散文紀遊，記山水爲主，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文學遊記」則屬獨立的文學創作，如慧遠〈廬山記〉。「文學遊記」屬於短篇的散文，「地志遊記」則以後大多發展爲長篇的散文遊記。及至唐代古文運動興盛，始正式形成一種便於遊記自由寫景、抒情、言志、議論的散文語體，此爲遊記的成熟時期。

迄至宋代又發展出「筆記體遊記」與「日記體遊記」，二者相同的特色是內容廣泛、可長可短、寫法靈活、不拘形式。「筆記體遊記」隨筆隨景而寫，以蘇軾《東坡志林》爲代表。「日記體遊記」的產生，有兩種型態：一支承自唐李翱《來南錄》，它緣於作者因公遷徙、還鄉、出使等而長途旅行，乃將沿路的山光水色、所見所聞按日記出，其內容可以寫行程、紀遊蹤、繪寫景色、記古蹟、敘風俗、發議論、抒情懷、作考證，往往既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又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至北宋已基本成型，張舜民《郴行錄》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第一部已臻成熟的長篇日記體遊記。

¹ 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游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12月1刷。按今中國大陸稱「旅遊」或「遊記」均用與「遊」相通的古字「游」為書名，因此查閱大陸旅遊資料必須用「旅游」、「游記」方可查到。本論文仍依今日習慣，採用「旅遊」、「遊記」。

至南宋由於名家的推動，「日記體遊記」乃獲得長足發展，產生一批傳誦後世的佳作，其中成就最高者當推陸游《入蜀記》與范成大《吳船錄》，其內容大多融寫景、議論、抒情、考辨於一爐，上承《水經注》，下啓徐宏祖《徐霞客遊記》，既顯示作者濃厚的文學素養，又透露出淵博的歷史知識與精審的考證眼光。從結構上說，它們都體制靈活，可合可分，合則如水墨長卷，萬里江山盡收眼底；分則如山水小軸，態濃意遠，尺幅千里。其文字都樸實無華，但也不乏清新活潑，絢麗雅緻的篇章。另一支「日記體遊記」，是作者遊覽之後專為記遊而作，具有自覺的遊記創作意識，以北宋謝絳〈游嵩山寄梅殿丞書〉為代表，篇幅較短，各有其特色。

陸游《入蜀記》是宋代最長的日記體遊記之一，它採用日記形式紀遊，時間線索明確貫通，行程足跡轉換清晰，遊蹤所及，逐日有記，篇幅長約 3 萬 5 千餘字。明末徐宏祖《徐霞客遊記》，更是以長篇日記體散文撰寫的鉅著，篇幅長達約 30 萬餘字，將科學精神與遊記藝術密切結合，使長篇日記體遊記大放異彩，其價值後人幾無能出其右。至清代則有王士禛《北歸志》，近代則有薛福成《出國四國日記》、康有為《義大利遊記》。²以上為中國旅遊文學中遊記與日記體遊記形成與發展的大致過程。

第一節 《八州遊記》的體式與寫作經過

一、《八州遊記》的體式

「日記」一體在古代目錄分類上多在史部，可見明顯受到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記事體式的影響。而「日記體遊記」乃是借用日記的形式，以「日」作為敘述的章節，用日記體獨白的方式行筆，按日記程，將旅遊沿路所見山光水色、文化鑑賞、民俗狀況等等交織入文，充分發揮隨性揮灑、不拘一格的長處，文章重在記實，樸素無華，但其間亦不乏情景交融的記遊佳作，呈現文學美的一面。其特色有二：（一）表面上以時間進程為綱領，實際上是以遊歷的過程作為組織全書的軸線，以空間帶動時間，並對空間移位的時間起止更為注意。從啓程著筆，然後按其遊歷路線次第寫來，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從小的片段來說，對一山一水，一古蹟一名勝

² 以上參考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游記文學史》，頁 186~188。

，或有目的的探訪，或偶然的邂逅起興，其遊覽經過，由始至末娓娓寫來。這種結構組織方式，寫來條理井然不蕪亂。（二）由於是日記體遊記，隨機可以加入作者的感受、體驗、考辨、議論、生活細節、論議、相關活動等，其所涉及的主要是遊者（審美主體）與被遊對象（自然客體）兩方，因此必須二者兼顧，因此讀此類的遊記，可以欣賞雄奇壯麗的山水美景，同時可以看到作者其人其事，還可以從其徵實性的記載中獲取珍貴的地理資料、科學資料。陸游《入蜀記》就是一本最佳的代表作，而《八州遊記》與《入蜀記》相似之處多，僅舉《入蜀記》數例以見其特色：

- 1.（乾道六年五月）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至西興鎮。³

此段寫啓程，送客以及所經之地，並加述傳聞夢筆驛為江淹故居。

- 2.（六月）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眾。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⁴

此段寫天氣及出帆的情形，並描述沿途所見民間生活以及運河水泛溢時，百姓的處理情形。

- 3.十六日，早發雲陽……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⁵

此段隨所經之地作考證，考證李白詩所謂新豐酒，地在丹陽鎮江之間，而非在長安的新豐。

- 4.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

³ 陸游，《入蜀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1。

⁴ 陸游，《入蜀記》，頁4。

⁵ 陸游，《入蜀記》，頁6。

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單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以非他山可比擬。⁶

此段特別描摹入江西境內所見小孤山奇麗的山水。

至於《八州遊記》的描寫，亦引述數例，相互比較如下：

1. 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為中華之遊，初自彰化蒞臺中，越辰首途，乘火車沿山北行，過葫蘆墩逾大甲溪。……⁷

此段為遊記的開頭，敘述啓程的年月日、陪遊者、目的地、出發地點、正式出發的時間、所乘的交通工具以及沿途所經過的地點。

2. 自八月初六日雨，余在太湖中，初八日雨，余遊太湖入蘇州，初八夜返上海，初九夜、初十日大雨，海關報風訊，然徐家匯天文臺自初九日即報告沿海颶訊，是夜南市大漲，十一日猶不晴，棧秋病起。⁸

此段隨文補述遊蘇州、太湖時的氣象。

3. 八月十八旦，渡江向揚州。……舟行至瓜州，…西岸人家甚密，然不若東岸多樹木，尤多楊柳，人家與江柳相雜，江口有汊，岸內有城隍廟，廟後多叢冢，牽纜而行者多在東岸，東岸有曠地，而西岸人家多臨水。⁹

此段描述瓜州民間居住狀況與生活情形。

4. 九月朔（西十月二十日）早起，白雲滿山……鄱陽湖為古彭蠡澤，《禹貢》所謂東匯澤為彭蠡，水之最古者，江至此稱湖漢，名之最遠者，邇鄱陽山，故隋代稱鄱陽湖以至今，蔡傳不敢以巢湖當彭蠡，顧亭林獨欲以巢湖當彭蠡，謬甚矣。

此段考證指出前人之誤。

5. 二十七日午後一點三十分時，見馬當山下浮一洲，……馬當山以風送滕王閣始著，江神亦善覓主人翁者，然常未若小姑佳名，播滿

⁶ 陸游，《入蜀記》，頁 27。

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

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

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

詩人之口。及余望見煙雲，則又惜其渺小嫵媚，一握筍腰，恐不配雄冠劍配、高掌巨蹠之馬當君，迨舟行既近，全身畢現，凌波獨立，單椒秀發，自下以上，純屬石骨，石又層層疊摺，兼有皺、瘦、透三妙，石山恆無草木，此則自西南面緣至山頭，被於山肩，遍生細秀佳樹，如美人委長髮，如髻女垂長髻。¹⁰

此段刻畫描摩小孤山山水，比陸游更爲細膩優美，不僅幽默且具趣味性。

綜上所舉《入蜀記》及《八州遊記》之例觀之，二書的確充分發揮日記體遊記自由書寫的特性。而《八州遊記》的寫作體式、內容，受到陸游《入蜀記》的影響頗深。《八州遊記》文中提到陸游之處甚多，陸游所經之地，有許多也是洪棄生所遊之地，如考證南京石頭城，則提及「陸放翁入蜀，泊舟江干，猶可仰見石頭山。」¹¹至浦口渡長江往安徽時，向東南望見金陵諸山，隱隱在雲霧中，乃聯想到《入蜀記》中的描述：「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三山，渺渺若無，及過其下，則距金陵才五十多里，蓋放翁所乘者帆舟，倚岸行，故可認三山，余乘火輪巨艦行江深處，雖無雲霧，亦難望見也。」¹²由此可見洪棄生確曾詳讀《入蜀記》，故隨時可引用其中的文句。

而洪棄生遊覽時特別注意風景地點的考證，應當也受到陸游的影響。如遊至江西湓浦，則對此地作考證：「古時浦口有庾樓，并名樓下為庾樓磯，謂庾亮次江州時建，宋陸務觀入蜀時猶見之，陸公嘗辨湓浦地非晉時江州治所，昔時此地惟設小關稅耳。余按宋齊時，湓口（即浦口）亦有城，今庾樓已不在湓埔，而移建於九江郡廡後，湓浦上（即浦口）惟建有琵琶亭，因白樂天謫潯陽，送客湓浦，作琵琶行，故也。」¹³比陸游更作進一步考證的功夫，¹⁴由此可見《入蜀記》的體式、內容描寫與喜好考證，其影響《八州遊記》可見一斑。

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1。

¹¹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50。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遊記》。

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1。

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4。

¹⁴ 參見陸游，《入蜀記》，頁 29。文云：「庾亮嘗為江州、荊州、豫州刺史，其實始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時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

二、寫作經過

洪棄生是一位文史學家，他到大陸遊覽，是他一生中惟一的壯遊，十分不易，因此必定希望能將此次的遊覽留下完美的紀錄，以便將來可以藏諸名山，流傳後世，而其最基本方法便是在遊歷過程中作簡單的紀錄，此一紀錄，便是日記，因此洪棄生在行程中有寫日記的習慣，逐日記述遊蹤及沿途所見所聞與感慨，在《八州遊記》中即有數處提及：「十月初一日，在歷城西門外寓館撰日記」，¹⁵「初六日守寒撰日記」、¹⁶「十月十二日撰日記」，¹⁷凡此可知其寫日記是爲了作返家後撰寫遊記的依據，因此洪棄生撰寫《八州遊記》應是有意爲之的；換言之，它雖屬李翱、張舜民一支而來的長篇日記體遊記，但並非因公出遊，隨手而記，而是純粹爲遊而遊，專爲記遊而寫，屬有自覺的遊記創作意識，因此兼有李翱與謝絳日記體遊記的特長。至於書中所提的日記原稿，目前並未見及，但是筆者在洪炎秋夫人關國藩女士家中所見到的《八州遊記》手稿（以下簡稱「初稿」），比《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八州遊記》¹⁸（以下簡稱「成文本」）的內容簡略，約有 8 萬餘字，是否即爲《八州遊記》中所寫的日記，無法確定，但是如與長達約 21 萬餘字的「成文本」《八州遊記》內容比較，應該是其撰寫的依據之一，本文將在下一節的版本作詳細的比較分析。

至於洪棄生何時開始著手撰寫遊記，並無明確資料可考，然根據書中所敘「迨十二月朔歸臺，越年癸亥三月二十日，忽有臨城劫車擄掠之事變。」¹⁹敘述返家後第二年中國發生軍變；以及「越年，吳先生（文宰）寄字畫并題論來贈，均佳。」²⁰敘述返家後朋友的繼續交往情形，可以推知在返家後即開始著筆。

而他如何構思撰寫這本書，其經過及心路歷程如何，亦無資料可考。根據筆者的研究，除了在體式上採取日記體外，其內容基本上是根據其隨

¹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2。「初稿」作「十月初一早無事在寓撰日記」

¹⁶「文獻會本」《八州游記》，頁 238。

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60。

¹⁸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八州遊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以下簡稱「成文本」《八州遊記》。

¹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3。

²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7。

行日記或「初稿」，按日記述遊蹤，亦即採動線書寫，從彰化出發一直到返回福建描寫沿路景點及所見所聞。其次是對所遊景點再增補資料，包括文學典故與相關史事，並引古書考證地名沿革，此從書中大量地引用經、史、子、集等書可知。例如爲了考證上海吳淞口三江，即引用《禹貢》、《周禮》、《漢書》、《吳越春秋》、《吳地記》、《水經注》、《欽定周禮》²¹等七本書。寫遊徐州的霸王廳則云：「事蹟載於《太平廣記》及《南史》宋、齊、梁書者多處」；²²寫泰山大觀峰有唐磨崖碑，乃云其碑文「全文載《唐文粹》」²³以代替引用全文，讓讀者自己參考這些史書及文集。此外亦有藉古書補述說明風景，如寫廬山則：「左畔東方眾峰纍纍，轟大山上，《爾雅》所謂小山別大山鮮也。」²⁴這些引用的書籍都是「初稿」所無，可見增加古籍資料的目的，是希望使此書內容更加豐富，更具知性的功能，更具有傳世價值。可以想見洪棄生在寫作過程中，乃不厭其煩，孜孜矻矻地翻閱各種典籍，再加以考證分析比較，隨時增添於書中，可見他對此書所下功夫的深厚。

全書描述的特點，在〈凡例〉中已詳加說明，如特別注意山川風土的變遷、地名的古今改變，對風景描寫則著重在太湖及廬山，古蹟則考察其興亡之因，對南京、洛陽等帝王舊都則多所著墨。最後則以回憶少年到福建省福州參加鄉試的遊蹤作爲結尾，蓋以「至於入閩，已成倦鳥之翼，故殿以少年遊蹤。」

在全書結構方面，書中有多處提示將在何處書寫，如在敘述上海可遊的景點後，下一段突然接云：「往時火船自廈門向上海，多循海岸，得望見浙東山嶼，雲峰石筍，森森如畫，臺灣航大洋，殊無所見，浙東良港甚多，余詳諸末卷。」²⁵其對浙東良港的敘述，見於最後由吳淞鎮循海線經浙江所見的島嶼，²⁶而這種在遊蹤未到，則先預告會寫到的內容，提醒讀者，方式頗爲特殊。

²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

²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78。

²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3。

²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6。

²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

²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9、頁 5。

雖然《八州遊記》是按照遊蹤的先後敘述，但偶而也會出現有些地方遊蹤未到，但已先提及或作比較。因為如以一般隨行日記而言，在當天的日記中，絕不可能出現尚未見過的場景描述，但是由於其遊記是返家後重新整理撰寫，是對其所遊過行程心得作一總回顧，因此在描敘時，或許是下意識在一種自然的情況下，會將遊程所見所聞穿插在文中，例如才到蘇州閶門外，即云：「余所過城門，惟蘇州及南京尚完全保存古名。」²⁷寫到上海，則云：「雖蘇、杭不及上海市場熱鬧，然蘇、杭亦無上海市區惡濁。」遊虎丘時，已先將揚州的蜀岡作比較：「自邱上塔下一望，則甌山、洋山……鐵華峰歷歷在目，比諸在蜀岡、平山堂，望隔江群山，勝亦相若。」²⁸按蜀岡是在揚州城西，有宋歐陽修的遺跡，平山堂則有陸游等名士等輝映於前，為洪棄生至揚州所企盼瞻仰之地，²⁹這些地方其實是在遊鎮江之後。寫到太湖附近的石湖，則謂「視之不啻闊數十里，可併有西子湖矣」。³⁰寫到鎮江郡城，則云：「雖非高大，而憑山臨江，較蘇、常、松、嘉（浙江嘉興）諸郡倍壯矣。」³¹事實上，西湖、松江及嘉興兩地是在遊畢河北南返後始到達。又如敘南京雞鳴寺外有古城垣，即六朝臺城舊蹟，則云：「臺城猶北京紫禁城也」³²。又寫到南京則云街如北京，多以牌樓為名；³³寫到江西安慶，則將之與武昌作比較；又如湖北漢陽有伯牙琴臺，則聯想到山東泰山等處也有伯牙彈琴處：「泰山有伯牙彈琴處。」³⁴以上之例，不勝枚舉，這種跳躍式的寫法，對初次閱讀此書者可能感到陌生，或茫然不知所指之地在何處，因此必須讀畢全書後，才能完全通透瞭解書中所指。

總之，《八州遊記》乃是洪棄生遊罷歸來後，以日記為基本依據，再參考各類參考書目資料，經過增補、潤飾鍛鍊文句、考證核實而成的鉅著。至於此書究竟完成於何時，因無明確的史料可以證實，只能暫時闕疑。

²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

²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9。

²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2。

³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2。

³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9。

³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6。

³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1。

³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5。

第二節 《八州遊記》的版本

《八州遊記》的版本，可分成已刊印與未刊印兩種，以下將目前可見已刊印的版本，按刊印時間先後，分別敘述如下。

一、已刊印本

(一) 《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八州遊記》(見〔圖5〕)

本書原為洪棄生的手稿，民國 59 (1970) 年洪棄生次子洪炎秋將此稿交胥端甫編輯，由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列入「專著類」。³⁵共分成 13 卷，刊於第 8 冊、9 冊。第 8 冊從卷 1 至卷 8，在該書的總頁數為 3545 頁至 4198 頁，共 543 頁；第 9 冊從卷 9 至卷 13，總頁數為 4199 頁至 4600 頁，共 401 頁，總計 13 卷 944 頁，全書共約 21 萬餘字。然由原手稿觀之，原本並未分卷，可能是編者所分，蓋以邊款為排版字體，非並毛筆字體。此書每頁寬 10 公分，長 15 公分，約有 160 餘字，以毛筆書寫，是目前可見已刊印版本中，唯一的手稿本，也是最可信的版本，本文簡稱為「成文本」。

此書以行草寫作，字跡有部分十分潦草，且在字與行之間增補修改之處頗多，頗不易辨認，由此可知洪棄生陸續不斷地將所得資料加以增補或潤飾文句，每行又有圈點和眉批，其對此稿的重視與精益求精、追求盡善盡美的態度，於此可見。

³⁵ 見「成文本」《八州遊記》。

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為中華之遊。自彰化初淮。中。越。
 辰首途。乘火車沿山下北行。區。胡。蘆。墩。逾大甲溪橋。又。過。后。里。莊。以。
 入長隧。行三分半鐘。至。后。里。莊。又。入。隧。又。過。大。安。溪。橋。迤。邐。至。苗。栗。舊。點。山。
 色漸深。出入短隘。廿八。循。及。瀨。至。中。港。而。右。倚。青。岩。
 流。碧。洑。如。雪。山。如。扇。車。之。此。山。海。縣。在。海。逾。就。此。
 又。漸。轉。漸。向。山。迨。所。批。圍。由。楊。板。塘。中。塘。區。拋。子。園。
 至。鷹。哥。石。又。穿。隘。道。五。皆。短。洞。也。自。桃。園。而。登。嶺。峯。峻。峽。
 至。枋。橋。則。流。浩。淼。枋。橋。之。流。統。枋。橋。村。邑。聚。鱗。比。屋。
下流即稻江至港尾注海。

[圖5] 「成文本」《八州遊記》手稿
 (《洪棄生先生遺書，八州遊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二）《臺灣詩薈》連載《八州遊記》（見〔圖 6〕）

《臺灣詩薈》是連橫在 1924（民國 13）年 2 月創辦的月刊雜誌，此刊物據其子連震東云：「這個刊物名義上是先父主編，實際上是與棄生先生合編，幾乎每期都有棄生先生的詩文，像《八州遊記》都連載在詩薈上，。當時以詩文會友，沒有稿費。」³⁶因此各期大多刊載有洪棄生的各類文學作品，包括詩、賦、駢文、古文、《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等。但是其連載《八州遊記》並非從第 1 號至 22 號皆有刊載，實際上是從第 6 號（民國 13 年 7 月）開始刊出，內容包括〈凡例〉及「卷一（一）」，以下第 7、8、9、10、11 號連載至卷一（六），12 號未刊載，接著 13、14、15、16 號繼續連載至卷二（四）：「余自海外來，見臺灣東畔多山……魂魄概不戀梅岡也」，³⁷ 17 號則缺載卷二（五），18 號（民國 14 年 6 月 15 日）則從卷二（六）連續刊載，直至 22 號（民國 14 年 10 月 15 日）卷三（四），³⁸其後即因刊物財務困難而告停刊。

總之，此一刊物乃從第 6 號開始刊出卷一（一），至 22 號卷三（四），即自「壬戌七月既望」至「登山而見一洞聳谷裡，則佛手巖、御碑亭至矣」，其中 12 號未刊，17 號則缺載卷二（五），其後雖因《臺灣詩薈》停刊而未繼續刊載，並不完整，但也可算是已刊的版本，簡稱為「臺灣詩薈本」。

就作家的寫作習慣而言，一般多是先有初稿，其間經過不斷刪修增補改，直至出版成書後才成為定稿，然如要投稿，為配合刊物篇幅，有可能再度修改，所以「臺灣詩薈本」刊載的時間，應在「成文本」之後，以下將這兩種刊本差異之處，舉數例列表比較如下：

³⁶ 參見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蹟略述〉，《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頁 36。洪炎秋，〈三代通家，一面未謀〉，《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集》（下），頁 47。

³⁷ 連橫，《臺灣詩薈》（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7 年 6 月），頁 263~268。（以下簡稱「臺灣詩薈本」。

³⁸ 《臺灣詩薈》（下），頁 667~672。

「成文本」與「臺灣詩薈本」比較表

「成文本」	「臺灣詩薈本」
康熙末(卷1頁2)	康熙間(第6號頁385)
以黑水溝為最險，以紅水溝為次險，今則無道紅水溝者。溝蓋，海流窪深處。(卷1頁5)	以黑水溝為最險，以紅水溝者溝蓋，今則無道紅水溝者。溝蓋，海流窪深處。(第6號頁386)
曩有愚園、張園、徐園，泉石花卉，樓閣亭榭(卷1頁16)	曩有愚園、張園、徐園，泉石花卉，樓閣亭臺(第6號頁445)
八月初七早起(卷1頁36)	初七日早起(第7號頁525)
是日自閩門內皋橋歷城中數街弄及寺觀，皋橋即皋伯與梁伯鸞遺跡，轉至三元里。(卷1頁43)	是日歷城中數街弄及寺觀，轉至三元里(第8號頁528)
梅岡古多亭觀…又發謝安墓而葬其母彭貴人，迨叔陵刀弑後主不遂…今尚封壟巋然，叢樹倉然。(卷2頁55-56)	梅岡古多亭觀…又發謝安墓而葬其母，迨叔陵弑後主不遂…今尚封壟巍然。(第16號頁268)
過龍開河木橋，橋長二十多丈(卷3頁42)	過龜開河，木橋長二十多丈(第22號頁667)
柏樹雜木楊柳，植左右階畔，駁娑可觀(卷3頁44)	柏樹雜木楊柳，植左右階畔，娑娑可觀(第22號頁668)

由上表觀之，第二列《臺灣詩薈》改「康熙末」為「康熙間」，較合於郁永河於康熙36年來臺的時間，因為康熙在位有60年，「康熙間」較合於史實；第三列修改「以紅水溝為次險，今則無道紅水溝者」為「以紅水溝者溝蓋」，前後相互呼應，文字較通順，不然「溝蓋，海流窪深處」的出現，前無所承，將顯得很突兀；第四、五、六、七列可明顯看出「成文本」較「臺灣詩薈本」詳細，而「臺灣詩薈本」的敘述用字則更為簡潔精鍊；第八列修正「龍開河」為「龜開河」，對橋的形容，則精簡為「木橋」；第九列將「駁娑」（此原為宮殿名）改為「娑娑」，較為淺近易懂。尤其第七列更見作大幅的修改，茲將此段說明如下：

「成文本」自：「江南志載聚寶山……不可得而問矣。」此段之後為「雨花臺前人不言為三國石子岡……諸葛恪之成子閣無疑也。考定後，偶閱《通鑑地理今釋》…此即切指所在地矣」，以下再接「梅岡古多亭觀…魂魄不戀梅岡也」。(卷2頁54-55)而「臺灣詩薈本」卻是在「江南志載聚寶山……不可得而問矣。」此段之後改接「梅岡古多亭觀…魂魄不戀梅岡也」(第16號頁268)。此為兩種版本內容段落前後調整之處。

然而「臺灣詩薈本」亦有將「成文本」大幅刪去的段落，在「成文本」卷一之：「上海一名黃浦，……殆未必然」之後，尚有一大段為「臺灣詩薈本」所無，錄之如下：

是夕七點，有旅館接入大公司客樓，樓皆五層，號為上等，余視之猶鴿巢，費重而出入不便，故不如中等旅館，其地在南京路，為英租界。中國之有租界，自英吉利作俑也，名為租借，實甚於佔據。初道光二十二年祁善與英議和，劃上海濱江地方為租界，於是法國繼之，美國繼之，而有三國租界；迨光緒十九年，屈和於日本，更劃江外地為日本租界，而英法更擴充租界，濱江地無可侵，乃侵及內地，今上海租界之地，英最繁盛，日本最荒曠，英租界之盛，尤以大馬路至四馬路為最，然余謂洋樓市肆愈繁，風俗愈敗，猶不如上海城內之略存古風。上海城今已撤而通車馬，然電車之蛛絲鳥跡，摩托車（一名自動車）之絡繹如飛，皆在租界廣闊之路，上海街衢猶狹不可至。此外則人力車，上海人謂黃包車最多，若馬車則比他處為少。上海城內蓋多舊式貨及古物，皆余所欲觀，城隍廟前之市尤盛，嘗過一街，多賣鳥肆，鸚鵡一種至五十餘色，白如雪，綠如玉，黃如金粉，百鳥之音，如眾樂齊鳴，此為市中特色。³⁹

此段解釋洪棄生到上海後住在英國租界地南京路旅館的原因，說明租界地造成的歷史背景；並介紹在上海城內城外街道所見不同的都市景觀，尤其是鳥店所賣的鸚鵡，令他大開眼界，可以瞭解洪棄生初到上海的居住情形以及新奇的見聞。如以遊記而言，這段敘述實有其必要，但是當投稿時，或許為使文章更為精簡，不占太多篇幅，還另有一種可能是，此段文字對日本的敘述頗多不滿，為恐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將此段刪掉。

由以上的舉例觀之，洪棄生確實是將「成文本」的手稿加以修改潤飾後再發表在《臺灣詩薈》，因此吾人研讀「臺灣詩薈本」刊載《八州遊記》的部分，必須與「成文本」一字一句對照比較，一來可見其異同，二來可看到洪棄生修改潤飾鍛鍊文章的痕跡，以及比「臺灣詩薈本」更詳細的內容。

³⁹ 見《洪棄生先生遺書·八州遊記》（8），卷1，頁13~14。

雜
錄

八州遊記卷一（二）

彰化洪 繡棄生

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爲中華之遊。初自彰化洩臺中。越辰首途。乘火車沿山北行。過葫蘆墩。逾大甲溪橋。入長隧。行二分半鐘頃。出至后里莊。又過大安溪橋。又入隧。迤邐過苗栗舊縣。山色漸深。出入短隧者八。循後瀧至中港香山。而右倚青山。左顧碧海。潮如雪山。如屏車至此。山海豁然。在望。逾新竹。又漸轉而向山。迨由楊梅壑中。壑過桃子園。至鷹哥石。又穿隧道五。皆窺洞也。自桃園而疊嶂嵯峨。至枋橋。則清流浩淼。枋橋之溪。繞枋橋村。下流卽稻江。至滬尾注海。邑聚鱗比。屋宇嶙峋。倏忽間到臺北驛。下車入旅館。日已昏暝。越日乘火車到北投。溫泉沐浴。則旅榭池亭。較七年前來遊爲整飭。草山之麓。花木亦益茂。循坡陀而上。溯溫泉之源。山坡平沙。泉湧如沸。谿壑間煙氣瀰漫。蓋其下皆硫磺。故康熙間自福州遣倅來淡水。取硫磺製火藥。卽是處也。其時山皆榛莽。地爲番域。鬼魅蛇虺之窟。土膏泉肥。磺氣之發。巨石滄滄浮動。一鑊所煮。得磺至五百觔。載在當時武林。

〔圖6〕 「臺灣詩薈本」《八州遊記》
（《臺灣詩薈》，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7年。）

（三）《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見〔圖 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有鑑於「成文版」的原手寫稿潦草，不易辨認閱讀，為使此書廣為流傳起見，乃於 1993（民國 82）年請林文龍先生重新整理、標點校對，並打字排版出版，仍分成 13 卷，的確令人一目了然，⁴⁰頗為便利讀者的閱讀與研究，有助於文獻的傳承，本文簡稱「文獻會本」。然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此書並非全部根據「成文本」排版。據林文龍告知，書前的〈凡例〉及卷一至卷三的 1 至 67 頁，是根據《臺灣詩薈》所刊的《八州遊記》標點排版；換言之，從〈凡例〉至「出牯嶺衢不遠……則佛手巖、御碑亭至矣」的「文獻會本」是根據《臺灣詩薈》排版的，⁴¹因為他認為以洪棄生精益求精的個性，要將手稿送去發表，應該會審慎地再加以修改，比手稿更精鍊，但是一般讀者並不知道，此為在引用或作研究時所不可不知的。

不過其中由於《臺灣詩薈》16 號只刊至「梅岡古多亭觀…魂魄不戀梅岡也」，第 17 號缺載卷二（五），「文獻會本」仍據「成文本」接載「雨花臺前人不言為三國石子岡……考定後，偶閱《通鑑地理今釋》…此即切指所在地矣…當時稱西冶，距墩遠矣。」⁴²排版。

至於《臺灣詩薈》刊至卷三 67 頁「則佛手巖、御碑亭至矣」之後至卷十三，「文獻會本」則仍根據「成文本」排版。就整體而言，「文獻會本」依據《臺灣詩薈》排版的部分，「《臺灣詩薈》本」的內容應該都一樣，然而由於是打字排版，出現錯字、衍字及脫字之處仍在所難免，如「《臺灣詩薈》本」：「上海無清遊之地，曩有愚園、張園、徐園」（第 7 號頁 445），「文獻會本」則漏排「張園」；⁴³「《臺灣詩薈》本」：「過正儀邨地」，（卷 1 頁 20）「文獻會本」則誤排為「止儀」；⁴⁴「《臺灣詩薈》本」：「康熙時朱竹『坨』猶見其址」（卷 1 頁 27），「文獻會本」作：「康熙時朱竹『咤』猶見其其址」。⁴⁵至於「《臺灣詩薈》本」未刊，依據「

⁴⁰ 見《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5 月。

⁴¹ 《八州遊記》，頁 67。

⁴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3~47。

⁴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

⁴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

⁴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

成文本」排版之部分亦有同樣情形，「『如』坐馬鬣湖」⁴⁶誤排為「『為』坐馬鬣湖」、⁴⁷「『秦』皇漢武」⁴⁸誤排為「『奏』皇漢武」⁴⁹等等，似此的例子甚多，不一一列舉。因此研讀「文獻會本」必須與「成文本」原稿相互對照，惟有如此，才能避免誤解原意，或窒礙不通。

然而「文獻會本」仍有其貢獻，除版面明晰，便於閱讀，有助於文獻的傳承外：（一）編者能從《臺灣詩薈》蒐集到《八州遊記》的〈凡例〉，此為「成文本」所無，⁵⁰在〈凡例〉中洪棄生特別說明遊記的主旨、內容、特色，以及寫作方法，並強調文中特別注意山川風土的變遷、考證地同而名異者、地異而名同者，說明對於太湖、廬山的描述特別用心，以及自己對古蹟有關興亡或帝王舊都等勝蹟的關注，先對此書勾勒出重點，提示讀者如何去瞭解全文的重心所在，使讀者瞭解作者的寫作主旨及重點所在，指引讀者如何閱讀，不至於陷入歷史地理考證的五里雲霧中。（二）能將《臺灣詩薈》所刊部分《八州遊記》排入書中，提供另一個與「成文本」不同的版本，讓讀者作參考比較，惟一白璧之瑕，未能在書中加以註明，提醒讀者注意。

⁴⁶ 「成文本」《八州遊記》（八）卷3，頁69。

⁴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0。

⁴⁸ 「成文本」《八州遊記》（八）卷4，頁40。

⁴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4。

⁵⁰ 洪繻，〈八州遊記凡例〉，《臺灣詩薈》（上）第6號（民國13年7月）（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77年），頁383~384。

八州遊記 卷一

彰化 棄生洪 編

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爲中華之遊，初自彰化蒞臺中，越辰首途，乘火車沿山北行，過葫蘆墩，逾大甲溪橋，入長隧行，行二分半鐘頃，出至后里莊。又過大安溪橋，又入隧，迤邐過苗栗舊縣，山色漸深，出入短隧者八，循後瀧至中港香山，而右倚青山，左顧碧海，潮如雪，山如屏，車至此，山海豁然一望。逾新竹，又漸轉而向山，迨由楊梅壠、中壠過桃子園，至鷹哥石，又穿隧道五，皆短洞也。自桃園而疊嶂嵯峨，至枋橋則清流浩淼，枋橋之溪，繞枋橋村，下流即稻江，至滬尾注海，邑聚鱗比，屋宇嶙峋，倏忽間到臺北驛，下車入旅館，日已昏暝。越日，乘火車到北投溫泉沐浴，則旅樹池亭，較七年前來遊爲整飭，草山之麓，花木亦益茂，循坡陀而上，溯溫泉之源山坡平沙，泉湧如沸，谿壑間煙氣瀰漫，蓋其下皆硫磺，故康熙間自福州遣倅來淡水取硫磺製火藥，即是處也。其時山皆榛莽，地爲番域，鬼魅蛇虺之窟，土膏泉肥，磺氣之發，巨石滄滄浮動，一鑊所煮，得磺至五百觔，載在當時武林郁永河日記，今則地面已竭，藏諸地下者，非機器不能出也（十八日在臺灣設法匯兌旅費）。

越日爲十九日，乘火車過錫口、南港、水返腳村，又過五堵、七堵、八堵村，共穿短隧四，而至雞籠，宿顏氏陋園。園在雞籠山麓，去雞籠市二里餘，依山建築，引水通流，樓臺花木泉石俱雅觀，名陋而實不陋，距海不遠。是夕風大，洋船（大洋丸二萬餘噸）不敢入港，竟夜大風雨，園中電燈如晝，翌日風雨

〔圖 7〕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
（《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四) 影印油印本(見〔圖8〕)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中曾提及《八州遊記》尚有油印本，序云：

余因纂編先生遺書將成，以未得《八州遊記》油印本及《八州詩草》為憾，乃請炎秋教授再為搜訪，俾輯成全璧。詎料未經旬，竟從某君處將油印本訪得，而詩草原稿亦從篋中檢來，令人欣慰，以瑰寶視之。因詩稿與他稿長短不齊，再商得黃成助君同意，特加排印，原稿《八州遊記》仍併入遺書，油印本《八州遊記》則以十六開本影印，作為專集發行。⁵¹

如依其所言，在1970年出版《洪棄生先生遺書》的同時，也出版油印本的專集，採16開本影印，然今日本國國內未見及。不過筆者在「初稿」中發現夾有一張手寫的油印紙條，上寫：「六點三十分到泰安，明為州，屬濟南府，清仍之，雍正初升為直隸州，雍正末升為府，入民國為縣。時在九月末，日色已黑，不復見岱宗面，有曲阜孔家在此下車，惜余有濟南預約不可下。」不知是否即胥氏所說的油印本；而「初稿」作：「六點三十分到泰安，則日色已黑，不能再見岱宗之面，可憾也。」「成文本」與「文獻會本」則作：「六點三十分到泰安，明為州，屬濟南，清仍之；雍正初升為直隸州，雍正末升為府，入民國為縣。時在九月末，日色已黑，不復見岱宗面，有曲阜孔家，在此下車入泰安，惜在漢口與濟南人預約，不克同下車。」⁵²如將四種版本內容將以比較，「成文本」、「文獻會本」敘述較「油印本」詳細，以「初稿」最為簡略，「油印本」較為接近「成文本」，因此在版本的時間先後排序上，應是先有「初稿」，而後有「油印本」、「成文本」、「文獻會本」。筆者根據國家圖書館資料得知，目前「油印本」藏於海峽對岸「中國國家圖書館」，無法看到其內容，只能聊備一格，待日後親自見到資料後，再作增補。

⁵¹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197。

⁵² 「成文本」《八州遊記》(九)卷9，頁10。「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02。

六點三十分到泰安明為州屬濟南府清仍之雍正初升為
直隸州雍正末升為府入民國為縣時在九月末日色已黑不復
見岱宗面有曲阜孔家在此下車惜余有濟南預約不可下

〔圖8〕 影印「油印本」《八州遊記》
（見於「初稿」《八州遊記》）

二、未刊印本

(一) 「初稿」《八州遊記》(見〔圖9〕)

筆者在前一節曾提及，洪炎秋之妻關國藩女士家中藏有一本以毛筆書寫的《八州遊記》手稿，為線裝本，每頁長 16.2 公分，寬 12 公分（含裝訂線），約有 180 餘字。共分成 6 小冊，並不分卷，約 384 頁，全文約 8 萬餘字，比起「成文本」少約 13 萬餘字。換言之，「成文本」比此手寫稿本字數約多出 3 倍，「成文本」有可能是根據此簡要的手稿增補而成，本文暫稱為「初稿」，乃因目前尚未見到比此稿更早的版本，在「成文本」中可見其有寫日記的習慣，「初稿」是否即其遊覽時所寫的日記，目前尚無法確定。茲將其與「成文本」差異處舉例略作比較如下：

1. 就內容敘述而言

「初稿」第一冊的正文前面數頁有《八州詩草》的四首詩草稿：〈將遠遊在臺北路作〉、〈將遊中華作〉、〈將泛海入中華作〉、〈太湖中作〉。以下是全書各種簡單的大事記，如「七月二十日大風雨宿雲年家園」、「二十一日出船」、「廿四夕赴陳天送君宴」、「廿五赴倪、王二公宴」、「二十六日交澹然君斐文局印刷定金百廿元」、「四點二十五分馬牧集」、「自商城至此多村落」等等。其後在段落之間偶而會有夾敘詩稿如〈滯申江即事〉即「成文本」《八州詩草》的〈滯滬上即事〉。簡單的大事記如「初九日徐家匯天文臺報告沿海颶訊」、「是夜南市大漲水」、「十一日不晴」、「十二日小晴、病」、「十三日晴起」，「成文本」則總述為：「然徐家匯天文臺自初九日報告沿海颶訊，是夜南市大漲，十一日猶不晴，棧秋病起。十二日小晴，余病。十三日晴，余強起。」⁵³顯見「初稿」確實是一草稿或隨行日記。

「初稿」第一冊本文內容敘述僅始於八月初五，先寫為：「八月五日自上海發，過寶山，多園，半途崑山多田…虎邱劍池」，記述簡要，字跡潦草，幾不可辨。接者又將此段改寫為：「八月初五八點自上海北站望蘇州出發，過寶山縣，縣多園，種菜菘，半途至崑山界……」，描述已較為詳細，然「成文本」此段則作：「八月初五日八點，自上海北站快車，望蘇州出發，其地距蘇州百九十多里，車行過過寶山縣，縣多園地，園多種

⁵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

蔬菜果瓜，半途至崑山多田……」，描述則更為詳細，並加述從上海乘坐快車，距離蘇州的里程，以及田園景致，增補之處極為明顯。「成文本」內容敘述則始於「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為中華之遊，初自彰化蒞臺中……乃遊松嘉杭紹四郡，故特先遊姑蘇地方」，⁵⁴此段為「初稿」所無。此一大段敘述自彰化啓程前往臺北基隆所經各地以及所見景致，在雞籠宿顏氏（雲年）的陋園，而後乘船出發到達上海的經過；其中以大篇幅考證上海地理形勢，並評論上海以及三江之地理和相關史事典故，其考證部份約3千7百餘字。

「初稿」第六冊內容止於11月21日遊江蘇松江九峰的「……余在路上望見薛山可以補九峰之數也，九峰外山尚多，皆小山也，如臺灣丘陵。九峰名著天下，比於北固，在臺灣不足比大，山下一丘陵，而臺灣之名山不著，人之所處亦如哉。」以下「成文本」敘述由上海經福建返回臺灣的經過則未見敘述。「成文本」此段則作：「……今以薛山充數，薛山東即鳳凰山，列九峰首，得天目之脈，比諸武林，稱小鳳山，陸遜有宅址在城門南，顧野王有亭林遺蹟，在亭林鎮寶雲寺。」⁵⁵以下記述11月25日晚從黃浦江登火舟返臺灣，朋友倪軼池、王澹然等友人送別，經浙江海港、入福建省福州海門，過馬尾、鼓山、釣龍臺（南臺），多為回憶少年時四次至福州參加鄉試時遊覽經過，故其文以「至白湖亭，來轎入福州，首尾五日，行四百里，五十餘程，各地名十不記一，此據當日詩題及細注彙訂而成。」⁵⁶作為結尾，此即「成文本」〈凡例〉所云：「至於入閩，已呈倦鳥之翼，故殿以少年遊蹤。」雖於福建景致描述較少，但是仍為研究洪棄生少年時期求學經過不可或缺的史料。「成文本」還有於記述遊河北京城之後，附錄三篇洪炎秋的文章〈櫟兒遊頤和園筆記〉、〈櫟兒遊北海筆記〉、〈櫟兒遊蘆溝橋筆記〉，此皆「初稿」所無。

至於對於古蹟的描述，「成文本」必詳述相關史事，勝於「初稿」，如介紹留園時，「初稿」作：「園為盛旭人所購，嘉慶觀察因前明徐炯卿園，劉氏舊址廣四十畝，迴廊曲宇，池塘樹石皆具雅觀，池中蓄鴛鴦…。」

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5。

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9。

⁵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25。

」 「成文本」則作：「園本嘉慶間劉觀察蓉峰因前明徐炯卿舊址經營，號寒碧莊，亦名劉園，咸豐庚申粵亂獨幸不毀，光緒初為盛旭人所購，攘別蕪穢，改名留園，廣至四十畝，迴廊曲宇，轉折不盡，水榭樹石，位置雅觀，有客堂，有舞台，稱吳中名園之最，惜盛氏遠寓上海，不能作園主人享清福，徒供守園戶收遊費、賣茶果而已。」⁵⁷其中寫劉園的經營與相關的史事以及景致的描述，並加述自己的感慨，則較「初稿」詳細，頗具可讀性。

又如寫虎丘塔時，「初稿」僅作：「虎邱上一塔七層，隋仁壽九年建晉王珣琴臺址，雖頽落而仍卓立天半，相傳下為吳王墓。」 「成文本」則增補為：「虎邱之塔七成，在虎邱高處寺殿東南，為隋文帝時代因晉王珣別墅琴臺址舊址而建，相傳其下即吳王墓。考《越絕書》，闔閭塚在闔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塔高大而多剝落，恐不久即頽，千年古物，何吳人不為寶愛也。……康熙時朱竹垞尤見其址。」⁵⁸可見「初稿」的簡要，「成文本」則除詳細考證名勝典故外，還不忘流露他對名勝未來的關心。再舉一例觀之，「初稿」形容龍門石窟以及其興建經過：「又南行十餘里至龍門山，山之東與香山對峙……自香山可低而視也。」所用文字僅約875字，然「成文本」則自「又行十里餘至龍門鎮，鎮非大市，然伊闕兩山，今皆駐軍，謂之鎮，稱實矣。……龍門山有奉先寺，杜工部前遊作『天闕象緯逼』之詩……劉長卿龍門八詠有福公塔、遠公龕今不見，至於水東渡水西渡，則系伊水東西。」⁵⁹加敘文學典故，所用文字約2852字，可見其詳略之一斑。限於篇幅，僅舉以上數例，瞭解「成文本」可能是根據「初稿」增補潤飾而成。

2.就文字描寫而言

「初稿」的文字尚未經精細的修飾與文字鍛鍊，「成文本」則進一步加以潤飾鍛鍊，如初稿作「馬當山之重疊」，「成文本」則作「馬當山之

⁵⁷ 「成文本」《八州遊記》（8）卷1，頁23~24。按「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之「徐炯卿」誤排為「徐炯鄉」。

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按：「成文本」《八州遊記》（八）卷1，頁27作「朱竹垞」，「文獻會本」之「垞」誤排作「咤」。

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9~153。

複疊雄俊」；⁶⁰如「初稿」作「西南群山，雨中蒼翠可觀」，「成文本」作「適微雨，西南群山，濕翠可愛」，⁶¹使意境更美，更具詩意；如「初稿」作「只可見太湖一角耳，雨中群山模糊」，「成文本」則作「只望見太湖一玦耳。翠峰寺在山巔，萬綠壓湖，可以望遠，時不及上，雨中雲湧太湖根，群山模糊」，⁶²將「角」改成「玦」，太湖比成玉珮，更見其秀麗與典雅，又增寫翠峰寺，以「萬綠壓湖」形容太湖風景，「壓」字擬人化，極為傳神生動，「雨中雲湧太湖根」，呈現動態之美，使美景如在眼前，文辭美而精練，比起「初稿」的簡略，不僅畫面更美，也更有可讀性與欣賞價值，諸如此類的增飾鍛鍊字句，全文不勝枚舉，僅舉以上數例，以為佐證。至於在文中或修改字句，或增添資料在行文旁邊，二稿均有，可見洪棄生的寫作態度是精益求精。

3. 「初稿」與「成文本」記述有不同者

例如時間記載不一樣，「初稿」作「十九日七點半」，「成文本」作「八月十九日七點鐘餘」；⁶³又如虎邱塔的望蘇臺與生公祠之間裂一深壑，初稿作「山壁石上，鑄『天下第三泉』」，「成文本」改為「第五泉」，⁶⁴可見「成文本」是經過他將「初稿」作細心的考證。為使更容易辨別不同，將以上所舉二書的文字與記述不同者製表如下：

「初稿」與「成文本」比較表

初稿	成文本
山壁石上，鑄「天下第三泉」	山壁石上，鑄「天下第 <u>五</u> 泉」（頁8）
西南群山，雨中 <u>蒼</u> 翠可愛	<u>適微雨</u> ，西南群山， <u>濕翠可愛</u> （頁10）
只可見太湖 <u>一角</u> 耳， <u>雨中</u> 群山模糊	只望見太湖一 <u>玦</u> 耳。 <u>翠峰寺在山巔</u> ， <u>萬綠壓湖，可以望遠，時不及上</u>

⁶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0。

⁶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

⁶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12。

⁶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

⁶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

	， <u>雨中雲湧太湖根</u> ，群山模糊（頁 11-12）
十九日七點半	<u>八月十九日七點鐘餘</u> （頁 24）
馬當山之 <u>重疊</u>	馬當山之 <u>複疊雄俊</u> （頁 60）

「成文本」的文辭優美勝於「初稿」，在內容敘述上亦有更正，可明顯看出「成文本」的增補修飾，大不同於「初稿」。

4.就引用考證資料而言

「初稿」全書並未引用參考書籍作考證，但是「成文本」則大量引用，引證經史子集諸書，如《水經注》、《禹貢》、《周禮》、《越絕書》、《史記》、《孟子》、《文選》、《東坡詩集》等等，以增補名勝古蹟的典故、歷史淵源與山川地理沿革的敘述。如寫遊太湖，則先引用《禹貢》、《吳越春秋》、《國語》、《水經注》考證五湖。又如自出山東闕里到姚村，再至吳村，東見石門山，西見九山。此段引用李太白、杜甫的題詩等文學典故說明為「初稿」所無，尤其至大汶口站，大量引用《漢書》、《水經》、《禹貢》、《禮記》、《春秋》、《水經注》、《淮南子》、《春秋傳》、《水經注圖》、《論語》，考證大汶水與小汶水，「初稿」則隻字未提。至濟南西郭門，「初稿」作「門二重，城垣之厚，城門之深，幾及南京，殆逾汴京，惟不及二京廣大。」「成文本」則作「門二重，城垣之厚，城門之深，幾似南京，殆逾汴京，惟城之廣大，不能比二京耳，《遜國記》及李賢《古穰錄》，載鐵鉉給成祖入城，懸鐵板下擊中馬首者，即此門也。」⁶⁵引書陳述城門的相關典故，加以說明，以凸顯其重要性。換言之，「成文本」所見引用經史子集，皆為「初稿」所未見。

5.就頁中圈點、頁數及書眉補述而言

「初稿」並無圈點，亦無頁數，無書眉，但在行邊有補述；「成文本」本亦無頁數（今之頁數應是出版時加上的），但有斷句圈點及重點圈點和書眉作補述，只是補述部分並不多見，如提到黑水溝則在書眉補述云：「從中南路必過澎湖溝北路可免其險」。⁶⁶又如「成文本」至北固山將入甘露寺：「有斜坡曲道，護以長廊，壁上鐫宋總管吳玠天下第一江山六大

⁶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0。

⁶⁶「成文本」《八州遊記》，第 8 冊，卷 1，頁 4~5。

字」，⁶⁷在書眉補述：「吳琚汴人，字居父，有玉麟堂帖」。此又為「初稿」、「臺灣詩薈本」與「文獻會」所無。

6. 「初稿」有隨文附詩

「初稿」有隨文附詩，「成文本」全書則未見附詩。如在遊畢蘇州後，「八月十七九點自上海向鎮江」之前，「初稿」則有附詩，如〈自太湖洞庭山回櫂三首〉、〈滯申江即事二首〉；「初稿」在湖北漢口會晤好友江拙宜，飲酒於杏花樓文後，附有〈和江拙宜君重酒席上韻兼及盛李二君〉，此詩為《八州詩草》所未錄，錄之如下：「五湖九日成新會，千里二天勝故人。赤壁黃州堪賞月，黃花白髮不宜春。誰歟名士盛孰子，我愛漢皋李公麟。彩筆文通肯相借，綠波南浦院同鄰。」又「初稿」在全文最後附有：「初二天未明，枕上得詩贈澹然：『君來東海自南徐，我在滄溟共尾閭，一面竟成千里友，三生早讀五車書；淞江天落談詩後，申浦潮歸剪灼初，寄鶴齋文蒙校定，何時重訪子雲廬。』」由此詩可更深入瞭解他與王植之間感情的深厚，《八州詩草》則未見。至於這些附詩，後來有部分收錄至《八州詩草》，部分未收，因此「初稿」仍有其參考價值。而「成文本」則是每到一名勝古蹟大多會引前人詩句作印證，如寫到虎邱下塘街的景致佳，則引楊次也〈西湖竹枝詞〉：「明知此地湖山勝，偏要違心譽虎邱。」⁶⁸又為「初稿」所無，此例甚多，不再引述。

7. 「初稿」有「成文本」未有的記述

如「成文本」敘述「至雞籠宿顏氏陋園」，⁶⁹在「初稿」大事記中有提及「七月廿日大風雨宿雲年家園」，因此得知顏氏為洪棄生好友顏雲年；還有「廿一午下出」、「七月廿二日在南京路午下七點到旅館」、「廿四夕赴陳天送君宴」、「廿五赴倪王二公宴」、「二十六交澹然君斐文局印刷定金百廿元」、「廿九午移海寧福安里」等等，此在「成文本」只簡述「自七月間到上海，諸未覲面之友，數來歡聚……遂託王君澹然代料理印刷文集事」，並未提及赴宴、交澹然君給裴文書局定金的時間和前段所提請王澹然幫忙校對，有助於瞭解他到上海的活動。又如「初稿」寫寒山寺

⁶⁷ 「成文本」《八州遊記》，第8冊，卷2，頁18。

⁶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9。

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

今日的廟貌，有敘述「惟新刻張懿孫楓橋詩及俞蔭甫一跋」，為「成文本」所無。又如遊太湖，二書皆稱讚太湖：「可吞西子湖矣，蘇州名勝賴有此耳。」「初稿」則加述：「天平山、穹窿山、玄墓山、鄧尉山皆近在湖上，不只石公、石姥、林屋、歸雲諸洞跨在湖水而峙也，然岡阜雖多，近於培塿，無疊嶂嶙峋插天而起之大觀，惟山水迴環，包括至數百里，迴抱三郡地方，放舟而行如入裊海，是可駭耳。」此段對太湖的周遭山勢的描述極為詳細，「成文本」並無，可見他在正式撰寫時已將其刪掉。再舉一例，如寫拙政園，敘池的兩旁有亭榭之後，「初稿」詳敘相關典故：「據光緒丁丑玉岑傅良聯，此地有鬱林一卷，話往事數千年，載酒重過魯望宅，我來值山茶再放，願同志二三子，對花齊和梅村詩（山茶詩），園益以梅村詩得名，然則園中必栽有山茶花，惜我來非花時耳…張之萬…王夢樓…。」反而能更加深對拙政園的瞭解，而「成文本」僅述：「中有山茶樹，園與花並因梅村詩而得存，有王夢樓、張之萬、傅良題署，惜我來不及花開時耳。」⁷⁰可見其修改精簡的痕跡，又「初稿」的「郡人徐泌儔」，「成文本」定稿只寫「徐君」。「初稿」的八月二十五日「許乃昌來同行坐馬車」，「成文本」則無。「初稿」有「十一月朔夜倪先生來訪，澹然君繼至」，「成文本」則無。因此「初稿」也有比「成文本」詳細的地方，反而可以看到「成文本」所沒有的資料，因此如能將「成文本」與「初稿」相互參看，將獲得更多資料。

由以上的分析，由於「初稿」的出現，可以證明「成文本」可能根據「初稿」增補修改。「成文本」考證詳盡，文辭優美而整練，具文學、史學、地理學的價值，可謂「後出轉精」，可以瞭解從「初稿」到「成文本」的撰寫的心路歷程，亦可見洪棄生對此書的重視與專注用心。尤其「初稿」中尚可以看到「成文本」中未提及的部分，諸如此類情形頗多，可補「成文本」敘述的不足，更可深入瞭解洪棄生以及他的寫作過程與修飾技巧。雖說「大將不以璞示人」，然而那是對洪棄生個人而言，如就學術研究的史料而言，便不能不把「初稿」視為史料的瑰寶，仍有其參考價值存在，可列為《八州遊記》第五個版本。從「初稿」到「成文本」，洪棄生參考各種文史地理資料，完全做到他在〈凡例〉中所說的「記者之遊，仍

⁷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

如讀書，處處與經史子集參互考證，以核古今名蹟」，無論從寫作的內容結構，景物的描述，文字的描寫技巧，史事的陳述與景點的考證，都呈現「成文本」遊記性質的多元性與完整性，具有極高的價值。

八月初五日（註：蘇州）自上海出發，區區山影點點，多園種菜蔬，半途至
 崑山界，崑山物產多，田疇方秋，穫禾稻，稍近於蘇州，
 崑山城在路左，中有小山，上有高塔，自上海西行，一片平
 地，至此始見山容，區區儀村地，人烟稠密，屋舍不廢，
 江外茫茫，已見路旁，東南時，火車向東行，江又在路
 北，則近外跨塘，邨矣，至崑山，屋尤稠密，江以
 紛橫，通太湖之矣，車到蘇州，坐馬車至園門外

〔圖 9〕 「初稿」《八州遊記》
（關國藩女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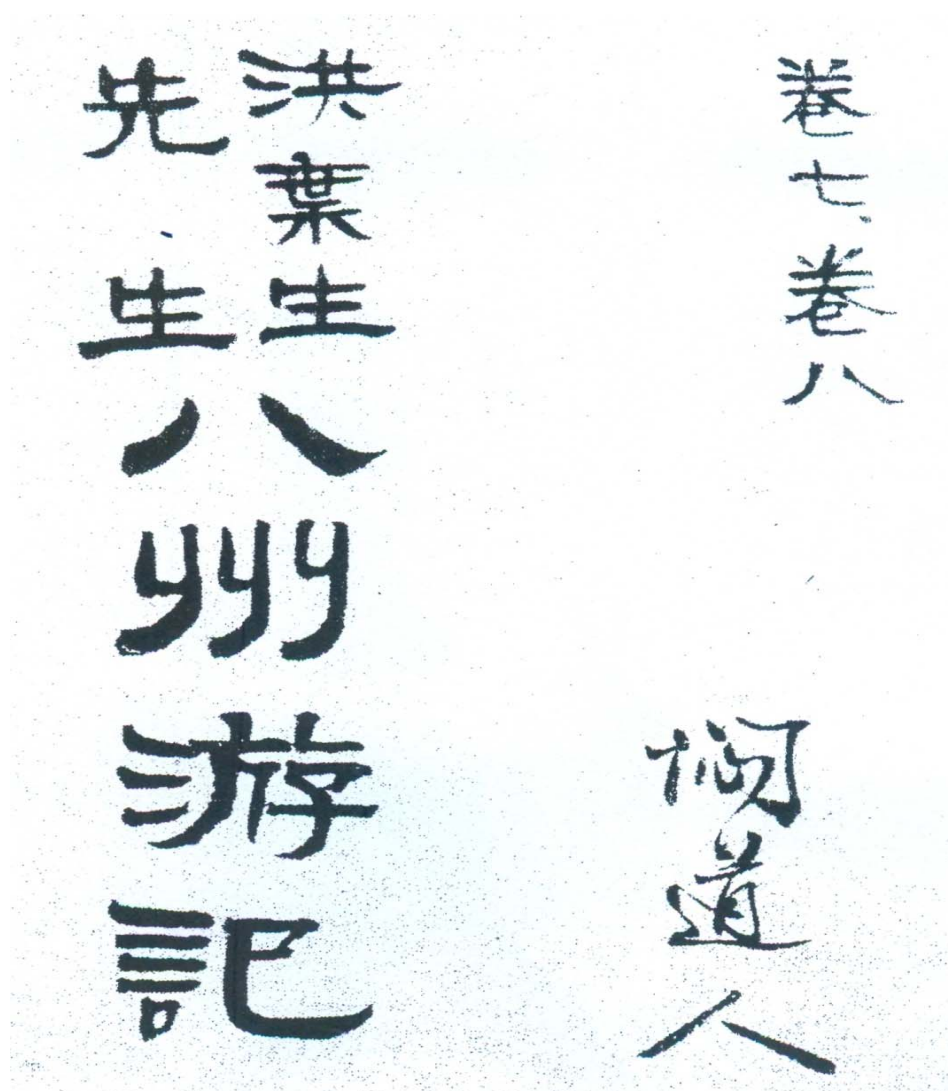
（二）悶道人所藏《八州遊記》（見〔圖 10〕）

根據施懿琳、楊翠合編《彰化文學發展史》⁷¹及《鹿港鎮志》介紹洪棄生的作品時，⁷²均附有一本書名《洪棄生先生八州游記》的照片，上寫卷七、卷八，署名「悶道人」，可能是藏書人的筆名。僅就封面以書法手寫觀之，書名為《洪棄生先生八州游記》，與「初稿」長寬大小差不多，為線裝書，很可能是手抄稿。然因無法查考，暫列為第六種版本。

綜合以上各版本的分析，「成文本」《八州遊記》的原手稿，是目前已刊印最完整、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是從事《八州遊記》研究必須引用的版本。「文獻會本」的貢獻，則在於提供清晰易讀又輕便攜帶的版本，頗利於一般讀者，但是其為電腦打字，難免有缺字、錯字或訛字，校對不夠精細之憾，然瑕不掩瑜，如欲從事研究，則仍須對照參閱「成文本」，以增加其可信度。至於「初稿」的價值，則是目前可見第一本手稿，此稿早於「成文本」，可能為「成文本」潤飾增補的依據，如與「成文本」作比對，可以發現何者是「成文本」所未描述？何者是「成文本」修飾增補之處？對瞭解其從創始到完稿的過程仍有其價值，頗值得再相互作比較研究。「臺灣詩薈本」雖然所刊篇幅不多，只敘到江西廬山的部分景點，但是可以看出洪棄生在投稿時所作的修改，見證文學家對於寫作的用心與謹慎態度，洪棄生的文筆所以佳妙可讀，無一句廢言虛字，乃是經過不斷的鍛鍊潤飾而成。至於「油印本」目前雖未能見及全本樣貌，但是如能發現，當更能對其版本的研究有深入成果，從而瞭解洪棄生對《八州遊記》的重視，希望能廣為流通傳久遠。至於悶道人所藏版本的出現，可見此著作已受到後人的重視而予以傳鈔或珍藏。

⁷¹ 施懿琳、楊翠，《彰化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頁97。

⁷² 見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1900年6月），頁122。



〔圖 10〕

悶道人藏《八州遊記》

(引自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
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

第四章 《八州遊記》的體式與版本

第五章 《八州遊記》的內容探析

中國歷代遊記寫作的內容，從六朝至近代，廣泛地包括行旅蹤跡、山川景物、名勝古蹟、歷史掌故、神話傳說、民俗風情、史地辯證、地理沿革、水文氣象、生物礦產、岩石地貌、詩文引證、議論說理、抒情感懷等等；¹簡言之，即包含寫景、敘事、記遊、抒情、議論、考證。洪棄生博覽群書，在出遊之前，必然先讀過歷代名家的遊記文學作品和相關的文獻資料，作為遊覽時的參考，而於撰寫遊記時，更會注意前人寫作的具體內容結構和所關懷的角度，再以他敏銳的觀察力，發揮撰寫的長才，充分展現他與眾不同的宏觀與微察。

《八州遊記》多達 21 萬餘字，洪棄生如何將所遊八州十省的景點遊蹤，所見所聞，盡情地書寫記錄下來？他在〈凡例〉中即已說明此書寫作的基本態度。首云：「記者則一路遊跡所及，無論勝地僻壤，寫風景外，必一一窮其歷史。」可見他對歷史淵源的考證十分重視，行蹤所至，無論窮鄉僻壤或名勝古蹟，必定考查每個地方的歷史沿革，此即「遊山如讀史」，蓋以名勝古蹟猶如一部生動形象的「史書」。又云：「記者之遊，仍如讀書，處處與經史子集參互考證，以核古今名蹟。」此等於是把閱讀經驗移植到旅遊活動中，把山水當文本，旅遊者反而成了讀者，²不僅窮究其史根源，還要把山水風景當作文本來閱讀，將古今的名勝古蹟與經史子集等古籍相互考證，這不僅是洪棄生遊覽山水名勝古蹟的基本態度，也是他寫作的基本態度。因而當他遊覽山水時，發現有不懂或質疑之處，必查閱相關經史子集，加以辯證釋疑或增補相關史料。此外，洪棄生在〈凡例〉中即特別強調他的遊記的主要內容有三，一為考證山川地理，二為詳述人文古蹟，三為描寫山水風景。屬於考證山川地理方面的有：（一）「山川風土之變遷，尤記者所注意，如歷山舜井之湮，會稽禹穴之塞，雲夢澤之反壤，……春秋之豫章，非今之豫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二）「地同

¹ 參考梅新林、俞樟華編，《中國游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

² 毛文芳云：「文人最常進行的活動是閱讀，將閱讀經驗移植到旅遊活動中，其實也不奇怪。……在這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中，山水世界成了文本，遊行其中的人類成了讀者，人類彷彿是山水價值的最後賦予者與肯定者。」見毛文芳，〈晚明的旅遊小品〉，《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頁27。

而名異者，如安徽江上之裕溪，即三國濡須口，湖北江上之武穴，即六朝青林口……橫尾嶺為《禹貢》陪尾山，是皆人所習見而不察。」（三）「又有地異而同名者，赤壁有五，汶水有七，歷山有九，塗山有四，記者所過，皆為發明。」蓋以沿途所見山川風土變遷、地同名異以及地異名同，都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這些反而是洪棄生所注意所自創發明。屬於敘述人文古蹟方面的，更為他所重視，他所重視的古蹟可分兩類，一類為：「有關古蹟有係興亡，如開封之古夷門、古吹臺、古梁苑及艮獄為北宋致亂之由，青城為宋帝俘囚之地，記者皆一一訪求。」一類為：「帝王舊都之勝蹟，南京最多，此外則洛京，然洛陽非舊城，勝蹟多在城外，至於洛陽以東，有成皋山、虎牢關……南有關帝陵，春秋之伊闕塞。……記者或過之，或登之，或臨之，而尤致意於楚漢戰處。」凡此必定詳細敘述。至於對山水風景的描摹，則著重在太湖與廬山，此二景點都經過他的細心考索與詳細記。由此看來，《八州遊記》不僅是山水遊記，更兼具學術考察性質，因此可稱為「學術遊記」。

由上觀之，《八州遊記》的內容實已涵蓋前述中國古代遊記所具備的記遊、寫景、敘事、考證、抒情、議論等，其內容大致前承《水經注》、《入蜀記》、《徐霞客遊記》而來，³而洪棄生對於浸透了人類文化意識的人文景觀，更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與偏好，尤其在考證部分，包含文學、歷史、地理沿革等，占全書很大的篇幅，這種對考證的癖好，筆者以為與陸游頗為相似，此或許受到《入蜀記》的影響，⁴但也是洪棄生求真求實的個性所致，可見洪棄生對《八州遊記》的寫作，並不以描山繪水為重點，而是欲藉此書呈現祖國山水的壯麗及人文古蹟的全貌，而吾人可從其內容看到他的淵博學識與治學功夫所在。

本章參考章尚正《旅遊文學》、⁵郝長海《旅遊文化學概論》、⁶邵冀順《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⁷等書，將《八州遊記》重要內容分成描摹自然景觀、記述人文景觀、考實述異與辯駁正偽、抒發感慨與議論四節加以探

³ 其中《徐霞客遊記》描寫岩石地貌為《八州遊記》所無。

⁴ 梅新林、俞樟華編，《中國游記文學史》認為《入蜀記》內容兼考證成癖，並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考訂十分讚賞，參見頁199。

⁵ 參考章尚正，《旅遊文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⁶ 郝長海、曹振華，《旅遊文化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

⁷ 邵冀順編，《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析，從而說明此鉅著完成的整個歷程，藉以瞭解洪棄生在旅遊過程中的所思所想與感情所寄託，以及其遊記的價值所在。

第一節 描摹自然景觀

遊記中的寫景，主要是指對名山勝水自然景觀的描摹，它包含「山岳丘陵洞穴」、「江河海瀑泉池」、「天文季節及花木鳥獸」等三大類。如再細分，山岳丘陵洞穴可分為天下名山、奇山家山、雲壑洞穴；江河海瀑泉池可分為江河溪澗、湖泊海洋、瀑泉池潭；天文季節及花木鳥獸則分為天文氣象、四季物候、花木鳥獸。⁸洪棄生所喜愛的山水，如蘇州的太湖、揚州的瘦西湖、鎮江的焦山、金山、北固山、象山，南京的三台洞、燕子磯、秦淮河、莫愁湖，安徽的小孤山，江西的廬山、三疊泉、黃龍潭、五老峰、鄱陽湖，湖北的西山、湖南的洞庭湖、山東的大明湖、杭州的西湖、松江府的三泖九峰等等，在他的描摹之下，極盡山水之美，頗為可觀。本節將《八州遊記》中對自然景觀的主要描摹內容，歸納為名山奇山、湖瀑潭泉海、天文氣象三大類。

《八州遊記》由於是長篇的日記體遊記，可自由寫作，篇幅長短隨意自如，對於山水自然景觀的描繪，多是因地隨手而記，所佔篇幅雖然不多，但是有時只用數語，即能發揮畫龍點睛之妙，頗為雋詠可讀。其文句有長有短，較長者如對小孤山、太湖、廬山、泰山的描述，短者則也可能僅數句，如寫自臺中乘火車往臺北，描寫沿途經海線所見海上景觀：「右倚青山，左顧碧海，潮如雪，山如屏」⁹採用對句，僅 14 字，即將所見海景呈現眼前，凡此皆有如珍珠般的晶瑩剔透，清新可喜，可以當作精緻的寫景小品文賞讀。以下依所歸納的三類舉例探析，一方面瞭解洪棄生所喜愛山水美景的具體內容，一方面也可藉此欣賞他描寫山水的藝術技巧。

一、名山奇山

天下的「名山」，以五岳的泰山、華山、恒山、衡山、嵩山為最著名，歷代騷人墨客莫不以遊遍五岳為終身追求的理想，故留下不少吟詠記遊的佳作。五岳之外的名山，還有如黃山、雁蕩山、武夷山、廬山、峨嵋山、

⁸ 參考章尚正，《旅遊文學》第 4 章內容分類。

⁹ 洪棄生，《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10。以下凡引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洪棄生文學作品，均簡稱「文獻會本」。

五臺山等，並有佛教四大名山，亦是文人、畫家所必遊，留下大量情景兼勝的作品。「奇山」指雖不如上述名山龐大巍峨，名聲顯赫久遠，但是因為具有天賦獨特的奇姿美色，仍為一方勝景，如陝西終南山是唐代文人遊覽之地，四川青城山、海南五指山、東北長白山，皆有文學家寫其神奇怪特之景，因而名傳天下。

洪棄生遊歷中華十省，所描寫的名山，除了五岳中的泰山，還有宇內的名山廬山，奇山則當屬江西的小孤山，遊記中均有細膩的描寫。以下按照他遊覽的先後作分析。

洪棄生對小孤山十分欣賞，雖然只是乘船經過，但是對此山的描繪，可謂全形盡貌，令人讚嘆其觀察的細微，其描寫功力的深厚以及豐富的想像力，由此可見。其云：

及余望見煙鬟，則又惜其渺小嫵媚，一握筍腰，恐不配雄冠劍珮，高掌巨蹠之馬當君，迨舟行既近，全身畢現，凌波獨立，單椒秀發，自下以上，純屬石骨，石又層層疊摺，兼有皺、瘦、透三妙。石山恆無草木，此則自西南面緣至山頭，被於山肩，遍生細秀佳樹，如美人委長髮，如髻女垂長髻；山後東北麓水際，湧生一拳石，復如漢女解佩於江皋，如繫明珠繡襦後。山尖有亭，山西南面出水，山麓有寺，此則出於後天裝飾，如美人貯金屋；山中藏有礮臺，如孫夫人俠侍刀劍（舟中望不見礮臺），以此與馬當相視而笑，恐馬當或自慙粗才，如項羽之對虞姬，莫愁湖上盧家少婦與中山侯王共有千古，小姑抑又過之，誠不以富，亦只以異彭郎磯大功坊，均卻步焉。（余前所見數磯有彭郎磯，在小姑北）¹⁰

全段以約 300 餘字形容小孤山，將「小孤」諧音化身為「小姑」，採多維視野（即遠望與近觀）刻畫，從遠望時覺得不如傳言的盛名，認為其嬌弱不能與馬當山相配，直到近觀，才發現其美在凌波獨立，美在石骨（即山石）層層疊摺，兼有中國山水畫中描畫石頭皺、瘦、透三妙，再從西南面觀察，比喻山上遍生細秀的樹木，有如美人委長髮及髻女垂長髻，而後再從小姑山後東北麓觀察到有一珠圓拳石，有如漢女解佩江皋，繫明珠於繡襦後，更見其山石的秀氣。接著從山的各個角度整體觀察，仰視山尖有亭

¹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1。

，山的西南面出水，山麓上有寺廟，但認這些都是後天人工裝飾，有如美人貯在金屋，可謂天然與人工之美皆備。以下的描寫，則藉山中藏有礮臺，發揮其豐富的想像力。以欣賞山水而言，遠望猶如賞畫，可得全貌及所謂無形的「美感距離」，獲得朦朧之美，而近眺則可觀察仔細，更得其真，從各角度觀察，更欣賞到小姑山的全貌，可見洪棄生的善於觀賞山景。

當他登上江西廬山含鄱嶺觀望鄱陽湖時，則描寫含鄱嶺的形狀云：

左右皆見湖，而鄱口一嶺如澤梁，望湖直奔，如駿馬臨江，躡上其背，如坐馬鬣，湖東西皆收入嶺中，雖謂之吞鄱陽亦可，含云乎哉。¹¹

以「如澤梁望湖直奔」形容含鄱嶺的山勢，如馬奔騰至江，又如坐在馬鬣上，可感受到含鄱嶺山勢的突出，不僅可見眼前的湖景，更可見左右的湖景，彷彿將鄱陽湖含在口中，不禁讚歎取名「含」字的絕妙。這是從他所站的角度作觀察，因此其描寫有實際的動態感，與小姑山的描寫從側面各個角度不同。詩草〈入廬山〉十五首亦有「鄱嶺如駿馬，振鬣澎澤趨」¹²之句，形容含鄱嶺有如駿馬奔趨鄱陽湖。

當登牯嶺，走在大山頂，則形容云：「山獨出如飛甍之脊，見左畔群峰在壑底，壑開見大江，右見山壑亦陡，深壑南畔突起高峰，不可勝數。」¹³此亦以他所站的山頂角度，描寫山頂突出的形狀，有如「飛甍之脊」，更可感受到山頂的高峻險峭，從山頂再向左右遠望低視，左邊是「左畔群峰在壑底」，右邊是「山壑亦陡，深壑南畔突起高峰」，山的獨出乃更突顯出來，有如空中鳥瞰一般。

又當他登臨泰山寶石洞時，遠望只見：「大河東橫，而雲氣濛濛，敷滿山下，顧斜陽掛山頭，則在雲上，人亦在白雲之上。」¹⁴此為從寶石洞描寫所見雲氣敷滿整個山下，再仰望見斜陽高掛在山頭，又在雲上，但是他卻形容為「人亦在白雲上」，這種意境的描寫，亦是以他所站的角度描寫。因為登泰山，越登越高，已在雲氣之上，恍然間人彷彿也輕飄飄站在白雲上，陶醉在山景中，人與景合一，使常見山嵐景緻充滿了虛幻的美感。又寫登到南口時的山景：「前此一路，山均蟬聯蟬緩，至此逼作一隅，如聚

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0。

¹²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25。

¹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74。

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1。

虎豹於谷中，牙牙向人，險可知矣。」¹⁵前後兩處的山勢完全不同，眼前所見則為平視的描寫，其險峻有如虎豹聚集谷中，露出牙齒作勢咬人狀。

再從泰山最高峰岱頂寫俯視的景緻：

立岱頂四望，萬山星羅碁布，有若萬乘之鹵簿羽林；附近之山峰，如眾孫之繞膝；距離之遠山，如雲初分支散處，汶水湯湯，近而倍大，黃河滔滔，與白雲蕩漾，滄海森森，在有無之間。¹⁶

描寫岱頂四周的山景，先用星羅碁布及鹵簿羽林形容周圍山峰之多及壯盛，再稍推遠附近山峰如眾孫繞膝之，以凸顯現泰山之高，又更推及遠處，看到遠山分散各處，這種觀察，有如今日的攝影，由近推遠，遠近景致各有不同，可感受其周圍氣勢的磅礴壯觀。

洪棄生描寫山景，採取兩種方法，一為旁觀的多角度側寫，一為以所站角度作四周的描寫，尤其運用遠觀、近觀、仰視、俯看等種角度觀察，交替描寫，使得讀者對山景有了多視角全方位的視野。

二、湖瀑潭泉海

所謂「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相對於山岳的亙古靜峙，水文以其瞬息動態，所具形、色、光、聲，為山巒增添靈氣，為大自然創造生氣，因此水文風景從來就是賞遊與創作的重點。《八州遊記》中對水文如湖泊、瀑、泉、池、潭、江、海等等，均有描寫，其中以對湖泊、瀑布、潭水、噴泉、海景的描寫最為生動雄奇。分別舉例如下：

（一）湖泊

湖泊每以其浩渺，使觀者心中受到鼓蕩震撼。洪棄生所遊的湖泊有江蘇太湖、江西鄱陽湖、山東大明湖、浙江西湖。當他遊太湖時，描繪其美云：

出胥口一白無際，雲低拍水，太湖在正南，窟窿山在西岸，舟行半日，至此始盪胸襟，拓眼界焉。環湖諸山，或遠或近，或斷或續，時在雨中，湖光山嵐，真覺混茫元氣，舟行湖中，如在滄海。¹⁷

先描寫眼前所見，由於雨天陰雨霾霾，雲層低近湖水，彷彿要拍打到湖面，再觀察四周有「舟點點如秋葉」，以及「環湖諸山，或遠或近，或斷或

¹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6。

¹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7。

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11。

續」，亦是採用平視、近觀及遠觀，描寫太湖的周遭景致。舟的划行是動態的，活脫是一幅動態山水畫，極盡視覺之美，使洪棄生在半日的旅途中，覺得胸襟坦盪，眼界開拓，感受到有一股混茫元氣，實已達情景交融的境界。

當洪棄生遊廬山，從含鄱口望見：「兩邊高峰隱嶙，中開一壑，豁然一湖在前，茫茫無際，果鄱陽湖也。」接著則描寫：「湖在東南，以西一山，橫互於湖中，而山殊長，即大孤山也。」又描寫：「迤南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尤大。」¹⁸他對鄱陽湖的觀察，除了總攬全景以外，更旁及湖的東南與迤南的湖心所見大孤山與康郎山。

至杭州西湖蘇堤，描寫湖面的夜景云：「月圓如鏡，湖碧如油，山淡如畫。」¹⁹連用三個排句傳達景色的圖像性，加強其語勢，以「鏡」、「油」、「畫」形容月亮之圓、湖面之光滑、山色之淡雅，使西湖如畫的夜景立刻呈現眼前。

又當乘高舫遊山東大明湖，則描寫其湖面：「水際楊柳漪漪，黃蘆叢叢，舟初過時，簌簌有聲，是時雖冬候，湖水仍有波。」²⁰運用對句及疊字，將楊柳隨風飄揚的柔美與黃蘆的茂盛，立刻勾勒出來。舟船經過時，還發出「簌簌有聲」。這段描寫，呈現柳綠黃蘆，有視覺顏色之美，簌簌之聲，有聽覺之美，使整個湖面為之生動起來，令人頗有臨場之感。

（二）瀑潭

洪棄生所遊的景點中，只有廬山的瀑布奇景，最得他的喜愛。在溯將軍河溪而上，即見溪中注一潭，並描寫所見：「潭上一瀑布甚肥，循石磴長流急下不可止，止於潭，潭瀉於澗，然瀑之上又有二瀑，惟不及下瀑之長，遞折而下，亦成三疊，瀑與潭在山壑間，左右青山，挾之而溜。」²¹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的瀑布。當他登牯嶺至山頂時，則描寫眼前所見三疊泉瀑布云：

右肩摹高崖，左足履絕壑，在險徑仄嶺中，忽見右盼空際開一罅，南北二懸崖相對峙，下狹而上闊，隙中一望平遠，如煙如水，崖下遠山

¹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70。

¹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2。

²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03。

²¹「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72。

下裂，南崖內高峪上，則一水如白龍，飛奔而下，一絕大磐石阻而承之，作一頓，匯成一池，水益急激，上池之水，出石盤而瀉中池，中池中層之高，如上池，中盤之流，其長回於上，自中池而瀉於盤下，流之半作一摺，而後長流至谷底，以出於兩崖東北流，蓋一層一疊，凡三疊而到地，黃梨洲并其摺處謂四疊，是謂三疊泉而兼四疊瀑，廬山瀑布甚多，此又別開生面，為絕奇特矣。²²

將三疊泉形成的過程描述十分細膩，所用動詞「裂」、「飛奔」、「阻」、「頓」十分傳神，形容水瀑如白龍飛奔，以「白龍」形容瀑布，更能突出瀑布的鮮活靈動，「飛奔」寫其氣勢快速，如人飛奔，極為傳神。

再看描寫廬山各山峰的水瀉入白漕澗，再合各澗谷大小七十二派遠從高崖，近從亂石間，到棲賢寺前，形成玉淵潭的過程：

有大澗可納，奔湊并成一流，折而左溜，當澗截巨石，石如崖厂，覆澗上如觚榮，下成石鋸，如翻空而下，如高屋翻瓴，陡入玉淵，勢絕險，力絕強，聲如雷，故淵中大石磨成蒼玉色，滑如脂，明如鏡。²³

此從氣勢、力道、聲音描寫山峰的水流匯集，陡入玉淵潭，過程極為生動，可見洪棄生的觀察細密，真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可析出作小品文欣賞。

而其形容廬山黃龍潭瀑布的下段，則僅用四句：

如游龍乘怒潮，夭矯不可當，聲般巖谷，如白日之雷。²⁴

描寫瀑布的形狀如游龍乘怒潮，十分精鍊簡潔，將瀑布形成的靈活，水勢的磅礴，完全表達出來，不僅抓住瀑布的具體形象，更兼有視覺與聽覺的形、聲感受。

（三）泉海

瀑布特色多為壯觀，泉水則多為細景，洪棄生所遊有噴泉名勝者，以在山東濟南的趵突泉及金綫泉最有名。趵突泉在清代有天下第一泉之譽，洪棄生認為濟南九十餘泉，以此泉最為靈異：「注成一大池，百泉鼎沸，最大者，正廟前池中噴起三泡，如連珠，如躍浪，湧上高尺有呎，泡大如

²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5。

²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8。

²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1。

之。」²⁵又謂趵突泉有三大泉穴，是前人所謂的「爆流」，又稱「爆泉」，以泉地底爆發之故，其描寫極為細膩生動：

在池中水佳好，涌立如三櫨駢列，如三浪轟空，其外泉脈不可勝數，各噴吐細泡，滿池如玉碎，遊魚呷啜如戲珠。²⁶

以「三櫨駢列」、「三浪轟空」形容噴泉之高，以「噴吐細泡」形容其外泉脈，如與一般泉比較，可稱壯觀又細膩，以碎玉形容水池中水泡之美，遊魚含著水泡戲耍池中，如戲珍珠，真是善狀景也。

金綫泉在尚志書院，今改為工業學校，洪棄生描寫云：「一方池長二丈餘，廣半之（不能及趵突十分之一）。四圍砌平甚工，水甚清泉，涌如絲，滿地如抽細繭。」²⁷此即金元好問〈濟南行記〉所謂「金綫泉，有紋若綫，徘徊泉上三四日竟不見。」二人同樣是描寫泉水，卻各見其特色。

此外，亦有小段描寫海景，由上海往福建的海上，則：「舟行近岸，望見雲山渺渺，繼見峰巒重重，則青山碧海，連環瑣鑰，過於塞上長城，非上海一望平洋之比，是為福州虎門矣。」²⁸臺灣海峽與東海的海景，分別呈現不同景觀。

三、天文氣象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之色動，心亦搖焉。」以客觀因素而言，山水因受時間、氣象、氛圍等組合條件的影響而常新常變，因此對遊者而言，麗日晴空與陰雨濃霧瀰漫，各有不同欣賞的趣味與感受，而特殊天候的奇景，則又烘染出不同的意境與共鳴，優秀的旅遊文學作品，大多會注意對自然氣象的寫照。洪棄生是一個觀察細密，觸角敏銳，又心胸豁達的文人，因此在天候的變化中，有不同的描繪與心境，也呈現他隨遇而安的個性。天文氣象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難形容的是太陽，而旭日東升是最壯麗的景觀，高山、海濱多有以觀日著稱的風景點。且以《八州遊記》描寫海上日出為例。

九月初七日洪棄生由九江乘船離開廬山前往湖北時，在船上觀見日出，有一段細膩的描寫：

²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9。

²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0。

²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1。

²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9。

五點開發，時江面俱黑，四顧無所見，船向西北行，至五點半，漸露曙色，東南微露廬山之容。廬山東畔，天上微紅微白，全不見日在何方。將近六點，船頭向西，立船尾，見遠水萬派蒼茫中，日露如半梳矣。立移時，上為半規，又稍頃（時六點十二分），突如全鏡；四圍紅暉，連水互天，日旁雲霞悉紅，日體似紅非紅，丹砂不能擬，赤絳亦不似，曲為比喻，則純金初出鎔，融融活活，黃中注淡紅，可以譬之也。²⁹

洪棄生在旅遊途中很少看到日出，其在《八州詩草》〈九江中見日出〉詩有云：「平生航大洋，屢曙不見日。夜半下九江，忽見日出初。」³⁰可見日出受天候的影響至大，不是隨時想見即可見到。而從九江往湖北的江上看到日出，並不在他的行程設計中，卻無意得見，令他喜出望外。文中所描寫的海上日出，江面由全黑而微露，當接近六點，已能見到日露出如半梳，接著再以半規、全鏡形容日的形狀，以物喻景，極為具體別致。由於其顏色難以形容，乃用鍊純金初出鎔時的樣子作比喻，「融融活活，黃中注淡紅」，在金黃色的鍊金中注入淡紅色，既發揮了充分的想像力，又十分貼切特別，使讀者產生色彩繽紛的視覺。形容日出極難，描寫海上日出更難，洪棄生可謂善寫景者。其《八州詩草》記此景亦極美：

海底浴金輪，世界無此貲。混茫長江中，光茫韜太乙。
未指三昧明，詎同五霞色。蕩蕩水晶宮，萬道綵虹飾。
須臾躍近天，一食萬峰墨。³¹

以「金輪」、「水晶宮」比喻日出時的形象，頗為貼近，形容日出時「光茫韜太乙」、「萬道綵虹飾」，頗有視覺上的美感。

不過當他登泰山日觀峰觀日出時，並沒有這樣幸運，此原本是在行程計畫中，然而「有心看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反而未能如願，但是他仍是描述當時所見山上觀日出的景象：

海上橫蔽黑雲一道，如萬里長城，有淡紅色如薄霞，隱隱躍於黑霧中，如有物在地欲升而復沈之狀……未幾，則日輪已昇在黑雲之上，光芒為黑氣所蒙，不甚刺眼，與常時所見初日，了無以異……反是在九

²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9。

³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

³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

江彭蠡湖口大船上，所見海中出日之形狀，為晃蕩壯麗，蓋非會逢其適不可耳。³²

洪棄生雖未完全見到聞名的泰山日出，但是描寫日體被黑霧遮住，又從霧中透出如薄霞的淡紅色光，隱隱跳動，其景緻仍十分生動。此時有引起他回想在九江大船上所見江上日出之美，認為「晃蕩壯麗，蓋非會逢其適不可耳。」可見天候影響大自然風貌之大，他認為可遇而不可求，只能隨機隨緣了。

洪棄生遊覽時對天文氣候的陰晴下雨，心情完全不受影響。其寫太湖雨中山景時，「適微雨，西南群山，濕翠可愛」³³雖僅數句，仍令人感受雨中的山景是「濕翠可愛」，下雨並不令他煩悶，反而別有一番意境，仍維持很好的心情。又如雨中的西洞庭山，「雲湧太湖根，群山模糊」，景致更美。寫行在廬山牯嶺的情景：「處處蒼松疏林，滴滴如珠，翠綠浸衣，牯嶺大澗灣環嶺中者，水聲淙淙矣。」³⁴下雨並未打消他的遊興，反而覺得山景更美，更能從中領略難得的意境。他從身旁近觀，有蒼松和疏林的葉上都是如圓珠的水滴，當行人經過時，翠綠的雨滴浸透衣服，然而雨滴是透明的，何以以「翠綠」形容，乃因為雨滴在綠葉上，極為傳神生動，其觀察的細微，於此可見。以上對自然景觀的描摩，都能窮形盡狀，生動靈活，如在眼前，可作為山水小品文欣賞。

第二節 記述人文景觀

《八州遊記》除了描摹自然景觀外，洪棄生更對人文景觀流露出濃厚的興趣，其中有很多是和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相關連。

人文景觀的內容，狹義的僅指古蹟，此所謂古蹟，是指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下來的具體構造物，它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文化的軌跡，從這些古蹟裡，可以獲悉古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它是中國幾千年文化所孕育積澱而成的，因此有其存在的價值。³⁵廣義的則涵蓋有歷史古蹟、

³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6。

³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

³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9。

³⁵ 陳奇祿，〈臺閩古蹟巡禮弁言〉，《臺閩古蹟巡禮》（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5 年），頁 5。

名人勝蹟、民情風俗與傳聞。歷史古蹟包括：一、古人類文化遺址，二、歷史事件遺址，三、古代建築，四、宗教文化中心和遺址，五、古典園林、六、石刻。古人類文化遺址乃指已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和遺址；歷史事件遺址指曾發生重大歷史戰爭的遺址；古代建築包含宮殿、廟壇、陵墓、宗祠、書院、民宅、樓閣亭臺、橋樑水利等建築；宗教文化中心和遺址，包括佛教、道教的有關名山福地、寺觀殿堂、塔幢石窟、雕刻壁畫；古典園林有皇家園林與私人園之分；石刻除存在於以上所述的古蹟名勝中，在有名的風景名勝中亦有大量保存，包括摩崖石刻（岩畫、磨崖題字、碑刻）、獨立的石刻造像與碑刻（碑林）。名人勝蹟則包含名人故里故居、先賢遺跡。民情風俗則包含各地民風、服飾冠履、歲時節令、居住方式、婚喪禮儀、生活飲食等，傳聞則指一般的傳說，³⁶凡此都是在歷史文明衍變過程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內涵。本節的敘述，所採取的則是廣義的人文景觀，筆者依據《八州遊記》所記敘，分為歷史古蹟、名人勝蹟、民情風俗與傳聞三大類，每一大類下再細作分析。

一、歷史古蹟

洪棄生基於對於祖國這塊土地十分關懷，又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對於古蹟也特別重視，在遊記中提到廬山東林寺在清康熙年間猶偉麗，乾隆以後漸零落，云：「然余素愛古蹟，初不慕紛華，寺觀雖頹，山川故在也。」³⁷可見他的喜愛古蹟，並不在乎其外在的偉麗與否，而在於它保存祖國山河的歷史文物，古蹟雖頹壞，而代表中華文化的精神依然存在。《八州遊記》所記述的人文景觀，大致歸納為古典園林、宗教文化遺址、古代建築、歷史事件遺址四小類。茲依其內容分類舉例分析。

（一）古典園林

洪棄生所到的園林，私家園林有江南的留園、西園、獅子林與拙政園。留園是他到蘇州後第一個遊覽的園林，有簡略的描述：

園本嘉慶間劉觀察蓉峰因前明徐罔卿³⁸舊址經營，號「寒碧莊」，亦名「劉園」。咸豐庚申粵亂獨幸不毀，光緒初為盛旭人所購，攘別燕

³⁶ 參考章尚正，《旅遊文學》第五章旅遊文學與人文古蹟，以及邵驥順編，《中國旅遊歷史文化概論》，頁48~51。

³⁷ 「文獻會本」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5。

³⁸ 「文獻會本」誤作「鄉」。

穢，改名「留園」，廣至四十畝，迴廊曲宇，轉折不盡，水榭樹石，位置雅觀，有客堂，有舞臺，稱吳中名園之最，惜盛氏遠寓上海，不能作園主人享清福，徒供守園戶收遊費、賣茶果而已。³⁹

文中從歷史沿革描述留園經營的經過，並描寫園中的景緻「迴廊曲宇，轉折不盡，水榭樹石」，位置極為雅觀，實為江蘇第一名園，且惋惜盛氏不能在此享受清福，可見對此園的欣賞。

其次至獅子林，此為六百年前的古蹟，又號「五松園」，所有權屬於貝氏，雖在元朝至正時，僧天如曾請畫師整修構成石林，當時是：「東峰陡峻，西壑曲邃，見者疑為神工，雲林復為之圖，愈成異蹟。」然而當洪棄生見到時，「石已零落，或拆卸在地，所謂含暉峰、吐月峰、大石屋、小飛虹等名勝，在彷彿間耳。」⁴⁰令他有不勝歎噓之感。

拙政園在獅子林附近，為明末清初相國陳之鄰所有，洪棄生所以來遊此園，乃因曾讀吳梅村詩，文中描述園景云：「規模頗小，然佈置幽雅，門左署左通，循石凳過大樹，……前後並有池，池左右多古墓、古石，前池之檜亦百年前物，兩旁亭榭，中有山茶數樹，園與花並因梅村詩而得存。」⁴¹文中夾敘夾議，藉此諷刺吳梅村晚節不保，其云：「梅村晚節不終，即陳之遴以富貴相汲引，其與王炎午生祭文宋瑞、張子惠死勸謝疊山，用意判若天壤，使梅村當日不出，今日亦何異陶靖節，此古人所以慎納交也。」⁴²褒貶兼而有之。

至於皇家園林有頤和園，洪棄生雖未親臨，⁴³然在遊記敘述遊北京之後，附錄有「樵兒（洪炎秋）〈遊頤和園筆記〉」一文，因此他對頤和園應有相當的瞭解。文中描述頤和園的園林設計及建築，極為細膩，最後認為當年慈禧太后耗國家軍費建造，導致甲午戰爭失敗，應作為亡國殷鑑，鑑古知來，如若不然，恐將如歷代皇帝建造的豪園，成為蕪壤。如從行文語

³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

⁴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

⁴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

⁴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

⁴³ 按洪炎秋陪其父洪棄生遊中華時，父子即協商好，在洪棄生遊畢後，他將留在北京讀大學，後於民國12年考上北京大學。故《八州遊記》描寫紫禁城宮殿至三海云：「北海西北，尚有大小西天，行宮梵宇亦盛，余未歷其中，僅略發其凡，俟他日樵兒詳之（兒在北京大學）。」

氣及議論觀之，此文應是經由洪棄生加以潤飾修改而成。⁴⁴

（二）宗教文化遺址

1. 寺廟殿堂

洪棄生對於宗教信仰並不十分熱衷，對於所經過的寺廟殿堂，都未深入一遊，因此對寺廟的描述較為簡單，不如《入蜀記》有大篇幅的記述與考證。⁴⁵

在蘇州為洪棄生所述及的有寒山寺，僅云此寺本為六朝塔院，唐朝因寒山子改為今名，寺今重建，寺地約數畝，旁有迴廊，中有佛殿，殿頗高。⁴⁶又如北寺塔，此為他遊畢虎丘之後急至的地方，塔因在護龍街北報恩寺後，故名，他所以急遊，乃以此寺為孫權母吳夫人捨宅建，塔本十一層，自南宋至今，改修為九層，亦屬古蹟。⁴⁷另外在遊南園之後，發現郡學旁有古大寺遺跡，其云：「今尚存一無梁殿，純以磚石壘成，不假一木，不獨無梁，亦且無棟，工巧非歐美可及，中有石佛，年久在五代初。」⁴⁸此殿既無梁無棟，亦不用木頭，只用磚塊，洪棄生認為其工巧非歐美可比，可見他觀察到此一寺廟建築的獨特之處。

在揚州述及者，則有法海寺，寺亦高大，寺後有一塔：「上作方形，頂尖作一金葫蘆，是謂喇嘛塔。」後登蜀岡，先見法淨寺，只描述其比法海寺雄壯，釋迦及天王高大互殿梁，⁴⁹此外並無特殊描述。而較為有名的鎮江「江天禪寺」（原名金山寺）則有較詳細的描寫：「入寺經二殿，前殿四天王，高與屋齊，如揚州法海寺而過之，中殿釋迦、文殊、普賢三尊者，兩旁為十八尊者，後為觀音大士，皆璀璨金身，殿繞迴廊，以後別為觀音閣，閣側有乾隆御撰詩碑亭三，閣後有藏經樓，樓東為妙高臺。樓前左畔為千僧堂……製皆偉麗。」⁵⁰由此已可看出他所注意的是寺廟的建制以及廟貌的偉麗。至於焦山的定慧寺，謂其曲折不如金山寺，而規模廣大並不遜

⁴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67。

⁴⁵ 參見許靖卿，〈南宋日記體遊記研究——以入蜀記與吳船錄為中心〉，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31~32。

⁴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

⁴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

⁴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

⁴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23。

⁵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

色，其有如下的描述：「寺門聳立三詔坊，左右並立碑亭，刻高宗七古二篇，具有筆意，前殿大殿，金光佛像與金山同，大殿西偏有伽藍殿及關帝廟，……殿後枕江閣，濤聲洪流，收攬無盡，彭剛直巡閱長江時，休憩於此，故後樓為其退思齋，亦稱彭公閣，前明楊忠愍（椒山）亦曾寓焉。殿右為松寮竹塢，有高宗署字。……」⁵¹對焦山寺的周圍建制描述，比金山寺稍詳，可見他對於廟的欣賞標準，不僅要曲折、規模廣大，且地理位置必須具有氣勢。洪棄生遊焦山後繼續遊北固山的甘露寺，他來遊此寺，並不是因為它比金山寺、焦山寺壯觀，而是因為流俗認為以此地為劉備招親處，他也不能免俗，但是仍稍作描述云：「寺宏敞而幽深，其前懸崖陡峭，寺內則軒檻眾愚，勢可吞洪濤也。亭右有江聲閣、多景樓，樓層層作四成……樓中具大觀焉。」⁵²可見為其所鑑賞的寺廟建築必須宏敞，雕刻細緻，氣勢宏大。再至鎮江城附近的竹林寺，其描寫：「寺在夾山之凹，四面皆山，山多蒼筤竹，寺前竹尤叢叢，左右則多綠樹，寺殊宏壯，曲抱山阿，尤極幽雅。……殿閣廊廡尚恢廓新麗，則又近來之所重建也。寺作數成，依山為階，後殿在山半，兩畔佛堂，迴轉而深邃，視金焦二寺，又別具山中幽致。」此又說明他欣賞的寺廟，不僅是宏壯恢廓，周遭景觀更以幽靜雅致為佳。

湖北漢陽有楚北第一大寺「歸元寺」，洪棄生的描述為：「寺殿高廣，寺宇宏密，正殿有中左右三座，即中殿又分前中後三座，殿各數十步，或百步，中座之佛，皆丈二金身，環以五百阿羅漢，自第一至第五百尊者，一尊一龕，各有署名，像五百尺高，無一相同。」⁵³此不僅描述廟殿的建制，更細寫佛像及羅漢造型。

河南開封相國寺本為皇家寺院，為中國著名佛教古剎，洪棄生描述云：「寺外左右兩大坊，署『梁苑名剎』等字，坊內為五都大肆。寺建自北齊，名建國寺，唐亦今名，歷宋元明，改崇化寺，入清朝仍依唐號。相國寺，乾隆丙戌重修，寺中建行館，大殿前後殿極高大，過於漢陽歸元寺，惟僧室齋堂羅漢不及其多……蓋寺在高原不陷壬午灌城之難，故今為雄偉。」

⁵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30。

⁵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2。

⁵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0。

」⁵⁴此則較偏重相國寺寺名的歷史沿革，對其廟貌的宏偉並未作詳細描述。

洪棄生遊杭州西湖靈隱山的古靈隱寺，此寺為中國佛教禪宗十刹之一，是杭州四大叢林（靜慈、海潮、昭慶）之首，清康熙南巡時賜名「雲林禪寺」，擅山水林壑，為杭州城寺所無，洪棄生認為即使是同在西湖的靜慈寺也不能相比，他描述云：「中殿高十五丈六尺，頂作三層，金身佛像五尊，高七丈餘者三尊，殿前之階十八級，左右置兩塔，階下左右廊各十餘間，庭中大碑，多剝落無字，蓋皆千年矣。……由正殿左循至殿後殿右，繞以光明會三十二大佛，亦金身，殿座後半壁，塑大士菩薩諸像者絳身，殿右別有羅漢堂二層，塑五百羅漢金身，高大約六尺餘，等於蘇州西園寺，而大於漢陽歸元寺。」⁵⁵此段對寺的建制如殿前、殿後亦有說明，但較著重在佛像、菩薩、羅漢的造像描述，由中殿的高度，可見此寺的高大。

由以上所舉較為有名的寺廟，有寒山寺、北塔寺、法海寺、海靜寺、金山寺、焦山寺、甘露寺、竹林寺、歸元寺、相國寺、靈隱寺等，其描寫較為平鋪直述，僅大致介紹廟的殿堂建制、釋迦佛、菩薩、羅漢的造像，然仍可看出他尤其著重廟貌的宏壯雄偉。

2. 石窟

洪棄生雖對於寺廟的敘述似乎不流露任何感情，但是對洛陽龍門的佛教藝術遺址龍門石窟的古蹟，卻表現出關切之情與喜愛。因此對伊闕龍門的沿革，萬佛窟歷代的興建過程，有長篇而詳細的描述，其云：

此地戰國以前，只稱伊闕，漢人始有龍門之號，迨北魏孝文帝都洛以後，始為佛窟，亦稱萬佛山焉，龍門山之半，洞屋亭院，與山崖石壁相掩覆，嶙峋可觀。……過一院，步石蹬，即見大石洞，琢石佛，起大寺，今號賓陽洞，洞祀賓陽君，左又一大洞，其右又二大洞，洞各三丈高，石佛之大與之齊，廣稱之，深稱殺。……洞外今列大屋五間，外樹一大木坊，前署「伊闕雲連」，後署「龍門勝概」，光緒辛丑陸潤庠書也。自坊下望隔水香山，則見紅寺觚棱拂雲，上與峰巒競秀。坊左右兩圍牆，牆畔兩古樹，山之巖作三成，賓陽各大洞、各碑版，各亭屋，在中層，其上為小佛洞，其下為石臺，臺上為一亭，一石池，山泉發焉。泉流於臺下成瀑布，去石臺數十步，又一泉出巖石

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1。

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93。

，不及石臺之瀑，而水亦多，注於下之臺與之瀑，合成一溪北流，不入伊水。……臨伊水山壁高下處，石洞石佛不可勝數，故有萬佛之稱，佛大或七八丈，小或數寸，今或存空洞或無佛。⁵⁶

當他由香山望對面龍門，再度形容云：「山壁立千尺，上下佛洞，密如峰窩，至此始覺萬佛山名不虛。」不禁發出讚嘆聲。接著大篇幅詳述佛寺自北魏孝文帝興建的經過，可見其對龍門石窟的重視，甚至怪鄙道元《水經注》親睹南北兩石窟之勝（南石窟指伊闕石窟，北石窟指北魏代都武周縣五周山之石窟），阮元錄北石窟於灤水條，乃不錄南石窟於伊水下，亦其疏忽，並云：「當時北石窟高至二百餘尺，石佛大至七十尺，卻非南窟可及，然伊闕山水實勝之。迄今北窟就荒，南窟猶有餘飾，則未知後來為何耳？」⁵⁷可見他對龍門石窟未來的關切及伊闕山水的欣賞。如今龍門石窟已列為世界十大文化遺產之一。

（三） 古代建築

1. 宮殿建築

洪棄生到過的宮殿，有揚州行宮、南京明故宮、武昌行宮、開封汴宮和北京故宮。揚州有康熙、乾隆南巡的行宮，洪棄生簡單敘述：「尚極美麗，外有東華、西華二門，甚威儀，時為軍邸，有兵鵠立門外。」⁵⁸湖北墩子湖北畔有南巡行宮，文云：「尚完存，三進尚蓋黃瓦，然威儀崇大，遠不及揚州，揚州今為軍營，此則作烈士祠，而兼銀行講習所。」⁵⁹敘述亦十分簡單，但他認為後人對兩座行宮未作文物保存，淪為軍營或更改用途，頗有微詞。明故宮因戰爭毀壞，宮城惟存東安門、西安門、午朝門三段城垣，只能描述城垣云：「厚十餘丈，東西段各峙三門，南則五門，均上圓下方，中存古龍池，鑄雲龍，曰五龍橋，元明宮中遺跡也。」⁶⁰不過有新建的「古物保存所」保存許多文物，尚令他感到欣慰。其中讓他覺得最足以不朽的是：「一大石四邊緣有盤龍花紋，似殿階美石，石面噴礪鮮紅，濺處常新，蓋五百年前方孝孺就義時血石也，舊有亭，有左文襄公血蹟亭記，

⁵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9~150。

⁵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1。

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

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5。

⁶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4。

革命時毀，石在蔓草間。」⁶¹方孝孺就義的血石，在他眼中竟貴重於故宮中的珍寶，可見他對忠臣烈士之景仰，亦有不勝滄桑之感。

河南開封城的宋汴宮勝蹟，由於關係宋國的興亡，也是千年遺跡，因此是為洪棄生所必遊，如今僅存午朝門及龍亭，亭及門皆後人重加修飾，文中對描述入門數十步，登石階，階上有廟，祀真武帝君，再登上階，階上置玉皇閣祀天帝，乃云：「上階之崇隆，則猶儼存帝王之制度，上階分二層，下層左右兩陞，各五十級，中陞長而無級，惟蟠石龍螭，蜿蜒下垂。階上左右邊，尚存石欄杆，上層左右陞各九級，中陞亦蟠石無級，閣中即為龍座，然龍座以龕函之，如高案，案奉玉帝，龕上之亭，稱龍亭焉。」⁶²此段描述僅有的午朝門及龍亭，可謂詳盡，可與今日比較，作為史料文獻的參考。接著特別描寫龍座四面蟠玉龍，全座粹然美石，青蒼古色，雖瑯玕之玉亦不能及，洪棄生對此遺跡遺物一面讚美，一面感歎：

其質可以當古玉，當時女真入寇，所擄去者為宮苑及天文座之重器，良嶽與花崗石之美品，不知凡幾，此物劫灰之棄餘耳。尤物之失所，帝子之蒙塵，俱可哀也哉。⁶³

原來汴宮午門及龍亭、龍座美石，都是徽、欽二宗於靖康之難遭金人俘虜北去所劫餘的，令洪棄生感到痛心，慨歎萬千。又批評艮嶽為致亂主因，蓋北宋徽宗傾聚全國花石於艮嶽，洪棄生云：「既以人力造奇峰怪石，又不惜物力蓄古木珍禽、苑囿池館、宮苑亭榭，遊之不盡，蓋不減今日頤和園。」⁶⁴將艮嶽與頤和園相比，其苑池館、宮苑亭榭的豪奢與慈禧太后不相上下，但是耗費國庫，影響軍備戰力，而導致外敵侵入是相同的。

以上所述宮殿或因年代久遠，或因屢經戰亂毀損，保存已經不甚完整，僅有北京紫禁城宮殿依舊莊嚴巍煥，金闕綺麗，蓋以有皇居禁禦的保護。洪棄生在紫禁城所遊的宮殿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其中以太和殿為五殿之冠，故對此殿殿外的設施與殿內的陳設最為詳細，中和殿與保和殿則次之。僅以對太和殿描述為例，摘錄如下：

太和殿者，帝宮正中大朝會之正殿，陳設森嚴，尤非他殿之比，而今

⁶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4。

⁶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2。

⁶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2~163。

⁶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6。

已殺矣。第一任總統袁氏就職，即於此受祝賀，其覬覦帝位，而蔑視本朝之意，早兆於斯。……午門三闕，上覆崇樓九間，中為五鳳樓，彩扉三十六……由正中入太和門，百餘步至太和殿，殿基高二丈，殿高七丈餘（或云十一丈，殆自地至頂計之）廣十餘丈，深五六丈，重簷三層，鴟吻四垂，殿前石陛五出石階三層，下層二十一級，上中層各九級，環以白石闌，下中兩階皆大鼎……殿中御座如臺，前設三梯，左右二梯，臺中置雕龍黼座，座後七扇雕屏……

文中對龍座的前後左右陳設擺置，描述至詳。又寫殿中的結構云：

殿上當中四爍金龍柱，大數抱，高約五丈，左右朱柱十有八，闊四步，左右廡各三十二間。……⁶⁵

洪棄生以一千餘字描寫太和殿，不厭其詳，蓋以此殿最能代表清朝，「本朝」是他在遊記中，對清朝、祖國的另一個稱呼，可見清朝在他心目中地位永遠不變，在描述中流露出以本朝有如此璀璨的建築為傲。限於篇幅，中和殿與保和殿則不再引述。⁶⁶至於文華殿有文淵閣與武英殿均是大學士迴詳之地。洪棄生對文華殿建築僅描述亦宏大，前後二進，前出三庭，但是對陳列的書畫記述甚多，且品評書畫以及題詩，可見洪棄生對書畫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也對此文物保存的重視。武英殿亦有東西配殿，與文華殿同制，所描述的亦僅是其內部所收藏陳列的珍貴寶玩、歷代玉璽等等。由此觀之，洪棄生在遊記的記載，如與今日的記載比較，必有所不同，因此多少也保留當時的史料文獻，可提供今日學術研究與人文旅遊的參考。

2.陵墓建築

洪棄生所參觀的陵墓，有明太祖的明孝陵及孔林（古代聖人墓稱為林）。他對明孝陵外部的氣勢與皇陵，亦有詳述，茲摘錄如下：

望見孝陵，巍然在鍾山麓，北位南面，陵映紅曦，如赤城曉霞。路上倏見馬六，⁶⁷既行，又見石表二，石翁仲八，或內監裝，或侍從裝，龐然高大，微有剝落，其不存者蓋多矣。……至饗殿，殿為太祖位，懸太祖像……又漸上二百餘步，至隧道，如城門，⁶⁸如直洞，長五六

⁶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2、243。

⁶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3。

⁶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缺「倏」字。

⁶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作「為城門」。

十丈，純砌美石，人語屨響，有谷聲，上為祭壇，壇圍以厚墉，如紅城前三門，後一門，左右亦各一門，後為皇陵，陵如山阜，阜上樹亦蕭疏……則順治、康熙前未置典守，其零替亦同今日矣。⁶⁹

明孝陵雖未遭破壞，但是前人未善加保存管理，使其中的建築剝落、樹木遭斧創，仍令洪棄生有無限的感慨。

孔子是洪棄生最尊敬崇仰的人物，因此記述孔林的內容，有外觀的圍牆、門觀「至聖林」、立碑、洙水石橋、墓門、門內四石獸、二華表、二翁仲以及沂水侯墓、泗水侯墓，至孔夫子墓後，對孔子的贈號沿革，墓的大小、墓祭之始等等，都引經據典考證，不厭其詳，且引一小段觀之：

碑（即『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後即夫子陵，陵高丈五六尺，古時《皇覽》所志，為丈二尺，古尺短，不及今一丈，陵袤二十步，廣二十餘步，《皇覽》所志為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陵前有鐵爐鐵鼎，有石壇方二丈五，《皇覽》所志為瓴甃古壇，方六尺，與地平，冢塋（「文獻會本」作「冢氏」）無祠堂，惟弟子移植四方異樹甚多，蓋古不墓祭。⁷⁰

以下則詳述孔墓經歷朝擴大情形，以及陵墓周圍各弟子墓，由於篇幅甚長，於此不再引述。

3. 廟壇建築

洪棄生所到的廟壇有洛陽關林、曲阜孔廟、北京天壇、地壇等等。關林是昔日曹操以厚禮葬關羽首級之處，後世建陵立殿，由於歷代均有增修，故規制不減洪武陵，而墓樹的古茂，廟貌的輝煌，他認為遠非孝陵所能比。關林是中國惟一結合塚、廟、林三祀合而為一的建築，遊記亦詳述其建築情形及經過云：「紅牆內四圍皆老柏，殿後陵上柏尤高密，上有亭，下立『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官聖大帝殿』十五字碑，陵北有巨堆，短牆設柵，為葬元深邃，別有八角亭，立漢壽亭侯碑，正陵前置大石案、大鐵爐，最前一大石坊，坊三門……陵廟在本朝則順治十七年庚子、康熙四年、二十四年、乾隆五十七年辛亥，並至嘉慶，皆有增修……。」⁷¹以下則詳述修殿工程的浩大與其結構，洪棄生所以如此不厭其詳的記述，實是基於對

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4~45。

⁷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91。

⁷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6、147。

關羽的尊重。

至於孔廟，洪棄生更是以 2 千 6 百餘字的篇幅描述其廟貌形制。由東西門入，而見各皇帝碑文、夫子植樹、各殿堂、杏壇、奉祀的古今名賢、七十二賢，以及奉祀子的大成殿，其對大成殿的描述摘錄如下：

拜殿前三長階，中為螭龍無級，左右二階長二五六級，制與汴京龍階同，龍柱四旁，繞大石欄，欄柱之首，作圓珠形，中有數柱，色蒼蒼如古玉，如汴京殿階石質，彈之聲鏗鏗，蓋泗濱磬石也，他柱雖重擊無聲，聲如朽木，殿中則楠木柱，承塵斗拱櫨木鬲，不可勝數，鏤金錯彩，輝輝五色。⁷²

洪棄生詳細描述大成殿的貌相巍峨堂皇，以及所用皆高級建材，認為可與汴京的宮殿相比，由此看出後人對孔子尊仰的程度，而洪棄生所以用大篇幅描寫孔廟，更是出自於對孔子的崇敬。

有關天壇、地壇、先農壇、先蠶壇，因為是清朝禮制所在地，因此遊記中對每個壇都有詳細描述，佔有極大篇幅，尤其是天壇。當他由居庸關返京城時，又重訪天壇更是以大篇幅描述其內部與外觀的建制，僅摘錄以見一斑：

壇之大冠各壇，周十里，入第一重朱垣，三大門（下仿此，坊毅然）……再進見有圓臺三成，金鼎青簷，亦三層者，祈年殿也，殿在在三層階上，每層九級，下十級，凡二十八級……天壇之崇嚴，迥非地壇可比，即霄壇內神祇壇之森森一不可方，無論諸壇矣。其制三成，象天圓而南嚮，繚以內外壇，東西南北各三白石坊，即三門也。……壇前左亭，築一大圓爐，爐有階，為燔柴焚化祭文天幣帛所，爐畔八大鼎，為焚化八祖祭文天幣帛所。庭末又有燎爐，右庭石座上一木杆，俗謂三才桿，即祭時登杆也。壇上四旁石板，鑿有孔，孔或中鑿橫鉉，為祭時支棚繫帳用也，內壇形圓，外壇形方，外壇高八九尺，內壇半之，上覆琉璃瓦，外壇之大倍內壇，周約千數十步……⁷³

以上所述約 1 千 5 百餘字，包括建築與禮制設施，洪棄生都不厭其詳地描寫，其因不外乎有懷念祖國的深意，以及認為今日古禮已失，詳敘可以保存清朝禮制，免於後人不知古禮為何。至於對地壇、先農壇、先蠶壇的敘述

⁷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6。

⁷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60~262。

，亦是著重於建築與與禮制設施，再以地壇為例，其描述建築云：「其比天壇簡略多矣，有兩重壇，兩重壇，坐南向北，北坊三門，東西南坊各一門，壇二成，四出陞，各八級，上成縱橫各三十二步，亦有石孔，下成左一石座，刻雲形，設八坩，蓋祀五嶽五鎮位也，右石座，刻水形，下鑿水池，設四坩，蓋祀四海四瀆位也。」⁷⁴以下敘述地壇祭禮各代雖有不同，但執禮有常，故詳記之，蓋恐二十年後無迹矣。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傳統崇尚古禮，堅守古禮的讀書人。

（四） 歷史事件遺址

1. 雨花臺

洪棄生遊南京有名的雨花臺，文中先考證其名稱由來，三國時稱石子岡，又稱聚寶山，傳說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山上，玉帝受感動，乃落花如雨為石，稱「雨花石」，其石色如瑪瑙，故其臺取名雨花臺。洪棄生又描述周遭景致及曾發生的歷史事件云：

是時夕照銜山，巒容煙態與雲鳥榮觚相上下，……遠望江峰渺渺，近俯城南街衢，屋瓦鱗鱗，承平時為樂國，一有戰爭，立化修羅場。隋平陳，韓擒虎自新林進軍石子岡，即此，蓋此山扼西南之要，下瞰金陵，不守此山，不能守南關，不守南關，無以守南京，故清攻洪楊時，向（榮）軍與曾（國藩）軍之往來交戰，近兩次革命，南北軍之互奪，此臺皆為劇戰之地。⁷⁵

洪棄生來遊此地，並非僅為欣賞風景之美，而是歷代戰爭勝負的軍事要地，可供其憑弔。

2. 開封城外青城

青城本為天地郊祀之地，卻成為帝王俘囚的處所。城塗成青色，內有壇壝大次齋宮神殿。北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寇圍汴京，幹離不駐屯劉家寺，黏沒喝屯兵於青城，破京師，遊記中描述此次史稱「靖康之難」的經過極為詳細云：「即逼徽欽二帝至營，幽於青城，既而併後宮東宮、親王宗室七、八百人，官吏、內人、內侍、伎匠、倡優，凡共三千餘人，鹵簿大樂、祭器教坊、八寶九鼎、法務玩好諸大器、圖書府庫咸掠之，而擁

⁷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63。

⁷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2。

以北去。」⁷⁶言下不勝傷痛。又述及至金國衰亡時，蒙古東不臺也攻入汴宮，哀宗出走，崔立叛逆，亦將太后皇后妃嬪親王等囚禁於此，竟與徽、欽二帝命運相同，故青城當可視為國恥遺跡，亦為奢華亡國者所當殷鑑，洪棄生到此訪遊，實因其與朝代興亡有關，而加以憑弔。

二、名人勝蹟

洪棄生對名人故里故居或先賢遺跡，頗感興趣，有的親自到訪，有的只是經過，順便提及。如遊太湖東洞庭湖山，是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秉燭入洞取書處，還有著名的縹緲峰、石公山等山，因唐代名詩人陸魯望（龜蒙）、皮襲美（日休）各寫有三紀遊詩、清初吳梅村（偉業）有四詩紀其勝、汪鈍庵有石公山詩，因而特別到此一遊。

當他遊畢太湖後，即親訪附近的石湖，此為南宋詩四大家范成大居處。按范氏字智能，吳郡人，晚年居石湖別墅，自號石湖居士，著有《石湖詩集》及長篇日記體遊記《吳船錄》，與陸游、楊萬里、尤袤為南宋四大詩家，亦是洪棄生所仰慕的詩人。返蘇州城後，曾親至三元里訪北宋詩歌古文大家蘇子美的滄浪亭，⁷⁷並敘其地理位置所在云：「亭在乾隆己亥庚子錢紱所立三元方東南，與郡學同為吳越時錢氏南園之一隅。」⁷⁸此外尚有蘇州的甬里村，此為漢隱士無甬里的故居。當繼續乘火車經過常州，則敘述：「蘇東坡嘗於常州城外野宿，又於城內太平寺看牡丹，見於詩，又於所屬陽羨（今宜興）買田卜居。……常州府城有西蠡河，亦名浦陽溪，為王漁洋泊舟處。常州西北古有蘭陵城，乃東晉僑置南蘭陵也，為齊太祖蕭道成故里，故又名千秋鄉。」⁷⁹僅常州一帶就有蘇軾、蕭道成居處，以及王漁洋曾泊舟於西蠡河的遺踪。

揚州的蜀岡與平山堂，是洪棄生到揚州的主目的之一。蜀岡在揚州城西北，古有城，又稱西山，劉宋鮑照曾作有〈蕪城賦〉。當唐僖宗時，宣州觀察使秦彥殺高駢奪揚州，楊行密自廬州來爭揚州，駐軍於揚子並西山以

⁷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9。

⁷⁷按蘇舜欽字子美，梓州桐官人。北宋真宗時，推動詩歌革新運動以及古文，反對雕章麗句之西崑體及時文，一時豪俊均從遊。曾官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數上書論朝廷事，後為王拱辰所陷，廢居吳中，乃買水石作滄浪亭，益發憤讀書。參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作者發行，1963年5版），頁383、418。

⁷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3。

⁷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7。

困之，戰況慘烈。至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已承平百年，元氣升復，人民生活豐豫，故得以在蜀岡上寺畔建締造偉觀的平山堂。洪棄生云：

所謂平山堂，堂實無山，而江南諸山，環拱階前，遠與堂平，故名。劉原父（宋劉敞，慶曆進士，學問淵博）、蘇文中繼之，蘇則三至於堂，又得晁無咎（補之）、秦少游（秦觀）諸文士，文采風流，輝映淮南，以至於今。

蜀岡除了地理位置重要，曾發生重要戰役外，更有文人歐陽修的治理，後建平山堂，又有劉原父、蘇文中及名士秦少游等來遊賞，文采風流，輝映淮南，添增洪棄生遊訪的興趣。他對平山堂景緻的描寫云：

堂中聯匾文字，並雅觀妍美。堂後又有谷林堂，亦麗，堂前負高眺遠，遙望疊疊，近則林樹蒼蒼，微塵不染，果然佳景勝地，大非滄浪亭空名可比。⁸⁰

此地雖非人人必遊之地，但因有先賢的遺跡，何況布置雅觀妍美，四周林樹蒼蒼，堪稱佳景勝地，因此認為遠非「滄浪亭」徒具空名可比。當他遊鎮江時，在金山寺藏經樓東有妙高臺遺址，即蘇軾聽歌者袁絢所作用「明月幾時有」長調處，殿右有玉鑑堂，為蘇軾與佛印留玉帶處，此為文人遺跡。⁸¹遊焦山寺時，其殿後有枕江閣，彭剛直巡閱長江時，曾休憩於此，故後樓為其退思齋，亦稱「彭公閣」，而前明楊忠愍（椒山）亦曾寓此地，亦為先賢遺跡。

南京名人遺跡甚多，有晉謝安在朝所居的謝公墩，以及宋王安石捨宅所建的半山寺，謝公墩後為王安石據為所居。⁸²清莫愁湖「勝碁樓」為明開國功臣徐渭（徐達）的故居，相傳為與明太祖賭碁勝處。⁸³清涼山東麓小倉山二十四房，為袁枚的隨園。⁸⁴此皆為洪棄生所親訪的名人遺跡。

洪棄生遊廬山山南有名的秀峰寺，原名開先寺，為南唐中主李璟所建，在寺後石壁的上層是其早年讀書的臺址，當時有野夫獻地為其書堂，璟即位後，以此為有國之兆，故建為開先寺。而在秀峰寺後有香爐峰，因此述及香爐峰有二處，一在山南，一在山北，白居易建廬山草堂於遺愛寺、香

⁸⁰以上兩段引文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3。

⁸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8。

⁸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6。

⁸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8。

⁸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0。

爐峰之間，為山北的香爐峰，近東林寺，李白亦有書堂在香爐峰。⁸⁵可見香爐峰為名人喜遊之地，故以名人遺跡聞名。

至於湖北亦有多處有名的歷史古蹟，為名人曾到之處，如齊梁《南史》記載的武昌「黃鶴樓」，因有崔顥題詩樓、太白樓、駕鶴仙亭、呂仙亭遺跡而聞名，⁸⁶黃鶴樓對面鸚鵡洲上的晴川閣，乃因崔顥作〈黃鶴樓〉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而興建的，鸚鵡洲又為禰衡作〈鸚鵡賦〉的故蹟。還有鄂城西的樊口有樊山（即西山），即蘇東坡貶黃州所遊的西山，蘇軾建有「九曲亭」於其上，蘇轍乃作〈九曲亭記〉；以及蘇東坡、張夢得因貶謫而至的黃州（今黃岡），蘇軾即在黃岡山下東坡導泉墾田，故字號東坡；張夢得建「快哉亭」。⁸⁷還有黃州城西的赤壁，為蘇東坡作前後赤壁賦的處，因而引起洪棄生考證五赤壁的興趣。這些古蹟，洪棄生真正親到的只有黃鶴樓，其他如鸚鵡洲乃隔江而望，西山、黃岡以及赤壁則是沿長江經過，然並未親自登臨，但是仍對於景點的相關文人典故作描述。

洪棄生遊覽湖南一省，只遊洞庭湖與岳陽樓，他所見岳陽樓乃康熙時重建，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各有重修，文中對岳陽樓的建築結構以及洞庭湖周遭景致作了詳細的描述：

樓之下，城墉厚七十二步，下臨巴江，時磴百餘步，城門闊三丈……
……正樓依城門，西南向，而舒兩翼，自城上作三層，正中之中層祀呂仙，又作一小層，通上下不啻五層……。

此樓先有杜甫停岳州登岳陽樓，並宿青草湖，作〈登岳陽樓〉等詩，宿其附近的青草湖，作〈宿青草湖〉詩聞名，後有滕子京請宋范仲淹作〈岳陽樓記〉，二者前後相互輝映。⁸⁸這些古蹟因文人足跡所至，留下名詩佳文，正所謂「樓以文重，文又以人重」，使古蹟更為增色出名。。

河南龍門石窟是他喜愛的古蹟，此地曾有名詩人杜甫與李白的遊賞，杜甫作有前遊詩〈遊龍門奉先寺〉以及後遊詩〈龍門〉，李白則有〈秋夜宿

⁸⁵ 以上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2、83。

⁸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1。

⁸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7。按據〈快哉亭記〉，應是蘇軾為之取名於赤壁江上，蘇轍因作〈快哉亭記〉。

⁸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7、120-121。

龍門香山寺〉，而龍門山對面的香山，更以白居易建樓於香山而聞名，⁸⁹洪棄生來遊此地，除了因為是古蹟以外，親訪名人的遺跡，亦是其中原因之一。

以上對名人故里故居、先賢遺跡的親訪或敘述，可添增旅遊中的思古幽情，增加旅遊作品中的文學趣味。

三、民情風俗與傳聞

洪棄生遊覽的過程中雖以欣賞美景與探訪歷史古蹟為主，但是沿途仍細心觀察，注意當地的民情風俗與生活習慣，記下他的所見所聞，所佔篇幅雖不甚多，然仍可作為社會文化的文獻，且從中看出他關切民生的天性。

（一）民情風俗

1. 各地民風

洪棄生來到江蘇丹陽，雖然其城塔不如無錫之盛，但他卻能感受當地民居樸秀，亦有六朝遺風，或許是梁武帝發祥之宅在此的緣故。⁹⁰至河南鄭州則觀察到：

雖滿城蓬屋，不似西關外之盛，然瓦廈亦多，均存古風，自東門內至北門，藝事農圃，衣食樸素，中戶人家，多懸有節烈德義匾額，自是敦古誼愛名譽。⁹¹

洪棄生稱讚鄭州居民生活儉樸，又多有懸掛節烈和德義的匾額，可見他所重視的是能夠保存古風，重視節烈與道德仁義，民風敦厚。而在未到開封之前，就已經注意到河南省有一種風俗甚淳厚，那就是在城門內外，都寫有先正的格言，開封尤其盛行，其云：「各街衢各門首，亦各挂黑牌填白字，書一、二句銘詞，如『慾不可縱，傲不可長』、『忠信篤敬，為人根本』、『守規守矩，乃得自由』之類，處處有之。」可知能保有古風與淳厚的風俗，都是洪棄生所推崇的。

2. 服飾冠履

服飾冠履指的是人民的衣服、裝飾、配戴。洪棄生沿路注意各地民間穿著，婦女是否仍纏腳，髮型如何？例如在山東滕縣，見到有山東少婦，拖背後髻，尤其是婦女多已散足，與河南相同，皆近年風氣，惟老輩尚多帶

⁸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2。

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

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8。

辮。⁹²由於中國婦女爲纏足所害已久，日本殖民臺灣後，日人厲行散足運動，讓他印象深刻，作有〈厲行斷髮散足事感詠〉等詩記之。民國建立以後，政府亦推行此項政策，只是每一省推行效果不一。至泰安火車站內，見辮髮者多於河南，若圓帽長裘馬褂，則舉國皆然。⁹³浙江嘉興府有鴛鴦湖，湖中有煙雨樓，爲名人喜遊地，洪棄生特別注意到：「西湖撐船無婦女，此處均係婦女，船艙美潔，櫂女多時式妝，老櫂穿衣及裙，均古裝，嘉興驛所見婦女，多秀而雅妝。」⁹⁴可見各地民情習慣的差異。⁹⁵

3. 歲時節令

有關歲時節令的活動，遊記中所見，僅湖北漢陽城內的山，因與武昌城的蛇山對峙，因此又名龜山，三月漢上士女登此山，故稱爲踏龜。⁹⁶其他並未見記述，僅聊備一格，以作參考。

4. 居住方式

洪棄生自鄭州乘隴海鐵路往洛陽路，皆係開鑿山坡，在過汜水縣，車子仍行山坡，路上多見穴山而居者門僅一人出入，再經鞏縣，仍是開鑿山路，出兩個隧道後，則云：「車洞既盡，一出隧，仍見穴居者滿山，山少草木，或密聚如蜂窩，或散處如蛇穴，太行山、太原井陘、靈寶縣南土嶺，居民住洞穴亦如此。」令他十分失望，不禁感嘆云：

余在海外行山中過番區，尚是團茅結屋，不須墁土穿戶，不料中原腹地，受數千年休養煦育，而猶留太古蒙昧之風於此間，斯真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如彼西戎矣。⁹⁷

按其所謂「洞穴」即是當地所稱的「窯洞」，所謂「團茅結屋」，乃指今稱臺灣「原住民」居住於高山上，尙知以茅草爲屋。在他看來，中原地區是幾千年來中華文化發源地，何以所居仍如原始人住洞穴，中原反比「番區」還不如。實際上，在中國華北和西北的黃土高原地區、黃河中游一帶，包括甘肅、山西、陝西、河南四省，黃土覆披深厚，地下水位很低，土質不易崩塌，河南鞏縣一帶即屬黃土高原，當地人民乃利用這種土壤力學

⁹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5。

⁹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2。

⁹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4。

⁹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4。

⁹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5。

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2。

挖成頂部爲拱形的洞穴，可以說窯洞是緊密結合自然、依附於大地的一種很自然的居住方式，洪棄生不解當地地形，故有此誤解。

5. 婚喪禮儀

遊至湖北田家鎮，洪棄生「見南岸迎送新嫁娘，舁轎外多舁木器，亦不見鼓吹之部。」⁹⁸沒有一般嫁娶吹鼓的熱鬧氣氛，而且不知舁木器的作用爲何。至浙江紹興，看見逢喪素婦女，悉以白布結髮如環於首，而不作髻，亦括髻古風之存者。⁹⁹按婦人之喪髻曰「髻」，以麻與髮合結而成。《禮記·檀弓》亦有記載：「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足見洪棄生頗熟悉古禮。此外他還發現各地喪葬習慣不同，如沿上海一路多浮殯，然往南至龍華始多墳而不殯，是相當奇怪的習俗。¹⁰⁰

6. 生活飲食

洪棄生經鎮江瓜洲，見東岸行船有牽纜而行，使他回憶起：「在太湖蘇河中，遇阻礙處，舟人亦多上岸牽纜行，纜索均不大，瓜洲有全家生活在水者，亦與太湖同。」¹⁰¹又在開封城下，見堆積許多牛馬糞，乃附近居人掌曬日中，以便賣貧家作薪炭，可見當地人民的生活刻苦節儉，此與早期臺灣農村住民，也有曝曬牛馬糞作爲燃燒材料，生活方式相近似。此外亦注意南北飲食不同，由於飲食不同，因此所見南北農村作物亦不相同，如注意江蘇崑山多田種禾稻：「時方秋穫，水利足而土不腴，禾稻枯穡」¹⁰²太湖東洞庭湖山「禾稻正熟未穫」。¹⁰³入河南信陽，則見「田野廣大，純屬種麥，與湖南湖北種稻者不同。」¹⁰⁴在由徐州往山東的路上，過利國驛（山東與蘇北邊界）則一望皆麥田，進入山東，經沙溝，見驛亭中囤積豆麥袋甚多，南沙河亦見兩畔麥苗青青，¹⁰⁵可見北方的河南山東均以食麥爲主，由南北農作物的顯著不同，瞭解到南北飲食不同。

（二）傳聞

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2。

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8。

¹⁰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6~287。

¹⁰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

¹⁰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

¹⁰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

¹⁰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1。

¹⁰⁵ 以上之例，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2~184。

洪棄生對於傳聞多採不信任的態度，認為是傳會之說，因此遊記中記述傳說者並不多，例如虎丘傳為千人坑，北固山甘露寺的多景樓是劉備與大喬結婚之處。¹⁰⁶其中僅有兩種傳聞為他所採信，其一，江西廬山秀峰寺南之下有二潭，上潭長且大，即為激流衝蕩石上成淵井者，號「龍池」，亦稱「黃龍潭」，實則香爐群頂之背，眾水匯成湖處，成為黃龍潭：

聞古時常有龍蟠窟其間，晴天無雨，亦能激水暴漲，洪濤沿四山而下，百穢為之滌去，黃龍寺之黃龍潭、神龍宮，古亦有此異，蓋江西為蛟龍藪澤，此等事諒非虛飾。¹⁰⁷

此乃大自然造化的偉大力量，使洪棄生不得不信。

又聞聽洛陽關林於重建時，出現的種種神蹟，有記云：「辛丑癸卯，河決開封，甲辰始大稔，得以鳩貲修繕，當到殿估工之時，隱微處苦難視，忽神光炯射，無微不照，眾目咸睹。」又云：「洛中無巨才，購於關中，紮簿由黃河水運，冬深水涸，禱於神，一日而浮至孟津，他舟隨水得濟，亦靈矣哉。」¹⁰⁸這兩個有關關羽顯神蹟的傳說，基於對關羽的崇敬，故洪棄生不得不稱其神靈。

第三節 考實述異與辨駁正偽

洪棄生治學嚴謹，頗好考證，在遊記中隨處可見，即使是描述山水名勝，有時因為景點兼具古蹟性質，遇到與文學、歷史、地理相關的事實或問題，必須作考證分析，釐清真相。由於考證在他的遊記中占很有很大的篇幅，因此本章特別獨立一節作探討。

所謂考證，依胡適的看法，是用證據來考訂過去的事實，亦即尋找可靠材料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而史學家採用證據考訂事實的有無、真偽、是非，其方法與態度則是嚴謹的。¹⁰⁹關於在遊記中是否應該出現考證的文字，純屬見仁見智，端看所站的角度。例如陸游是一個文學家，但是其《入蜀記》考證的部分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除欣賞陸游工於詩文外，且對《入蜀記》中留意考訂古蹟，頗為稱讚。摘錄如下：

¹⁰⁶ 本論文第9章第2節將有詳述，此不贅述。

¹⁰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

¹⁰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7。

¹⁰⁹ 徐有富，《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03。

……如丹陽皇業寺即史所謂皇基寺，避唐元宗諱而改；李白詩所謂新豐酒者，地在丹陽、鎮江，非長安之新豐。甘露寺狼石、多景樓，皆非故蹟。……庾亮樓當在武昌，不應在江州……皆足備輿圖之考證。他如解杜甫詩「長安三老」字及「擁錢」字，解蘇軾詩「玉塔臥微瀾」句，……亦足以廣見聞。其他搜尋金石，引據詩文，以參證地理者，尤不可殫數，非他家行記徒流連風景，記載瑣屑者比也。¹¹⁰

由此觀之，《八州遊記》的考證古蹟與《入蜀記》有相似之處，如考證地名之誤、古今古蹟異地、為古詩作解讀、引詩文參證地理等。蓋以清朝重視考證的樸學，故以當時研究學術的標準來評論《入蜀記》，對於一般「徒流連風景」的山水遊記頗有微詞，並不稱許，此雖非完全公允之論，也凸顯遊記本身的多樣性。因為遊記的內容的著眼點如何，應以作者寫作意旨為依歸。就旅遊文學的類型而言，可按寫作內容分類，分成以敘事記遊為主型、以描物狀景為主型、以抒情說景為主型、以品人論世為主型四種，¹¹¹但是如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看法，則又可加入以科學考證為主型，共五種。而就《入蜀記》而言，實是五種兼而有之，《八州遊記》亦是如此。因為其書內容豐富，可供欣賞山水、憑弔古蹟、瞭解典章地理、行政區域沿革，以及各地民情風俗習慣、民間傳聞，更從其發抒慨嘆議論，見其獨到的史識史觀，又多有品人論世，從中呈現洪棄生的不同層面；換言之，遊記的內容可呈現多樣性，不必局限於一種，也可以五種類型兼具。因此對《八州遊記》如就其善於考證部分而言，實又可稱為「科學考察遊記」，與《水經注》、《入蜀記》、《徐霞客遊記》性質相同，兼具文學、史學、地理學等史料文獻價值。洪棄生撰寫此書，旨在會通古今書籍，以加深讀者瞭解所遊景點的印象，並豐富遊記的知識性，尤其對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史事瞭如指掌，更見其學識淵博，貫通古今，觀察細微，遂成為此書的特點。其中最可貴的是，凡書中有引用書籍考證的，都是經他親自實地考察，於返家後參閱各類書籍加以考證補充，因此頗具學術價值。本節分成文學、史學、地理學三方面，分別舉數例分析，以見其人學養豐富，以及治學的嚴謹。

¹¹⁰ 紀昀、永瑤等編，《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5冊，卷58 史部傳記類（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302。

¹¹¹ 章尚正，《旅遊文學》，頁21~23。

一、文學方面

《八州遊記》中對文學的考證，可歸納為三種，一為指出前人之誤，二為解讀古代詩文，三為敘述文學典故。為其對文學研究的貢獻。

(一) 指出後人之誤

1. 李白〈憶東山〉詩在浙江上虞

洪棄生乘車進入金陵朝陽門後，下車向北行向田壟間，訪問半山寺，此地有謝公墩（即晉謝安），其見寺後東壁嵌有道光年「鍾山戍客奎光碑」，文中有序李白的東山薔薇詩，認為即在此地。經洪棄生考證，指出：

李白〈憶東山〉詩：「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此乃上虞（在浙江）之東山，為謝安石（即晉謝安）舊隱處，非此墩也。上虞東山有薔薇洞、白雲、明月二堂，與此詩合。太白別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其自註謂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則在此地無疑，蓋此墩為謝安石在朝所居地。¹¹²

洪棄生先考證東山地名在浙江上虞，再參考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公墩〉詩的自註，以充分證據明辨奎光碑記的錯誤，確定李白〈憶東山〉詩所指應在浙江上虞，而不在金陵。

2. 湓浦、庾樓與〈琵琶行〉

江西九江有古蹟湓浦，一般皆傳聞此地古時有庾樓，然《八州遊記》參考《入蜀記》，批評此說不合事實云：

古時有「庾樓」，並名樓下為「庾樓磯」，謂庾亮次江州時建，宋陸務觀（陸游）入蜀時猶見之，陸公嘗辨湓浦非晉時江州治所，昔時此地惟設關徵稅耳。¹¹³

洪棄生更進一步辨明云：

余按宋齊時湓口亦有城，今庾樓已不在湓浦，而移建於九江郡廡後，湓浦上惟建有琵琶亭，因白居易謫潯陽，送客湓浦，作〈琵琶行〉，故也。¹¹⁴

¹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7。

¹¹³ 參見陸游，《入蜀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29。文云：「庾亮嘗為江、荆、豫州次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

¹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4。

因此考證湓浦的庾樓並非庾亮所建的南樓，只是個小關口，而湓浦地建有琵琶亭，係因白居易送客於此亭，作〈琵琶行〉而聞名。

3.西塞山

洪棄生遊至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位在長江西南岸，乃考證此地的西塞山，並非唐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的「西塞山」所在地，而應在金陵西塞山，至於劉禹錫〈西塞山懷古〉亦同屬一地。文云：

余謂子同（爲張志和字）金華人，自浙至此四千里，此併內江曲折計，若行長江三千三百里，所詠當是金陵西塞山，劉夢得〈西塞山懷古〉所賦故事，亦是金陵西塞山，註劉詩者亦誤引武昌之西塞，皆非也。

。115

張志和的西塞山究竟指何處？各家註解說法不一，有的以其嘗謁顏真卿於湖州（吳興），又常往來於太湖附近，認爲應在浙江的湖州。¹¹⁶《武昌志》則指湖北的大冶縣東，據此則西塞山有二。然據《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和《中國古典詩詞地名辭典》二書所記，則云西塞山尚有一地，即在今「江蘇南京市城區西隅清涼山及其迤北獅子山。唐皮日休有〈西塞山泊漁家〉」，¹¹⁷究竟何者爲正確，至今仍無法斷定，但是洪棄生提出新的見解，有其獨到看法，亦爲解詩者提供再思考的空間。

4.青草湖

洪棄生登岳陽樓，先述其名稱由來、地理位置以及成爲名勝之因。再接敘杜甫來去岳陽樓的路程典故以及由岳州入洞庭湖宿青草湖的經過。因而考證出青草湖仍屬洞庭湖，不能分爲二湖，其云：

青草湖又名「巴邱湖」，又名「重湖」，以其自洞庭湖分也。洞庭在岳州西，青草在岳州南，相連一水，因洞庭湖至岳州西南，水中起一沙洲，豐隆成阜，呼爲「青草州」，亦謂「青草山」，隔洞庭於北，遂呼洲南之湖爲「青草湖」。……青草比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

¹¹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93。

¹¹⁶ 《唐宋名詞欣賞》（臺北：大方出版社，1974年），頁3。該書引《歷代詩餘》卷210引《樂府紀文》以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1，以西塞山在吳興，志和常往來於太湖附近各地。

¹¹⁷ 魏嵩山主編，《中國古典詩詞地名辭典》（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2刷），頁285；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370。

羅江，杜詩云「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¹¹⁸後人分為二湖，與洞庭共列五湖，非也。¹¹⁹

洪棄生對青草湖的湖名以及方位考證十分詳細，並引杜甫詩為證，準確地指出後人對「青草湖」的誤解，並非與洞庭湖分而為二，並列五湖。

（二）解讀古代詩文

1. 庾亮〈報溫嶠書〉

庾亮〈報溫嶠書〉文中有「毋過雷池一步」之句，洪棄生則詳細解讀其地理位置云：「其地在安徽望江縣東，上游有二湖，東為樟湖，西為泊湖，當即昔之大雷池、小雷池，庾亮止溫嶠『毋過雷池一步』者此也。」¹²⁰文學與地理的考證兼而有之。

2. 廬山三石梁

洪棄生針對廬山三石梁，先引各家的說法云：

廬山石梁自吳猛躡後，世以為仙境，無復問津矣。李太白詠三石梁，未知出於傳聞，抑出於實見？古志附南康古蹟，則當在簡寂觀峰西，梁元帝所謂西望石梁者也。明人劉同升見之於五峰澗底，近世魏默深再見之，自詡繼太白，謂廬山將起五老峰脈，而大斷於此。左為三石梁，右為三疊泉，蓋即五老峰谷中，此石梁在廬山之東迤南也。」

最後作結論云：

然則三石梁有二處，一在廬山西正南，一在廬山東稍南，李白謂『銀河倒挂三石梁』，即繼之以『香爐瀑布遙相望』，詠西南之石梁矣，魏默深所見在東南偏也。」¹²¹

明確指出李太白所詠與魏默深所見並不是同一地，此亦為同名異地的例子，而一般註詩者並未如此詳細辨析。¹²²按洪棄生所引李白詩詩題為〈廬山謠（一作「遙」）寄盧侍御虛舟〉：「……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

¹¹⁸ 所引杜甫詩詩題為〈宿青草湖〉，全詩見楊倫編輯《杜詩鏡詮》（二）（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頁214。

¹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20~121。

¹²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8。

¹²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3。

¹²² 王琦輯註，《李太白全集》，頁679註四則認為「三石梁即三疊泉，並非別有三石梁，後人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失之鑿矣。」

望。……」¹²³ 可以證明其說正確。

3.山東石門山

山東吳村西九山，其東有石門山，雖非名勝，但卻因有名人寫詩或隱居而聞名。此山有石門寺，寺後有涵峰，峰頂有泉，時成瀑布，流入溪澗。洪棄生認為李白〈魯郡石門送杜甫詩〉，其中有「秋色落泗水，海色有徂徠」之句，對此地的描寫頗為貼切。復云：

杜甫題張氏隱居，曲阜孔東塘謂石門山麓，今有張氏莊，即唐隱士張叔明舊居，蓋與太白、孔巢父輩，隱居徂徠，稱「竹溪六逸」，而子美留題所謂「青山無伴獨相求」者也，杜又有〈劉（缺「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詩，李又有〈尋（缺「高鳳」）石門山中元丹邱（應作「丘」）〉詩，皆是處。¹²⁴

石門山景點並不為一般人所熟知，但經洪棄生考證以後，可瞭解李白、杜甫詩中所指石門山為何處，也對石門山、石門寺產生前往遊覽的興趣。

（三）考證與文學典故相關的地名

湖北黃州是蘇軾被貶謫之地，因此有許多文學典故，洪棄生先考證從春秋至民國以來地名的演變：「晉西陽即今黃州，民國廢府祇稱黃岡縣，即春秋黃國地，楚先滅黃，後楚宣復滅邾，徙邾居此，故古為邾縣城，南齊曰齊安。」而後再敘文學典故：

在北岸蘇子瞻與張夢得同時謫居此，子瞻效白樂天種花忠州東坡，故亦於州治東百步，黃岡山下東坡，導泉墾田，因以自號；夢得則建快哉亭於赤壁上，子由作記，所謂江至赤壁下，波流漫灌，與海相若也。¹²⁵

洪棄生敘述蘇軾號東坡的緣由，以及黃州縣令張夢得建亭於赤壁江上，東坡命名為「快哉亭」，蘇軾作〈快哉亭記〉的文學典故。迨遊至江蘇徐州，則說明蘇軾有二處「快哉亭」，一即前述的黃州，二為司憲李邦直就唐薛能的陽春亭原址所建，亦是蘇軾命名，¹²⁶使讀者能對兩個地方的「快哉亭」相關文學典故有所瞭解，此亦是同名異地的例子。

¹²³ 王琦輯註，《李太白全集》，頁 677~678；《全唐詩》（清乾隆），臺北：中華書局，第 6 冊，180 卷，頁 6。（參考臺北大學「寒泉」全唐詩檢索）

¹²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9。

¹²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7。

¹²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77。

二、歷史方面

《八州遊記》對於所到之處，只要是地理位置重要，無論是城鎮、江河、湖水，或詳述該地地名有關歷史沿革，如吳淞口、上海、滄墅關、鎮江、南京，或考證史籍相關記載的錯誤，如黃鶴樓、廬山。分別舉例下：

（一）指出史籍或石碑記載的錯誤

1. 赤壁

洪棄生遊黃州城（即今黃岡），認為：「乃江上高阜，非為武昌獅子山也，東坡兩遊赤壁，賦周郎困孟德，皆在於此。」然《水經注》認為是赤鼻山，謂火燒赤壁在漢江夏陽；又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參考戰跡，認為在嘉魚；而元明各家及聖祖《欽定綱鑑》又都認為是江夏的赤壁，之所以有以上三種說法，乃因江漢間五處赤壁，即黃州、嘉魚、江夏、漢陽、漢川，皆有燒痕的山岡，此亦是同名異地。¹²⁷然當洪棄生由湖南回湖北時，改走水路，經過吳國黃蓋敗魏武帝曹操的下烏林南，在此處對江南岸有赤壁，亦五赤壁之一，靠近嘉魚，但《水經注》並未記載，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認為在今嘉魚縣西北濱，且引《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赤壁山北為證，洪棄生進一步指出二書的說法均失實，其云：

無論曹軍在此，近於吳之散地，不能扼要，即以地論，嘉魚赤壁，實在縣南七十里，非縣西北，《水經注》之赤壁，考核位置，在今江夏界，為嘉魚下流，距北有二百四十里，非即此也。¹²⁸

此段從地勢的險要與地理位置，明確指出《御批通鑑輯覽》、《水經注》所述有關赤壁地理方位的錯誤，令人佩服他對歷史和輿地所下的功夫。

2. 黃鶴樓乘鶴典故與黃鵠磯

洪棄生遊武昌黃鶴樓時，在燬樓的壁間看到清乾隆學使吳省欽一記，乃批評其說云：「以樓在黃鵠磯，證黃鶴當作黃鵠……具見情洽；至辯無騎鶴成仙之事，謂荀瓌字叔禕，後人誤添一費文禕。此則如辨女媧補天、織女渡河殊覺無味無味。」乃考證云：「黃鵠磯見於《南史》齊、梁二紀及北魏酈注，而黃鶴樓之名亦即見於齊梁人《述異記》，二名由來古矣。記云江夏黃鶴樓，有仙人駕鶴止戶側，已而跨鶴騰空，是先有黃鶴樓，而後

¹²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99。

¹²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25。

有乘鶴事，仙因樓而來，非樓因仙而得名也。本此意以立言，然後參證鶴、鵠互相假借諸訓，則得體矣。」¹²⁹洪棄生因而根據《述異記》所云江夏黃鶴樓，有仙人駕鶴止戶側，已而跨鶴騰空，做成結論：「先有黃鶴樓，而後有乘鶴事，仙因樓而來，非樓因仙而名也。」洪棄生辯證黃鶴樓與成仙之先後，條理分明，最後肯定吳省欽所云黃鶴樓在黃鵠磯，「黃鶴」當作「黃鵠」之說正確。

3. 匡俗、廬俗與廬山

關於匡俗、廬俗與廬山名稱的關係，洪棄生敘述各家的說法。一是豫章古志，以為廬俗本姓匡，又以為漢封越廬君。一是《水經注》最初以為漢高帝時人，漢武帝南巡，睹廬山神靈，封俗為「大明公」；又引釋慧遠《廬山記略》，以為是殷、周之間的道人，乃因其廬以為山名。可見各書對廬俗及廬山的記載各有不同。經洪棄生考證，乃據唐廬潘《廬江四辨》所說：「《山海經》載廬江出三天子都，廬山因廬江而名，匡俗稱廬君，又因廬山而名也，慧遠記廬山，以山因匡廬名，謬甚矣。余以廬氏之辨為確。」¹³⁰此與乘鶴之說，同樣分析辨理明確。

4. 河南西平縣不產鐵

洪棄生遊至河南西平，指出《漢書》、《晉書》記載產鐵的錯誤，文云：「兩《漢書》載西平盛產鐵，有鐵官，《晉書》謂有龍泉水可淬刀劍，其地兼棠谿，蘇秦說韓王所謂出劍戟之地也，余過之，不復有鐵，惟見平野。孫文定《南遊記》謂西平有澠水，即光武戰昆陽，澠水為之不流處，非也；光武之戰，在今葉縣（春秋楚邑，在今河南葉縣南）。」¹³¹經過他實地考察，再與古籍驗證，證明即使是列入正史的古籍，或是名人著作，其記載仍有錯誤之處，提醒讀者「盡信書不如無書」，仍須經過實地考察而後可信。

5. 「伊闕」、「闕塞」與「關塞」

洪棄生指出洛陽龍門有伊闕山，伊闕者，東西兩山相對，伊水流其中，自西南而東北，如闕門也，東闕為香山，西闕為龍門山。遊者多稱龍門山

¹²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1。參見隗蒂主編，《中國名勝典故》（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 年），頁 149。該書引《太平寰宇記》曰：「昔費禕登仙，每次乘黃鶴於此憩駕。」將登仙之事附會到三國蜀丞相費禕身上。

¹³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4。

¹³¹ 以上二條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3。

，實與香山相峙。洪棄生根據《左傳》的記載，早在魯昭公二十六年，晉師納敬王，使女寬守「闕塞」，即「伊闕之塞」。又云定公七年，晉師侵鄭，有所謂「報伊闕也」，或稱「伊闕口」，或稱「伊闕山」，為出入秦間道，並舉《周策》及楚世家，「秦攻魏，犀武、白啟攻韓皆出伊闕……不知傅毅〈反杜篤論都賦〉早云『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矣』」，證明「伊闕」與「闕塞」的名稱由來已久，因此指出《明史》謂龍門為世俗之稱為誤說。¹³²由此進一步考證白居易〈晚歸香山寺因詠所懷〉詩「闕塞碧巖巖，伊水清潺潺」，指出「闕塞」才是正確地名，再進一步指出本集及《全唐詩》皆誤作「關塞」，一般人皆不查，以訛傳訛，這是洪棄生極重要的發現與辯誤，¹³³對文學及史學皆有所啟發與貢獻。

（二）考證地名歷史沿革或敘述歷史典故

1. 江蘇蘇州

洪棄生遊蘇州，將原名蘇縣的蘇州地名古今相關歷史沿革，根據《史記》、《越絕書》加以考證：「郡為吳城，然故城在常州無錫梅里，為泰伯時築，故又稱泰伯城，傳至二十一世闔閭。（此據《史記》世家，輿記作二十三世，當云二十三君，《越絕書》作二十六世夫差，亦是併兄弟數之）始徙都於今蘇郡，郡古有大小二城，今僅存一城，泰伯城亦不存。」¹³⁴此使讀者瞭解蘇州故城原本在常州無錫梅里，加深對蘇州相關的常識。

2. 安徽采石磯

洪棄生遊采石磯乃敘其歷代史事：「自孫策破劉繇，往來采石後，隋將韓擒虎、賀若弼伐陳，亦在此濟渡。……元末明太祖起事，帥徐達渡江首援采石，既復遇常遇春與元軍爭采石。……即帝位於采石磯上五通廟，此皆以采石為戰爭劇地者。」¹³⁵以證明采石磯地位的重要。

3. 湖北武昌

遊至湖北武昌，乃考證武昌地名歷代的演變：「武昌府治，乃漢之沙羨（音夷）縣地，吳為江夏郡治，亦稱夏口，宋齊梁陳為郢州，隋唐為鄂州，及天寶置武昌軍於此，為節度使治所，於是乃有武昌名。宋仍為鄂州，

¹³² 以上引述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5。

¹³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52。

¹³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

¹³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2。

仍置武昌軍，及元升為武昌路，兼稱武昌府，自明清以為武昌府治，於是武昌顯於此，而古武昌遂晦於彼矣。」¹³⁶以此說明洪棄生當時的舊武昌已不如新武昌。

4.河南開封

洪棄生遊至河南開封，則遠溯自春秋戰國時本為魏惠成王之都大梁，迄至宋代為汴梁。再引《竹書紀年》、《陳留風俗傳》、《爾雅》有關此地河流的演變，文云：「其地春秋時為衛鄭陳之境，戰國時屬魏，魏惠成王自安邑徙都此，是為大梁，故孟子稱梁王，五代時梁至宋都此，是為汴梁，以汴水、汴州及梁伯國名也。」以下再加述其地南的朱仙鎮與其北有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驛站等相關的史事，¹³⁷以增加對開封地名的演變以及相關史事、地理的瞭解。

遊記中有關敘述考證地點的歷史典故，以河南省為最多，如臨穎縣即春秋鄭莊公寘其母姜氏於城穎；鄆陵屬開封，其縣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新鄭則敘自周世以來其地名的歷史沿革及相關典故；偃師縣為帝嚳（高辛氏）古都，亦湯王亳邑，亦田橫自刎處，有首陽山夷齊廟墓。¹³⁸讀之有如進入歷史的時光隧道，使當年所發生的歷史故事有如在眼前發生，可引發思古之幽情。

以上所舉之例，都可見洪棄生對於所遊的景點所產生的疑問，必定查閱相關史籍，指證記載的錯誤，以及考證地名的歷史沿革和相關史事，他的治學獨到之處，於此可見，此為他行萬里路再後讀萬卷書後，對歷史學的貢獻。

三、地理方面

洪棄生對於經史輿地均鑽研，有實學傾向。其好友張光岳稱其「喜談經濟，古今時事，瀛寰形勢，瞭如指掌」，張瑞岳於〈寄鶴齋文響序〉亦云：「當舉世沈酣八比之時，君方弱冠，即留心經濟實用之學，踰冠而古今成敗，時勢縱橫，五州地形，千百年掌故，已瞭然於胸中。」¹³⁹張光岳〈寄鶴齋制義文集〉敘又云：「君於經史時務輿地兵農皆有究心，而有得於

¹³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0。

¹³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0。

¹³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4~135。

¹³⁹ 二序見臺灣省文獻會《寄鶴齋詩集》之寄鶴齋集序頁 2、3。

於古，有感於時，有憤鬱其中，一舉而發之於時文。」¹⁴⁰都提到洪棄生的留心經世致用之學與重視輿地。張氏兄弟對洪棄生所作的評論，在《八州遊記》中得到證實。洪棄生不僅博覽經史子集，而且主張詩文家應深明輿地之學，為任何文學創作的基礎，曾云：

輿地之學，不獨經濟家宜明習，即詩文家亦不能不明習，……文之關於輿地固多，即如詩題之克官度、定武功……、隴上歌、長干行……諸如此類，未遑枚舉。若不明地理之所在，亦何從措詞。李、杜、韓、蘇足跡半天，地理固其所明。……¹⁴¹

從《八州遊記》的考證地理方位沿革，足以證明洪棄生具備深厚的輿地學基礎，亦可瞭解《八州遊記》中考證的篇幅所佔比例頗重的原因。

洪棄生在〈凡例〉中特別強調其遊記的兩大特色，都是他所發現和發明的，其一為山川風土的變遷：「如歷山舜井之湮、會稽禹穴之塞、石頭城之離江、鏡湖之日狹……《禹貢》之大別，非今日之大別…」，其二為考證地同而名異者，如安徽江上的裕溪，即三國濡須口、湖北江上的武穴即六朝的青林口，皆古戰爭地。橫尾嶺為《禹貢》的陪尾山，均為一般人所習見而不查；也有地異而名同者，如赤壁有五地、汶水有七、歷山有九、塗山有四，洪棄生皆加以發明。以下僅將較具代表性者，舉數例作分析。

（一）山川風土的變遷

1. 南京石頭山

洪棄生指出：「六朝都城內三重（去聲）城，臺城之南，東有府城，西有西州城，為石頭城，當時則在城外，明代縮東北之城，拓西南，故石頭山今在府城內，此皆讀史鑑、考輿地者所不可不知者。」¹⁴²六朝時石頭山在城外，明代以後因向西南拓展範圍，故至今在府城內，洪棄生在此段中特別強調考讀史鑑、察輿地，必須注意古今地理位置的變遷。

2. 梅岡陵墓

南京雨花臺之西有梅岡，因晉內史梅賾所居住而聞名，山上猶多王公貴人陵墓，洪棄生據《宋史》記載，南唐韓熙載葬在梅頂岡謝安墓側，然當他親自登臨後，發覺：「自高座寺外，見人家美屋，錯落坡陀煙靄間，別

¹⁴⁰ 張光岳，〈寄鶴齋制義文集敘〉，《洪棄生先生遺書·寄鶴齋制義文集》（7）卷1，頁2。

¹⁴¹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頁12。

¹⁴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7。

不見古大墓，蓋陵谷變遷矣。」¹⁴³即使是王公墓地，也可能改變成爲人家美屋，可見雖是陵谷亦不能免於變遷，改變其用途。

3.石頭城

南京石頭城在孫吳時號稱險要，爲進入建業水路必經之地，然當洪棄生見到時已是小山，並無任何險要可扼守，可見江水的遷移已久。據他的判斷：

孫吳時江水緣石頭山外，石頭城臨江岸，故置兵以守險，六朝迄唐 猶然，故劉禹錫〈石頭城〉詩有「潮打空城」之語；沿至宋南渡，陸放翁入蜀，泊江干，猶仰首可見石頭山，則昔日之江，去石頭近，不似今日反壤，去石頭遠也。今日下關以西地，皆昔日江水所流，故《通鑑·梁紀》注謂胡墅城對南岸石頭城，胡墅即浦口，若今日浦口，蓋與下關相對，隔石頭遠矣。黃天蕩在南宋闊三十里，今則不及二十里，此古今地勢之變遷，考輿地者不可不知也。¹⁴⁴

此段再度強調輿地對考證古今地勢變遷的重要性，否則將無法解釋古籍記載與今日所呈現的落差。文中詳述石頭城從孫吳經歷唐宋時均離江近，並引劉禹錫〈金陵五題〉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¹⁴⁵以及《入蜀記》爲證。但是洪棄生見到時，城離江已遠，且已成小山，地勢已不如從前險要。即使是黃天蕩，至今已縮小範圍，因此特別強調研究輿地者須特別注意，不可拘泥於書上的記載，必須作實際的勘查。

4.鸚鵡洲

洪棄生由武昌望長江對岸鸚鵡洲上的晴川閣，因爲鸚鵡洲是禰衡賦鸚鵡的故蹟，古時尚在江中，然當洪棄生見到時：「漲沙與漢陽縣地毗連，尚有一小流隔之，亦多無水，或謂古鸚鵡洲已沒於江中，今鸚鵡洲又屬後出者，然則滄桑之變多矣。」¹⁴⁶可見今日的鸚鵡洲已非昔日鸚鵡洲的原地，不禁感慨山川的多變遷。

5.浙江禹穴

¹⁴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3。

¹⁴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0。

¹⁴⁵ 寒泉《全唐詩》檢索資料庫（引用中華書局《全唐詩》，乾隆版，11 冊，35 卷，4117 頁），網址：<http://libnt.npm.gov.tw/s25/>。

¹⁴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2、113。

洪棄生至浙江大禹寺，乃到寺後山麓探視禹穴：「則宛委所藏玉冊金簡之處，蓋久湮塞，穴前立有『禹穴』二大字石碑，為康熙五十一年知紹興府事重刻，古蓋有穴甚深，或稱禹井。」洪棄生據《前漢書》會稽郡的記載，會稽山有禹冢、禹井，認為在司馬遷時穴尚未湮沒；又據《水經注》所謂山東有鉶，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東遊者多探其穴。又舉《唐文粹》亦載鄭魴作禹穴銘，地在會稽，皆符合《史記》的記載。然洪棄生見到禹穴已經湮塞，¹⁴⁷原先懷壯志遊中華，拜訪所崇仰的夏禹遺跡，本是他行程的重要目標，而今竟事與願違，無法瞻仰，心中難免產生很大的感慨與落寞。

（二）地同而名異者

1. 安徽裕溪口

安徽赭沂隔長江西岸為無為州，北境有裕溪口，此一地名，洪棄生考證上流自巢湖會和諸水會柵水入江，三國孫權夾水立濡須塢抵禦曹操，因此濡須亦水名，故近湖處謂「濡須口」，入大江處亦謂之「濡須口」，《水經注》稱為「柵口」，實則「裕溪口」又名「柵口」、「濡須口」。¹⁴⁸此即〈凡例〉所說：「安徽江上之裕溪口，即三國濡須口」。

2. 湖北武穴

武穴之北有武山，有湖曰武山湖，洪棄生根據《水經注》所謂青林山、青林湖，即六朝宋明帝遣沈攸之西伐晉安王子勛，伐柵青山處，在入江處青林口，實即是武穴。¹⁴⁹此即〈凡例〉所說，「湖北江上之「武穴」，即六朝「青林口」。」

3. 浙江西興

西興為入錢塘江待渡之地，洪棄生據《水經注》考證其地名演變與相關歷史典故。此地在戰國范蠡時曾築城固守，稱「固陵」，晉稱「西陵」，孫策亦曾攻王朗於固陵，至五代錢鏐因厭惡陵字，乃改為「西興」，洪棄生並引黃莘田詩「一帆細雨西興渡，正趁錢塘未落潮」為證。¹⁵⁰由此可以證明「西陵」、「固陵」、「西興」，實為同地異名。

¹⁴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6。

¹⁴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4。

¹⁴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1。

¹⁵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9。

(三) 地異而名同者

1.山東歷山

歷山爲泰山北麓之一支，也是濟南名勝，爲舜耕五歷山之一，而洪棄生考證舜耕的「歷山」，雖同名卻分在五處：「一在蒲州，今永濟（古虞舜都，清置永濟縣，爲山西蒲州府治，今屬山西河東道）；一在媯州，今濟南；一在宋州，今歸德（金曰歸德府，在今商丘縣南；明移今商丘縣治，降爲歸德州，復升爲府，屬河南，清因之。民國廢）；一在濮州，今曹州（北齊爲曹州，在今山東曹縣西北；清升爲曹州府，民國廢府）；一在越州，今餘姚；余按永濟古蒲坂，爲舜都，故後儒多以蒲州歷山舜跡，然濟南舜跡甚多，亦非無因。」此說解釋五歷山的同名異地，分別在山西、山東、河南、浙江，而後人多以山西才爲舜跡，但也說明濟南舜耕之地甚多的原因，乃源於後人對夏禹的崇敬。此外，其他省還有八處同名歷山者，如江蘇無錫、安徽和州，但都與舜無關，可知全國同名歷山的共有十三處，都經過他的辨明考證，而有所得。¹⁵¹。

2.漢口

漢口即夏口、沔口，本爲六朝攻守的舊城，梁武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使漢口成爲重鎮，自此以後漢口之名，常見於唐人地理書及詩文，唐則李白、劉長卿遊漢上，宋則范石湖、陸游入益州，均目睹其繁華，洪棄生以爲：「漢口之興在千八百年前，不比上海之盛，僅七十年間耳。惟市集一隅，隨江漢為遷移，古今蓋不同處，今漢口市，乃明以來所築，非六朝守攻舊城，亦非唐宋人遊觀舊地矣。」¹⁵²此則說明因古今地理變遷，導致同名異地之例。

3.魯肅墓

岳陽城中有魯肅墓，然據洪棄生考證，在鎮江桃花塢、漢陽大別山亦有魯肅墓，可謂同名三異地，乃考證追溯其原因：「子敬曾留家曲阿，曾駐軍夏口，曾於建安十九年以萬人屯巴丘，三地之墓均有由來。」¹⁵³對於魯肅的事蹟考證十分清楚，因此後人爲其多處立墓仍有其緣由。

(三) 指正臆說之誤

¹⁵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7。

¹⁵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102。

¹⁵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0。

1.揚州瘦西湖花嶺

揚州瘦西湖徐園附近有史公祠，祠東其東有高樓，下可瞰梅樹，其西的梅花嶺，洪棄生指出是史可法的衣冠塚，並非蜀嶺，此乃「開河之積土為坡，後人植樹其上而名者。」¹⁵⁴按梅花嶺為明萬曆時揚州知府吳秀修浚城壕，用掘土的淤泥堆成的土嶺，上植梅花數百株，世人慣稱「梅花嶺」，其上建有宋將李庭之、都統姜的雙忠祠，因此史可法在軍情危急時屬葬此地，其死後，部將遍尋屍體不可得，乃葬其衣冠於此。¹⁵⁵洪棄生以為一般人誤把梅花嶺當作蜀岡嶺，從而指正之。

2.周瑜巴丘墓

關於周瑜的墓究竟在何處？洪棄生認為：「《吳志》周瑜傳先載其鎮巴丘（即岳陽），後載其卒於巴丘，裴松之注以為二地，而未詳所在；《通鑑綱目集覽》及質實並認作一地。余細考各地志，則所鎮巴丘，為今江西崇仁、新淦、峽江三縣地，所卒巴丘，則與魯肅所屯巴丘同此巴陵也。竊意小喬墓或即周墓之遺，而新淦周瑜墓，自是後人依託。」¹⁵⁶因而判斷地志上記載新淦的周瑜墓是後人所依託。

3. 雲夢澤

關於雲夢澤的正確位置究竟在何處，各家說法不一。洪棄生則指出歷來說法之誤，認為：

前人泥於雲夢澤跨江南北，又泥於方八九百里之〈子虛賦〉，遂東自蘄洲，西自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以為古之雲夢澤，即朱子亦謂江陵以下至岳州並洞庭湖是雲夢澤矣，曠莽無垠，又何止方尤百里哉！今雲夢澤之名，到處輒指一澤，如編縣、西陵、雲杜、華容、枝江，皆有雲夢如安陸，則今日又皆太小，不能得十之一三。近時或以江南之梁紫、黃蓋各湖，江北大沙、大同各湖，漢北曹湖，當雲夢，太無稽矣。蓋古之雲夢，既可田獵，亦是水漲成澤，水涸成陸之地，今悉反壤為州縣民居。……¹⁵⁷

洪棄生乃根據杜預注《左傳》、《水經注》所引《元和志》、《德安府志

¹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

¹⁵⁵ 參見《中國名勝典故》，頁 731~733。

¹⁵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0。

¹⁵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9。

》二書，確定雲夢澤故址在湖北安陸縣南五十里。

4. 靈巖山

洪棄生認為近人所著《泰山指南》，其說靈巖山即玉符山，實為臆說，蓋以不瞭解《水經注》之故。他根據《水經注》指正靈巖山即琨瑞山，文云：「符秦時有竺僧朗，建大寺於山東北幽邃處，謂之朗公谷，在長清之玉符山東上游三十里，朗公谷，水過玉符山謂之玉水，《水經注圖》亦詳列之，余頃過之，判然二地，蓋靈巖、琨瑞皆泰山北麓也。」¹⁵⁸由於靈巖山與琨瑞山都在泰山北麓，但地點不同，故寫書者混而為一，可見洪棄生並不輕信書籍的記載，必須經過參考相關地理書籍加以覆核後才肯採信。

以上所列洪棄生關於文學、歷史、地理三方面的考證，三者之間其實仍互相關連，無法明白劃分界線，尤其是在文學與歷史之間。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成果，都是他親身驗證，並參考古籍記載，加以考證而來，故可信度極高。吾人從他的遊覽中發生疑問，而後閱讀參考種書籍，繼而細加考證，最後得到結論，在整個過程中，可獲得許多不為人知的豐富知識，可見他治學的方法與嚴謹的態度，更見他在遊山玩水後，仍能讀破萬卷書，不僅啓示後學，更對於後代學術研究貢獻很大。

第四節 抒發感慨與議論

洪棄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中國傳統讀書人，並具有悲天憫人胞物與的天性，關心國計民生一直是他文學創作的主題，因此即使是在旅遊的過程中，對遊覽的景點，不論名山勝水古蹟，或窮鄉僻壤，都能透過敏銳的觀察與用心的思考而有所得，或感嘆古盛今衰，或慨嘆歷代興亡，或憂心未來，或因人生無常而發出惟山水互新之感，既有感慨也有議論，其所操慮不可謂不深，而在議論中仍充滿了感性。就遊記而言，抒發感慨議論，應是遊記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遊記中的眼。洪棄生《八州遊記》的感慨議論，所佔的篇幅雖不多，然無論片段長短，都句句發人深省，耐人尋味。茲舉例分析如下。

一、感慨山川隆替

洪棄生遊南京玄武湖，根據近人元徵〈泛舟後湖記〉所說，春夏水生，

¹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12~213。

尚有湖容，但是他所見到的卻是：「四面平地，或有水如雨後潦，或無水，蘆草荒荒。……余從孤棲梗下，行之不至，然古今盛衰，山川隆替，亦可見矣。」¹⁵⁹見到玄武湖的荒蕪，乃發出深深的感慨，認為山水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也有隆替改變的時候，並非永恆不變。但是當他遊金陵時，見六朝金粉及城中秦淮河，畫舫笙歌已迴不如前，還有朝明太子飲馬池、右虎跑泉等古蹟已湮沒，此時他又覺得「惟江上青山，亙古長新」。¹⁶⁰因此洪棄生對於所見山川的改變，所發抒的感慨，其心情是十分複雜的，每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

二、嘆古盛今衰

洪棄生認為揚州勝景多在城外西北十五、六里地，當地古蹟如隋宮螢苑、迷樓雞臺已在荒煙蔓草間，因而發出深深的感慨，其云：「今之蔓草荒煙，皆昔之錦帆珠翠也。」¹⁶¹當乘火車經河南新鄭縣，只見：「四野冷落，一路蕭條，無豐村美屋，亦無茂林高樹，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者。」¹⁶²不禁感嘆：「固不料有熊之國，黃帝之都，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至于今廢墜如此。」所見與古書所記載不同，有古盛今衰之感。¹⁶³又來到河南開封琉璃塔（俗名鐵塔），其旁有佑國寺，今尚存一殿，其殿外三、四十步，僅見一大鐵鏟臥路旁，無人整理看管，不禁感慨評論云：

余想康熙初，離喪亂水火未久，而反有物力盛飾梵宇，則其時汴城戶口之富庶可知矣，乃今承平經二百餘年，日即凋敝，城中東北，竟有曠土，有廢而不能舉，亦可異矣。¹⁶⁴

言外之意，乃評論民國建立後的治國，不如清朝。

當他遊開封汴宮，所見僅存午朝門及龍亭的龍座，龍座全座均為粹然美石，對此遺跡遺物一面讚美，一面感嘆：

其質可以當古玉，當時女真入寇，所擄去者為宮苑及天文座之重器，艮嶽與花崗石之美品，不知凡幾，此物劫灰之棄餘耳。尤物之失所，

¹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7。

¹⁶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7。

¹⁶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4。

¹⁶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5。

¹⁶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5。

¹⁶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5。

帝子之蒙塵，俱可哀也哉。¹⁶⁵

蓋以汴宮午門及龍亭、龍座美石，都是宋靖康之難時，遭金人俘虜北去所劫餘的。按北宋欽宗元年（1126）金陷汴京，次年擄徽、欽二宗北去，將宮苑及天文重器、艮嶽美石一併擄去，洪棄生乃發出感嘆評論，認為尤物失所，帝子蒙塵，二者都是令人悲哀的事。文中所謂「艮嶽與花崗石之美品」，乃指宋徽宗傾聚全國花石的艮嶽山地，其原址在荒曠之上方佑國寺地，洪棄生云：

當時為禁籞，既以人力造奇峰怪石，又不惜物力蓄古木珍禽、苑園池館、宮苑亭榭，遊之不盡，蓋不減今日頤和園，東北占地既廣，所以更展築南城，是則今之極荒極蕭條者，又即昔之極盛極繁華者也。¹⁶⁶

文中的評論，頗有責怪艮嶽的奢侈始導致汴宮與艮嶽遭到劫難之意，無怪乎八百年後，洪棄生親臨其地，見其蕭條，不見昔日繁盛，除感嘆古盛今衰之外，更發出深深的感慨：「今之極荒極蕭條者，又即昔之極盛極繁華者也。」希望以此能殷鑑未來的治國者，此即所謂的「物極必反」之理，此說與在揚州所發出的感慨是相同的，如不能持盈保泰，必無法永遠維持繁盛。

在參觀北京地壇時，洪棄生詳細說明《周禮》、《禮記》、《儀禮》的祭壇的壇制，《唐書》、《宋史》、《元史》、《明史》志所載皆時時變通，或以五起數，或以九六起數，各代不同，清朝則用九六，與前代不同，雖則如此：「然皆執禮有常，不似今日光復之無禮也，余故詳記之，恐二十年後無迹矣。」¹⁶⁷「光復」指民國建立後，不遵循古禮，令他憂心古禮未來二十年會因此消失無迹，又可見他是一個重視古禮的傳統讀書人。

三、嘆惜帝王威力不能永久

洪棄生見到河南開封相國寺的御碑亭被毀，且夷為廁溷，不禁聯想到嵩山嶽寺，清高宗本留有寶玩，卻為民國軍閥趙倜兄弟所掠奪，同樣零落，不禁發出感慨云：

乃嘆帝王威力亦不能保手澤於百年外，而閒散文人如李、杜、韓、蘇、孟（浩）、賈（島）輩到處爭為名勝，廢而輒興，則萬乘猶不可望

¹⁶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2~163。

¹⁶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6。

¹⁶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64。

首陽餓夫，何有於齊景千駟哉？¹⁶⁸

他認為帝王在位時雖掌握有無限的權力，但百年以後，威力盡消，並無法將其所擁有的一切長久保有，反而不如伯夷、叔齊能名垂萬世。這種感慨，在他來到開封外的青城時更為深切，因為此地已成為帝王悲歌之地，金不僅幽禁徽、欽二宗於此，更併走後宮東宮等共三千人，掠去及滷簿大樂、寶物圖書，迨元入侵之後，同樣逼金太后皇妃親王禁於青城，其悲慘更有甚於徽、欽二宗，並引元郝天挺〈青城行〉：「戴樓門外是青城，匍匐赴死誰敢停；當時築城為郊祀，卻與王家作東市。」¹⁶⁹代替自己的議論。洪棄生所感嘆的是，不僅是珍貴物品，而是皇帝當年所築的青城祀壇，竟成為囚禁自己的地方，即使是帝王本人的命運，也都無法自己掌握。

四、析評朝代遞變之因

此外，洪棄生也會從歷史的角度，評論朝代遞變的原因，他認為明崇禎帝時諸王奢侈殘酷更甚於清代的養八旗：「車服奴婢之奢，明代諸王為最，刀鋸烹宰之慘，亦明代諸王為甚。」於是有感而發：「余每怪剝復之運，始則縱一姓以覆滅群雄，終又縱群盜以屠戮一姓，天道之不可測度如此，而今又變一局以為倚伏，抑愈不可測度矣。」¹⁷⁰此即所謂因因果果，禍福相倚，天道循環之理。

北京紫京城宮殿有雍和宮，是清高宗未即位時的藩邸。洪棄生遊至此地頗有感慨，認為：「雍和宮之義，本《漢書》河間獻王三雍宮之對，應劭雍者和也，和天地君臣人民，和天地君臣人民也。」然而：「康熙廢太子，諸皇子爭覬覦，親戚大臣受譴甚多，世宗既踐阼，骨肉戮辱靡不至，所謂雍者和也安在哉？」¹⁷¹按雍正即位後，陸續殺其皇九弟、八弟等人，並禁錮其十四弟。¹⁷²如此殘酷的行爲，與雍和宮名實不符，無怪乎洪棄生會發出議論加以批評。

五、憂心未來

洪棄生除了對歷史景點感嘆古盛今衰以外，即使是繁華進步的城市，

¹⁶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1。按《論語》〈季氏篇〉孔子有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¹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9。

¹⁷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9。

¹⁷¹ 以上兩段引文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66。

¹⁷² 鄭天挺等編，《清史》（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頁384。

也會預見憂心其未來，有所感慨。如見上海的繁盛，乃云：「然而地方益繁盛，風俗益窳敗，盈而必毀，竊恐後此百年間，必有風火水輪大災害之一日。」¹⁷³他對上海雖進步繁盛，但是風俗敗壞，未來必有災難發生，能見人所未見，憂人所未憂，真可謂憂懷千古之人。

此外，他對古蹟未來是否能妥善的保存也十分關切。如遊蘇州虎丘，見其塔高而多剝落，乃擔憂恐不久將頹倒，且責怪吳人為何不寶愛這千年古物。¹⁷⁴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有北石窟與南石窟（即伊闕石窟）之分，北石窟在武周山，屬雁門，據《水經注》記載頗有可觀，勝過南窟，但是洪棄生卻預言云：「迄今北窟就荒，南窟猶有餘飾，則未知後來為何耳？」¹⁷⁵按今日龍門石窟，斷頭缺臂的造像比比皆是，其毀壞令人觸目驚心，且有許多造像為不法商人與外賊盜採，今多藏在各國博物館或收藏家中，¹⁷⁶可見洪棄生當時所言並非杞人憂天。

當他參觀山東廣智廠（當即今日之博物館）時，見各國出入比較表，中國土地廣，人口多，然英國商務卻六、七倍於中國，他分析認為出入之數雖非即為盛衰之數，中國人口眾多，自出自銷亦不必售出外國，但是卻不主張閉關鎖國而治，其云：「惟當此競爭之世，不能閉關而治，此後非急起直追則漏卮日甚，國計民生，必有窮蹙不堪之患耳。」¹⁷⁷他憂心閉關自守對於中國未來前途的影響，充分表達了他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遠見。

《八州遊記》書末附有〈櫟兒遊頤和園筆記〉，雖不是洪棄生所作，然行文頗似他的語氣，可能經過他的修改，或也可代表他的看法。文後先感慨此園於咸豐庚申曾遭到外兵毀壞（按即英法聯軍，同時焚燬園明園），光緒庚寅（元年、1875）以後，慈禧太后移海軍費用，年年在此修造，是中日甲午戰敗原因之一，也因此導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其痛可謂深矣，乃云：「積數世數千萬之貲，日日經營，宜其包羅萬象，奢靡之

¹⁷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

¹⁷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

¹⁷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51。

¹⁷⁶ 詳見曾曉華，《洛陽龍門石窟》（廣州市：廣東旅遊出版社，2006年第2版），頁21~22。其云：「是歷史原因，還是自然風化，是戰爭的動亂，還是人為的破壞？」又云：「最大的浩劫竟是上一世紀20至40年代盛行一時的盜鑿之風。」又2008年11月郭曉光所拍攝的龍門石窟盧舍那佛之雙手、手臂均已風化，壁龕上之小石佛大部分也已風化，

¹⁷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07。

跡，實遊者所不能盡，亦不勝言，在今外人視為全國周冕，我國人所當視為亡國之鑑也。」並舉過去隋陽帝、唐武后、宋徽宗的豪奢為例，如今均已在荒煙蔓草間，即使是清初香山乾隆的靜宜園，玉泉山康熙的靜明園及海定鎮的暢春園，還有楓宸（指宮廷）今亦成蕪壤，不禁慨嘆憂心頤和園的未來云：「則後此數十年，斯園亦豈可問哉！」¹⁷⁸洪棄生希望後人以史為殷鑑，其憂慮實深。

遊西湖雷峰塔，見其：「臨湖聳矗可觀，而塔實剝落，不修恐即頽矣。」¹⁷⁹果然雷峰塔在 1924 年倒塌。¹⁸⁰而西湖廣化寺東北的公園即故行宮，為康熙、乾隆南巡駐蹕之地，如今亭館多新式，無宮殿制度，蓋以粵亂時毀壞殆盡，再重修已無舊觀，何況「今巖壁上作公園，下又改作革命烈士祠，二十年後，無知矣。」¹⁸¹洪棄生對古蹟屢被更改用途，極為反對，並預言二十年後將無人知此地為故行宮。

洪棄生在遊覽的過程中，對於所見所聞隨時隨地抒發出的議論與感慨，在遊記中所佔篇幅雖不多，但評論頗為深入中肯，切重時弊，也充分流露出他對這個心目中永久的文化祖國關切之情，他的見解仍有可供後人參考以及借鑑的價值。

綜上四節所述，洪棄生對於旅遊沿途所見，無論名山奇山、湖瀑潭泉海、日出或晴雨景觀，必淋漓盡致地描摹；記述人文景觀，對歷史古蹟的古典園林，必溯源其歷史，詳述其經營經過；對宗教文化遺址，必述其寺廟殿堂廟貌、石窟狀況；對古代建築如宮殿、陵墓、廟壇，必詳加描述典制或建築，尤其注意發生歷史事件遺址如雨花臺、囚帝之青城。對名人故里故居或曾遊之地，必不忘加以敘述，或敘述相關文學典故；又記述各地的民風俗與傳聞，以瞭解所遊各地不同風俗習慣，增加遊地社會文化知識，記載傳聞則增加遊記的趣味性。對於地理重鎮，必考證其地名沿革，古今演變，並引經史子集為證，不厭其詳，或為古籍解疑，或指出前人之誤，具有極高的文學、歷史、地理等史料價值。總之，洪棄生寫人則必寫其相關事蹟；寫事必陳述歷史事實，有所感慨則盡情抒發，加以評論，直抒胸

¹⁷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71。

¹⁷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5。

¹⁸⁰ 參見阮浩耕等編著，《西湖天下景》（浙江，浙江攝影出版社，1997），頁 86。

¹⁸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5。

臆，可謂融寫景、記事、敘遊、抒情、議論、考證於一爐，因此讀其遊記，可獲得多層面的知性與充滿感性，實已達到日記體遊記的最高成就。

第六章 《八州遊記》的家國情懷

臺灣是洪棄生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是他最熟悉，也是感情最深厚的所在，因此，他深愛臺灣這塊土地，其所思所感，無不心繫臺灣，顧念之情，常充塞於言語字裡行間。而中國大陸是他的原鄉，本是他的父祖之國，他的祖先，從祖父至忠約在嘉慶年間渡海來臺，到他已是第三代，在他內心深處，基於血緣、地緣與文化緣，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血脈、地理、文化是一體的，具有不可切割的密切關係，不論是清領或乙未日人殖民臺灣之後，甚至即使是清朝被推翻，改換中華民國，他仍然是認同那個文化民族血緣的中國，這就是無法斬斷的祖國情懷。

洪棄生是一位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中國文化是他的精神原鄉，中國文學是他唯一的書寫閱讀模式，中國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則是他往來胸中的參照對象，雖然他已成為滄海棄地遺民，但是「中華成了維繫他心靈版圖的象徵符號，是建立他個人歷史和生命秩序的空間座標」。¹同樣的，雖然他去鄉遠遊中華，在遊歷時，仍然繫念著臺灣。蓋旅人居於外地，反而更能觀照自身所處之地，他好似把祖國當成一面大鏡子，在以臺灣為對鏡的過程中，從祖國身上映照出另一個更真實的自我與本土的臺灣，正如法國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岡（Jacques Lacan）以嬰兒對鏡時通過「鏡像」而產生對自我的完整感，²且在反射對比的過程中，更深刻認識原本熟悉的家鄉，發現臺灣其實與祖國也有相似或勝出之處。洪棄生好友張光岳在《寄鶴齋詩集》序中曾讚嘆臺灣山川的秀美奇麗、人傑地靈，認為是祖國大陸山川地理的綿延，云：

天下之名山大川不可得而盡也。自崑崙、五嶽以至江河而外，淮漢而外，後世之名山大川，日發見而不可止。其在中原，山川搜索未盡，而地脈之蜿蜒又馳而之海外，經萬千年而始顯於海上，如臺灣是已。臺灣山川之秀、奧窔之奇，醞毓之富媪、地產之繁姝、人物之炳靈，經創造日闢三百餘年而猶未之盡，任舉天下之名州鉅郡而莫與之京，

¹ 參引施淑，〈洪棄生的文化意識及身分認同〉（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台文所 2007 年 6 月舉辦），頁 8。

² 梁農剛，《回歸佛洛伊德：拉岡的精神分析學》（臺北：遠流圖書公司，1992 年），頁 97~123。

故中原來遊者與外國窺覷者嘖嘖稱羨，而謂之「小中華」、「古蓬萊」，或謂之「東瀛洲」，其名實足以副之。³

而洪棄生在啓航出遊時所作〈將泛海入中華作〉：「颯輪發出東瀛東，臺灣水與吳淞通。五嶽三山禽慶志，五湖四海范蠡風。……必以雙屐踏萬重，一躡岱頂登高嵩。昂頭紗紗白雲峰，手擷仙人青芙蓉。」⁴正是將臺灣與中國大陸視爲一體，中華的奇山勝水是他所愛的祖國，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不可分，這種心理普遍存在於日治時期臺灣人民之心中，因此朱雙一認爲洪棄生對祖國河山的孺慕，與其對臺灣家鄉的愛戀是聯繫在一起的，而且根深蒂固地由清領延伸到日治時期，⁵且在《八州遊記》中特別流露出來。這種蘊含深切的家國情懷，當洪棄生於寄情山水時，最易將自己生命中最誠摯及心靈底層最深切的關懷抒發傾瀉在遊記中。本章特將此種情感心志活動，分成臺灣鄉土之愛和祖國情懷兩個層次加以分析，最後再探討他的文化認同和是否有身分認同的問題。

第一節 臺灣鄉土之愛

洪棄生從他踏上祖國土地的第一個省份江蘇省後，行經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各省，再從江蘇遊浙江，直到遊畢返福建，都不忘詳細地觀察，注意祖國和臺灣之間的相似與不同之處，其情感及思慮特別敏銳纖細。他將對臺灣家鄉的愛直接投射到中國大陸，相互對照比較，打從心靈深處流露對祖國的關愛；換言之，他是身在祖國，仍心繫臺灣，在他心中懸繫著一根不斷的線，相互牽引。他所關注祖國的對象很廣，舉凡驗關、關稅、稻田收穫、車站、物產、山勢、農家景致、日出、飲酒、美食螃蟹、烏鴉聲、人民山居狀況、水渠、孔廟、鮫魚之名稱、村景、水利、錢幣、廟會、農村生活、天氣、山水、地理形勢等等，都會使他聯想到臺灣的情形而加以比較其異同之處。以下就遊記中行程先後順序，舉出各地區景點數例分析如下。

³ 張光岳，〈寄鶴齋詩序〉，《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以下為檢閱方便，凡引用洪棄生作品，均採取文獻會本。

⁴ 洪棄生，《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詩草》。

⁵ 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臺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第2期（2008年），頁7。

一、從上海往南京

上海市是洪棄生遊中華的第一個站，當他在上海新開河太古碼頭登陸時，注意觀察當地驗關的情形：

驗關者為英人與華人，例殊寬大，略一顧視即放行，余見他人行李貨物甚多，竟一無徵稅，視臺灣則為疏略萬萬矣。⁶

由此使他想起日本佔據臺灣後，設海關抽取關稅，以增加其財源，且徵收時對人民驗關嚴苛，惡形惡狀，使人民飽受其苦，文中暗中隱含對日政的不滿。⁷

洪棄生在鹿港出生成長，因此對於民生與農田水利頗為注意，當他於八月初五日乘滬寧鐵路火車往蘇州經崑山時，看到農田收割的情形，發現土地不夠肥沃，以致稻葉呈現枯黃，不如臺灣：「崑山多田，時方秋穫，水利足而土不腴，禾稻枯穉，一望遠遜於臺灣。」⁸當他由上海重新出發往南京再經過此地時仍未見收穫，又云：「初五日所見刈禾者已有一、二，更今十餘日，仍未見收穫，可想此處地氣，比臺灣甚遲。」⁹雖是第二次經過，間隔十餘日，他還是細心的觀察到尚未收割，而且推測其尚未收穫的原因，可能是當地地氣與臺灣不同，注意民間種稻狀況，溢於字裡行間，畢竟臺灣與祖國人民的生活都是他所關切的。

沿著鐵路經過無錫縣，不僅考證其地名歷代演變經過，並敘述其地名「無錫」由來：

《越絕書》吳地傳、《前漢書》地理志均載其名，蓋縣之慧山東峰產錫，名錫山。周秦初古銘云「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有新莽矯之，名有錫縣，光武中興，仍稱無錫，迄於今，惟隋一改晉陵。

洪棄生於此進而聯想到臺灣的產金狀況，並作比較：

此與臺灣的產金同為災異。臺灣三產金，三變遷矣，錫山自光武後不

⁶ 洪棄生，《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遊記》。

⁷ 參見洪棄生〈海關吏〉，「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44；以及頁172~173〈洋關行〉，二詩描述鹿港海關所徵賦稅殘苛與官吏的惡形惡狀。參見程玉鳳，《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88~89。以及蕉農譯，山川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收在王曉波之《臺灣的殖民地的傷痕》（臺北：帕米爾書店，1895年），頁36。

⁸ 「文獻會本」《八州游記》，頁6。

⁹ 以上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15。

產錫，乃臺灣金包裹、金瓜石、瑞芳一帶之山，產金仍有未艾，何也？¹⁰

凡是產礦之處必定引起人們爭採或發生爭鬥，造成災異，洪棄生聯想到臺灣也有三個有名的產金之地，金包裹、金瓜石與瑞芳一帶山的產金與無錫相似，同樣產生災異，希望能對臺灣提出警訊，以鑒往知來。洪棄生更提出他的疑問：「產金仍有未艾，何也？」顯見他對問題的亟欲深入探討。

洪棄生在遊山玩水之餘，仍觀察到臺灣與江南的山的不同。當他到達金陵時，遊覽有名的三台洞：「余自海外來，見臺灣東畔，山多插天，而江南之山，皆復平地，以江南之山為小。」¹¹臺灣的五大山脈之玉山山脈 3,952 公尺、中央山脈 3,805 公尺，尤其東部的雪山山脈 3,886 公尺，¹²可比插天，無怪乎當他遊江南時，要將江南之山與臺灣相比，則江南之比起臺灣的山，便感覺猶如平地般，兩地的山水差異明顯看出。

二、從江西至湖北

江西廬山是他最喜愛的風景，當他到達湖口時，聯想到孟浩然的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乃云：「余自下流至，亦幾二千里，昨覺有此巖巖。而廬山高峰，實不止香爐，惟遠處望山，多有香爐形耳，如遠海視臺灣，亦似香爐燭臺，迨入臺灣，並無是山。」¹³洪棄生將臺灣的山與廬山相比較，他說從海上看臺灣的山也似香爐峰，但是身在臺灣時卻見不到類似之山，或許是所看的角度不同，遠觀與身在其境的感覺不同吧？遊罷竹林寺，往蓮花洞汽車公司搭電汽車回旅社，看到汽車公司附近有小市集，乃聯想到：「亦如臺灣城邊村店，有半郭半野之風，居室婦孺無村氣。」¹⁴這是何等熟悉的景象，大陸有太多與臺灣相

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按「金包裹」或稱「金包里」，係平埔族社名 Kitapari 之譯音，清代曾屬金包里堡，日據時期保留原地名之「金」字，以其倚山之鄉加「山」字稱「金山」，以為新地名，今指臺北縣金山鄉金山、萬里二鄉。瑞芳於清末光緒 20（1894）年原屬基隆廳，日據 9 年改為臺北州基隆郡瑞芳庄。民國 39（1950）年改為臺北縣瑞芳鎮。金瓜石今屬瑞芳鎮，因境內金瓜石山，故名，境內以產金、銀、銅煤著名，日治採礦極盛。參見洪敏麟，《臺灣地名之沿革》第 1 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年再版），頁 339、342~345。

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9。

¹² 參見郭育任、劉克襄等撰，《鳥瞰台灣山——台灣五大山脈空中巡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 1 月 20 日 2 版 1 刷。

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3。

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6。

似的地方。當他離開廬山時，船行在長江水上，看見日出有如純金初出鎔之美麗，又聯想到臺灣的景觀：「余在臺灣惟見日出山頭，在海上恨不見出日，在內江反見之。」¹⁵他認為在臺灣山頭可以看到日出，但是海上觀日出則為臺灣所無，令其感到遺憾，但是在九江卻可彌補此一遺憾。

又當他在湖北漢口與老友歡聚飲酒時，覺得所飲的酒勝過當時臺灣的酒，乃云：「臺灣自設官榷，已少佳釀，今屬官酤，可云無酒，其洋酒則皆日本偽造，尤不堪飲。」¹⁶蓋以日治時期酒類是由公家專賣，食鹽、鴉片、樟腦、煙草、酒類皆徵收專賣稅，所賣洋酒皆日本偽造，品質自不能與漢口之酒相比。由此可看出洪棄生善於品酒，但是漢口的好酒，使他想起了日治時期臺灣的劣酒，暗中也隱含對日政的不滿，在品嚐美酒之時仍不忘臺灣人民的苦難與對日政的反感。

在漢口除品嚐美酒外，還有豐富的美味饗宴，其中最令他欣賞的是鱖魚與螃蟹，其云：「蟹則大如五寸碗，黃之多如臺灣之蝓蟬（即青蟹），其白甘，黃乃甘而香，其一螯之肉，即抵臺灣一蟹之肉，其熟之以酥不以蒸水，尤宜於下酒，在蘇州酒樓，見積蟹正多，反小於臺灣，無黃亦無白，十餘蟹之重，不足以抵漢上一蟹。臺灣之蝓蟬亦蟹類，能滋補養生，為天下所稀。」¹⁷他認為臺灣的蝓蟬雖不如漢口蟹之大，但也能滋補養生，與漢上之蟹相較，同為天下稀有之物，並不弱於漢蟹。洪棄生連美食的螃蟹，也要將臺灣之產與蘇州、漢口之產相互比較，認為各有其特色。

三、從河南到山東、河北

洪棄生遊鄭州開元寺，登寺外之塔，發覺塔上下都是烏鴉，而且「遍鄭州城，處處烏鴉聲，如臺灣深山老鴉。」¹⁸即使是河南的烏鴉聲，也讓他覺得與臺灣的深山老鴉相似，果真是身處他鄉的遊子，對於臺灣本土的感覺更為纖細銳敏。又在鄭州尋找夫子廟時，只見僅存三壁並一照牆，可謂家徒四壁，而附近的文廟街，卻是：「路皆崎嶇，無一磚石，風起土飛，噫嘻怪哉，街不成街，而廟則胡廟，何鄭州之荒至於此極，反甚今日臺灣也。」¹⁹鄭州是個文化古城，而其夫子廟竟比臺灣荒涼，令他很不以爲然而感

¹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9-90

¹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4。

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4。

¹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7。

¹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7-138。

到失望，頗責怪當局對文物的保存不重視。

當他從鄭州乘隴海鐵路往洛陽，一路都是開鑿山坡，隧道很多，經汜水縣即見到多穴山而居者，門僅能容一人出入，²⁰再經鞏縣，車所行仍是開鑿的山路，出隧道後：「仍見穴居者滿山，山少草木，或密聚如蜂窩，或散處如蛇穴，太行山、太原井陘路、靈寶縣南土嶺，居民住洞穴亦如此。」洪棄生至此再也忍不住說出他的感覺：「余在海外行山中過番窟，尚是團茅結屋，不須瑾土穿戶，不料中原腹地，受千年休養煦育，而猶留太古蒙昧之風於此間，斯真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如彼西戎矣。」²¹其所謂海外山中番窟，應指今日臺灣住於高山的原住民。按人類的居室大都因地制宜而營建，而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包含陝西、山西、河南西部，黃土面積廣闊，當地人民乃因地形開鑿洞穴而居，稱為「土窯洞」，省工省力，冬暖夏涼，很適宜居住生活，此早在新石器時代，黃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就在以黃土層為壁體的土穴上穴居，窯洞是當地的特出民居方式，並不足為奇。而臺灣與大陸南北地形不同，人民居住方式自是不相同，洪棄生可能不知地形會影響居住情形，故有此感慨，言下之意，即使是臺灣的「番窟」（即今日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也勝過中原的居住方式。又到洛陽見有大渠水多，立刻聯想到臺灣到處都有，可以感受到他時時會透過比較，以呈現臺灣這塊土地勝於祖國的地方。

遊至山東滕縣，乃云：「遊行至此，始見農村結棚演戲，如臺灣村景。」²²按臺灣農村在農暇之餘或遇節慶，往往在廟前搭棚演戲，洪棄生沒想到在祖國北方也能看到與臺灣農村相同的民俗。到了兗州府城（即滋陽），其城北有塔高聳，處處村莊，亦認為「有臺灣氣象，惟種麥不相及。」其地種麥與臺灣種稻不相同。²³

臺灣是亞熱帶地區，氣候溫和，很少見到下雪，洪棄生來到北京，只見：「一路霏霏，濕衣沾面，初以為細雨，既見風吹白絮，始悟為下雪如雨者。……雖寒不可支，而得見天公玉戲，亦南人眼福矣；越日嚴凍，樓上

²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0。

²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2。事實上，窯洞的建築，農村與城市差異很大，農村不講究，大多在天然土壁內開鑿洞穴，較為簡陋，洪棄生所見鞏縣並不是極為發達縣城。

²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5~186。

²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9。

樓下，處處堅冰，過於臺灣大寒天氣。」²⁴在北京讓他見識到祖國北方冬天天氣嚴凍和下雪美景，甚過於臺灣的大寒天氣，不禁令他又驚又喜。但是再南遊浙江紹興時，又覺得其隆冬和煦如臺灣，²⁵大陸北方與南方的天氣明顯差異，已使洪棄生親身的感受到與副熱帶的臺灣不同。

四、從江蘇至浙江、福建

洪棄生遊畢河北，改由海線回到江蘇上海，繼續南遊松江府，他再度發現祖國許多與臺灣相似的景觀。經過莘莊時看到：「庭積稻藁輪囷宛如臺灣，田中特多茅亭。」²⁶腦海中立刻浮現臺灣農家前亭存放稻穀的圓形的穀倉，以及田中堆積用稻梗做成亭子形狀的茅亭景象，使他有如回到家鄉的親切感。至浙江嘉善縣城外，田土甚廣，又見到：「田中悉犁耨起垆如臺灣」，²⁷因臺灣農家亦是以牛犁田耕種。

行至浙江吳山神廟，見到：「廟中作佛事，列几筵，男女雜沓，亦頗如臺灣齋友會。」²⁸此在臺灣的廟中極為常見。再至夏王村，看見：「時方打穀，在石上脫粟，不似臺灣打粟桶中」，²⁹此則看出兩地打穀方式的不同。不過當他以仰慕之心前往紹興，準備瞻仰禹王廟、禹陵時，覺得此一名郡，又號稱越王舊都，至今卻村氣未除，乃云：「反似我臺灣諸羅、鳳山各舊縣，而不若臺南」，³⁰認為紹興府本是一名府，但竟未有進一步發展，且尚有村氣存在，有如臺灣的諸羅、鳳山各舊縣，但是臺南的都市發展，勝過紹興一籌。

洪棄生特別喜愛江蘇松江府的三泖九峰，但是：「天馬山外，多如臺灣丘陵，均虎山、碧山巖、清水巖之類，然水可泛舟而遊，則非臺灣可及矣。」³¹按他認為天馬山為九峰之冠，而松江府是水國，以水勝，故水多百於山，九峰乃顯得可貴，不過除天馬山等九峰之外，其他的山都和臺灣一樣，大多是丘陵，有如臺灣的虎山巖（位於彰化縣花壇）、碧山巖（位於南

²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8。

²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4。

²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7。

²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8。

²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7。

²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4。

³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8。

³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8。

投市）、清水巖（位於彰化縣社頭鄉），均屬臺灣丘陵地（按所指應屬台地），山勢不高，這都是洪棄生常遊覽地方，故舉此三例說明，然松江府水多可以泛舟，又為臺灣不可相比之處。

綜上所述觀之，洪棄生遊歷中華祖國，從上海到浙江，無時無刻、無處無地不將臺灣與中國大陸相比較，透過他細微的觀察，試圖在陌生異地中凸顯出另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以產生共鳴。他所注意的層面，不論是關稅、稻田收穫、產金礦、山勢高低大小、日出、酒品、螃蟹、烏鴉、文物保存、居室、渠水、氣候、村景、耕田方式、作佛事、打穀方式、城市發展、山水名勝，凡此種種都可以觸動他的家鄉之思，比較之下，或是二者相同，或是此有彼無，或是此無彼有，或是完全相似或完全相異之處，其中臺灣僅有關稅與產酒不如祖國，而當比較出臺灣勝於祖國之處，則引為自豪，表現出他對臺灣家鄉的愛。當發現臺灣與祖國相似之處，則有二者實為一體之感，當發現祖國不如臺灣，則流露出關愛之情。追溯其因，洪棄生所熟悉深愛的是家鄉臺灣，所關懷的是大陸祖國，因此很自然的將臺灣與大陸圖像交互相映照。這一種相互的對照與投射的原因，是試圖尋找臺灣與祖國的相同處，以證明二者實為一體，使他在祖國仍如身在家鄉而無遊「異地」的陌生感，也解除其思鄉之情。此與林獻堂壯遊四大洲的《環球遊記》中所述，當看到各國景象，亦是時時不忘臺灣，充滿家國情懷，³²或許這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旅外時共有的愛家鄉自然流露的情感，只是洪棄生表現得特別細微而凸顯。

第二節 祖國情懷

早在十七世紀中葉，閩、粵漢人即渡海赴臺灣開墾，鄭成功時更帶來許多漳、泉移民，因此形成臺灣的移民社會。基於地緣、血緣和文化緣的關係，在臺灣的漢人移民對中國大多懷有故鄉情感，把中國視為「唐山原鄉」或「祖國」，因此臺灣是以中原大陸為文化母體發展起來的移民社會，越是在漂離的情況下，越是加深它對母體社會和母體文化的體認和歸依的情感，這是在臺灣的漢人所獨具特有的，在歷史的發展中，它逐漸昇華為割捨不斷的祖國情懷和民族意識，因而形成所謂的「中國情懷」或「中國

³² 參見賴欣陽，〈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家國情懷〉，《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2009年12月19～20），頁1～34。

情結」、「中國意識」。

所謂「情懷」，一般乃指對於歷史和現實的體驗所形成的一種社會心緒；「情結」乃指這種社會心緒在歷史的積累和現實的壓抑中，所造成一種定向的執著的社會心態；「意識」，則是經過反省的理性思考，三者在不同層次上，反映出對同一個問題體驗和思考的不同深度。³³由於中國是臺灣人心中的祖國，故又可稱為「祖國情懷」、「祖國意識」、「祖國情結」。本文之所以採用「祖國情懷」，而不採用「情結」或「意識」，乃因洪棄生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薰陶，中國是他思想與文化意識中的祖國，對於祖國自始至終皆出之以歷史文化的認同、血緣的認同與漢民族的認同，這種感情並不因改朝換代或異族統治而改變。至於一般臺灣人，在日本殖民臺灣以後，在他們精神世界中仍視為中國為祖國，而所謂的「祖國意識」快速茁壯，許多臺灣知識份子內渡大陸，希冀圓其原鄉之夢。³⁴當時日本當局不准臺灣人民使用「祖國」這個詞，³⁵故《八州遊記》文中也未見正式用「祖國」二字，但是筆者認為他所遊的中國、中華，仍是他精神、文化、思想上永遠的祖國，因此本節仍以「祖國情懷」為名。

洪棄生於清光緒 15 年（1899）錄取秀才。清代雖以漢族眼中的異族統治臺灣，但是由於其對於漢文化的認同，仍尊奉儒家價值體系，以是漢文化仍得以繼續保存，因此在清領時期，他所認同的祖國是清朝，其「祖國情懷」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但是自從甲午戰爭失敗，臺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臺灣人對於祖國的懷念更為加深，尤其是傳統知識份子，受到夷夏觀念的影響，絕不認同異族，因此面臨要當「中國清朝人」還是「日本人」的衝突困境，一般人都有身分認同的問題，但是對洪棄生而言，日本是造成割地賠款的敵國，當然不認同異族的殖民統治，因此在改隸之後，始終以清代遺民自稱，強烈的民族意識充分表現在他忠於清朝的態度上。再以與洪棄生同時期的櫟社成員為例，在清朝滅亡之前，中國仍然是他們思想與文化意識中的祖國。由於日本的統治給他們帶來心靈上、生活上的痛苦與不安，對日本政權產生不滿，更加深對祖國的懷念與哀怨，形成牢不可破的「祖國情結」，其中以林癡仙對清朝的懷念

³³ 劉登翰等編，《臺灣文學史》（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23~24。

³⁴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年），頁71。

³⁵ 吳濁流，《南京雜感》（吳濁流作品集4）（臺北：遠行出版社，1980年再版），頁49。

最深。³⁶黃俊傑則認為日本統治臺灣以後，臺灣人的「祖國意識」日趨強烈，其主要原因來自政治上民族意識的自然高漲與文化上臺灣人漢族文化的認同所激發的歷史文化意識，亦即臺灣人的「祖國意識」是由日本殖民政策所激發的。他所舉的例子，雖是「二世文人」（指割讓後出生者）如葉榮鐘、吳濁流、吳新榮，但是他們對祖國充分流露「祖國愛」以及對祖國文化的認同是一致的。³⁷因此他們的所謂「祖國情懷」、「祖國情結」、「祖國意識」，名稱雖有不同，但是實際上的情感仍然是一致的。迨 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清朝滅亡，知識份子原先認同的祖國——滿清政權，再次產生政權的變化，但這只是中國內部的改朝換代，中國這個國家的國名在世界舞臺上並未消失改變。

本節旨在研究洪棄生在旅遊中華的過程中，是以關懷之情面對所遊覽古蹟與名山勝水，他所產生的家國情懷，是一種「祖國愛」，而他對當時中華民國成立的態度如何，是默認還是反對？他對祖國的情懷是否有產生變化？是否除了認同之外，更以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心情去看待，並未放棄任何希望？

洪棄生對於中華民國的態度，是贊成、默認或反對？一般研究者多根據日本作家佐藤春夫遊鹿港時的嚮導許媽葵所說洪棄生：「他很討厭成為日本領地之後的臺灣，也很討厭今日的支那，他老是說『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今日的支那人，而是清朝的遺臣。』」³⁸由此認為他並不承認民國政權。但是許媽葵的說法並不是洪棄生親口所說，亦非原音重現，而是翻譯佐藤春夫的文章而來，未必可以完全採信。按佐藤春夫是在大正 9（民國 9、1920）年來臺旅行，如依許媽葵所說的，洪棄生只願當清代的遺民，這本是他日治以後的一貫態度，因為在民族情感上他不願當日本人，又不能入籍當中國人，只有當清朝遺民是他「心理上」的選擇，是他惟一能堅持而無人可改變的，正如他在〈臺灣哀詞〉所說：「島嶼於今成糞壤，江山從此署遺民」。³⁹若按照許媽葵的敘述，日治初期洪棄生是討厭民國的，但

³⁶ 廖振富，《臺灣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頁 58。

³⁷ 參見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頁 72~75。

³⁸ 參見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臺北：草根出版社，2002 年），頁 286；廖振富《臺灣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 63~64。

³⁹ 〈臺灣哀詞〉，「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224。

是根據 Neubauer 的說法，健全的認同是經由選擇而來，⁴⁰而當洪棄生正式踏上這個新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這塊血緣深厚的祖國土地，面對實際的文化祖國時，他對於革命建國的孫中山看法如何？《八州詩草》中有對孫中山的看法：

娥臺遜讓誠美事，公路（本袁術字，暗指袁世凱）覬覦非人情。可憐望帝蜀杜宇，乃有二臣相驚靈。嗚呼！共和告成亂方始，巍巍禁苑宮雲裏。⁴¹

詩中稱讚孫中山讓臨時大總統之位給袁世凱本是件美事，但是也因而種下惡因，先後有二次革命、北京政府控制政權、洪憲帝制、護國軍之役、南北軍閥戰爭不斷，人民生活仍不得安寧，連大內宮殿也被軍閥占據，讓位反成爲軍閥爲禍的亂源。又云：「天下為公總空說，焚壤更甚氏胡羯」，⁴²到了上海，見已成爲洋人租界地，乃云「祇今黃歇為洋鬼，自昔孫恩成水仙」，⁴³認爲孫中山的開國功勞有如水仙一般，花期不長，才開即逝。他洞悉袁世凱的陰謀，因此使孫中山天下爲公的理想成爲空談，詩中褒貶互見，功過相抵。由此可略窺洪棄生基本上對於民國的成立持肯定的態度，只是袁世凱的野心過大，才使孫中山無法控制，他對於孫中山的批判，相對的是看出對民國政途的關心。

再以櫟社詩人成員爲例，對從晚清到民初的中國時事，始終保持一貫的關切之情，詩人筆下有大量歌詠中國時事的作品，這當然是他們濃厚的中國情結使然。對於民初政局的態度，櫟社成員如連橫、莊太岳等都一致讚頌孫文建立民國讓位於袁世凱的功勳，但對於民初動盪不安的政局也有批評和反映，⁴⁴然而都是出於一種對血緣、文化祖國的關懷，與洪棄生相同。

以下直接從《八州遊記》分析。當他遊鎮江焦山時，看到「山巔煙火吐空，雷聲隆隆，方鳴礮慶雙十節，不啻為余送行。」⁴⁵文中雖未提到民國二

⁴⁰ 引自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1刷），頁102。

⁴¹ 〈遊大內宮殿感賦長歌〉，《八州詩草》，頁78。按：就史實而言，孫中山讓位袁世凱，乃情勢所逼。

⁴² 〈南苑故宮行〉，「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2。

⁴³ 〈舟至上海書所記〉，「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8。

⁴⁴ 參見廖振富，《臺灣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63、71。

⁴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

字，但所指是為慶祝建立中華民國之雙十節所施放的煙火，乃幽默的認為是為自己送行，其心情是愉悅的，並無反對民國之意，可見他對民國是默認的。綜觀全書中提到有關大陸祖國之名稱有「民國」、「中華」、「中國」、「國中」，以及「華人」、「華官」、「華旗」。其中以稱「民國」為最多，例如凡提到民國後修建古蹟者或重建工程者，則直接稱「民國」，如廬山御碑亭：「碑亭在深山苦風霜，明朝經數葺，今五百餘年，完全無缺，民國七年再為支撐。」⁴⁶息肩亭碑：「在民國七年修」。⁴⁷開封繞汴宮之湖：「民國七年戊午因丁巳秋雨浸淫毀壞，用金四千餘修造湖中路，並丹粉玉皇閣，故余到時，耳目一新，是亦斯遊佳遇。」⁴⁸河南雒口河橋：「民國元年冬始落成」。⁴⁹入江蘇徐州府城，敘述老黃河上石橋兩邊大石欄，有新刻花紋及「邳圯並峙、灞岸同工」八大字於左右，則云：「為民國八年修」。⁵⁰對民國修建古蹟及重建工程有稱讚之意，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洪棄生於敘事時採用民國紀元，不似日治時為了反抗日本殖民，撰寫文章時都採用干支紀年，絕不用日本年號，證明他已經默認中華民國是他的文化祖國。

此外，敘述有關地名變遷，於民國時更改的地名，則只稱「民國」，如「興國州（湖北），民國仍改為陽新縣，與《水經注》同。」⁵¹「古武昌，清為武昌縣治，民國為鄂城縣。」⁵²「晉西陽，即今黃州，民國廢府祇稱黃岡縣。」⁵³「今民國勝地如鸚鵡洲」，⁵⁴「夏口（湖北）本有城設司，屬漢陽縣，……民國改為夏口縣。」⁵⁵「硤石鎮（河南）……屬今永寧縣矣，民國改洛寧。」⁵⁶「泰安（山東）……雍正末升為府，入民國為縣」⁵⁷「泊頭

⁴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8。

⁴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7。

⁴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4。

⁴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7。

⁵⁰「文獻會本」《八州游記》，頁 175。

⁵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2。

⁵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6。

⁵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7。

⁵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7。

⁵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3。

⁵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5。

⁵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2。

鎮（河北）……此地西交合縣，屬河間府，東南皮縣，與北滄州即屬天津府，二府民國廢入津海道。」⁵⁸等等。

其他對民國以後發生的史事，亦稱「民國」，如龍門石窟：「山下臨來路，新碑林立，皆民國以來，河南武人敘其相屠殺之功者，令人見之欲唾。」⁵⁹敘廬山白鹿洞書院：「自清末迄民國，道德不講，悉廢為農林場……余所過三逸鄉，如黃龍潭，各處多置農林局，剝奪山僧，蓋民國患貧，效顰西洋。」⁶⁰其對民國不重視文教及古蹟，頗有微詞。參觀洛陽龍門石窟，提及伊闕寺在胡靈太后時極盛，則云：「然神龜二年，羽林軍焚將軍第，猶今民國之兵變矣。」又如提及山東灤口歷代屢有濬治，而時塞時通，原已不流暢，然想到當時軍閥紛爭，則云：「民國日事爭奪，將何能顧及水道哉？」⁶¹至北京紫京城保和殿，則云：「為清之朝廷，今為民國管理。」⁶²顯現他對民國所發生事情的關心。

綜合以上稱「民國」的例子觀之，對於民國的修建古蹟、整建工程，頗為讚許，視民國的更改地名，為改朝換代必然之事，而對民國史事部分，雖有所批評，但是基本上仍採取認同的態度，因此「民國」二字出現在遊記中，十分自然，並無突兀之感，儼然自己是以民國之人敘說民國事。

至於採用「中華」者，如提到漢口市屬英、法、日、德、俄各國的租界即占四分之一，然「今已為中華收回」，⁶³有暗中稱讚民國之意。乘車經湖北武勝關：「隧道之長，余按五六里，而久寓信陽之漢陽人，謂實有八里，或中華里步短也。……關城蓋中華之名關也。」⁶⁴至河南鄭州見有人吸鴉片，乃云：「自遊中華，惟得見此二煙家。」⁶⁵登山東泰山，見碧霞宮附近供奉祀送子觀音及痘疹娘娘，乃云「中華俗僧，多奉此以邀香火也。」⁶⁶山東桑園曾遭軍閥蹂躪，今始見恢復，乃云「中華擁兵之害，可生恨哉。」⁶⁷

⁵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5。

⁵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0。

⁶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0。

⁶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0。

⁶²「文獻會本」《八州游記》，頁 39。

⁶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3。

⁶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43。

⁶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8。

⁶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8。

⁶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4。

他痛恨中華發生軍閥之亂，民不聊生，當作是自己國家發生的事。見浙江的渡錢塘江多靠義渡，乃云：「義渡中華多有，余見中華徵稅至微薄，貨或無稅，錢塘江且無稅關，而義渡之費能支持，可謂善籌矣。」⁶⁸對中華許多義渡行爲以及徵稅微薄貨或無稅頗爲稱讚。

又到上海時：「適有臺灣人自膠州灣、青島來，述當日中華接收情況……接收場所，日軍峙一邊，華軍峙一邊，華官出入，惟華軍行禮，日官出入，惟日軍行禮，接收既畢，日旗卸下，華旗高舉，而滿街爆竹如雷矣。」⁶⁹此處稱「華軍」、「華官」、「華旗」，乃指中華民國的軍隊、官員、旗幟。他對中華終於能與日本平起平坐，且降下日本旗子，升上中華民國國旗，有抒發長久以來抑鬱之氣的痛快，滿街鞭炮聲，令他感到興奮，引以爲傲。蓋以 1914（民國 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歐洲，日本趁德、俄、英、法無暇東顧，遂要求德國將膠州灣租借地交付日本，並對德宣戰，派兵進攻山東，青島德軍敗退，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簽訂二十一條，對山東及其沿海土地島嶼不得讓租與他國，1922（民國 11）年 2 月 4 日，中日締結山東懸案條約，日本終於同意歸還膠州租借地。又當他準備返臺灣，進入福建境內看到：「福寧府福鼎縣有南關澳，寧德縣三沙灣有三都澳，南關狹而長，三都曲而大，海道深通，與浙江舟山各港，皆可築軍港者，惜乎中華日事閱強而不問。」⁷⁰可以看出他的軍事眼光，以及對於中華民國的內戰不已感到憂心忡忡。還有對於民國的人民稱爲「華人」，例如遊至江西蘆林，看到爲洋人所占據，蓋洋樓，闢夷圃，雖有可觀，然：「鑿山石，剝山骨，可悲也。昔人謂名山恨僧占，究屬韻事，今則名山恨夷占，幸華人亦多與爭鬪，起別墅於其間，差強人意矣。」從這段文字，他對於中華的人民能與洋人相抗衡，爭一口氣，感到欣慰，其語氣是站在這民國一邊，把這件事當作自己國家的事情作評論。

至於稱呼「中國」者，如當他參觀山東廣智場時，注意到瑞士、英、美、中國商務出入比較表，發覺中國土地及人口均超過各國數倍，但是商務卻不能與各國相比，乃有感而發謂：

余謂中國素以農爲本，商工業之不如他，所不待言，至於出入之數

⁶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9。

⁶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6。

⁷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9。

，要非即為盛衰之數，中國人口眾多，自出自銷，不必售出外國，惟當此競爭之世，不能閉關而治，此後非急起直追，則漏卮日甚，國計民生必有窮蹙不堪之患耳。⁷¹

文中的「中國」乃指自古以來的中國，以洪棄生的時代，他已覺查出當時的中國不能再閉關自守，否則中國未來必缺乏競爭力，這種對中國的未來憂心，正是他對這塊祖國土地的關懷。當他到北京正陽門時，見「……火車環其三面，腕車馳於四境，蓋中國不變則因循不已，欲變則往往具絕大電速力類，如此則也。」⁷²對於當時中國的進步極為稱讚，並對其未來充滿期待。當遊至居庸關，見其景象：「古有樹，今無樹，自此至八達嶺皆然，……而林不可見，是則中國不保山林之害矣。」⁷³對當時的中國之不重視保護山林，頗有責怪之意，其所關心的層面不可謂不廣。當遊經張家口，見到詹天佑銅像，知其策劃興建京張鐵路，費省工巧，令歐美技師均嘆服，不禁同聲讚嘆「是亦中國人才也」，可見他所稱的「中國」有時則指古來的「中國」，有時簡稱當時的中華民國，雖然日本已將中國劃為「域外」，他仍是把中國當作自己的國家一樣的關心。

事實上，中國在傳統意義上和現代地理概念上涵蓋大中華地區，又有「華夏」、「中華」、「諸夏」等代稱，漢朝以來，「中國」一詞逐漸演變稱為正統的的朝代標誌；現代的「中國」一詞，則是從三皇五帝開始，經歷夏商周、……元、明、清、中華民國。洪棄生所經歷的是清朝、中華民國，因此他所指的「中國」、「中華」稱呼的內涵，是指古代以來的中國，或是新建立的中華民國，乃視其文中所指而決定。

綜上觀之，洪棄生所用的「民國」，可確定是指中華民國，「中華」可指古代以來所稱的中國，亦可指中華民國，「中國」亦二者皆可，由此看來，其「民國」、「中華」、「中國」三名稱實為一體，可以互通，因此《八州遊記》在行文語氣上，可以將三種名稱交互運用自如。

此外，書中處處可見他對中國的關心。如初到上海，看到地方雖繁盛，然風俗日益敗壞，乃對上海的未來憂心忡忡，認為：「盈而必毀，竊恐後

⁷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7。

⁷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9。

⁷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6。

此百年間必有風火水輪大災害之一日。」⁷⁴遊虎丘時，見虎丘高大而多剝落，則云：「恐不久即頽，千年古物，何吳人不為寶愛也。」⁷⁵流露對祖國古蹟的關切，並且語帶責問。而最常見的是關心民生的農田水利，例如從戚墅堰至常州，則注意到其地水利常足；⁷⁶經河南彭家灣，則注意其地田野多未耕種，乃因缺乏水利之故；⁷⁷看到河北西山四圍平野，或犁或否，土中有水有冰，則認為宜麥亦宜稻也。⁷⁸顯見洪棄生出生民間，頗為瞭解水利關係民生。

總的說來，從洪棄生對於「中國」的各種稱呼，並無排斥新建中華民國之意，甚至有所稱許，尤其在遊歷大陸的名山勝水和古蹟後的喜悅歡愉，所流露的關切之情，呈現出祖國情懷，可見他仍以這個古老中國為榮，在政治上，他也許暫時還不能當中國人，但是卻默認中華民國仍是他的文化祖國，因為這是永遠無法割斷的情緣、血緣和文化緣。

第三節 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同

所謂認同（identity），是指一個人對於某事物自我的共同感，它強調的是自覺（self-consciousness），如「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身分認同」即是。「民族認同」是指一群人在意識上有著共同的自覺，在群我的分類上是「我群」，以區別於「你群」、「他群」。由於民族構成的兩大要素是血緣與文化，血緣是自然的，文化是人為的，包括語言、文字、生活習慣、風俗、思想等，故所謂「民族認同」就是一群人在意識上認為彼此有相同的血緣與文化，具有休戚與共的關係，這種「共同的認同感」，希望透過建立國家來保障共同的福祉，由此延伸即是「民族意識」。如漢族、滿族、蒙古族、英格魯撒克遜族、印歐族、斯拉夫族……等，各族因相同的血緣和文化而組成，相同的血緣必有共同的文化，如漢族必然有相同的文化，因而認同漢文化，此即「文化認同」。但是相同的文化並不等於相同的民族，如滿族入關後幾乎全盤漢化，清朝由於康雍乾諸帝認同漢

⁷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

⁷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

⁷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7。

⁷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31。

⁷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75。

文化，終於以文化認同征服了漢民族，故認同漢文化者並不等於是漢族。「身分認同」則是一群人認同彼此有相同的國籍，如我們是中國人，你們是美國人，他們是日本人，但是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常見因政權的爭奪轉換等政治因素，造成國籍的改變，如法國的領土洛林省被德國佔領，就變成德國人；中國的臺灣省割讓給日本，臺灣人就變成日本人，此時自然發生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身分認同的問題。誠如當代學者廖咸浩說：「身分對任何人都不是明確不變的，但較大範圍的文化或政治性身分危機，則往往是在社會產生重大變動的特殊狀況下較容易出現。」⁷⁹臺灣島由於發生特殊的歷史變故，臺灣住民因而出現對民族、文化和身分的認同矛盾與衝突。

光緒 21（1895、明治 28）年 4 月 17 日馬關條約訂立，日本人接收臺灣之後，爲了澈底改造臺灣成爲日本國的一部份，使臺灣人民成爲其日本國民，因此在馬關條約第 5 條規定臺灣住民於二年內有國籍的選擇權。其條文云：

第五條：割讓與日本國地區之居民而欲居住於右割讓地區（指臺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以下略稱臺灣）以外者，得自由出售其所有不動產退出，其猶豫期間限由本約批准換文之日（即 1895 年 5 月 8 日）起二年，滿期之後仍未離去該地區之居民得依日本國之決定，視爲日本國民。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爲日人。⁸⁰

亦即在 1897（明治 30）年 5 月 8 日的最終期限前，若選擇清朝爲國籍者，需於限期內登記，否則一律視爲日本人。這項規定其實是刻意設計的，因爲如果是自由選擇國籍，那麼即使不在猶豫期間內離開臺灣，而欲繼續居留臺灣，應該可以有選擇保持清國國籍的機會，然而事實上日本國單方面的仍保有決定留下的臺灣島民的國民身分的權力。而臺灣人祖先自明清以來移居至此開發，生計皆繫於臺灣，已成家立業，對這塊土地產生深厚感情，要移居談何容易？⁸¹如要內渡大陸必需有很好的經濟條件，因此在不願

⁷⁹ 參考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收在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頁 194~195。

⁸⁰ 參考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28 卷第 2 冊（1953 年 10 月 31 日），頁 364；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頁 496。

⁸¹ 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畢九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北：遠流文化事業公司，1994 年 5 月初版 1 刷），頁 229。

被日本異族統治，又不願離開這塊土地，經濟條件又不許可的情況下，必然面臨對國籍選擇兩難的困境。在現實環境的逼迫下，事實上大部分的臺灣人並沒有選擇權，大多數不得不留在這塊安身立命的土地，不得被登記為「日本籍」，而不是「臺灣人」或「清朝人」，在當時確實產生「身分認同」的問題。雖然表面上是日本國籍，但是大部分臺灣人民內心還是認同自己是漢族，是中國人，而且把中國當作未來擺脫殖民統治的希望，連橫、林獻堂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重建漢人政權，在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之下，中國更是臺灣人尤其知識份子認同的祖國，對祖國的孺慕之情更為加深。

洪棄生由雞籠乘船至上海遊中華，應該是經過申請核准而使用「日本籍」旅券（即今之護照）才能成行的，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國籍，情非得已，而在其內心所認同的仍是歷史文化的中國、漢民族的中國，透過理智的思考，他知道如何認同自己的身分，因此並不需要專程去中國追尋身分認同。所以洪棄生在遊覽祖國時，是否有身分認同的問題，遂成為學者討論的對象。

近來臺灣學界對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身分認同的論述頗多，如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⁸²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分認同策略〉、⁸³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⁸⁴古偉瀛〈從宗教著述來看李春生的身分認同〉、⁸⁵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理轉折〉、⁸⁶施淑〈洪棄生先生的文化意識及身分認同〉、⁸⁷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⁸⁸等

⁸² 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7年7月），頁288~312。

⁸³ 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分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中外文學》，30卷第10期（2002年3月），頁172~159。

⁸⁴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

⁸⁵ 古偉瀛，〈從宗教著述來看李春生的身分認同〉，《臺灣文學評論》第5卷第1期（2005年1月），頁27~54。

⁸⁶ 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理轉折——合讀「無花果」與「臺灣連翹」〉，《臺灣文學評論》，第6卷第3期（2006年7月），頁102~109。

⁸⁷ 見施淑，〈洪棄生先生的文化意識及身分認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台文所舉辦「2007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⁸⁸ 參見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第6章第1節

等；大陸學者則有陳美霞〈日據時期旅行文學論述：身分認同與現代性〉⁸⁹。身分認同問題一時成爲大家討論的熱門焦點，其中張靜茹、施淑、陳室如的論文則特別論及洪棄生的身分認同。

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對祖國充滿熱情與希望，而赴中國大陸旅行遊覽則是接觸祖國，認同祖國的方式之一。張靜茹選擇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這四位傳統文人爲對象作研究，認爲他們前往上海主要是爲了追尋身分認同，但由其論文觀之，他們四人前往大陸的動機並不相同。

林癡仙是因爲乙未割臺後，不願受日本統治而內渡，隨堂兄林朝棟避居泉州，後又隨之轉赴上海居留，其前往上海，屬個人因素，較爲單純。

連橫受家學影響，自小接受學習正統儒學教育，先祖曾在明朝爲官，民族意識十分強烈。割臺後，連氏世代所居的寧南坊被迫遷離，其故居被拆毀，因此對日本統治感到痛心。民國肇建之後，連橫大病初癒，便託詞休養，於 1912 年遠遊大陸各省，一來抒發抑鬱磊落之氣，二來「效司馬遷行萬里路」及「欲觀漢人政權重建中華民國之新氣象」，在觀覽名勝中，油然而生弔古傷今之情，而面對紛擾多變的時局，也表現知識份子的憂心與心懷祖國的情感。

至於洪棄生遠遊中華八州的主要動機則是一償對祖國孺慕的夙願與遊遍名山勝水古蹟，上海只是他旅遊的一個景點，雖看到上海因淪爲洋人租界而致社會風氣敗壞，形成奢侈浪費浮華之風，但對未來前途還是深具信心，仍懷有思慕祖國的情懷。

周定山則是殖民後，光緒 31（1898）年出生的二世文人，自幼家境貧困，曾學木工技藝及布莊學徒。大正 13（1924）年因不見容於布莊而逃歸，乃在次年大正 14（1925）年前往大陸，擔任漳州中瀛協會兼《漳州日報》編輯，後因工作需要至上海。由於自幼對父祖之國懷有特殊感情，也讓他對此行有所期待，但是軍閥的割據分裂，使他憂心祖國同胞受到苦難。

綜上觀之，他們四人到上海的動機，顯然不是專爲追尋身分認同而來，倒是在留上海期間，發現中國並不如想像強盛，使心中持守的的漢文化族情感及儒家體系價值觀遭到嚴苛挑戰，對祖國的理想與現實產生落差，因此各人有了不同應對之道。林癡仙選擇狂歡買醉與返臺，而所認同的仍是

日治時期臺人大陸遊記的認同焦慮，

⁸⁹ 見《臺灣研究集刊》（2008 年第 4 期），頁 94~100。

祖國清朝，只是當看到政治醜陋及現實，難免有知識份子感時憂國的情懷。連雅堂對建國的國民黨並未失去信心，仍期待大有可為，對其他政黨提出嚴厲的批評，於遊西湖後更期望日後在此定居。洪棄生對文化母國的執著較其他人更為深切，雖對上海有所失望，但採取的應對態度是「深具信心」或「擔憂」、「阻絕」，持守「感情上對以往價值的留戀」，在旅遊中感受自然山水之美。周定山並不因中國亂局而改變對祖國情感的認同，以「深具信心且仔細思量國家前途」方式應對。⁹⁰

從張靜茹文中所舉四位文人的例子觀之，他們在上海時所遇到的真正問題，並不完全是身分認同，反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那就是無論民國政局如何，他們都認同於這個歷史文化祖國，認同這個漢民族的祖國。就洪棄生而言，上海只是他旅遊行程的第一站，若只從他對上海社會現象的種種失望，而歸結出他產生認同的焦慮，則不免以偏蓋全，而陳室如的博士論文也有同樣的結論。

因為從洪棄生《八州遊記》中所描述的內容與行文語氣來看，看不出流露出身分認同的焦慮情緒，何況所旅遊的景點，是他早已預定的行程，並無遊上海後，為了重塑身分認同再到各地遊覽，他面對歷史古蹟，雖難免慨嘆朝代政權興廢，但仍關懷中國的局勢。在遊山玩水時自然流露出從未有的歡暢之情，如遊太湖之：「始蕩胸襟，拓眼界焉。環湖諸山，或遠或近，或斷或續，時在雨中，真覺混茫元氣。」又很細心的觀察每個歷史古蹟，在瞻仰北京故宮等建築時，感受到頗具宮廷氣勢苑城之美，並作詳細的描繪，頗以祖國為榮。沿途注意各省不同的田園市鎮風情，關心民生水利，並且與臺灣作比較。所以筆者以為身分的認同的問題，並未在旅途中困擾著洪棄生，所能感受到的是洪棄生對祖國歷史文化的認同與漢民族的認同。大陸學者陳美霞〈日據時期旅行文學論述：身分認同與現代性〉中也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人在身分認同上都無自主權，不管是積極配合還是消極依附，即使是心理感情上都認同祖國的林獻堂、連橫、吳濁流，在實際過程中則有意無意地與日本殖民統治都有所牽扯，所以日治時期臺灣民眾普遍的存在身分認同上的曖昧兩難困境，這種尷尬的處境，在遠離臺灣

⁹⁰ 參見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博士論文，第8章。

本島旅行的文章中展現淋漓盡致。⁹¹筆者以為洪棄生與他三人不同，雖然在身分上亦無自主權，但是他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誘，不以日本人做保護傘，因此在《八州遊記》中所呈現的洪棄生，完全擺脫日本籍或中國人的困擾，而以喜愛祖國山水，關懷祖國文化的心情遊歷大陸，這是熱愛臺灣秀麗山川的延續，因此當他面對祖國時，雖不能在實際上對中國主動採取政治認同，但是他所認同的是文化的中國，吾人從他在遊記中沈醉於祖國秀麗山水，對古蹟的文學典故、歷史事蹟以及地理沿革的考證，都不厭其詳地敘述，都可以作為證明。

本章從《八州遊記》分析洪棄生濃厚的臺灣鄉土之愛，和潛意識中的祖國情懷，他愛臺灣，也愛中國，因為臺灣本是中國行政區劃中的一省，是他的家鄉，而中國是他的原鄉，兩者具有密切不可分的血緣和文化關係，中華民國是漢族所建立的國家，漢文化與儒家文化是一體的，所以洪棄生遊中華，只有濃郁的文化認同，並無所謂「中國人」或「日本人」的身分認同焦慮問題。

⁹¹ 參考陳美霞，〈日據時期旅行文學論述：身份認同與現代性〉，《臺灣研究集刊》（2008年第4期），頁96~97。

第七章 《八州遊記》的寫作方法

中國遊記文學的發展，自宋代以來，產生兩種新的體式，即筆記體與日記體兩類。日記體遊記寫作方法則著重按日記事，文字樸實無華，不事雕琢，不加烘托渲染，此即所謂的「白描法」——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徵，用簡鍊的文字，樸實地進行描寫的方法。日記體寫作，宋代以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為代表，明代則以徐宏祖《徐霞客遊記》為代表。

洪棄生《八州遊記》是長篇日記體遊記，其所採取的筆法，亦是承接上述諸書的寫作方法而來。洪棄生在〈凡例〉中明白道出：「記中純用簡直文法，避虛飾也。」所謂「簡直文法」即是以簡單直述為主，避免過度的誇飾。又他在描寫西湖「靈隱寺」中「理公洞」曲折不盡的奇景時，也藉景說明自己的文章直致的特性，文云：

出洞路右為春淙亭，即古淙澗，亭下為迴龍橋，壘大石為圓洞，以通飛來峰、蓮華峰、蓮花峪水，余來時由此轉入峰洞，路徑曲折不盡，不似余文之直致。¹

由此可知洪棄生遊記寫作的筆法，是直敘白描，而非迂迴曲折，具備日記體樸實無華的特色。尤以《八州遊記》是採取動線書寫一路所遊之跡，因此很容易瞭解其詳細遊蹤，除了欣賞描摹的山水外，還可以與他同時緬懷古今變遷與歷史朝代興廢，而同聲一嘆。雖然他對歷史地理沿革，大量地引用各種古籍考證，然寫法仍屬直敘，或許會覺得較為枯燥無味，然而如能耐心地仔細研讀，可以從中獲得許多的知識。這種寫作方式，雖是承接前人的日記體遊記而來，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考證於一爐，但洪棄生寫來更為細緻，涵蓋面更廣，成為《八州遊記》的特色。筆者在全部品讀《八州遊記》之後，經詳加探析，發現洪棄生的寫作方法大致可以歸納為四類：對照比較法、引證詩文典故、考查古代典籍、重視地理形勢與數據。茲分別析論如下。

第一節 對照比較法

¹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93。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遊記》。

所謂「對照比較法」，以西方的寫作理論而言，比較法是一種論證方法，指通過幾個事物或是同一事物的幾個方面的比較來證明其論點，著眼於事物的同和異，可以把一種事物和其他有相同條件的事物作比較，也可以把兩種對立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較。²而運用比較證明，就是通過比較物與被比較物二者的對照，確定其相同相異之點，從而說明一個道理，表示一種觀點，在二者的相互映襯對照中，可以得到顯豁的表現，這是一個重要的寫作方法，在其他各種體裁的文章中也經常運用。³《八州遊記》於描述所遊歷的景點時，即不斷地運用對照比較法，而且貫穿全書首尾。

在洪棄生的時代雖未必參考西方寫作理論，但是他的《寄鶴齋詩話》評論歷代各詩家，即已充分運用比較法，如：「李白詩多近古，杜甫詩多近今，李白詩往往與漢魏為近，杜甫詩往往與宋明詩為近。」⁴而在撰寫《八州遊記》時，更透過他的各種不同視角，廣泛運用比較法，藉此可以瞭解其所見事物的相同、相異或相似處，突顯出事物的特徵，使讀者立刻產生鮮明的印象，加深對論點的理解。同時，往往還能形成一定的對比映照，既能使文章更加充實，又能使文勢較為生動，從而增加文章的說服力和吸引力。

《八州遊記》中的對照比較法，包含對景點的「古今對照比較」與「前後對照比較」兩種方法。「古今對照比較法」乃是對景點自古至今不同的情形或狀況作比較，在一般遊記中較為少見。因為古時的情形或狀況，必須透過閱讀古籍方可得知，因此作者必須博覽群書，才能將古書的記載與今日遊覽所見對照作比較。在《八州遊記》中，古今比較之處，隨處可見，藉由其對古今某些特殊事物的對照比較，可知古盛今衰，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或今勝於古，或敘述古今的遞變過程，甚至因而引發感慨議論，使讀者有時空交錯之感，同時也融入了思古懷古的幽情。

「前後對照比較法」是把已經遊覽過的幾個景點和新景點作比較，這對一般旅者而言，是很自然習慣的心理現象。但是洪棄生的比較層面更廣，幾乎涵蓋旅途中所見所聞，並不僅限於有名的景點，舉凡城鎮、陵墓、寺廟、佛像雕刻、風俗民情、居住狀況、衣著服飾、飲食、村景、農田水利

² 參考莊濤等主編，《新版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2003年），頁556。

³ 參考劉勳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頁478~479。

⁴ 《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97。

、物產、城門、街道、商店、亭臺、城樓、護城河、住家、山岳、江流、湖泊、瀑布、海港、碼頭、車站、砲臺、寺塔、石磯、草木、飲水、里巷、橋、地理形勢等等，都是他比較的對象。從比較中可以知悉洪棄生遊歷過程中所關注或感興趣的層面，既細微又寬廣，並非一般遊人走馬看花，到此一遊而已，而是透過敏銳細心的觀照，進而呈現其趣味，正如其〈凡例〉所說「遊如讀書觀畫，不細心無以知其趣」。以上兩種比較法，都可使讀者對其旅遊的所見所聞，凸顯出其特徵，而留下鮮明的印象。比較法雖然是寫作常用的方法，但是本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洪棄生在比較中所深含的意義，以瞭解他內心的所思所想。分別舉例探析如下。

一、古今對照比較法

洪棄生在遊中華之前，必已事先閱覽與景點相關的古籍，瞭解旅遊地點的概況，以便親自驗證，遊畢返家後，再查閱書籍，將所遊景點相互比較，包含景觀、城市鄉鎮、古典園林、寺廟、陵墓、宮殿、祭壇、碑刻、山川湖泊、樓閣、城門、寺塔、古井、城牆、橋樑、長城、港澳等等。茲舉其大者，敘述如下：

（一）景觀

洪棄生從彰化啓程經臺中到達臺北北投，即將所見景緻作今昔的比較：「旅榭池亭，較七年前來遊為整飭」，⁵按 7 年前即大正 5（民國 5、1916）年，洪棄生到淡水遊覽時，也曾來到北投，雖相隔時間不長，仍有今昔景觀不同的比較，覺得比前次經過整理修飾，更為美觀。迨乘船出雞籠港後，又將所見做古今比較：

隔海大雞籠，高峰插雲，古昔四時積雪，今則融合矣。山下臨海處，古有戍堞，有福州街，今已荒蕪無遺跡。港地南連山如埤垵，今於防波堤外，更在港外將築海堤於南方，以為大船停泊之所。⁶

將所見雞籠港口附近大雞籠嶼的高峰及山下臨海處的古今景觀作描述比較，其改變實為讀者所不知。又附帶介紹當時在雞籠港以南的新建設，此為古無今有者，以增加讀者的認識。

蘇州虎邱至今仍為旅遊必至的景點，洪棄生回溯此地康熙、乾隆、嘉慶時代的景觀：「山上樓閣寺觀、金碧霞綺，塘中畫舫燈船，珠翠波連；

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

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

迨至道光末，已迥不如前，遊者多有今昔之感，今則較前又多廢矣，惟風景雖殊，湖山不改，聞名而往者，仍時時不絕。」⁷文中分三個時期作比較，雖景觀興廢各有不同，但是由於至今湖山依舊，因此前往的遊人，仍絡繹不絕。此為今猶有可觀的景點。

揚州素有小西湖之稱，是洪棄生到江蘇必遊之地，文中特別記其勝景今昔不同：

揚州勝景，多在城外西北十五、六里地，隋宮螢苑、迷樓雞臺、玉鈎斜、明月觀，皆自六七里沿至十數里外，今之蔓草荒煙，皆昔之錦帆珠翠也，經粵亂後，地多蕭條，然今日迤北五六里，猶多綺園名剎、別墅池亭，遊不勝遊。⁸

粵亂係指太平天國之亂，戰爭使揚州勝景不再，其西北的勝景雖多在荒煙蔓草中，已無往日的錦帆珠翠，然在迤北五、六里之地，猶多綺園名剎、別墅池亭，尚有可觀之處。

（二）城市鄉鎮

吳淞口是洪棄生抵江蘇的第一站，原有鐵路接上海滬寧鐵路，今日的進步則勝於從前，其云：「今方極力經營，市廛樓屋方廣築，田園土地亦多墾闢，海上則築捍海堤，而內築塘引江水，故市況頗盛，建有礮臺，久為上海外鎮，今則更拓商場矣。」⁹此為今勝於古。

當抵達上海後，不僅對其歷史、地理、河流沿革作詳細的解說考證，並對其古今發展狀況的古今改變作比較，如：「入清朝猶未甚盛，自道光有租界以後，西洋之舟，來者日多，遂為東西交通孔道。」¹⁰對於上海的發展情形則云：

上海新開河（即黃浦江）兩岸，七十年前，不過一片海灘，素乏魚蝦蜃蛤之利，號為窮海，今則闐闐駢闐，傾全國之力，以此為銷金窩矣。然地方益繁盛，風俗益窳敗，盈而必毀，竊恐後此百年間，必有風

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

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

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

¹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按清道光22（19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有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並准英人居住。道光24年，美、法亦要求簽約，與英人同等待遇。

水輪大災害之一日。¹¹

可知上海在七十年前物產缺乏，今日則輪舶輻湊，發展繁盛，已成為「銷金窩」。但也引發他對過度繁盛的後果，將造成風俗敗壞，奢靡成風，更憂慮百年之後必有大災害發生。透過古今對照比較後，使讀者對上海的過去、現在、未來有初步瞭解，此為敘述城市發展昔衰今繁的例子。

而到蘇州閶門，則云：

自昔繁盛，即冠全郡，百貨駢集，蘇繡尤著名天下，今承粵亂後，繁盛不如乾隆、嘉慶前，然仍不失繁華氣象。自火車站設於蘇州，而閶門外闢成大市鎮，酒樓旅館，巍峨宏敞至三層，通行廣路，闊於城內至七、八倍，昔取望衡對宇，故街衢不嫌其狹，今取馬驟車馳，故塗道彌欲其廣。¹²

洪棄生認為閶門雖昔盛今衰，仍不失繁華景象，猶有可觀，而閶門外因蘇州設車站而發展成大市鎮，對於其街道之修築廣狹改變作比較，則古今各有所勝。

然當遊覽六朝名都南京時，看到昔日盛況不再，則引起他深深的感嘆，文云：

金陵大觀，盡在江上，六朝金粉，既已零落，城中淮河，畫舫笙歌，紅樓珠翠，亦迥不如前。城北鐘阜，樵采千年，林樹不榮，泉石亦枯，所謂昭明太子飲馬池、宏覽寺、右虎跑泉，已與葳蕤俱湮，他可知矣，故惟江上青山，亙古長新。¹³

聞名的秦淮河畔，畫舫笙歌六朝金粉等，今已大不如前，其他古蹟也湮沒在荒草中，洪棄生不禁流露失望之情，也在感慨中領悟到惟有江上青山，可以亙古長新。

還有安徽的蕪湖，洪棄生認為其名噪天下，其地產米勝過東南，因此：「余意即不及下關，亦當不讓京口（鎮江），乃今見之江步（即碼頭）之淒涼如此，城市之不整如彼，遠近雖有大室，望處多半損壞，殊不見富庶之實。」¹⁴古書的記載與他當時所見，竟名實不符，落差頗大，引發他對蕪

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

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

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7。

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5。

湖不勝歎噓之感。

又如遊河南洛陽古都，在古今記載比較之下，發現今日的洛陽只能算是蕪城：「觀孟堅〈東都賦〉、平子〈東京賦〉、陸機〈洛陽記〉、李庾〈東都賦〉、《北魏書》、《隋書》、兩《唐書》，下及《宋史》，則洛陽之繁懋，十數倍於今日，今之洛城，殆可謂蕪矣。」¹⁵此段引用許多古籍對洛陽的記載，證實昔日洛陽的繁盛超過今日十倍。由此可知洪棄生對遊歷各地的敘述，所引用的古籍，其實是他返家著筆寫作時，參閱相關書籍，所作的增補比較，因為在「初稿」中並無引用古籍，也印證他〈凡例〉所云「記者之遊，仍如讀書，處處與經史子集，相互考證，以核古今名蹟。」透過古籍的印證，始能加深對景點古今狀況的瞭解。

（三）古典園林

洪棄生認為上海並無清遊之地，據他所知，昔日有愚園、張園、徐園，泉石花卉，樓閣亭臺，均清華不俗：「故三十年前臺灣會試之士，駐足上海者，率往舒眺而道於余。」然三十年後，當他來到上海，發覺：「三園風流歇絕，惟高昌廟之半淞園，引黃浦江水於園中，頗有水木之趣。」¹⁶三園今昔竟有如此大的差異，難免讓他感到失望。

蘇州有名的獅子林，為古典園林，亦為六百年前的古蹟，據洪棄生所知：「元至正時，僧天如延徐賁、倪迂為立畫意，而趙善良、朱德潤復運師心，構成石林，東峰陡峻，西壑曲邃，見者疑為神工，雲林（倪瓚，元畫家，善山水畫，自號雲林居士）復為之圖，愈成異蹟。」然而當他看到時，卻是：「石已零落，或拆卸在地，所謂含暉峰、吐月峰、大石屋、小飛虹等名勝，在彷彿之間而已。」¹⁷獅子林的古蹟和景觀，已不如從前，其失望之情，溢於言外。

南京的清涼山東麓有小倉山，即袁枚的「隨園」，清道光末年的遊者猶及見之，至今已毀成平地，僅存遺址於荒煙蔓草間，並且只剩下墓道，古盛今無，不禁感慨：「名流勝蹟，不知何時得立一亭如掃葉樓？」¹⁸據遊記所述，清涼山東有九華山，山腰有明末高僧龔賢的掃葉樓，至今尚保存完

¹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54、155。

¹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

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

¹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0。

整，不禁感嘆名流勝蹟，竟不如一紀念僧人的掃葉樓。

（四）寺廟

洪棄生所遊覽的寺廟，有今不如古的，古寺如蘇州寒山寺本是六朝塔院，唐因寒山子改今名，唐、宋屢有修造，然今已無塔，寺亦燬於咸豐十年，近雖再重建，然旁廡卑小，遺跡半荒蕪，與古昔寺貌華麗，不可同日而語。¹⁹

有建築規模不如從前的，如江西廬山開先寺，云：

寺本數百楹，為廬山之冠，國初查初白（即清初查慎行）見之，殿二重，已不如前，猶稱其宏敞高華，遠勝棲賢、萬杉，及余所見，已無復七佛樓、寶墨亭……各勝，然尚勝萬杉，而非棲賢可比。²⁰

他所見開先寺的寺景，已不如古書中查慎行的記載，非廬山之冠，亦不如棲賢寺。

有廟貌氣象黯然的，如過南京夫子廟，見「廟制宏大，而氣象黯然，蓋自革命後，斯文不振，故廟中典守，零落不堪。」²¹

有廟中建築荒蕪無可觀的，如鄭州夫子廟，入其內：「空空如也，存三壁並一照壁，可謂家徒四壁矣，一壁對東壁曰德配天地，其廟地僅足容一宮，亦不大，其兩廡泮宮，將焉置之。」²²足見今古差異之大。

也有毀後荒蕪，尚在重建的，如鎮江附近的鶴林寺，本為六朝名刹，然洪棄生所見，乃：「四圍樹木繞之，雜生蒼竹，寺已荒，方在修建中，藏經樓素有名，望余望之，乃一大茅屋，蓋燬後草創者。」此為雖燬，然尚在重建的古寺。²³

至於寺廟完全無遺跡的，有南京雞籠山的功臣廟：「列祀二十一人於雞鳴山，皆不離雞鳴寺一帶，今渺無遺蹤，蓋荒涼久矣。」²⁴又如泰山岱廟的殿前方：「舊有兩廊，左右祀十殿閻王，廊壁畫地獄變相，今圯壞，無廊跡，蓋自乾隆南巡後，迄今百五十餘年，岱廟有廢而不修之況，余未遍及

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

²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2。

²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1。

²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7。

²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3。

²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7。

，而正殿外所見廢殿，即有數處。」²⁵實隱含責備民國至今仍未加以修復之意。

還有湖北大別山麓有息夫人廟，其附近景觀甚佳：「所謂獨立南國，胡然而大，蜉蝣涵濁，鸞鶴翩翻，又夕陽一片，東風五更，長林峰亂，古洞潮生者也。」然而：「今廟已為某學使奏毀，大約毀在道光咸豐初，士女裙屐，失一踏青立足地。」²⁶美麗的山景為無知的官吏所毀，感到惋惜。

由以上所述，可知各寺廟因遭遇不同而有不同的狀況，仍難免使洪棄生有古盛今衰之嘆。

（五）亭臺樓閣

南京莫愁湖有傳說明太祖贈功臣徐渭的勝菴樓，樓右有華嚴庵，洪棄生云：「舊時庵裡勝菴樓，殿宇堂閣數十間，乾隆時焚燬後，李太守重建，已不如前，然樓前尚有古松柏、梅樹、棠花，湖心尚有四垂亭繞楊柳，今庵又不及乾隆時矣。」²⁷洪棄生認為乾隆時勝菴樓在焚燬後重建本已不如從前，雖然仍有景觀可賞，然今日華嚴庵又不如乾隆。

湖北漢陽古琴臺，洪棄生歷述其修葺過程，謂自從乾隆修築，有銘詞盛傳，然今碑已不存，僅存光緒黃彭年之記：

其述初至時，亭榭極麗，春秋往日，士女如雲，再至則荒蕪無人跡，三至稍葺治，前後三十餘年矣。余詢之盛君（盛蓼庵），謂後唯葺治，已不及從前之盛，今日辛亥損後，又不如光緒時之觀。²⁸

文中將古琴臺由乾隆至今日所見的光景作比較，仍舊是感慨今不如昔。

江西甘棠湖水中立有烟水亭，於萬曆、順治間一再修造，乾隆 14（1749）年，巡道唐及李添有眾妙樓、翠照軒，今不見，蓋以咸豐 3（1853）年遭太平軍之亂毀去。²⁹此為古有今無。

至於樓重修後而遭損的，有在徐州為紀念關盼盼的燕子樓，光緒 9（1883）年太守曾仰皆修此樓，然而今已多損壞，且右室竟居住乞丐。³⁰

至於樓完全毀去無跡廢者，有湖北舊黃鶴樓，洪棄生根據其圖云：「舊

²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6。

²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6。

²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8。

²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5。

²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3。

³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0。

樓三層，樓閣重重疊疊，又崔灝題詩樓、太白樓、駕鶴仙亭、呂仙亭，包裹其中，迂迴不盡，余覽其圖，蔚然大觀。……今建一警鐘亭，……鑄在同治七年戊辰（同治7年、1868），而樓燬於光緒丙戌（光緒12、1886）。」洪棄生乃慨嘆曰：「然則修樓僅十七、八年，而付之一炬，可惜也。」³¹其意暗評後人不知寶愛古蹟文物，使古蹟遭燬，令人惋嘆。

（六）宮殿祭壇

中國古代有名的宮殿，如揚州故宮、南京明故宮、武昌故宮、開封汴宮，多因戰爭或年代久遠而毀損，殘存不多。惟有北京是明、清朝都城所在，因而得以受到重重嚴密的保護，故紫京城宮殿多半保存完整，但是洪棄生仍興古今之嘆。洪棄生所嘆息的，不外乎殿中陳設已不如從前，如太和殿：「太和殿者，帝宮正中大朝會之正殿，陳設森嚴，猶非他殿可比，而今已殺矣。」³²尤其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即在此就職，有覬覦地位，蔑視本朝之意，最令他不以為然。也有宮殿文物不見的，如太和殿的御道：「舊有銅位鑄滿漢文，示品官行次，左右各二行，今不見。」³³還有在民國後，被改變用途的，如自午門至保和殿，本為清朝的朝廷，今日為民國管理，祭壇更是如此，而先農壇被闢一半為外公園。³⁴社稷壇被闢為公園，即內公園。社稷壇壇北為拜殿：「戟門舊列戟七十二，今門無戟，而神殿為電光寫真室，褻甚矣。……進一庭為神殿，大如前殿，今為圖書陳列所，殿後左右休憩室，裝飾翬翬，今為茶亭，為照相館，壇西門外，宰牲亭有井，亦為他用，更幾年無跡可稽矣。」³⁵古蹟被移為他用，洪棄生認為無禮至極，將來恐怕無跡可尋。而天壇附近數處被改為農林局或護病院，乃云：「昔之門牆高峻，遊人不得入，奉之太尊，失禮之中，今之世，壇坵紛紜，雜人於焉處，玩之太褻，無禮之甚。」³⁶天壇是北京典禮攸關，而為敬天勤民之鑑的地方，十分莊嚴神聖，故從前遊人不得進入，然而今日遊客紛雜，遊戲其間，已失去先民教化的儀型，洪棄生自然感慨萬分。還有先農壇正殿撤作空間，尚貼有「散軍寓處」字條，禮器無存，蓋已被駐軍取去。

³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1。

³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2。

³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3。

³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39、243。

³⁵ 有關社稷壇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49。

³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39。

凡此都是古禮不被重視，最令洪棄生慨嘆與痛惜。其他北海今為民國會議室，中海為總統府，南海則為公務所，³⁷均在建立民國後改變用途，言下之意充滿了無奈。

（七）山川湖泊

洪棄生遊南京時，看到秦淮河畔，畫舫笙歌六朝金粉等景觀，今已大不如前，其他古蹟也湮沒在荒草中，當時雖然曾慨嘆惟有江上青山可以亙古長新，然當他遊金山與焦山，則深深感受到山川江河湖泊亦非永久不變。文云：「金焦二山本在江心，金山在西北，舊云去城七里，數十年來江邊漲沙，遂與陸接，今惟一水如溝，以兩舡相續作渡，俗猶呼『金山河』。」³⁸更作有〈金山變陸感詠〉³⁹詩表達心中對山川改變的感慨，可見山川的變遷，對於洪棄生而言是極大的震撼，容易令人興起山川亦無長久之嘆，何況人生？無怪乎他在〈凡例〉中特別強調他的遊記所注意的是山川風土的變遷。

至於南京燕子磯，最初洪棄生認為此山若置礮臺，亦可守江險，雖狹小不如象山有隱蔽，然其後有觀音山可作為扼守江險的後援，但經他觀察後，發現由於漲沙日增，江水深處離燕子磯漸遠，對舟船往來，反而無法控扼，故云：「惟江上漲沙日多，江水深處，去磯甚遠，舟之往來，遂難扼之，此則地之變遷使然也。」⁴⁰此又古今山川逐漸變遷之例，其變遷已改變原有的地勢的險要。

又如看到南京玄武湖，自宋明以來雖有整修，然地形變遷起伏無常，慨嘆山川隆替亦如古今的盛衰：

宮城既毀，山上樓觀無存，湖堤亦不修濬。宋熙寧八年，王安石奏開十字河為四斗門，洩水廢湖為田，僅存一池，洪武初復開之，立書庫於湖中洲上，今又湮沒。余見時，四面平地，或有水如雨後潦，或無水，蘆草荒荒。……然古今盛衰，山川隆替，亦可見矣。⁴¹

漢陽的明月湖，其湖面：「舊大數十里，今存二里餘，水淺，惟中一

³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0、251。

³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7。

³⁹「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8、9。

⁴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0。

⁴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7。

路可划艇，春夏水亦不上岸。」⁴²湖面縮小，景觀自是大為不如。洪棄生遊至山東大明湖，發覺昔日記載稱此湖占有半城之大，今日卻不然，乃詢問其友盛君：「盛君曰，昔時北門外十餘里有鵲山湖，與城中明湖相通，故淵然成大浸，今鵲湖填塞，城中湖水亦縮小矣。」⁴³透過當地好友的說明，始知大明湖面積變小，是因為鵲山湖填塞後，與大明湖湖水不相通之故。

此外，還有錢塘江的龕赭二山：「杳杳間遠峙江口，昔時二山在水中，今已在陸地。」⁴⁴以上均是山水變遷所造成古今差異的例子。

（八）古都城門

雖是古都的城門，亦是洪棄生所注意的。例如洛陽是自東周至魏晉建都的名古都，魏晉所建的城門有十二，北有廣莫、大夏二門，南有正陽、陽關、津陽三門，並小苑門則四門，東西七門，合為十三門，內有南北宮城，北魏有三百二十三坊，至隋陽帝時城外置西苑二百里，然而：「今洛陽止四門，余半日而盡其三門，遍其街市，不見故坊殘觀，則其縮小也多矣。」⁴⁵由原有的十三門減為四門，可見自隋以後，歷經各朝代的更迭，城門的範圍逐漸縮小，此段意味各朝代的視而不見此一古蹟。

宋開封汴城的城門，洪棄生根據《輿地廣記》記載宋代汴城原有十三門，又考《續通志》及《宋史》〈韓通傳〉云：「周因前代舊都，城周二十里百五十五步……迨宋真宗祥符九年增築，神宗元豐重修，徽宗政和六年又度國之南，展築京城，則其大又不只五十里矣。今汴城僅見五門，余以一日之車遊遍五城門，若在昔時，當須二日外方能盡十三門。然則汴城今雖大於洛城，周亦不滿三十里，不獨小於宋時，亦決小於明初。」⁴⁶文中僅說明古今城門的增減，並未說明是何緣故造成，然古今的不同於此可見。有關城門例子雖不多，但也可見洪棄生觀察的細微，即使是小至城門的多寡，也是他所關注的。

綜觀以上所舉景觀與古蹟的例子，由於洪棄生重視古今的演變，故將每個景點古今不同的狀況作比較，不厭其詳。見到古有今無，或古勝今衰的，則發出感慨與失望之情。見到今昔不同，今仍可觀的，則採取樂觀的態

⁴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5。

⁴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3。

⁴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8。

⁴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4。

⁴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4。

度；見到有今勝於古的，則表示欣喜或憂心。至於造成古有今無或古盛今衰的原因，乃是時間自然的變異與人為戰爭，洪棄生加以比較的用意，一方面在於希望後人能引以為殷鑑；另一方面由此更能體悟歲月時間的遞擅，可以改變一切，即使山水也不能保持永久不變，進一步通透了悟人生的變化亦是如此。洪棄生親自驗證山水古蹟古今的不同，透過古今的比較，凸顯山水古蹟的異同，使讀者對古今狀況有深入的瞭解，在穿越時空中，同時可抒發思古的幽情。故這種古今比較法，實為洪棄生遊記的寫作方法的特色之一。

二、前後比較法

前後比較法，是指對已遊過景點的回顧，著重於所遊景點各角度，作前後回顧對照比較，其涵蓋面比古今比較法更為寬廣。這種前後比較法，作者必須有極強的記憶力與分析能力，才能隨時回顧其已遊過景點的特色，因此賞讀其遊記有如讀書時的溫故而知新，透過這種的比較，可以充分而深入的瞭解洪棄生所注意的視角、鑑賞力及見解等等。以下就洪棄生較為關切的層面，舉數例分析。

（一）城鎮鄉縣

遊記中對於城鎮所注意的角度極多，並加以互相比較。如遊上海時，即聯想到北蘇州、南杭州、中上海三鎮鼎足而立，並比較云：「雖蘇、杭不及上海市熱鬧，然蘇、杭亦無上海市惡濁。」⁴⁷可見他對上海厭惡的程度。至丹陽縣見其有城有塔，乃與曾遊過的無錫作比較，認為「稍遜無錫之盛」，⁴⁸蓋以「無錫之塔矗立西畔，製造廠、機器廠，煙突如林，商業之盛可知。」⁴⁹又云：「顧車轎集於車站，轉美於蘇州，惟無蘇之馬車，蓋城外車塗廣坦不及蘇州也。然民居樸秀，亦有六朝遺風。」⁵⁰在描述丹陽縣時，所比較的內容有商業繁盛、車轎美觀、馬車有無、車道寬廣以及民風，洪棄生注意的層面可謂廣矣。及至鎮江，又使他眼界一新，云：「他郡驛亭雖美，無此江山景物迎送行人也。」⁵¹此時回顧其所過的城鎮已不能相比，其因則是：

⁴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

⁴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

⁴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

⁵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

⁵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19。

自上海至丹陽，經五縣二府，輸車皆行平地，至鎮江界，始多開山鑿阜以為路，……江山漸岑奇矣。……鎮江驛，兩岸堤柳，一水芙蓉，名山西峙，大江東流，終日輻輳繭困，至此眼界一新，襟懷頓豁。⁵²

此時洪棄生的品賞程度已逐漸提昇，稱讚鎮江：「雖非高大，而憑山臨江，較蘇、常、松、嘉諸郡倍壯矣。」⁵³由此可使讀者回顧到從上海經寶山、崑山、吳縣、無錫、丹陽五縣及松江（上海在清代屬松江府）、常州二府，皆為平地，缺乏山水之勝，鎮江則是「憑山臨江」，且壯麗勝過蘇州、常州、松江、嘉興各城市。

乘船經安徽懷寧（安慶），再與南京、鎮江作比較云：「懷寧城之大，不及南京而過於鎮江，臨江為城，以長江為天塹與鎮江相似，惟山之多且秀，則殊不及金陵、京口耳。」⁵⁴其比較的三個城市，包括面積大小，地理形勢是否臨江為城，是否山多俊秀，最後認為懷寧的繁榮勝過二鎮云：「市鎮之盛，不獨過鎮江，亦過南京。南京外惟下關勝此。」⁵⁵此段文字，又增加下關，共四個鎮，這一連串的比较，令人目不暇給，讀者必須不斷地將各鎮景觀重新複習比較，方能瞭解各城鎮間異同優勝之處。迨至江西九江城，即云：「城之大約似揚州，而過鎮江，惟城垣不及其高厚耳。」⁵⁶對三個城市除了比較大小外，也比較城垣厚度。

洪棄生極為重視景點的地理形勢是否險要，如見湖北田家鎮控扼長江北岸，乃與安徽采石磯作比較，云：「采石磯關係金陵，亦關係太平（太平府，當塗為其附廓）、安慶，此則關係武漢，尤關係黃州、九江矣。」⁵⁷讀者可以立刻瞭解田家鎮地理形勢的重要性，關係武漢、黃州、九江，采石磯則關係金陵、太平、安慶，兩地各有其重要性。過武穴、田家鎮後，來到古武昌，即今鄂城縣，形容其地繁盛狀況云：「城內外人煙稠密，飛甍建瓴，屋脊相望，如鴟吻，如魚鱗，城樓尤高聳，邑聚之盛，武穴、田

⁵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

⁵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

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7。

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7。

⁵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4。

⁵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2。

家鎮不能比也。」⁵⁸立刻與武穴、田家鎮相比，瞭解三地彼此的差異。及遊至漢口，仍不忘與上海相比，云：「比上海市大七十餘里者為小矣，然其地雖五方雜處，與上海同，而較上海為有古風，上海元氣已漓，此則猶未甚發洩。」⁵⁹認為漢口比上海有古風，元氣尚未發洩，可見洪棄生所喜愛的城市，是保存原有的純樸古風，此又再次表現他對上海的不屑與厭惡。

洪棄生遊河南開封時，見到南門，認為：「初入開封南門，各門並有內外郭，內城門厚十四五丈，自金陵外，此為最大城，全城完全無缺，尚非金陵可及。南門與西門，街市殊繁盛，街路亦廣闊，惟店不及洛陽之聳大，街路亦不及洛陽之砌石。」⁶⁰先是比較開封城門之大僅次於金陵，但不如金陵的保持全城完全無缺，至於開封的店面則不如洛陽的聳大，街路也不如其砌石。⁶¹時而比較遠在江南的南京，又近而比較河南省的洛陽，將三大都城城門相互比較，此種跨越空間，採跳躍式的比較，可以明瞭開封、金陵、洛陽三城各方面的差異。至於南京與北京的不同，洪棄生在遊京師時，有更完整深入的比較，云：「北京城與南京城，可謂兩大，而北京之城郭較完全，閭閻較密聚，蓋無金陵兵燹之多，而有皇居禁御之庇也。」⁶²南京城與北京城規模一樣宏大，但北京城郭保存則較為完整。

當洪棄生遊江蘇松江時，已遊遍八省，因此入松江西門時，則比較云：「門內外街市，為一城繁盛處，城亦大郡，廣袤十里餘，亞於蘇、杭，可方常鎮，而勝嘉、紹。」⁶³將松江城的廣袤與蘇州、杭州、常州、嘉興、紹興作比較，六個城市各有其長。這種總回顧式的比較，若無相當的記憶力與對各地的充分瞭解，實不易做到。

（二）湖景

蘇州太湖是洪棄生最為欣賞的湖景，在遊覽過程中，經常與其他湖景作比較，似乎已成為其評比其他湖景的標準。他形容太湖為「一白無際，

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6。

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3。

⁶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0、161。

⁶¹ 按：洪棄生入洛陽東門描寫有云：「見街路廣二丈五六尺，店亦宏大，階高三四尺，路砌大石，皆古昔所填，猶有故都遺風。」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3。

⁶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8。

⁶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4。

雲低拍水」，⁶⁴及遊至東洞庭山，則云：「坐舟繞岸，前看山，後挹湖光，宛入武夷一曲，⁶⁵虎邱已廢，即未廢亦祇可比西湖一角，此乃可吞西子湖矣。」⁶⁶他對太湖的評價之高，勝於西湖，可氣吞西湖，又認為其湖光山色，只有武夷山的一曲可與之相比，可見太湖範圍之大。又經返蘇州時路經石湖，乃形容云：「巨浸瀾漫，彷彿太湖」，並云：「湖長九里，東西四里，週二十餘里，為太湖支流，兩月茫茫，視之不啻闊數十里，可併有西子湖矣。」⁶⁷可見在他眼中，西湖不能與太湖、石湖之廣相比擬。

沿路遊至安徽，過當塗縣、赭山，乘舟在長江中，洪棄生形容其景云：「是時雨止，夕照滿紅，江上無浮州，一白無際，如在太湖。」⁶⁸由此看出他喜愛如太湖一樣的山水景觀，就是一望無際，浩淼瀾漫，可以令人胸襟開闊。進入江西後，又將鄱陽湖與太湖相比云：「湖之廣五百里，與太湖相若，殊非巢湖二三百里所可方，太湖內包孕山嶼之多，鄱湖不之及，而環鄱陽湖畔山岡之大，太湖亦不逮，即廬阜一山，嶼於湖畔，可以抵太湖百十山矣。」⁶⁹洪棄生認為太湖的廣大與鄱陽湖相同，安徽的巢湖也不能與二湖相比，曾云太湖：「全湖大小之山，當以百計，峰巒平嶼，不可勝數」，⁷⁰故又為鄱湖所不能比，然鄱湖之山比太湖高大，則為太湖不能及，即使是廬山的任何一座山，也都比太湖的山大，所比的內容，有湖的大小與湖中山的多少與高低，又云：「彭蠡較太湖為長，至三百餘里，亦較太湖為狹，狹處僅四十里，故太湖無由望隔岸，而鄱陽到此，可望兩岸也。」⁷¹此乃就湖的長度而言，鄱陽湖又比較太湖長且狹，因此可以望見兩岸，太湖則極寬廣，望不見對岸。經過這一串連續的比較，二湖的異同立判，使讀者對二湖的相似、異同處有更深入的瞭解。

至於山東的大明湖，洪棄生則認為其水量之多，遠非南京玄武湖可比

⁶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

⁶⁵ 按武夷山在福建，有武夷九曲勝景，洪棄生雖未曾遊過，但是從書上臥遊，常心嚮往之，其寫〈遊珠潭記〉亦提及此山，並與珠潭相比。

⁶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

⁶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

⁶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4。

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0~71。

⁷⁰ 蓋以在遊太湖時曾作如此之描述。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

⁷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2。

，且大於漢陽的月湖。⁷²綜觀以上對湖泊的連續比較，從江蘇太湖而石湖而安徽巢湖、江西鄱陽湖、山東大明湖、南京玄武湖、湖北月湖，一共有七個湖，而各湖的特色與不同立刻突顯出來，在讀者腦海中留下鮮明的印象，洪棄生真可謂善於作比較。

(三) 山與石磯

江西小孤山的姿態，最爲洪棄生所欣賞，似乎成爲其評比山景山勢的標準。如至江西湖口時，見與湖內石崖對處如門，則云：「湖中一山，峙如小孤而較大。」⁷³江西鄱陽湖有大孤山，又名鞋山，乃聯想到小孤山：「與小孤之渺小娟秀，獨立江中者，迥不相侔。」二山的差異立見。⁷⁴

所謂石磯，指水岸遮遏水流的陡巖峭壁。洪棄生經過湖南城陵磯，見其平時長江中流，蒼翠如水中浮玉，不禁聯想先前在洞庭湖上望君山有如望焦山，而扁山（亦在洞庭湖）略如金山較大，而無大寺，乃云：「城陵磯雖小於小孤，亦磯中之美者。」仍是以小孤山作比擬。當遊至最後一省福建，見到長門江中有兩圓磯，乃云：「左右對峙，秀麗不遜金山、小孤山，惟無亭臺耳。……長門中間，水闊數里處，小磯小嶼尚多，閩人視之殊等閒，顯誨與燕子磯、北固山懸絕。」⁷⁵他在沿途中特別注意石磯的形狀，故只要見到山景，必以小孤山爲品評標準，因此雖至福建，仍念念不忘小孤山。但又認爲長門中間的小磯不能與南京的燕子磯、北固山相比，此又爲其回顧比較時貫穿全書首尾的證明，可知其欣賞山景的姿態，乃以秀麗與否爲標準。

而山岳的地理形勢，也是洪棄生所重視的，如：

京口四山，焦山為最，然亦不及象山之大。象山臨江，在北固東，不獨較大，亦較高，乃金焦北固名流天下，而象山未嘗有登臨歌詠，閱千餘年，始以砲臺扼隘與焦山均險，山川亦有幸有不幸也。⁷⁶

此說明象山後因有砲臺扼隘與焦山同樣險要。又云：「象山石骨全秀，草木亦榮，有石路盤旋砥平，繞而入山，與北固同，而形勝過之。」⁷⁷他認爲

⁷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3。

⁷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2。

⁷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0。

⁷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20。

⁷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

⁷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

象山比北固山形勝。又云：「北固山名特著，談者恆謂扼鎮江之險，實則江畔一小山，裝點景物，則不及焦山，扼守形勢，則不及象山。」⁷⁸如此則更顯現出象山與北固山的優點，地勢險要，有軍事上扼守的功能，也有形勝，不僅可粧點景物，又可扼守形勢。洪棄生從各個角度對四座山作仔細的分析與評比，使讀者對此四山的特色有明確的瞭解。

洪棄生由湖南洞庭湖返湖北時，改走水路，沿途所見到的是：「江上無重岡疊嶽，亦無連峰峻嶺，只有斷續小山，不特無以方潯陽之大山水，亦不可比皖江之遠山水焉。」⁷⁹此段文字比較湖北江上的景致，不如江西潯陽江和安徽江上的山水。洪棄生心目中的美景，必須山水兼具，有水無山或有山無水，都是一種缺憾，最美的山水，應是大山大水，不然至少須遠可見山水，亦可略知洪棄生喜好山水的標準。

（四）寺廟

凡遊中國名山必有寺廟，而洪棄生遊名山勝水，所經寺廟不知凡幾，然大多往往只是略為看過，並不參拜，此因他沒有宗教信仰，所關注的是有歷史可考的古蹟，至於能引起他注意而作描述的寺廟，必須廟貌莊嚴，氣勢高壯，才列入遊覽書寫的內容，因此遊記中詳述寺廟的並不多見。值得他作比較的寺廟，如遊廬山萬杉寺，云：「登一百四十步石階，至前殿，殿極高大，無樓而似有樓，三尊金佛亦高大，兩旁廳亦大，不獨非棲賢所可望，亦非秀峰所可及，不愧五大叢林，惟院落不及秀峰之多耳。」⁸⁰究竟文中所敘述的棲賢寺與秀峰寺如何？能使他如此稱讚？讀者必須重新複習其前所描述的棲賢寺：「寺內一正殿，一旁廡，雖清幽，無莊嚴，不稱五大叢林之目。」⁸¹而所描述的秀峰寺，多奇峰，多古蹟，尤以瀑布取勝，本為廬山之冠，故山水甲於五大叢林，然規模卻不如萬杉寺，雖說如此，但是萬杉寺的院落不如秀峰寺，這兩座寺廟在其比較之下，高下立判。⁸²

河南洛陽相國寺乃為名寺，洪棄生認為大殿的前後殿極高大，雖超過漢陽歸元寺：「惟僧室齋堂羅漢，不及其多……廬皆為寺產，則歸元寺所無

⁷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0。

⁷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27。

⁸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0。

⁸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7。

⁸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0~82。

。」⁸³讀者又須回顧其對湖北漢陽歸元寺的描述：

歸元寺極偉大……中座之佛，皆丈二金身，環以五百阿羅漢，……較余所見五百個尤偉，他所見雖大，多十八羅漢。……客堂禪房廣且多，齋堂備僧千位，如金山寺。⁸⁴

再回顧金山寺的描述：「前殿四天王，高與屋齊，如揚州法海寺而過之……兩旁為十八羅漢……樓前左畔為千僧堂。……」⁸⁵以上共回顧比較相國寺、歸元寺與金山寺，而以相國寺的大殿前後殿雖最高大，惟有僧室齋堂不如二寺有千僧堂，其所觀察可謂細微矣。

遊北京時看到京城西直門有喇嘛寺塔，上銳下豐，上圓下方，如葫蘆形而稍異，與北海寺塔相等，而較揚州的法海寺高大，認為此屬西番式，比起中華塔，實陋不可觀。⁸⁶因為洪棄生在萬壽山之北曾看到喇嘛塔，稱白塔寺，靠近北海，為雍正時修建，形如葫蘆，當時即覺不雅觀，⁸⁷而揚州法海寺亦高大，其云：「寺後一塔，上作葫蘆形，頂尖作一尖葫蘆，是謂喇嘛塔，聞乾隆將南巡，齏賈仿京師北海塔式連夜造成，以娛高宗者。」⁸⁸可見揚州的喇嘛塔晚建於其他二塔，而洪棄生的華夷觀念始終不變，蓋以他所維護的仍是傳統的中華文化，而其審美標準於此亦可見之。

（五）陵墓

洪棄生來到洛陽關林則云：「後世建陵立殿，歷代增修，故規制不減洪武陵，而墓樹之古茂，廟貌之輝煌，在今日遠非孝陵所得比也。」⁸⁹他從關林的規制、墓樹以及廟貌三方面，與明孝陵作比較，經過比較後，其間的不同，立刻呈現出清晰明顯的形象。在遊記中，洪棄生曾對所見的明孝陵作如此描寫：「陵如山阜，阜上樹亦蕭疏，亦蒼鬱，然株不大，是數十年物，非百年物也，讀昔人謁陵詩，其威儀蓋倍此，尚在易朝之後，讀梅村『鍾陵十萬松，大者參天長。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創。』則順治初、

⁸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1。

⁸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0。

⁸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8。

⁸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53。

⁸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50。

⁸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2。

⁸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6。

康熙前未置典守，其陵替亦同今日矣。」⁹⁰此為洪棄生在回顧比較中所產生今不如古而生引起感慨的例子，認為古蹟文物因受到保護與否，則有今古的不同。

以上之例，限於篇幅，僅舉其大者。其他小者如注意沿路村景及農田水利，南北不同，如自江蘇戚墅堰至常州，江流無蘇州多，而水利常足。河南信陽田野廣大，純屬種麥與湖南種稻不同，足見南北稻作不同。山東南沙河兩畔麥苗青青，遠近村家村樹稠密，田間多大路，比開封潤色。⁹¹徐家匯一路人家水田，瓦屋茅舍，楊柳桑樹，迥異江北黃土浮盆。⁹²上海以南的梅家弄，田野間見白羔羊三五為群，惟不及河南多。⁹³莘莊的庭積稻槁輪困如臺灣，田中特多茅亭。⁹⁴這些例子均可見洪棄生觀察的細微。此種比較法，全書隨處可見，而且不斷累積比較所見，讀之有令人目不暇給之感，但從其比較中，更能深入瞭解洪棄生所遊過景點的所見所聞，瞭解其個人的看法，知其喜好的景點和品賞標準，成為其遊記的一大特色。

總之，此次遊大陸祖國，是洪棄生一生中難得的經驗，透過他的古今比較，深入瞭解景點古今的不同，隨著他心情起伏，或失望，或感慨，或欣慰，尤其是他的用意所在，乃殷鑑未來。至於透過前後的比較，更能深入瞭解景點之間的差異或相似、相近之處，讀之不僅可獲得豐富知識，有充實之感，更可激起讀者亟欲進一步研究的興趣，若能細細品讀，當如能倒讀甘蔗，越品越甜，餘味無窮。

第二節 引證詩文典故

洪棄生於描寫自然風光時，除了能獨具慧眼觀察到各種山水風物的奇特面貌外，還廣泛引用前賢詩文，以印證自然的山水與古蹟，這是《八州遊記》寫作的另一重要特色。此種寫作方法，與陸遊《入蜀記》頗為相似，陸游所引詩人約達數十人，⁹⁵洪棄生可能受其影響。而據筆者的統計，《八州遊記》所引用前賢詩文多達約 45 人，共約 83 首，其中李白 12 首、蘇東

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5。

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4。

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6~287。

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7。

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7。

⁹⁵ 參見《中國游記文學史》，頁 197。

坡 9 首、杜甫 6 首、白居易 5 首、陸游 4 首；引用 2 首的有鮑照、駱賓王、孟浩然、劉禹錫、楊萬里、元遺山、清高宗等，（見〔表 4〕）由此也可見李、杜、蘇、白、陸等五位詩人在他心中的地位。比起陸游，洪棄生引用古人的人數與作品更多，作用也更廣。

洪棄生長久浸潤在中國豐富的文化中，所遊過的山水名勝及古蹟，歷代文人墨客大多已反覆吟詠過，因此他的遊覽山水，尋訪古蹟，彷彿是對前賢詩文的一次印證與實地感受，這也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行萬里路印證萬卷書。書中廣泛地引用前人詩文與敘述相關典故，其作用和介入方式很廣，並不只限於山水，且包括古蹟。山水方面，共有五種：（一）引用詩文印證山水；（二）引用詩文並加述文學典故；（三）以前人詩文印證自己對山水的欣賞；（四）以對山水之美的感受，加深對前人詩文的領悟；（五）直接引用前人詩文代替對景點的描摩。古蹟方面，（一）引詩印證對古蹟的感慨，（二）指證後人對古蹟解釋之誤，（三）古蹟作補述。洪棄生在欣賞山光水色與觀覽古蹟之際，熟悉的詩句自然而然地浮現心頭，信手拈來，渾然天成，使整部遊記充盈著古典文學趣味與懷古之情。以下將這些型態，分自然山水及人文古蹟，舉例加以分析說明。

一、自然山水

（一）引用詩文印證山水

洪棄生對於所見到的山水，往往先作簡述，再引詩為印證，使讀者瞭解詩中所指為何處。舉例如下。

1. 洪棄生遊南京莫愁湖，則云：「湖水通江，即古南塘，亦名橫塘，崔灑樂府所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者矣。」⁹⁶文中先說明莫愁湖湖水通長江，又名古南塘、橫塘，又為了加深讀者的瞭解，乃直接引崔灑樂府詩句，說明詩中「橫塘」的地理位置，二者相互印證，頗能添增所遊景點的詩意與遐想。

2. 當船經黃石磯，洪棄生考證其地在雷池下游，雷池在今安徽望江縣，有雷港在縣東，上游有二湖，東為樟湖，其西為泊湖，據洪棄生推測，當即昔日的大、小雷池，考證云：「庾亮止溫〈報溫嶠書〉『（足下）毋過雷池一步』者此也。」⁹⁷引文說明〈報溫嶠書〉所指雷池的地理位置，也證

⁹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8。

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8。

明自己推測的正確。

3.遊山東濟南大明湖，則云：「西風颯颯，湖舟近北門時，翹然有高閣臨水，則為歷下亭也。杜甫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所謂『海右此亭古』，李白〈陪從祖濟南太守泛舟至鵲山湖〉所謂『水入北湖去。』」⁹⁸引杜甫、李白詩印證都曾經來到大明湖遊覽。

4.靈隱山有上天竺山、中天竺、下天竺，嶺上有天門，乃引蘇東坡〈贈上天竺辨才師〉詩云：「所謂『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者也。」⁹⁹

5.遊至靈隱山則云：「靈隱勝景，上為北高峰，下為飛來峰，坡詩所謂『言游高峰塔』，又『最愛靈隱飛來孤』者也。」¹⁰⁰引蘇東坡詩〈遊靈隱高峰塔〉、〈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證明北高峰與飛來峰之景。

6. 洪棄生遊罷河北省，即至天津乘船返回上海，言途經山東蓬萊縣，屬登州府，其北有鼉磯島，文云：「鼉磯島在登州西北海中，與沙門、牽牛、大竹、小竹，遠近相屬，稱五島，以產鰻（即鮑魚）著，蘇東坡作〈鰻魚行〉，所謂『蓬萊閣下馳碁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船舶跋浪鼉鼉震，長鑿鏟處崖谷倒。』者，馳碁島即鼉磯島，備胡獠即備契丹也，中外馳名五島鰻，即在登州，馳碁島距蓬萊閣實百餘里，坡詩所謂『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餽宋煩輿臺』者，此也。」¹⁰¹引用蘇東坡詩證明詩中的馳碁島即鼉磯島。

以上的山水美景，經洪棄生引用文人詩句後，不僅解釋詩文中所指的山水，更增加對景點的認識與可遊性。

（二）引用詩文並加述文學典故

除了引用詩文外，洪棄生更喜好加述相關的文學典故，以增加景點的文學性，例如：

1.至安徽采石磯，先敘述此為李白乘月著錦袍，與崔宗之自此水揚帆至金陵之地，並述磯上建有太白樓、捉月亭諸名勝，再敘磯下之水至西岸和州地，即橫江，有橫江渡、橫江浦，乃引李白詩〈橫江詞〉：「橫江館前津吏迎」即是此處。又云濱江有李白墓，乃引白居易〈李白墳〉詩：「采

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3、204。

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2。

¹⁰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2。

¹⁰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3。

石江邊李白墳」為證，¹⁰²使讀者對此一景點興起懷古之情。

2. 描述廬山五老峰，比肩離立，遙視如五人，並云唐李渤、李涉、李白皆曾讀書峰下，乃引李白〈望五老峰〉絕句，云即所吟詠：「青天削出青芙蓉，吾將此地巢雪松」之處。¹⁰³在有名景點加述有名的詩人曾在此讀書的典故，又引李白所寫傳頌千古名句，令人興起無限的懷想。

3. 洪棄生描寫登岳陽樓，則先詳述杜甫停岳州登岳陽樓的經過：「杜工部之停岳州登岳陽樓也，乘西北之水，自荊州而來，又乘西南之水望潭州（即今長沙）而去，故杜公集中，由江陵出南浦而至公安，由公安遊至石首縣，發劉郎浦而至岳陽。」接著引用杜甫〈登岳陽樓〉詩五律「昔聞洞庭水」、以及再陪裴史君再作登岳陽樓詩為證。再接敘杜甫入洞庭湖，住宿在青草湖，並說明二湖地理形勢，並引杜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¹⁰⁴為證，讓讀者想像杜甫登岳陽樓的情景，岳陽樓因詩人杜甫的過往而充滿詩意。

以上所舉，可看出洪棄生引詩加述文學典故，不僅增加景點的文學性，更能深入瞭解山水景點的人文背景。

（三）引用詩文印證自己對山水之美的欣賞

洪棄生在描述某一處風景時，常徵引前賢詩文以為佐證，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讓人信服，使山水的姿態與錦辭秀句相得益彰。舉例如下：

1. 由蘇州往太湖經木瀆鎮，先形容自己所見：「兩岸人家櫛比，臨水為市，處處跨橋如城門，蓋蘇松二郡之水灣環繡錯，故到處疊石為橋以通行，洞開寰門以通舟。」¹⁰⁵接著引范成大〈登木瀆〉詩「萬象當樓繡繡張」，證明木瀆自宋時已繁盛，作古今比較，以證明自己所見不差。

2. 蘇州的石湖，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普通景點，然在洪棄生看來，此湖「巨浸瀾漫，彷彿太湖」，又云：「湖長九里，東西四里，周二十里，為太湖支流，兩月茫茫，視之不啻闊數十里，可併有西湖矣。」乃加述說明此處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的故里，其詩即以石湖著稱，並云：「退老後所

¹⁰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2。

¹⁰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6。

¹⁰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0、121。按所云「再陪裴史君再作登岳陽樓詩」原詩題為〈陪裴使君登岳陽樓〉：「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¹⁰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

詠『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即是處。」¹⁰⁶不僅引范成大詩印證所見石湖景致，以為佐證，也指出詩中所指的地點。

3. 登廬山大山頂，洪棄生先形容其北畔群峰起在地底，江流在峰杪，南畔大山出五頭，如石如雲，與疊疊峰毗連，頗似五老九屏，乃云：「殆李白詩所謂『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者乎？」¹⁰⁷引李白詩以印證自己的描述與欣賞力，強調此景之美。

4. 廬山的秀峰寺以青玉峽瀑布為最勝，洪棄生描述云：「青玉峽之泉，來自黃崖，遠且多，故雖秋冬，亦滔滔不竭然，而瀑布源為近峰所掩，不可見，登岡陡巘，一望仍在天際。」續云：「李白『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¹⁰⁸即詠此水，景地切合。又云『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銀河落九天。』¹⁰⁹徐凝之『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¹¹⁰皆是此水之謂。」¹¹¹引李白、徐凝之三首詩為自己對此山水美景的欣賞作佐證。

5. 洪棄生遊至浙江東湖，岸中有稷廬，乃先敘其景云：「饒有樓閣，其亭榭自樓外間續從列，中聳高大石橋，橋下通湖，又橫二石橋，旁通池上亭，由亭渡水至小稷山，蕭然有塵外意，其地為光緒乙巳故陶濬宣建，自記為陶淵明後人。」而後續云：「放翁〈泛湖至東鏡〉詩云『湖光分別浦，嶺路通前村。』又有〈東湖新竹〉詩謂『養成寒碧映淪漪』者，當亦近此。」¹¹²引陸游詩佐證自己對稷廬之景的描述。

6. 洪棄生自浙江鏡湖東倒向南行，乃描述其景云：「曙色初明，曉煙淡裊，山水如新沐，水如拭鏡，一路遠峰近壑，隨舟曲折，不多時轉入若耶溪，即西施浣紗採蓮處。」其後即引李白〈子夜歌〉「所謂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¹¹³引李白詩作為對自己對此佳山

¹⁰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按范成大著有《石湖居士詩集》、《吳船錄》，後退隱石湖，稱石湖居士。

¹⁰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4。按此詩詩題為〈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¹⁰⁸ 按此為〈望廬山瀑布水〉第一首。

¹⁰⁹ 按此為〈望廬山瀑布水〉第二首。

¹¹⁰ 按即〈瀑布〉詩。

¹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1。

¹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3。

¹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3。

美水景欣賞佐證。

以上引前人對山水的描寫，爲自己所描寫的山水作印證，使古人的錦詞麗句與山水相互輝映，也顯現自己的善於品賞山水。

（四）以對自然山水的感受，增強對前賢詩文的體驗

雖然前人的詩文都是洪棄生所熟悉的，但是誠如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¹¹⁴非得親自實地踏訪過後，才真正體會到箇中意境趣味。這是以親身對山水美的切身感受加深對前人名章佳句的領悟。如：

1. 當洪棄生登上牯嶺的大山頂，先描寫所見之景云：「北畔群峰起在地底，江流在峰杪，南畔大山出五頭，如石如雲，與疊疊峰毗連，余以五老九峰擬之。」再引：「殆李白詩所謂『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者乎？」¹¹⁵爲自己描寫牯嶺的大山頂，並比擬五老峰的體驗作印證。

2. 山東吳村有石門山石門寺，洪棄生先描述所見：「寺後有涵峰，峰頂有泉，時成瀑布，流入溪澗」，再引李太白〈魯郡門送杜甫〉詩，云：「所謂『秋波落泗水，海色有徂徠』即切其地。」¹¹⁶認爲李白詩所描述與自己所見之景極爲切合。

3. 洪棄生乘舟繞浙江紹興城，描述在舟中「見東西南三面，疊疊皆山，如屏如畫。」乃引「顧長康品會稽，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鮑照詩『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信不虛矣。」¹¹⁷蓋由於其親自踏訪景點後，更能體會古人的形容不差。

以上洪棄生透過自己親自對山水美的切身感受，以加深對前人名章佳句的領悟，證明前人並非過度誇飾，正合乎行萬里路，驗證萬卷書之說。

（五）直接以前人詩文代替對自然山水的描摩

洪棄生面對山水秀麗的姿態，常常不僅是陶醉於對自然山水的欣賞之中，而是沈潛於前人對相關景物的描寫中，尤其是那些前人題詠較多的地方，因此更是直接以前人詩文的羅列代替自己對的描寫。舉例如下：

1. 經江蘇泚墅，解釋亦作「許墅」，乃直接引宋楊誠齋（萬里）的詩「

¹¹⁴ 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陸放翁全集》卷42（總497冊），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

¹¹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4。

¹¹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99。

¹¹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8。

許墅人家遠樹前，虎丘山色夕陽邊」，¹¹⁸以形容其景致，同時解釋楊萬里詩中「許墅」的地點。

2. 洪棄生頗為欣賞安徽當塗的東西梁山對峙，敘述李白往來金陵數過此地，乃直接引用李白〈望天門山〉詩云：「所謂『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寫景迫真。」¹¹⁹稱讚李白詩句寫景迫真，以代替自己對此景的描摩，也親證自己的審美眼光與古人相同。

3. 船到江西湖口，可以望見廬山形勝，洪棄生立即表達他對廬山的喜愛，並直接引孟浩然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洵然洵然。」¹²⁰代替自己所見。

4. 遊西湖靈隱寺北高峰，見宋時峰頂七層塔雖已圯落，但是直接引用蘇軾〈遊靈隱高峰塔〉詩：「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¹²¹以代替自己描述，並證明眼前所見之景仍存在。

5. 遊洛陽龍門山，介紹唐奉先寺，洪棄生直接引用杜甫前遊詩「天闕象緯逼」；¹²²另因有龍門驛，又引後遊詩「龍門橫野斷」¹²³二句，並增引李白詩：「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¹²⁴直接代替自己描寫其景，以加深對景點的認識。

6. 遊龍門山對面的香山，則介紹有白居易建的石樓，乃云：「故遊香山寺、浴石樓潭，屢見其集中，所謂『家醞滿餅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

¹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

¹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3。

¹²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3。

¹²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3。

¹²² 前遊詩即〈遊龍門奉先寺〉（龍門即伊闕，一名闕，在河南府北四十里），全詩為：「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一作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或作闕、閱、闕、開）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參見楊倫編輯，《杜詩鏡詮》（一）卷 1（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頁 139；羅鳳珠「唐詩多媒體網路教學詩文系統詩文資料」。

¹²³ 後遊詩即〈龍門〉（前有〈遊龍門奉先寺〉五古，此當係途次再經作），全詩為：「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往還時屢改，川水（一作陸）日悠哉；相閱征徒上，生涯近幾迴。」《杜詩鏡詮》（一），頁 150。

¹²⁴ 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2。詩題為〈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上）（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頁 654；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文獻—寒泉資料庫檢索全唐詩，臺北：中華書局，乾隆本，5 冊，172 卷，頁 1867。

也。」¹²⁵直接引白居易詩證明在石樓所見其藏書之多。

7.山東濼口有華不注山與鵲山，洪棄生認爲此二山皆爲濟南之秀，乃直接引元朝元遺山（好問）詩云：「『華山真是碧美蕖，湖水湖光玉不如』詠華不注也。『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詠鵲山也。」¹²⁶雖說此二山爲濟南之秀，實際上並不爲一般人所熟悉，但是透過引元好問的詩的描寫，兩山之秀美已呈現在讀者眼前。

8. 洪棄生自西湖孤山轉向白堤東行，則云：「白公詩所謂『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也。」¹²⁷直接引白居易詩描寫白堤，呈現白堤美在何處。

二、人文古蹟

（一）引詩印證對古蹟的感慨

1. 洪棄生參觀明孝陵，見陵如山阜，阜上樹亦蕭疏，亦蒼鬱，然株不大，是數十年物，非五百年物，見此景象，因此聯想到前人的謁陵詩，其威儀必勝於此，更聯想到吳梅村詩：「『鍾陵十萬松，大者參天長。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創。』則順治、康熙前未置典守，其陵替亦同今日矣。」¹²⁸吳梅村爲明末清初時人，洪棄生藉引其詩，證明在其之前，明孝陵的松樹，因未置典守，未受到保護，已遭斧創，至洪棄生所見，零替更甚，因而發出感慨。

2. 莫愁湖有勝菴樓，洪棄生見其高聳可觀，乃引用清乾隆李松雲（堯棟）詩：「『怪底冶春人不到，僧樓半是劫灰餘』。則後來之樓，蓋遠不如從前之麗。」¹²⁹證明古今古蹟因重建而有所不同，因此李松雲有此感慨。

3. 至河南鄭州，在由中牟而北原有漢梁孝王吹臺，此地本是戰國師曠的吹臺，然洪棄生所見當地的吹臺已廢，今吹臺在開封城東南，乃引阮嗣宗〈詠懷詩〉爲證：「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¹³⁰直接引詩證明古今的改變，並發出感嘆。

4. 洪棄生敘述開封城外舊有青城，本爲帝王郊祀天地之處，然宋欽宗

¹²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2。

¹²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0。

¹²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6。

¹²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5。

¹²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8。

¹³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9。

「靖康之難」，金人將徽、欽二宗幽禁於青城，此後竟成爲囚禁帝王之所，蒙古人滅金亦是如此，艱苦更甚於徽欽，乃引元郝天挺〈青城行〉：「『戴樓門外是青城，匍匐赴死誰敢停。當時築城爲郊祀，卻與王家作東市。』」¹³¹爲這段史事作印證，並代替抒發自己的感慨。

（二）指證錯誤

1. 洪棄生遊金陵的半山寺，此寺爲宋王安石捨宅而建，實爲王安石占晉謝安的謝公墩爲己有，寺後東壁有奎光（滿州人）所立的碑，文中序李青蓮東山薔薇詩在此地，洪棄生認爲此爲錯誤之說，乃引李白〈憶東山〉詩「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¹³²考證詩中所說乃浙江上虞的東山，爲謝安舊隱處，並非金陵的謝公墩，而金陵謝公墩是謝安石在朝時所居地。

2. 洪棄生遊至洛陽龍門時，即先說明龍門的伊闕，乃東西兩山相對，伊水流其中，有如闕門，東闕爲香山，西闕爲龍門山。後則引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晉師納晉王，派遣女寬守闕塞，即伊闕之塞爲證。當遊到香山，即引白居易的詩「闕塞碧巖巖，伊水清潺潺」，¹³³證明其本集及《全唐詩》皆誤作「關塞」，不知「闕塞」實爲地名。

3. 浙江禹廟前有碑亭，洪棄生在此觀看岫嶼碑：「碑高二丈強，闊半之，字大三寸，篆法圓形而奇古。」乃引劉禹錫「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以及韓愈「岫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薙倒披。」二詩，證明二人所說來自傳聞。並云：「宋始摹自祝融峰，刊於嶽麓書院，此碑又王對川自南嶽摹來，嘉靖二年知府張明道刊立禹廟。」¹³⁴由此看來，唐朝的劉、韓二氏應不可能看到岫嶼碑，故所作詩應傳聞。按祝融峰，是南嶽衡山的主峰，也是南嶽七十二峰最高峰。岫嶼碑原刻於南嶽衡山岫嶼峰，故稱「岫嶼碑」。相傳此碑爲頌揚夏禹遺迹，亦被稱爲「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

4. 洪棄生遊浙江會稽的禹陵後，循禹陵山東行半里，爲大禹寺，乃引陸游〈縱遊湖泊橋〉詩云：「『西蜀東吳到處遊，千巖萬壑獨吾舟；短蓬

¹³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78。

¹³² 以上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6、47。

¹³³ 以上所述引，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5、152。

¹³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7。

載月娥江夜，小蹇尋詩禹寺秋。』余向以為即禹陵廟，今乃知別有禹寺。」¹³⁵當他親訪大禹寺之後，始知陸游詩中所說為正確，改變了他一向以為大禹寺即禹陵廟錯誤的看法。此為洪棄生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處。

(三) 補述古蹟

1. 洪棄生遊到鎮江焦山的枯木堂，即云：「王漁洋（士禎）所謂『曉入枯木堂』者也。堂前有古大枯樹一株，故名。」¹³⁶引詩補述，證明確有此地。

2. 洪棄生訪問金陵半山寺，知附近有謝公墩（即晉謝安），乃四處尋訪，終於發現在寺東壁屋廈二進，住農家，頗蕪穢，惟其東細小石巖，尚存一亭，即謝公墩古蹟，乃引王半山（宋王安石）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性尚隨公。』後世謂荊國在朝爭新法，在野爭謝墳者此也。」¹³⁷引用詩暗諷王安石將謝公墩佔為己有。

3. 蘇北的徐州城，為古代的彭城，有許多名勝古蹟，如快哉亭、黃樓、戲馬臺山、項羽戲馬臺、燕子樓，其中戲馬臺山與項羽戲馬臺，則與楚漢相爭有關。洪棄生遊至徐州黃樓，乃引蘇東坡〈送鄭戶曹〉詩：「水繞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載有餘哀。」¹³⁸補述說明徐州古蹟中隱藏許多豪傑盛事。

4. 至徐州訪黃樓，描寫其建築外貌云：「樓雖不新，檐楹均完，自地至上約六五丈高，坡詩謂『黃樓高十丈』，當時亦形容之詞。」¹³⁹引用蘇軾〈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形容的黃樓高度，認為形容過度。

5. 遊訪至山東孔林，洪棄生詳細描述孔林內孔墓及子孫、弟子之墓後，乃引清高宗所寫：「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隗。」¹⁴⁰補述孔墓的氣象，表示受到皇帝的尊崇。

6. 遊畢孔林，洪棄生繼續到曲阜闕里參訪孔廟，提到曲阜東門內有大庭庫的遺跡，唐、宋猶存，乃引李白〈大庭庫〉詩：「朝登大庭庫，雲物何

¹³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6。

¹³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0。

¹³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7。

¹³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78。

¹³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78。

¹⁴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2。

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煙。」¹⁴¹加以補述說明，文後謂清高宗有登大庭庫，用李白韻作詩，稱「遺墓尚巍然」，¹⁴²證明在當時曾增築以供皇帝遊玩，對大庭庫的古蹟引詩補述，前後極為詳備。

7.至西湖靈隱寺，則云：「白樂天有過靈隱寺辛夷花詩，又自注餘杭詩曰：『州西靈隱山上，有夢謝亭，即杜明甫夢謝靈運處。』則其寺亦建自晉成帝初，由來古矣。」¹⁴³補述證明靈隱寺建自晉成帝。

綜觀上舉諸例，洪棄生在描寫自然山水景點引用前人詩文作印證的同時，尚包括對人文古蹟描寫與改變，而各種方式的功用各有不同，其分類的界線，未必明白劃分，可能有互相交集處，然具見其閱覽古籍的廣博，以及對觀察山水古蹟的用心及旨趣，不僅添增遊記的文學性，更加深讀者對山水景點的認識，並獲得豐富的知性。這種寫作特色，在前人遊記中幾乎無如此詳細，僅在陸游《入蜀記》得見，而這些詩文與洪棄生所目睹的美景相輔相成，相互輝映，使遊記韻味深遠，涵蘊深厚。¹⁴⁴

〔表 4〕 《八州遊記》引用詩文表

詩數	人名	人數	引用詩文	頁數
1	楊次也	1	〈西湖竹枝〉：「明知此地湖山勝，偏要違心譽虎邱。」	9
2	范成大	2	「湖光明可鑑，山色鏡如沐。」	12
3	楊萬里	3	「許墅人家遠樹前，虎丘山色夕陽邊。」	15
4	楊誠齋 (萬里)		〈臨平蓮蕩詩〉：「寒浪落時分作盪，新流漲後合成湖。」	312
5	杜牧	4	「二十四橋明月夜。」	23
6	姜白石 (姜夔)	5	「回首煙波十四橋。」	23
7	蘇東坡	6	「明月幾時有。」	28

¹⁴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3。

¹⁴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4。

¹⁴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1。

¹⁴⁴ 參考自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游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1 刷），頁 197~198。

8	蘇東坡	7	「山到九里回。」	175
9	蘇東坡		「黃樓高千丈。」	178
10	蘇東坡		「水繞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載有餘哀。」	178
11	蘇東坡		〈鰲魚行〉：「蓬萊閣下馳碁島，八月邊風備胡獠；船舶跋浪鼉鼉震，長鏡鏟處崖谷倒。」	282 283
12	蘇東坡		「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餽宋煩輿臺。」	283
13	蘇東坡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	292
14	蘇東坡		「言遊高峰塔。」	292
15	蘇東坡		「最愛靈隱飛來孤。」	292
16	蘇東坡		「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	293
17	王漁洋	8	「曉入枯山堂。」	30
18	孟浩然	9	「夷山近海濱。」	30
19	孟浩然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63
20	洪稚存 (亮吉)	10	〈守風山下〉：「焦山後有松寥二小山，境極幽，鷹鷂龜瀨，各俱其一，其峰頂盡白者，蓋鷹糞所積也。」	30
21	(左思) 吳都賦	11	「長干延屬。」	41
22	古樂府	12	「長干行。」	41
23	韓詩	13	「考槃在干。」	41
24	毛詩	14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41
25	吳梅村	15	「鍾陵十萬松，大者參天長；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創。」	45
26	王半山 (安石)	16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47
27	張南皮 (之洞)	17	「寄興在象外，一拳同象山；來爭無味名，猶是介甫賢；何人惜古意，勿使犁為田。」	47
28	李白	18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47
29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	52
30	李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53
31	李白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	74
32	李白		「青天削出金芙蓉，吾將此地巢雲松。」	76

33	李白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	81
34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百尺，疑似銀河落九天。」	81
35	李白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	152
36	李白		「朝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煙。」	193
37	李白		「秋波落泗水，海色有徂徠。」	199
38	李白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舟至鵲山湖〉：「水入北湖去」	204
39	李白		〈子夜歌〉：「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303
40	李松雲 (堯棟)	19	「怪底冶春人不到，僧樓半是劫灰餘。」	48
41	崔顥	20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	48
42	劉禹錫	21	「潮打空城（寂寞回）」	50
43	劉夢得 (禹錫)		「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	307
44	白居易	22	「采石江邊李白墳。」	52
45	白樂天		「家醞滿餅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	152
46	白香山		「闕塞碧巖巖，伊水清潺潺。」	152
47	白樂天		「州西靈隱山上，有夢謝亭，即杜明甫夢謝靈運處。」	291
48	白居易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紗隄。」	296
49	商寶意	23	「天帝敕六丁，挾石為堰壩。」	58
50	庾亮	24	「毋過雷池一步。」	58
51	陸龜蒙	25	「山莫若太行，水莫若呂梁，兼二者之勝，莫若馬當。」	60
52	鮑明遠 (鮑照)	26	「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	60
53	鮑照		「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	308
54	徐凝之	27	「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81
55	張志和	28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93
56	杜甫	29	「昔聞洞庭水。」	120
57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	121
58	杜工部		「天闕象緯逼。」	152

59	杜工部		「龍門橫野斷。」	152
60	杜甫		「青山無伴獨相求。」	199
61	杜甫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海右此亭古」	203 204
62	唐人	30	「驛路西連漢時平」、「兩行禽樹植」	156
63	阮嗣宗 (阮籍)	31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159
64	郝天挺	32	「戴樓門外是青城，匍匐赴死誰敢停；當時築城為郊祀，卻與王家作東市。」	169
65	未具名	33	「茶城無填淤，二洪無艱險，運艘無飄損。」	182
66	清高宗	34	「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隗。」	192
67	清高宗		「遺墓尚巍然。」	194
68	元遺山 (好問)	35	「華山真是碧美蕖，湖水湖光玉不如。」	230
69	元遺山		「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	230
70	曹丕	36	「泛瓜沉李，南皮之遊不可忘者。」	235
71	賈島	37	「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遍并州是故鄉。」	274
72	宋延清	38	「鷲嶺鬱岿峽，龍宮鎖寂寥。」	294
73	駱賓王	39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294
74	駱賓王		「捫蘿登塔遠，剝木引泉遙。」	294
75	陸放翁 (陸游)	40	「湖光分別浦，嶺路通前村。」	303
76	陸放翁		「養成寒碧映淪漪。」	303
77	陸放翁		〈縱遊湖泊橋〉：「西蜀東吳到處遊，千巖萬壑獨吾舟；短篷載月娥江夜，小蹇尋詩禹寺秋。」	306
78	陸放翁		「尋碑野寺雲生履，送客溪橋雪滿衣。」	308
79	韓愈	41	「岫巖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	307
80	顧長康	42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308
81	王逸少 (羲之)	43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309
82	孫興公 (恭綽)	44	「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芳草鏡流。」	309
83	葉鳳毛	45	「山不生蘭有蘭筍，細味方知錫名允；三春雨露蒸芝菌，六度鑿與想聖人。」	317

第三節 考查古代典籍

《八州遊記》全書所引用的古籍，總計約近一百七十種，其類別則涵蓋經、史、子、集，令人驚嘆其治學的勤快，閱覽的廣博以及求真的精神，確實做到今日所說眼到、心到、手到的功夫。從本節可看到洪棄生之所以大量考查引用古籍的原因，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解釋說明或考證某地的地名沿革，或陳述與地名相關的史事、文學典故，或指出古書記載的錯誤，或印證所見與古書記載吻合，以便讀者更進一步加深對此地的瞭解。書中對一地名所引用的古籍，最少一本，最多者達十餘本。從初到江蘇登陸吳淞口，即開始考證即是三江口，直至遊覽到最後一省福建的南臺，所經十省，凡沿路所經之處，無不考證其地名沿革，做到遊記〈凡例〉所說「處處與經史子集，參互考證，以核古今名蹟。」並非虛言。這是洪棄生遊記的一大特色，蓋以其他的日記體遊記散文如《入蜀記》、《徐霞客遊記》，雖也引用古籍，但卻未能如洪棄生書的豐富繁多。

筆者將《八州遊記》中，凡有引用古籍以說明考證某地的地理、歷史沿革者，予以歸類，約有兩百處，地名包含府、市、鎮、縣、鄉、村和景點，古蹟有陵墓、寺廟、祭壇、宮殿以及祭禮，還有山、江、河、湖、水、港埠、石磯，甚至關、口、樓塔、刻石等等，都是他考查古籍的對象，其中以城縣鄉鎮府的地名為最多，其次是山與江、河、湖、水，再次是古蹟，因此讀者可從其中獲得許多豐富的知識，深入瞭解每個地點。本節旨在敘述遊記中何以要大量引用古籍，其作用為何？如何運用？以凸顯其遊記的特色，同時瞭解洪棄生的治學嚴謹，必定做到考證翔實，可作為後人學習的典範。由於所考證的地名甚多，以下按其類別，僅舉其引書較多者為例，分析如下。

一、城縣鄉鎮府

1.洪棄生一到上海就對當地的相關史事感到興趣，云其地一名黃浦，又名春申浦，謂是楚春申君黃歇所鑿，並考查史書的記載說明云：「黃州府治有黃堂…《通鑑註》春申之地在今江陰，故江陰現有君山；或謂黃堂為春申子假君所建，考《越絕書》乃春申君造以居假君者，殿屋戶窗，並紀丈尺，《史記正義》謂四君皆封號而無地，殆未必然。」¹⁴⁵此段以《通鑑註

¹⁴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

》證明江陰現有君山，並指出《史記正義》記載的錯誤。

2.至漢口，認為漢口即夏口，又稱沔口，乃云：「據《水經注》沔口與夏口似二實一，而《輿地記》以為二，口有兩處，厥後水道遷移，遂為一處，即夏口亦有二處，三國劉表以黃祖守夏口，在北岸，即今漢口，迨孫氏得荊州，移夏口於南岸即今武昌，合之《水經》夏水之首有中夏口，則為三處。」既提到夏水，乃繼續考證夏水名稱源自夏州，引《春秋傳》杜預注為證，但是又引《春秋地理釋》，謂大江中州在在江夏，亦謂夏口，與杜預作州鄉不同云：「是晉以前通稱夏口（間稱沔口），不稱漢口，《南齊書》、《梁書》始稱漢口，以別於南岸夏口。……今漢口市，乃明代以來所據，非六朝攻守舊城，亦非唐宋人遊觀舊地矣。」以下又云漢水西南有沌水注入沌口，解釋《通鑑》稱今沌口即沔口之因。再進一步解釋：「夏即滄浪，見於康成《尚書注》，亦見酈氏《水經注》，夏有夏首，見於屈平《離騷》，亦即《左傳》夏州，是皆夏入漢沔，為漢口之故事。」¹⁴⁶將歷代漢口名稱的演變以及地點範圍的改變，考證十分詳實清楚，讓讀者瞭解到漢口竟有如此多的源流典故。

3.河南新鄭縣是古時有熊之國，皇帝之都，但是洪棄生經過時卻冷落蕭條，令人有廢墜之感，因此特別考察其歷史淵源加以說明。其云：「新鄭在周世為妘姓鄩國，即《詩經》之鄩風，祝融之後，《左傳》僖三十三年，尚有鄩城，為今密縣東北。周幽王之世，鄭桓公知其將亂，寄孥與賄於虢鄩，鄭武公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鄩而有之，是為新鄭。」又為了對此地的地理有所認識，乃引《國語》、《水經注》說明：「《國語》所謂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芾醜而食溱洧也，《水經注》前莘作前華，溱洧作溱洧，華謂華山或華國，溱洧二字則互通，溱入於洧，而逕新鄭縣故城中。」¹⁴⁷以下引《春秋傳》、《孟子》說明與溱洧有關，以及鄭武公滅鄩國、虢國、管國以立鄭國，稱為新鄭的經過，其他又引《漢書》、《鄭語》、《山海經》更說明其附近的地理位置，共 9 本書，因文章過長，不再引述。然可見洪棄生的說明考證地名，並非簡單介紹，而是務必達到翔實澈底。

4.乘津浦鐵路經山東禹城縣時，乃說明亦即漢代的祝阿地，周代的祝國，並引古籍再進一步說明云：

¹⁴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1~102。

¹⁴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6。

《續漢志》謂齊祝柯邑，《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於祝柯，是也。南岸有高唐山，杜佑《通典》即古高唐，《孟子》所謂絛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也。章邱，亦曰春秋之高唐，然證以《國策》、《史記》，齊威王謂吾臣有胙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當以此為合，章邱不鄰趙矣。……《春秋》哀十年，趙鞅侵齊取犁及轅，又毀高唐之郭，……唐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今又別置高唐州縣。」

148

文中共引 5 本書說明禹城地名的整個歷史淵源與相關史事。

5. 浙江嘉興府有景點鴛鴦湖、煙雨樓，因此洪棄生遊至此地，特別引古書說明其地名的歷史淵源及範圍云：「嘉興府，春秋為越之北境，《國語》句踐之地，北至於禦兒，今嘉興石門縣語兒鄉、語兒溪，是也。又《春秋》謂之馮李……，即《越絕書》就李、《公羊傳》醉李也。」¹⁴⁹使讀者更瞭解嘉興在 4 本古書中有名異實同的地名。

二、古蹟

洪棄生極為重視歷史古蹟，因此對古蹟亦常引古書作考證說明。如蘇州的虎丘塔（按原文作「虎邱」），相傳其下即吳王墓，乃引《越絕書》證明「闔閭冢在闔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築三日而白虎踞其上，故名。」¹⁵⁰此說未必為真，但也使虎丘增添一份神秘感與趣味性。

當他遊南京雨花臺時，特別根據《江南志》所載，介紹聚寶山山麓的梅岡，乃因晉內史梅賾故居而聞名，舊多亭榭，自六朝以來成為遊覽勝地。此外，增加說明此地多王公陵墓，云：「《陳書》及《南史》載始興王陳叔陵多所發掘，以取壙寶，又發謝安墓而葬其母，迨叔陵弒後主不遂伏誅，詔還謝塋，故《宋史》載南唐韓熙載葬梅頂岡謝安墓側？」¹⁵¹此段再引史書對梅岡附近的王公陵墓的相關史事作介紹，凡此所引史書，讓人更能瞭解到梅岡除了是名人故居以外，尚有不少史事可供瞭解。

而遊河南開封城，即使是城門也是他所注意，並作考查。先是考查輿記（即《輿地廣記》）知道宋汴城有十三門，又再進一步考查《續通志》、

¹⁴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0。

¹⁴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3。

¹⁵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

¹⁵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3。

《宋史·韓通傳》云：「周（後周）因前代舊部，城周二十里百五十五步，自顯德三年為周世宗二年，命韓通等築新城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增築，神宗元年重修，徽宗政和六年又度國之南，展築京城，則其大又不只五十里矣，今汴城僅見五門。」¹⁵²文中藉著古籍的記載，可以瞭解開封城歷代的經營情形及範圍大小，本有十三個城門，但是至洪棄生見時，已剩五個城門，可見城門已受到損毀。

洪棄生景仰孔子，因此至山東參觀曲阜，注意到曲阜東門內有大庭庫故蹟，乃說明在唐宋時猶存，並引李白〈大庭庫〉詩「朝廷登大庭庫，雲物何蒼然。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煙。」為證及《寰宇記》（即《太平寰宇記》）所謂在先源縣內東隅者也，說明地點所在。並引《春秋傳》記載昭五年豎牛攻大庫之庭，杜預注謂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魯於上作庫，孔穎達疏：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並認為孔疏本於三國譙周之說。以下更考《春秋》、《通鑑》（即《資治通鑑》）前編、《路史》有關大庭庫發生的相關史事，最後作結論云：「《路史》稱黃帝齋于大庭之館，按大庭氏故宮，在曲阜，故其地高二丈，今曲阜在城外，而清高宗有登大庭庫，用李白詩，稱『遺臺尚巍然』，則當時增築以娛宸遊，可知也。」¹⁵³更知大庭庫在清高宗時有增築，始有今日之可觀。

洪棄生重視古禮，早在遊洛陽城時即注意城南古有祀天園丘，云：「其制度詳《後漢郊祀志》，魏孝文帝尤經營，《北魏禮志》所謂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水經注》所謂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園丘，大魏郊天所，準漢故事者也。」¹⁵⁴提示祭祀制度可參考《後漢郊祀志》及北魏經營情形，並引《水經注》為證。

因此遊京城參觀先蠶時，特別介紹祭先蠶之禮，乃引古書記載說明云：「祭先蠶之禮，載於《續漢志》〈禮儀志〉上，初不言壇位所在，惟劉昭補注引《漢官儀》曰：『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云云，則明築壇於西苑，雖若禮臣迎合，亦非不典也？前漢班書雖有禮志，不過一篇空論，至《續漢志》始將郊祀各典禮，一一備載其制度儀文，粲然可考，不似班志之疏，自是迄唐宋明史，並昉其體，然則《續漢志》具漢代文獻

¹⁵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63、164。

¹⁵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94。

¹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53。

，豈獨有功於《後漢書》已哉！」¹⁵⁵此段引《續漢志》、《漢官儀》說明如何記載祭禮，又對班固《漢書》的疏略作批評，稱讚《續漢志》的保存漢代文獻，不只有功於《後漢書》。

還有天地分祭之禮，遊記特別考查見於禮經相關的記載加以說明，如先引《周禮》〈大司樂〉，冬至於地上圜丘，夏至於澤中方丘，又引《禮記》〈祭法〉，說明歷代如何祭祀。而提到秋官司儀，則云最初壇有三成（層），乃引《儀禮》〈覲禮〉云：「始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此言高也，自上視下亦如深），然為天子朝諸侯之壇，後世仿之，以為祭壇，見於《唐書》、《宋史》、《元史》、《明史》志中，皆時時變通，或以五起數，即一朝之中，前後亦屢不同。」以正史說明祭壇層數的多寡，並沒有一定。

又《八州遊記》附有「樵兒在京遊景山記」，他最初認為洪炎秋所記永思殿，既為皇帝倚廬（即喪者所居），必附殯宮，而大內宮殿重重，豈必遠厝梓宮（即天子之棺）於景山，因此予以刪去，但是：「偶閱沈比部伯鏐《從扈小記》，載乙亥九月（光緒元年），穆宗毅皇帝梓宮在觀德殿，盡節之烈皇后梓宮在永思殿，始覺樵兒言之有由；余猶疑同治時，誅內監安得海，失歡西太后，故推而遠之，及考《東華錄》，則世祖亦移殯景山壽皇殿，《歸田記》則嘉慶末仁宗崩於熱河，迎安梓宮於乾清宮，亦旋殯景山觀德殿。」¹⁵⁶文中所以引述三本古書，其用意在說明自己的看法未必正確，書籍的記載才是最佳證據，藉此將清代皇帝棺殯放置的情形作一全盤瞭解。

洪棄生至江蘇徐州城（古彭城）時，順道至附近的范增冢憑弔，其冢無墓碑，只有一小山。於是根據《史記》敘述范增死亡的經過，云「范增怒辭項羽歸，過彭城，疽發背死，故彭城有冢。」但是他又提出疑問，云：「然今廬州府（清屬安徽省）巢縣亦有范增墓，在東門外，則以范增本居鄴人，裴駙引《皇覽》謂冢在廬江居鄴郭東，居鄴亭中有亞父井，郭東有亞父祠，吏民皆祭祀，由是巢之有墓，故里也，彭城之有墓，卒處也。」¹⁵⁷本來只要根據《史記》敘述范增死亡的經過，但是他的延伸提問，何以安

¹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1。

¹⁵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45。

¹⁵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0。

徽巢縣也有范增墓，乃再根據裴駟《史記集解》引《皇覽》作解答，原來一為故居，一為卒處，其結論有憑有據，辨理甚明，其治學必至詳盡而後已，令人折服。

三、山岳

1.南京雨花臺風景優美，然地位重要，一遇戰爭則化維修羅場，提及此一景點時，則先說明取名雨花臺的一般說法：「梁武帝時雲光師講經山上，故此名雨花臺，蓋取《法華經》天雨曼陀羅花、《華嚴經》雨眾天花之意也，時世相傳，遂以為有說法雨花之祥。」¹⁵⁸此說頗富禪味。但畢竟是傳說，乃就雨花臺的名稱的實際沿革作考證，認為其本為一山岡，三國名曰石子岡、聚寶山，引《江南志》載位在聚寶門外，再引各書為證云：

憶《吳志》諸葛恪傳稱建業城南有長陵，名石子岡，按其方隅，曰十得七八，即覆校建康圖，則石子岡置在越城南，越城附近長干橋，城雖無跡，而橋則不移，城南橋南，無他長陵，則為諸葛恪之成子閣無疑也（考定後，偶閱《通鑑地理今釋》果註石子岡在江寧聚寶門外，更確鑿明晰，蓋《三國志》言建業城南，猶廣汎也，此即切指所在地矣。¹⁵⁹

為了考證雨花臺的名稱，其所引用的共有 4 本書，先是引《法華經》《華嚴經》，再引《三國志》的《吳志》諸葛恪傳，以及參考「建康圖」，認為在建業城南，有名石子岡者，但是最後更確定石子岡真正的地理位置在江寧聚寶門外，證明自己考證確鑿無疑，頗具有充分的說服力。

2.洪棄生登山東的泰山，看到大石峰下鐫有「小泰山」三大字，乃云：「小泰山在朱虛，汶水（此入濰東汶與大汶不同）出其陰，沂水出其陽，長城跨其上，見《水經注》、及《前漢志》，《山海經》中山經，注在今臨朐縣，而屆臨沂縣，亦稱大沂山，有泰山、東泰山、小泰山、東小泰山四名，鐫此者未諗知之否也？」¹⁶⁰引用三本古籍說明泰山的名稱有四個，且反問刻此字的人是否知道，頗有意味。

3.湖南岳陽的洞庭湖中有君山與扁山，洪棄生特別介紹，云：「君山在洞庭湖中，距郡城二十五里，周七里，上有十二峰，有堯女湘君廟，《水

¹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2。

¹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3。

¹⁶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7。

經注》謂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自岳陽樓望之，亦不小。」說明君山取名乃因是湘君所遊處，增添此山的神秘感。扁山亦作編山，則引《水經注》為證云：「作編山，距郡城十八里，已近南岸，望之較小矣。」又更進一步引書有關兩山的敘述云：「《史記》〈本紀〉，黃帝南至江，登熊湘，即登君山也，故君山高峰，自昔迄今稱軒轅臺；《史記正義》以為編山非，黃帝豈有捨湖中之大岡，而登湖邊小岡哉？」兩部史書更證明黃帝曾登君山的說法，使原本為不怎麼受注意的山，更添趣味。

4. 洪棄生在遊畢河北省後，至天津經塘沽至大沽口乘船返上海，經山東見之罘山有峰巒無樹木，層層疊疊，映日生光，西南距福山縣治三十五里，引起他的注意，乃查閱古籍相關的歷史記載：「《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越年登之罘刻石，三十七年，至之罘射巨魚；《漢書》太昭三年，武帝登之罘浮大海，《史記》封禪書八神，其五曰陽主，祀之罘……福山棲霞，為漢腫縣地，文登為不夜縣。《齊記》謂古有日，夜出於此也，漢宣帝信方士，祀成山於腫，祀之罘於不夜，舊有不夜城……」¹⁶¹文中除了引《史記》、《漢書》中秦始皇與漢武帝在之罘的事蹟，更引《齊記》延伸說明漢宣帝在不夜縣祭祀之罘，增加讀者對之罘知識的瞭解，頗富趣味性。

5. 洪棄生從書上得知，杭州城西的西湖一帶的山，在漢朝稱武林山，晉咸和中始名靈隱山，又稱靈苑，前漢錢唐縣即治理此山麓，洪棄生認為舊志各書所說，皆稱虎林山，至唐避諱始改名武林，是錯誤的說法。他引《漢書》、《水經》酈注已經作武林為證。但又推測有人會說此二書是後人追改，乃再引其他書反駁云：「則《漢書》出顏師古所注，地志成皋下，注虎牢，故未嘗改為武牢也。……余又考李延壽在唐作《南史》陶宏景傳，添宏景挂冠神門一事，此非《梁書》本文，亦未嘗避作神武，況《漢書》乎，然則《漢書》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本古名無疑矣。」又為了堅實自己的說，又云：「顧亭林謂榮成山乃勞成山之誤，以《論衡》為證，余謂武林山非虎林山之諱，則以《漢書》、《水經》為證。」¹⁶²為了反覆辯證武林山是古名，不厭其煩的考察引證四本書，證據確鑿。

由以上之例，其對於山名考查古籍，或考其地名演變經過，或說明地名

¹⁶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3。

¹⁶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8~299。

的名稱不只一個，或增加其地的歷史記載，或反駁舊志之說的錯誤，可知洪棄生引書各有其作用。

四、江河水湖泊

洪棄生對於江河水湖泊的名稱考證說明，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所佔篇幅甚多，僅次於地名。僅分別舉數例如下。

有關水的方面，如山東河水多，洪棄生乘火車至南沙河站，不久過一橋有水，即南沙河水，謂源出滕縣東高、薛二山，上流為薛水，西南合南沙水，沙河古稱灑水，則引《春秋》敘襄十九年取邾田自灑水者。其下流有泗水注入運河，則考《水經》謂泗水經過瑕邱縣，再引《水經注》、《禮記》說明瑕邱曾發生的史事，云：「《水經注》謂即哀七年，季康子伐邾子囚諸負瑕者，蓋魯邑也。《禮記》衛大夫公叔文子升瑕邱，曾子弔負夏，皇甫謐謂魯衛雖殊，其土則一，蓋即以此地矣，故瑕邱城在今兗州府城西二十五里。」¹⁶³此為更說明泗水所經之地。

過南沙河水後，又經一水，今人稱之南梁水，則考證《水經》稱為涓涓水，《水經注》稱為西灑水，且云：「然當時亦有南梁水之稱，且早見於班固志魯國蕃縣，故鄆氏雖謂經有涓涓無南梁，而亦云泗水東逕郟鑿所築城北……左會南梁水也，戴延之《西征記》謂涓涓水即《國語》夫差會黃池，掘溝商魯之間，……今南梁水下流亦入運河。」¹⁶⁴此引《水經》、《水經注》對南梁水名稱源流作考證，並引《西征記》引《國語》有關南梁水的相關史事，使讀者對於南梁水所知不再只是一個純粹水的名稱。

兗州附近有泗水可算為大水，出陪尾山，其上源有陶墟虛有，漏澤，石穴玲瓏，方十五里，乃云：「《水經注》謂其水能盈漏，今尚不爽，各書俱以為四源並發，故稱泗水，獨《水經注》以為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殆並旁穴數之也。」此認為《水經注》對泗水的解釋，比各書正確。而兗州附近有沂水，洙水與沂水在此注入泗水，泗水源在泗源以東，乃引班志、續志謂出泰山郡蓋縣，《水經》謂出蓋縣艾山，今屬沂州沂水縣，鄭康成以為沂山等各家的說法，並以《水經注》謂沂水有南北二源，其流去泗甚遠，而未經邳州（在滕縣南）入泗水，其大次於泗水，然非曾點所浴的

¹⁶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4。

¹⁶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4～185。

沂水。¹⁶⁵文中所考證均以《水經》與《水經注》為主要依據，班志、續志為輔證。

往北至大汶口有大汶水，自古至今為山東大水，遊記中有大篇幅的考證，考其淵源，出泰安萊蕪縣仙臺嶺之南，並引《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注》、《禹貢》說明，以下考證其各種名稱引《水經注》，並引《禮記》、《春秋》、《淮南子》敘述相關史事，然為更增加瞭解，謂其西南濟有南淄水注入，則引《水經注》即所謂柴汶，並引《春秋傳》敘述定公七年陽虎居陽關為政，九年討陽虎伐陽關等相關史事。敘述至此本可結束，但又延伸引《水經》謂汶水又西南過蛇邱縣南，《水經注圖》則於鉅平蛇邱間，分一流南下，謂之洸水以入泗，以說明其重要性，最後再引各書之說云：「《禹貢》之汶即大汶，《論語》之汶上，《齊乘》謂即大清河亦稱北汶，上流為濟，下流為汶，而亦稱北汶別有合濰入海之汶，見《漢書》琅瑯郡。」¹⁶⁶以上引用 11 本古書以說明考證汶水，旁及其所經的地點、水以及相關史事，對於汶水系統的研究，可謂極為詳盡。

有關河的方面，在山東以對九河引書考證為最多。九河乃指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等河，蓋以洪棄生認為是大禹治水的遺跡，然為了反駁漢鄭康成（玄）之說，所引用的書籍則有《禹貢》、《爾雅》、《漢志》、《水經》、《通典》、《唐書》、《明史》、《水經注》、《太平寰宇記》、《元和志》、《孟子》共多達 11 本。內容對九河歷代的治理情形，名稱的改變，真正的水名，都考證得十分清處，由於原文過長，不予引述。¹⁶⁷

車至泊頭鎮，交河縣東，有漢渤海郡成平縣故城，乃引《漢志》謂徒駭河、虜池河皆在此，禹起徒眾，懼不成功，故河名徒駭，又云：「《漢書》所載許商所索禹河，在此不在彼也，而茫茫禹跡，杞不足徵矣。《溝洫志》、《河渠書》，其奈之何？」¹⁶⁸文中頗為感慨有關禹跡的文獻不足，即使是《漢書》、《溝洫志》、《河渠書》亦是如此，此處的引書實有其特殊用意。

¹⁶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7～188。

¹⁶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0～201。

¹⁶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1～232。

¹⁶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5。

遊記中對於河的考證，提到一條河並不僅限於只述於此河，如提到清河附近的沙河，則先述其出昌平州西北山，有二源，而東南流至此，上承榆河，下至通州入白河。接著介紹榆河，下流入沙河，上流承居庸關水，乃引《水經》云「所謂濕餘水，出上古居庸關，酈注，所謂在沮陽成東南六十里……余按濕餘水，《漢書》上古郡，作溫餘水，濕字訛也，一作溫榆，《元史》泰定三年，溫榆水溢昌平，《遼史》又作溫渝，接昌平之榆河矣。榆河合沙河至通州入白河，謂之大榆河，《漢書》所謂東至潞，南至沽，是也。」¹⁶⁹所引各書以證明榆河又作溫榆水，而後合沙河水入白河，只為說明考證與各河流的關係。

河北有海河，自天津至海，長一百三十里，則考查各書的相關記載云：「《水經》沽水條，所謂派河尾，《水經注》所謂清、淇、漳、洹、滏、亦、徠、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涘廣涯深，潮汐迎之則倒行，故沈聯芳及《畿輔志》謂即《禹貢》逆河。」¹⁷⁰文中引用四本書，乃為了說明其名稱及河流所經過的情形。

有關江的方面，如他一到達上海吳淞口，認為即是三江口，其考證三江知名同實異者，即引用《禹貢》、《周禮》、《漢書》、《吳越春秋》、《水經注》、《吳地記》，最後加以評論，《禹貢》三江，以鄭康成說為正確，至於《漢書》所說則引《欽定周禮》職方注已議其不合，只能備一說，然若牽合於《禹貢》則不可，其云：「若夫郭璞、韋昭、桑欽、酈道元各就所見以言三江，即庾仲初〈揚都賦〉亦是就吳地言三江，初不相妨，自後儒牽率以言《禹貢》，反駁前人，始窒礙難通矣。」¹⁷¹其所查考的書，一面說明，一面作評論，可看出其見解及判斷的能力。

經過江西蕪湖時再度討論三江，云：「《前後漢志》皆以為長江，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分江水為南江，而北江缺焉。……其以毗陵為北江者，乃合於婁江、東江者三江，與《漢志》又不同也，故說《禹貢》三江者，莫善於鄭氏，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其說兼賅。」¹⁷²

¹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54～255。

¹⁷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80～281。

¹⁷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3。

¹⁷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5。

江西有廬江，洪棄生引盧潘（按作有《廬江四辨》）說廬江在江南廬江郡，地包江南北，其辨甚是，惟謂古無廬國，則非。乃先引《國語》及韋昭注加以反證。仍猶恐證據不足，再考《水經》云：「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酈氏注廬江，即徵及廬山，歷引大禹、秦史、漢武、司馬遷登廬故事，其按語云《山海經》創自大禹，廬江之名，山水相依，不因匡俗，悉與廬氏吻合。廬氏四辨亦博雅，惜不見此數條。」¹⁷³由上所舉古書，實際有《廬江四辨》、《國語》、《國語》注、《水經》、《水經注》、《山海經》等六本書，考證內容，包括廬江的地理位置，廬國確實存在於三國、廬江的源流，廬江的名稱的起自大禹，與《廬江四辨》相吻合，考證詳細分明。

其他提到各江，所引用的古籍則多以一本書簡單說明，如錢塘江，則云即浙江，《水經》謂之漸江；蕭山縣在後漢有潛水，前漢謂之潘水，《水經注》疑即浦陽江，並認為即今錢清江。¹⁷⁴又云東湖西通錢清江，東通曹娥江，二江不能比錢塘江，二江西北至蕭山海門，合於錢塘江入海，曰三江口，此為越之三江，《吳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後人多以此當之。此再引《吳越春秋》討論越國也有三江口。使讀者對三江多一層新的認識。

遊記中對於湖的考證不多，只有他喜愛的太湖有特別的考證。當洪棄生遊至所喜愛的太湖時，即考證所謂的五湖云：

太湖為五湖之一，周五百餘里，即《禹貢》震澤。考五湖之名，所載不一，而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則莫能外，太湖亦兼稱五湖，以《吳越春秋》范蠡入五湖，謂即入太湖，吳越爭五湖之利，謂即爭太湖也；《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亦太湖也；《水經注》長蕩湖、射湖、貴湖、滬湖、太湖為五湖；虞翻¹⁷⁵謂太湖之水五道，稱五湖，皆是也。若陸魯望¹⁷⁶舉菱湖、游湖、胥湖、莫湖、貢湖為五湖，乃後起之

¹⁷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9。

¹⁷⁴ 以上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9~330。

¹⁷⁵ 虞翻，三國吳人，字仲翔，今浙江餘姚人。精於《易經》，著有《易注》，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參見臧勵蘇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323。

¹⁷⁶ 即唐陸龜蒙，字魯望，長洲人，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多所論撰，著有《耒耜經》、《小名錄》、《笠澤叢書》、《甫里集》。見臧勵蘇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

名，不合於古。¹⁷⁷

此段認為《禹貢》、《吳越春秋》、《國語》、《水經注》、三國吳人虞翻等五種說太湖即五湖為正確，並因此指出唐陸魯望之說不合古說，表達他的個人見解。

其他如湖北武山有湖曰武山湖，引《水經注》即所謂青林山青林湖作說明；浙江鏡湖，引《水經注》謂之長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曾子固（宋曾鞏）謂周三百五十八里，而廣不過十餘丈，蓋宋時湖幾廢，故與余所見同，與酈道元所注異。考證出《水經注》記載的鏡湖與曾鞏之說不同，也和他所見的不同。

五、關口

洪棄生遊至湖北與河南交界之武勝關，即考證云：「武勝關古名武陽關，即《春秋傳》定四年沈尹戌議塞之直轅隘道，見《通鑑地理今釋》，又或以為冥阨，或以為大隧。」引用《春秋傳》及《通鑑地理今釋》加以說明。又云其西北有平靖關，則引《呂氏春秋》所謂冥阨九塞之一也，作為說明。¹⁷⁸其文後則對八陁與九塞有所說明，《述征記》載太行八陁，一軹關陁，二太行陁，三徑陁，四滏口陁，五景陁，六飛狐陁，七蒲陰陁、八軍都陁，陁者，山中絕而開陁也，軍都即居庸關。各陁不專屬太行，因太行之山特著而名。又云《呂氏春秋》載天下九塞，一大汾，二冥阨，三荆阮，四方域，五穀版，六井陘，七疵處，八勾注，九居庸，八陁九塞，各史志地記多述之。¹⁷⁹可見遊記中對在前文未能詳細說明者，在其後又有提及者，會在引書加以補述。此之所以讀遊記必須來回往復觀看，始能完全了解其原因。

因此敘述至居庸關則云為九塞八陁之一，則云可參見《淮南子》及《述征記》，此關在昌平縣以北軍都山，在昌平西北二十里，連亙居庸山，故再引《水經注》居庸關，又謂「軍都關」。由此更知道居庸關的尚有另一名稱，使讀者不至於感到生疏突兀。¹⁸⁰

由於全書引用書籍甚多，以上只是擇要舉例。以下比照《四庫全書總目

頁 1124。

¹⁷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10。

¹⁷⁸ 以上二關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0。

¹⁷⁹ 以上所引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8。

¹⁸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3、255。

》分類方式，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大抵依使用順序，列舉引用書目如下。

〔附錄 2〕 《八州遊記》引用古籍書目

(一) 經部

1. 《周禮》
2. 《韓詩》
3. 《毛詩》
4. 《爾雅》
5. 《尚書音義》
6. 《左傳》
7. 《春秋傳》
8. 《春秋地理釋》
9. 《尚書注》
10. 《春秋》
11. 《公羊傳》
12. 《孟子》
13. 《儀禮》
14. 《禮記》
15. 《魯論》
16. 《論語疏》
17. 《禹貢》

(二) 史部

1. 《戰國策》
2. 《漢書》
3. 《吳越春秋》
4. 《水經注》
5. 《吳地記》
6. 《通鑑註》
7. 《越絕書》
8. 《史記正義》
9. 《史記》
10. 《國語》
11. 《東華錄》
12. 《道德經》
13. 《新唐書》
14. 《前漢書》
15. 《晉書》
16. 《晉志》
17. 《元和郡縣志》
18. 《三國志》
19. 《丹徒志》
20. 《南畿志》
21. 《南史》
22. 《江南志》
23. 《宋史》
24. 《通鑑地理今釋》
25. 《皇朝通志》
26. 《資治通鑑》
27. 《後漢志》
28. 《漢志》
29. 《晉史》
30. 《水經注圖》
31. 《太平寰宇記》
32. 《郡國志》（《後漢書》）
33. 《一統志》（《大清一統志》）
34. 《廬山志》
35. 《太湖志》
36. 《水經》
37. 《風土記》
38. 《長江圖說》
39. 《武昌志》
40. 《前漢志》
41. 《續漢志》（《續漢》）
42. 《欽定綱鑑》
43. 《元史》
44. 《輿地志》
45. 《南齊書》
46. 《梁書》
47. 《後漢書》
48. 《後漢續志》
49. 《通鑑綱目》
50. 《前後漢地理志》
51. 《史記正義》
52. 《漢紀》
53. 《明史》
54. 《岳陽風土記》
55. 《通鑑綱目集覽》
56. 《御批通鑑輯覽》
57. 《德安府志》
58. 《輿地廣記》（《輿記》）
59. 《商水縣志》
60. 《溝洫志》
61. 《太康地志》
62. 《魏書》
63. 《舊唐書》
64. 《後漢郊祀志》
65. 《北魏禮志》
66. 《元康地道志》
67. 《續通志》
68. 《北魏書》
69. 《隋書》
70. 《唐書》
71. 《史記索隱》
72. 《竹書紀年》
73. 《廣輿記》
74. 《金史》
75. 《帝王世紀》
76. 《皇覽》
77. 《河渠志》
78. 《博物志》
79. 《唐志》
80. 《路史》
81. 《通典》
82. 《續漢書》
83. 《史記集解》
84. 《漢官儀》
85. 《論衡》
86. 《日知錄》
87. 《金史》
88. 《長河志》
89. 《河渠書》
90. 《會典》（《清會典》、《大清會典》）
91. 《舊漢儀》
92. 《遼史》
93. 《北齊書》
94. 《畿輔志》
95. 《臨安志》
96. 《越志》
97. 《皇朝通考》
98. 《九域志》
- 99.

《齊語》100.《齊記》101.《鄭語》102.《周語》103.《北征記》104.
《從滬小記》105.《述征記》106.《西征記》107.《從征記》108.《金石錄》109.《風俗傳》110.《遜國記》111.《密雲志》112.《古穰錄》

(三) 子部

1.《淮南子》2.《列子》3.《山海經》4.《呂氏春秋》5.《道德經》
6.《孔子家語》7.《池北偶談》8.《太平廣記》9.《岳瀆經》10.《法華經》
11.《華嚴經》12.《本草綱目》13.《元和姓纂》14.《金剛經》15.
《真仙鑑》16.《梵利志》

(四) 集部

1.《昭明文選》2.《唐文萃》3.《栗園詩集》4.《述異記》5.《南遊記》
6.《全唐詩》7.《輟耕錄》8.《陵川集》9.《歸田記》10.《東坡詩集》
11.《唐詩紀事》

根據上列統計，經部 17 種，史部 112 種，子部 16 種，集部 11 種，共約 156 種，完全符合洪棄生所說的「處處與經史子集，參互考證以核古今名蹟，或有所詳，必前人所未及。」務必與經史子集相印證，其中以史部為最多，而史部中還包括地理志與圖表，可見洪棄生所讀的書仍以史書為最多，而考證地名沿革或史事所須的基本資料正是此類。由其所引用考查的古籍，可以看出其閱覽的廣博，治學地細心翔實，絕不敷衍了事。

事實上，遊記的寫作，如引用過多的古籍，容易影響全文的行氣與行文的流暢，讀之容易感到枯燥無味，然而洪棄生遊記的性質，既屬於多元性的遊記，並非為純山水遊記，故可依其自己的旨意，大量的引用古籍，反成為其遊記的一大特點。總之，洪棄生為了使考證說明辯証嚴謹，沒有任何疏漏之處，寧可引用許多書籍，引導讀者深入瞭解景點的來龍去脈，獲得許多新知識，同時保留許多文獻資料，亦有功於文獻，足見其撰寫此書的用心。

第四節 重視地理形勢與數據

一、重視地理形勢

洪棄生遊覽景點時，頗為注意地理形勢與東西南北方位，因此主張：

「遊如讀書看畫，不細心無以知其趣；不周知形勢，則如矮人觀場。」¹⁸¹因爲個子矮小的人，所能見及的範圍必極爲狹隘，無法總攬全局，所見所得容易以偏蓋全，他並舉自己所遇到的情形爲例證。當他渡太湖往東西洞庭湖時，感覺有如在滄海中一望無際，但是回程時，卻有如行在曲岸，四望並無太湖，因而對此現象感到困惑，乃到書店查考圖書終獲解疑。其云：「余始悟東山（即東洞庭湖山）下有許多州渚，互湖畔而至郡城，回時小船即在洲中行，故終日見兩岸，而兩岸處處有橫水，有縱橋，不見太湖，職是故矣。」¹⁸²原來就整個太湖而言，回程與去程之路線並不相同，證明瞭解景點四周地理形勢的重要性，因此在描寫景點時，即特別注意其地理形勢。此外，景點的地理方位，即東西南北方向，必定描述交待十分清楚，可見他遊賞山水風景古蹟，並不是僅僅專注在景點的欣賞，重要的是還必須瞭解其四周東西南北之方位，如能注意此二者，當必更有助於深入欣賞風景，此一寫作特色值得作研究。茲舉數例分析如下。

當他登廬山時，描述其所繞之山有如羊腸狹小曲折，但在行走中仍不忘所處景點的地理方位：「左開山谿，西北畔長岡，東連無數疊峰，徑繞右畔山腰，而左畔為陡絕深壑矣。」¹⁸³這種描述，有如空中鳥瞰，「左開山谿」，描寫周遭西北畔有長岡、右畔有無數疊峰環繞、左畔有深壑，使人瞭然於其各方向之山峰狀況，能感受到其所處形勢之危險。這種寫法，在《徐霞客遊記》中亦有運用，如在雲南釧川金華山頂上，徐宏祖描寫云：「北眺麗江，西眺蘭州，東眺鶴慶，南眺大里，雖嵌重峰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唐錫仁指出：「這種景色，坐過飛機的人會深有體會，三百多年前沒有飛機，只有在高山頂上見到。」又舉「南瞰下台之龕庵，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下動。」爲例，說明這些景色，像是一幅幅鳥瞰圖，呈現在讀者眼前。¹⁸⁴而洪棄生正是善用此筆法者，在遊記中隨處可見，而更見其獨特之處。

洪棄生登岳陽樓時，先描寫在樓下所見景緻：「樓下巴江，北匯荊州之蜀江，南匯潭周之湘江，西合洞庭湖，水闊十餘里，與廣陵城外鎮江城

¹⁸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3。

¹⁸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3。

¹⁸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4。

¹⁸⁴ 唐錫仁、楊文衡著，《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頁159。

下揚子江相亞。」此為描述樓下所見南北及西三個江水分佈的情形，並與鎮江城的揚子江作比較，可見其大。接著再寫由樓上望四周之景緻：「樓望西而迤南，左右及樓後，環以群山，余開樓後之窗，望金鶚山，右望城陵磯及城陵山塔（在東北），左望雞鵝山之塔，雞鵝山即連至府城南之白鶴山矣。」¹⁸⁵此為平視，包含岳陽樓西、樓迤南、樓之左右、樓後，四周為群山，至於樓後則可望金鶚山，右望城陵磯，左望雞鵝山塔，並附帶說明雞鵝山的地理位置，其描述岳陽樓四周的地理方位及又名，可謂詳盡矣。讀者可瞭解岳陽樓的整個地理方位。

尤其合寫岳州與岳陽樓的地理方位更為詳細，錄之如下：

楚地之山水，岳州最勝，攬岳州山水，岳陽樓最勝。大江大湖環其前，群山群嶺繞其後，名山名水互環交迴其左右，舟楫波濤，樓閣嵐煙，不下樓而眾妙畢集，故岳陽樓勝也。八百里之洞庭湖，瀦其城西，數千里之蜀江，出其城東，岷為西江，湘為南江，澧為中江，三江之水，匯於洞庭，三江之口，合於城下，天岳之山，麗其州治，巴丘之列山，麗其城郭，……故曰岳州勝也。¹⁸⁶

大處先從楚地寫起，其次寫岳州，再縮小範圍至岳陽樓，特寫岳陽樓周遭山川名湖，以呼應「岳陽樓最勝」之句，再擴展寫其周遭洞庭湖及三江，以呼應「岳州最勝」，將岳州、岳陽樓的四周山水方位交代敘述十分清楚，於是一幅岳州、岳陽樓、洞庭湖山水美景如呈現眼前，洪棄生可謂善賞遊又善於描寫風景者。此段實可作一篇精緻山水散文賞讀。

至於寫龍門山則寫其周遭地理形勢及方位：「過鎮（龍門鎮）見龍門山，兩崖對峙，豁筭開，伊水洶洶流其間，相距離立，上闊一里外，下不及一里，石壁臨水，層層疊成奇觀，非復成皋之山，土阜歷歷，北邙之山，長岡平平之可比矣。東面曰香山，自嵩山蜿蜒而來，其脈絡至於龍門。」¹⁸⁷可感受到龍門山之氣勢磅礴，加上與成皋、北邙山的比較更見其獨特。

也有專寫地理位置者，如描寫香山，則云：

望對面龍門，山壁立千尺，上下佛洞，密如蜂巢，至此始覺萬佛山名不虛。俯望伊水，滔滔從闕下過，水源遠自然耳，與洛水向背分流，

¹⁸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7。

¹⁸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20。

¹⁸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9。

千里南來，蜿蜒若長江，北則北邙山連廣武山，如城垣，龍門之石雖巖巖，自香山可低而視之矣，東望嵩山七十二峰，分明如畫，岡巒重疊，陁峴起伏，連延至香山，或遠為空中之雲，或近為海中之濤，洵洛南之大觀哉。¹⁸⁸

此段先寫香山對面有龍門山，俯視即是伊水，其左為北邙山連廣武山地，山高於龍門，其東可見嵩山七十二峰，一直連延至香山，將香山源頭交代十分清楚，再遠望則可見空中雲，近看則為海中之濤，香山的地理位置及景觀已出現讀者腦海中。

登浙江吳山，則云：「西見西湖近在城隅如鏡，東見錢塘大江，遠流雲外，南屏諸山，附麗襟帶，雷峰塔如在湖底，北面一帶人家為北關，南面一帶為杭城。」¹⁸⁹使讀者明瞭吳山之東西南北面地理位置，尤其是「雷峰塔如在湖底」，更凸顯其山勢之高大。

此外，洪棄生對景點空間的描寫上，擅長運用遠視、近觀、仰視、俯看、前瞻、後顧等六種角度去攝取景物，這種取景方法的交互運用，便造成空間轉向的藝術效果，¹⁹⁰可使文章讀來充滿空間的立體感，使景物的風貌，更加的活潑與逼真，有助於深入欣賞風景，不可不注意。這種遠近交替筆法，感覺有如空間鳥瞰，文中對於未登之遠望獅頭山與登上廻視嶺西，竟有「山在水上，水在山下」與「山在水上，水在山下」兩種不同景緻，呈現山水散文藝術之美，其可謂善用此筆法，因此在《八州遊記》山水的描寫中，亦有充分的運用。

當他往太湖路上，則先寫近處所見：「舟行兩岸皆人家，或循街市，時狹時寬，稍遠少人家處，水又漸寬，向西行，有時西南行，適微雨，西南群山，濕翠可愛。」此為寫遠近以及西向、西南向之景，接著描遠視所見：「行既遠，忽兩山遙峙，有如雙筍立雲中者，則上方塔與靈巖山塔也。」¹⁹¹兩這段描述，由近而稍遠，而西而西南，描寫西南山景，再進而遠望兩山「如雙筍立雲中」，則是遠近描寫與地理方位兼而有之，可見其寫景，乃是各個角度交互描寫，並非一成不變，才能讀來靈活有變化。

¹⁸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50～151。

¹⁸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97。

¹⁹⁰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年），頁60。

¹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

接著寫靈巖山塔，則描述：「仰見靈巖山塔，近在岸西，不似遠望之高聳，山寺即吳王館娃宮舊址，山下西施採香涇，塔南有響屨廊遺蹤，山之背有鄧尉山。」¹⁹²洪棄生以他當時所在的位置，說明所見的靈巖山由於是仰見，而且近在岸西，所以不如遠望高聳，可知山上有山塔、山寺，在山下和塔南都有戰國吳國西施的遺跡，山背還有鄧尉山，此即交互運用仰視、近觀、遠視以及地理方位，使一幅山水古蹟圖立刻呈現在眼前。

有時描述一景點，則先從遠處景緻寫起，再拉近細看近觀，例如：「見北岸遠山，一塔高峙，近江處，人家錯落，望迤西稍遠山坡，城墉遙峙，細視有雉堞苕嶢，蓋蘄州治也。」¹⁹³從此段可先看到北岸有遠山高塔，近處有人家，往西看遠處山坡上有城墉，再細看城墉有雉堞苕嶢，這種寫法，如剝蕉心，最後呈現主體——湖北蘄州。

除了遠觀近視外，也運用前瞻與後顧，如往安徽蕪湖時：「迨近夜，浸江燈火，臨水人家，山色樹色，雜波光而上下，舟行稍遠，迴看昏黃深點裡，有大江茫茫，人煙杳杳，又勝似黃子久一幅富春圖。」¹⁹⁴往前看的江邊夜景極美，然迴顧的景更美，「大江茫茫，人煙杳杳」，一片蒼茫之景，竟能勝似元代四大畫家黃公望（子久）「富春山居圖」，此又見洪棄生善於寫景與賞景。

由上觀之，洪棄生對於地理形勢方位的重視，尚包含觀賞風景的時空間轉向敘寫，使寫景成了全方位的描述，頗得深入賞玩之趣味。

二、重視數據

洪棄生遊記尚有另一大特色，那就是隨處可發現各種數目字呈現在眼前，除了每天出發的日期、鐘點必定記錄以外，尚包括兩個景點之間所需的時間及行程里數；經過幾個隧道，進出隧道所需時間；對景點則記其周遭的寬度、高度；逢山則記其高度與山峰的數目；登山則記其石蹬的級數；觀察寺廟、宮殿，則記其階梯梯數、山洞洞數，古蹟必記興建與重修時間等等；換言之，只要他所經過的地方，都不厭其繁的詳記，有其準確性，足見他是一個觀察細密，具有科學精神，思路清晰的旅遊者，對所見，無論大小，絲毫不含糊。這種特別重視數據的寫法，本非一般創作遊記所應

¹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

¹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93。

¹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5。

有的，但是由於是日記體遊記，卻可仔細記錄下來。而在《徐霞客遊記》中也有此特色，如：「他又很注意數目字，如他記從武彝山大隱屏峰絕壁到峰頂，有三梯，八十一級，桂林的浮橋共有三十六條船，七星巖有十五洞，昆明太華山自正殿至山門，共八折……此等小節處，最易被人忽略，然霞客卻非常注意，這便是他獨到的地方。」¹⁹⁵洪棄生則有過之而不及，未知否受到《徐霞客遊記》影響，或是洪棄生一絲不苟求真求實的個性所致。又或許是因為他此次遊中華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希望能記下他所走過的每一腳印以及每一個行蹤，成為旅遊實錄，一來作為晚年的回憶，更重要的是可留給後人作文獻參考之用，因為只有真實的紀錄才是永恆的。如果從這些角度來了解他的用心所在，再來賞讀《八州遊記》，則不會覺得枯燥無味，因為每部遊記的撰寫都各有其不同的旨意所在。以下略作分析以見其概況。

洪棄生從臺中乘火車啓程開始，即開始記錄：「逾大甲溪橋，入長隧行，行二分半鐘頃，出后里莊，又過大安溪橋，又入隧，迤邐過苗栗舊縣，山色漸深，出入短隧者八，……至鶯歌石，又穿隧道五，皆短洞也。」¹⁹⁶以一般遊人而言，出門遠遊心情快樂，必無暇顧及隧道的數目、長短以及所須的時間，但他卻沿路記載，不厭其詳，但也留下當時有關鐵路的紀錄。這種記載隧道也出現在河南一帶，河南由於山多，每鑿隧道開鐵路，故所經隧道頗多，其描述自成皋山至黑石關，云：「穿車洞十一隧，十一點四十二分過一短隧（不及一分約半分外），四十二分至四十五分過二長隧（一隧各行分半），四十六、七分又過二隧，此所鑿隧即成皋山虎牢關也。自此至鞏，又過二隧，崎嶇重疊，利於阻守。」¹⁹⁷由此可知所過隧道的長短、數目以及所須時間。再以鞏縣隧道為例，其記云：「時十二點十三分過一隧，十六分一隧，十七分一隧，每隧一分時。」¹⁹⁸其詳細記載甚至超過記錄臺灣的隧道，比較之下，河南所經鐵路所開鑿的隧道也更多，而其地勢之險要也在詳述中突顯出來。

全書中出現最多的，則是出發日期、時間以及到達某地點所須時間。以

¹⁹⁵ 參考梁秀鴻，《徐霞客及其遊記之文學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86~87。

¹⁹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

¹⁹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0~141。

¹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2。

從雞籠出發為例：「大船迅疾，故二十一日十一點展輪，徑向上海，行二十六點鐘，已抵揚子江口，又緩行四點鐘，約百十多里，而抵吳淞江口。」¹⁹⁹這一連串的敘述，已明白道出他從雞籠出發的時間、到上海揚子江口共費時 26 點鐘以及到達的時間是「二十二日午後二點」，再到吳淞口，共耗時 30 小時。

又如：「九月二十七日十點半自（山東）闕里到姚村車站，費時至午後一點，蓋馬車行笨，又多沙地，故倍緩也。火車開行定在一點四十五分，是日遲至三點三十分始到，三十三分發車，五十五分至吳村。」²⁰⁰從早上 10 點半發車，至下午 3 點 55 分才到吳村，短短的行程，由於被馬車、沙地耽誤，竟幾經波折，費時 5 個多小時才到達吳村，如此詳細的記載，讓讀者瞭解其旅行過程的艱辛。

再以過橋為例：「四點二十餘分，過一橋無水，又一短鐵橋有水，三十分到南驛，四十九分過一橋無水，又過一最長之橋，自五十分行至近五十二分始盡，此長橋殆有一里餘，……一路來，此橋最大矣。五十分到大汶口站。（在山東）」²⁰¹此段不僅寫開車的時間，且加敘所過的橋有幾座，有長有短，最長的有一里，過橋須兩分鐘，到每座橋所須時間，幾分到車站，由於數字的交代清楚明確，讓讀者更瞭解他的行程經過。

再以塔為例，如記金山塔則云：「塔七成（層），在金山之顛，每成木梯兩轉，下成二十六級，上成十八級，餘多十六、七級。」²⁰²短短 23 字中，就出現 6 個數字。

以形容山為例，「自焦山至北固山下，山長二千五百餘尺，高不過百五十餘尺，勢分兩頭，自北而南，中有高徑如蜂腰，闊處近丈，狹處亦六七尺，約五百步（余步二尺弱，長有八百尺）」²⁰³其中內含山長、山高、山中高徑之寬狹，極為詳細。

還有描寫自山東泗南到孔林，則云：「過泗水橋，沙土幾沒輪，……又行約三里，沙中始見數一石路接曲阜，……自泗南共又八九里而至孔林（

¹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

²⁰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9。

²⁰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9。

²⁰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

²⁰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2。

自姚村至此二十里餘），遠見孔林圍牆，長可二里餘，圍約七八里。」²⁰⁴此段先述過泗水以南至孔林的里數，再附註姚村至孔林的總距離，以遠觀描述孔林圍牆的長度以及園中的廣度，可讓讀者立刻想見至孔林圍牆的周遭長度及園景的大小。

再以登山為例：「行上山，則石路廣闊處逾一丈，尋山轉折作石磴，每六七級，必有五六步平路，兩畔砌石塗灰，如隄欄，自下而上，有三百餘磴，兼斜平之路計，不啻六七百磴。」²⁰⁵此段敘述包含登山石路的寬度、石磴的級數，如何鋪法，所用的材料，石磴的數據，還要計算協平之路，其觀察的細微用心，於此可見。

文中也有時間與里程並敘者如：「七點十八分過萬德，四十二分至張夏，自開車至此，共停車四次，或十餘分，或三十分，不能以時刻計路程，然可考者，自兗州（滋陽）至濟南，三百四十里，自曲阜至濟南，三百十里，自泰安至濟南，百八十餘里也。」²⁰⁶其中有總距離，也有分段距離，曲阜至濟南，因走姚村路線，故可知比從兗州近四十里。其丈量距離的工具，或許來自志書記載或按地圖的比例尺量，然可見其對於路程長短的重視，也讓讀者對各地點間距離有初步的瞭解，其遊玩時所具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實已非一般之旅者可比。

北京是洪棄生的祖國——清朝的都城所在地，因此對京師的描述更為詳細，如：「內城九門，外城七門，而水關之門不與焉。內城週四十二里，外城週二十八里，京城之四周，稱四十里，皇城週十六里，宮城週六里，西苑週五里，俗呼三海。」²⁰⁷又如寫太和殿：「殿基高二丈，地高七丈餘（或云十一丈，殆自地至頂計之）廣十餘丈，深五六丈，重簷三層，鴟吻四垂，殿前石陛五出石階三層，下層二十一級，上中層各九級，環以白石闌，下中兩階列大鼎，四上階鼎六，再進，兩旁列銅龜鶴各二，日圭、嘉量各一，階下左右四大銅缸，作黃色，貯水可數十斛，兩廡鐵缸二十四，所以防災也。」²⁰⁸正因為有詳細的數據，使讀者腦海中可立刻呈現太和殿的規制與大小。

²⁰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0。

²⁰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8。

²⁰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2。

²⁰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8。

²⁰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42~243。

也有至某一目的地後，採回顧式的計算里程，如過安徽貴池再右過樅陽鎮，而近懷寧：「時為七點四十餘分，自下關舟行至此，一晝一夜，蓋行七百餘里焉。」至湖北漢口則云：「自九江至此，為程六百里，自此至南京，行程千八百里，至上海約二千四百餘里。」²⁰⁹此為回顧自九江至漢口的水程，又進一步回溯至南京、至上海的里程，其各地遠近長度十分清楚。

這種重視數據的紀錄，不僅可瞭解其行程的距離遠近以及到達目的地所須的時間，亦可當作一本旅行實錄，讀之可以很具體知道他的行程內容，如以今日交通的進步發達作比較，更知洪棄生當時的旅遊的確辛苦不易，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重數字的記述，將使原本枯燥的閱讀轉化為優點，無形中成為他的寫作特色，也是賞讀其遊記的另一種思維方式。

綜觀本章所述，《八州遊記》的寫作，以古今比較呈現古今人文景觀的不同，而興起今不如古的感嘆，同時令人欽佩洪棄生的博覽群書。而對於所遊過的景點，不論大小，都作前後的回顧比較，則佩服其觀察細微，有如此高強的記毅力，而非如一般人的走馬看花，到此一遊而已，可瞭解洪棄生所注意的視角、鑑賞力及見解。至於引證詩文山水，除了仍見他的觀察細微外，更見他能將所讀詩文與景點作印證，實為不易。而廣為考查古籍，以說明考查山水地名，則見其治學的認真，必達翔實而後已，從此可看出他的個性。在四節的寫作方法探討中，深入瞭解他是一個博覽群書，觀察細微，能運用所讀印證山水，對景點的歷史地理沿革，必盡量考證求真，可作為一般旅者或撰寫遊記者的典範。

²⁰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1。

第八章 《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的關係

洪棄生於遊歷中華之後，寫成《八州遊記》的散文作品，也完成《八州詩草》的詩歌創作，兩書都是他行程的遊蹤紀錄，也是研究其完整遊歷必讀的書，而其寫作的緣由及書名，可能受到好友連橫的影響，連橫有《大陸游記》、《大陸詩草》，洪棄生則有《八州遊記》、《八州詩草》，只是二人所遊的景點範圍不同而已。本論文雖是專作《八州遊記》研究，但對於內容相同、時間地點相同的作品《八州詩草》，也應當論及其兩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八州詩草》寫作經過

《洪棄生先生遺書》中的《八州詩草》共有詩 316 題 418 首，其內容與《八州遊記》如同一體的兩面，因此研讀《八州遊記》時，必須與《八州詩草》同步閱讀，透過對《八州詩草》的解讀與詩境的欣賞，相互參照比對，才能得相輔相成的功效，而進一步對《八州遊記》的內容有全面而充分瞭解。《八州詩草》創作於何時，如何寫作，並無具體資料可供參考，然「成文本」《八州詩草》約有三分之二的作品註有寫作時間，因此筆者將其註有時間的詩約略統計，或可約略瞭解其寫作時間與過程，茲分述如下：

一、壬戌（大正 11、民國 11、1922 年）¹

此年詩作有〈基隆山遇雨留宿顏君雲年陋園〉（壬戌 7 月 20）、〈將遊中華作〉（續壬戌 7 月）、〈滯滬上即事〉（壬戌）、〈泛太湖宿洞庭出石湖〉（8 月初 7 作後添）、〈自太湖洞庭山回櫂〉6 首（8 月初 7 夕）、〈過馬當山〉（8 月 27 原作）、〈甘棠湖亭望廬山〉（8 月 28 日）、〈入廬山〉第 14 首（9 月初 4）、〈重九日盛君蓼庵遊武昌〉（9 月夜飲回作）共約 14 首。

二、癸亥（民國 12 年、1923、陰曆 2 月 16 日）

¹ 按壬戌是洪棄生出遊中華的那一年，即 1922 年，但是返家時雖是陰曆 12 月 1 日，換算陽曆已為 1923 年的 1 月 17 日，而在陽曆 2 月 16 日始進入癸亥年。

此年並無詩作。

三、甲子（民國 13 年、1924）

此年詩作有〈登武昌黃鶴樓〉2 首（2 月初 8 日）、〈出無錫望慧山作〉（6 月 14 日）等 2 首、〈北固山登望〉（7 月朔）等 9 首、〈金山變陸感詠〉（7 月初 4 日）等 4 首、〈出城訪竹林寺〉（9 月 23 日）、〈勾容道中望茅山〉（9 月 25 日）等 5 首、〈登三台洞〉（11 月 22 日）等 2 首，共約 25 首。

四、乙丑（民國 14 年、1925）

此年詩作有〈登雞鳴山〉（2 月 14 日）等 2 首、〈金陵雜詩首〉10 首（2 月 20 日）、〈過烏江口望見霸王山及廟〉（2 月 28 日）、〈過牛渚江〉（3 月）等 4 首、〈世謂華州不見華山〉（4 月 8 日）等 8 首、〈追詠泉州洛陽江橋〉（9 月），共約 26 首。

五、丙寅（民國 15 年、1926）——

由於本年的作品較多，改以列表統計如下：

〔表 5〕 丙寅（1926 年）《八州詩草》詩作表

詩	題	寫作時間	首數	總計
〈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			2	
〈眺湖口縣即事〉、〈詠石鐘山〉		五月廿七夜半	2	
〈入廬山〉等		六月初五至十五	10	
〈武昌懷古〉		六月初八	1	
〈高脊嶺看鄱陽湖〉、〈觀三疊泉放瀑歌〉		六月十七夜半	2	
〈自三峽橋南……倏然塵外〉等		六月廿十	9	
〈九江中見日出〉		六月廿四	1	
〈過武穴懷古〉〈過武穴即事〉		六月廿五	2	
〈過田家鎮……古大廟〉等		六月廿六夜	3	
〈南望見西塞山〉等		六月廿九	5	
〈過鄂城懷古清武昌縣也〉		七月朔夜	1	

〈詠武昌府南樓〉等	七月初二至廿八	18	
〈舟上夜見……爲長歌以形容之〉等	七月至初八	2	
〈九日登漢陽琴臺〉	七月初十	1	
〈過孝感縣〉等	八月初十至十一	5	
〈望信陽懷古〉等	八月十二夜至廿五 午	35	
〈柳河過睢州界〉等	八月十八日午	3	
〈碭山望梁孝王冢〉等	九月初三日至十月 廿	90	
			約 192 首

六、丁卯（民國 16 年、1927）

此年詩作有〈往返太湖紀異〉（1 月 24 日夕）、〈蘇州車驛登眺〉（10 月 8 日）、〈瑞安李茂才叔誠相遇孤山寺〉（10 月 14 日）等 13 首、〈閩中雜詠〉5 首（10 月 19 日）、〈揚州故宮行〉（12 月）等 3 首，共約 23 首。

從以上的統計觀之，有時間可考者，共約 280 首，可歸納出其寫作的概況。其在壬戌年遊覽的即興作品僅 14 首，返家後第一年（癸亥年）並無作品，真正創作的時間是在甲子年（1924）至丁卯年（1927）之間，而洪棄生是在戊辰大正 17（民國 17、1928）年陰曆二月初九日病逝，由此推算，《八州詩草》是他返家後以四年的時間完成，並非短時間內寫就，而且是斷斷續續，不是每天寫，一直至逝世前一年。而甲子、乙丑、丁卯作品也不多，而丙寅年則多達約 192 首，是創作最多的一年，也是集中精力創作的一年。至於癸亥年何以無作品，據筆者研究推測，可能是當時集中精神撰寫《八州遊記》。總之，1923 年癸亥至 1924 年甲子之間，洪棄生大多專注在《八州遊記》的撰寫，故癸亥年並無《八州詩草》的寫作。

《八州詩草》對遊覽景點的描寫敘述，形式上雖是大致按照出遊的先後順序排列，但是每一景點的寫作時間卻未必從甲子年順著寫，其中有一部分屬於跳躍式書寫，因此詩草的寫作，除壬戌年所作是遊歷當時當地有感而發外，其他都隨著何時靈感出現而意到筆隨。如他於壬戌 7 月 22 日

抵上海，而〈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二首〉卻在丙寅年寫作；遊蘇州太湖是在8月初6日，而〈往返太湖紀異〉卻在丁卯年1月24日寫；8月29日開始遊廬山，而〈入廬山十五首〉卻大多作於丙寅年。又同時遊玩的景點的寫作未必在同一年，如遊湖北武漢三鎮的作品甚多，大多作於丙寅，然〈登武昌黃鶴樓〉卻作於甲子；至福州追憶昔日遊泉州洛陽江橋已在11月28日以後，在遊覽途中屬於最後一站，而〈追詠泉州洛陽江橋〉卻提前作於乙丑年，可見《八州詩草》大多是作者追憶到某一景點時才寫，他的思路是隨意馳騁，興之所至，筆亦隨之，並不刻意依照遊覽先後次序書寫。正因為如此，其排列詩的次序，有時不一定按《八州遊記》旅程的先後敘述，如〈泛太湖宿洞庭出石湖〉應在〈往返太湖紀異〉之前，〈初到鎮江〉應在〈揚州紀遊〉之前，因此閱讀詩草必須與遊記相互對照參看，才不至覺得前後倒置。

《八州詩草》也有刊載於《臺灣詩薈》「詩鈔」一欄的作品，其時間始於民國13年8月15日第7號，終於民國14年10月15日。列表如下：

〔表6〕 《臺灣詩薈》刊載《八州詩草》作品表

《臺灣詩薈》	刊載時間	刊載《八州詩草》詩題	「成文本」寫作時間
《臺灣詩薈》(上冊)第7號	民國13年8月15日(甲子)	〈泛太湖往返〉(頁408)	壬戌八月初七作後添
		〈太湖中作〉(頁409-410)	
		〈自太湖洞庭山回櫂〉5首(頁413-414)	壬戌八月初七夕
第10號	民國13年11月15日(甲子)	〈揚州紀遊〉(頁619-620)	甲子六月廿五夕
		〈自瓜洲入揚洲〉4首(頁623)	
《臺灣詩薈》(下冊)第13號	民國14年1月15日(乙丑)	〈北固山訪古〉(頁1-2)	甲子七月朔
		〈金山變陸感詠〉(頁2)	
		〈北固山登望〉(頁5)	甲子七月朔
第14號	民國14年2月15日(乙丑)	〈焦山〉(頁69)	
第15號	民國14年3月15日(乙丑)	〈初到鎮江〉2首(頁142)、〈鎮江城南至夾山〉2首(頁142-143)、〈出入鎮江	

		〉 2 首 (頁 143)	
第 16 號	民國 14 年 4 月 15 日 (乙丑)	〈勾容道中望茅山〉 (頁 206)	甲子九月廿五夜
		〈龍潭路望隔江桃葉山〉 (頁 206)	甲子九月廿七夕
		〈下蜀港書所見〉 2 首 (頁 211)	甲子九月廿六夜
		〈望見攝山〉、〈過堯化門及太平門車站〉 (頁 212)	
第 17 號	民國 14 年 5 月 15 日 (乙丑)	〈過棲霞山〉 (頁 277)	
		〈登三台洞〉 (頁 278)	甲子十一月廿二夜月
		〈登燕子磯〉 (頁 278)	甲子十一月廿三
		〈金陵雜詩〉 10 首 (頁 283)	乙丑二月二十
第 18 號	民國 14 年 6 月 15 日 (乙丑)	〈登雞鳴山〉 (頁 347-348)	乙丑二月十四
		〈莫愁湖曲〉 (頁 348)	
		〈登雨花臺〉 (頁 348-349)	乙丑二月十四夕
第 19 號	民國 14 年 7 月 15 日 (乙丑)	〈過烏江口望見霸王山及廟〉 (頁 415-416)	乙丑二月廿八夕
		〈過牛渚江〉 (頁 416)	乙丑二月朔夜
		〈眺采石磯〉 (頁 416-417)	乙丑二月十一夜
第 20 號	民國 14 年 8 月 15 日 (乙丑)	〈北望裕溪口即古濡湏口〉 (頁 487)	乙丑三月十六日
第 21 號	民國 14 年 9 月 15 日 (乙丑)	〈世謂華州不見華山而人云無爲州中可見〉 (頁 554-555)	乙丑四月八夕
		〈過樅陽江〉 (頁 554)	乙丑四月十一夕
		〈看天門山〉 (頁 560)	
第 22 號	民國 14 年 10 月 15 日 (乙丑)	〈泊安慶城南〉 (頁 622)	乙丑四月得六月續
		〈過蕪湖〉 3 首 (頁 628)	乙丑三月十
		〈過池州見山〉 2 首 (頁 629)	

由上表觀之，刊載於《臺灣詩薈》的《八州詩草》詩作，明確知道寫作時間的，計壬戌 6 首，甲子 14 首，乙丑 23 首，未知寫作時間的 17 首，均為「成文本」《八州詩草》舊作，且只刊至遊安徽省，不若《八州遊記》刊至遊江西廬山。如比較「成文本」《八州詩草》，洪棄生乃將其於壬戌、甲子、乙丑之作原樣或稍加修改再投稿，如〈泛太湖往返〉乃將原詩題〈往返太湖紀異〉及〈泛太湖宿洞庭湖出石湖〉合併，內容稍加變動；又如〈泛太湖宿洞庭湖出石湖〉前數句原稿為「遠櫂出胥江，曠漭無涯涘

。胥口復胥山，縹緲太湖背。遙遙七十峰，一瞥失歸義。既入太湖中，長天拍一水。夜宿莫釐巔，高躡靈威履。」〈往返太湖紀異〉前句爲「昨日入太湖，汪洋淼無際。中流沒虛空，一水浮天地。」²《臺灣詩薈》詩作則改爲「昨日過太湖（應作湖），天低拍一水。遙遙七十峰，一瞥失歸義。夜宿莫釐巔，高躡靈威履。」詩篇較短，比原作更爲精鍊。又如〈自太湖洞庭山回櫂〉原爲6首刪爲5首；又或將4首的先後次序對調；如〈自瓜洲入揚洲〉之2、3首對調；其他尚有修改字句者，如〈太湖中作〉，原稿爲「波浪湧冥冥」，《臺灣詩薈》改爲「波湧渺冥冥」，限於篇幅，僅能舉數例作說明，可見洪棄生精益求精的個性。換言之，他是一面將舊稿修改後投《臺灣詩薈》，直至停刊，一面仍繼續寫作，直到病逝前一年。

《臺灣詩薈》刊印本的另一優點，是「成文本」《八州詩草》的原稿有因字跡潦草不易辨認之處，可藉由《臺灣詩薈》校正釐清，如〈金山變陸有感〉的「妙臺雖云晞，琳宮未寂寞」，原稿模糊不清，《臺灣詩薈》則十分清楚；而「文獻本」有打字錯誤者，也可藉此校正；至於上表中有不知創作時間的作品者，亦可大略推知一二。³《臺灣詩薈》刊印本仍有其校勘價值。

² 洪棄生，《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詩草》。

³ 有關《八州詩草》之「文獻會本」、「成文本」與「臺灣詩薈本」之點校，吳福助教授在《全臺詩》已有詳細校對，可作參考。

向亦良佳山靈非我拒湖上風雲生蒼茫幻干嶽一白天無痕神旗降北渚
 往返太湖記異
 昨日入太湖汪洋渺無際中流沒虛空一水浮天地今日出洞庭不覺
 太湖細兩岸東一流斷續青山蔽遥望西南峯點之如雲野鬢不見太
 湖容奚望太湖勢中道泊橫涇中流幾可屬凌連到石湖纔傍太湖裔
 自此入閩門湖天忽長逝
 泛太湖往返紀事
 宿洞庭出石湖
 遠樞出胥江塘滌滌滌渙胥口復胥山標嶺太湖當徑之七十峯
 一臂失歸叢昨日既入太湖中長天拍一水夜宿莫愁崖巔高踞雨雲

[圖 11] 「成文本」《八州詩草》手稿
 (《洪棄生先生遺書·八州詩草》，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泛太湖往返

洪棄生

昨○日○過○太○潮○天○低○拍○一○水○遙○遙○七○十○峰○一○瞥○失○歸○義○夜○宿○莫○釐○巔○高○躡○靈○威○履○朝○來○看○包○
山○林○屋○何○俶○詭○及○歸○向○橫○涇○夾○岸○平○如○砥○流○水○若○流○虬○連○舟○若○連○蟻○曲○折○出○洞○庭○行○行○幾○
十○里○石○橋○過○幾○重○猶○見○洞○庭○尾○迴○望○石○姥○公○相○送○雨○雲○裡○犬○吠○水○聲○中○鳥○啼○林○波○底○鳧○浮○
浦○叙○多○魚○斲○占○洲○汊○人○家○渺○靄○青○岸○樹○蒙○茸○紫○村○家○貼○水○平○水○面○炊○煙○起○帆○片○貼○水○飛○遠○
望○葉○葉○耳○欲○問○桔○柚○林○微○茫○見○葭○葦○大○船○行○何○遲○小○舟○去○如○駛○出○港○入○石○湖○山○遙○水○瀾○瀾○
無○山○有○湖○天○月○澄○雨○未○止○一○櫂○繞○胥○門○滿○城○燈○如○綺○

醉歌

蘇菱槎

滂○沱○
隋○珠○莫○邪○爭○輝○光○美○人○珊○々○來○明○璫○五○陵○走○馬○事○任○俠○貂○裘○醉○臥○黃○金○床○浮○雲○須○臾○變○蒼○
狗○朱○顏○鏡○裡○不○相○守○雍○門○鼓○瑟○孟○嘗○愁○高○臺○曲○沼○已○千○秋○千○秋○萬○歲○且○醉○歌○醉○歌○一○曲○淚○
白○日○不○向○西○方○升○滄○海○無○端○忽○三○變○夸○父○去○後○何○時○回○麻○姑○狡○獪○幾○經○見○神○仙○不○老○亦○不○
死○千○年○不○見○赤○松○子○天○崩○地○坼○亦○何○憑○古○今○事○例○復○相○仍○萬○事○無○如○且○醉○歌○醉○歌○一○曲○奈○

〔圖 12〕 「臺灣詩薈本」《八州詩草》
(《臺灣詩薈》，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7年)

第二節 《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的比較

《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就文體而言，一為詩歌，一為散文，不論是散文或是詩歌，都必須是有感而發，言之有物，但是詩與文的寫作條件畢竟有所差異的。散文的特點是，以描寫真實人物、事件為基礎，允許藝術加工，形式多樣，題材廣闊，表現手法多樣化，內容可以抒情、敘事、描寫或議論，尤其不受韻律拘束，因此可以比較客觀的記述所經過的事情，或比較冷靜地考證史地，抒發議論，詳細描述，不一定要有很強的感情因素。⁴至於詩歌的藝術特點是，有強烈的抒情性，充滿濃烈的感情和豐富的想像力，其形式簡潔，節奏鮮明，音調鏗鏘，講究押韻，具有和諧的音樂美，可高度集中表現豐富而深刻的內涵。⁵再就篇幅的長短而言，散文長短不拘，詩歌則受押韻限制，短小精緻，有時無法暢所欲言，又須以散文加以闡明，因此才有內容所述相同而分別有詩歌散文不同體式的著作出現，二者所述既互不重複，又各有其特色，此即所以陸游入蜀後，既有《入蜀記》的散文作品，亦有 64 首詩歌的創作，連橫有《大陸游記》的散文作品，也有《大陸詩草》的創作之故。在創作過程中，基本上，應該是先有散文的敘述而後有詩的精鍊與抒情，但是有時可能因靈感的乍現，先以詩歌抒情，而後再以長篇散文作詳細討論敘述，並無一定的規範。《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即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八州遊記》在體式上為長篇日記體散文遊記，在此優勢下，就體式而言，可以按行程日記遊蹤，詳述所經地點，此為詩的體式所不能做到的。《八州詩草》只能按照其詩題瞭解其大略行蹤。就內容而言，遊記可以自由書寫，不受篇幅長短的限制，可作詳述，也可簡述，因此於內容的敘述則涵蓋面極廣，不但可紀遊述行、描寫山水、懷古詠史，更可兼作歷史、地理、文學的考證，抒發議論感慨、記載各種數目、寫地理方位等等，幾乎不受限制。《八州詩草》最長僅能用古體詩，短者有五言、七言律詩與五言、七言絕句，正因為體制短小，必須以文字精鍊雅潔取勝，在內容上大致只能做到描寫山水風景、懷古詠史、抒情、議論，有時也可隱含典

⁴ 參考莊濤等著，《新版寫作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頁334；莫礪鋒，〈讀陸游《入蜀記》札記〉，《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頁25。

⁵ 參考莊濤等著，《新版寫作大詞典》，頁274。

故。根據筆者的考證，《八州詩草》應作於《八州遊記》之後，因此所寫必為《八州遊記》所未述者，不能與《八州遊記》重複，如若不然則須有所超越，或補遊記之不足，具有可讀性。閱讀《八州詩草》時，如不透過《八州遊記》，很難通透其每一首詩的含義與詩旨。反過來說，閱讀《八州遊記》，如不透過《八州詩草》，也很難瞭解其感情的寄託所在，因為遊記偏向動線書寫，較少流露感情，很容易為讀者所忽視。因此研讀《八州遊記》，如能兼讀《八州詩草》，透過二書的相互補充、相互參考印證，當更能全盤瞭解洪棄生所旅遊景點的佳處所在，遊賞時心情的愉悅轉折，或因景生情，或生感慨議論，尤其更能欣賞詩的意境與文字之美，二書關係的密切，猶如一體的表裏不可分，二者合而為一，才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而本節的研究，即是透過《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相互參照比較分析，以見二書關係的密切，並能完全瞭解洪棄生遊中華時的深刻意涵。茲歸納分析如下。

一、《八州詩草》未述，《八州遊記》詳述

由於《八州遊記》是日記式散文體式，因此《八州詩草》未敘述之處，則《八州遊記》中可詳述，如以遊記的題材內容來看，除考證部分與風俗民情，詩草不能敘述以外，其他能述者亦不少，僅舉數例說明如下：

1. 洪棄生由彰化啓程出遊，《八州遊記》詳述出發的時間和所經過的地點：「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兒楸為中華之遊，初自彰化蒞臺中，越晨首途……循後瀧至中港、香山，而後倚青山，左顧碧海，潮如雪，山如屏，山海豁然可望……乘火車過錫口、南港、水返腳村，又過五堵、七堵、八堵村，共短遂四，而宿雞籠顏氏陋園……。」⁶其間詳記沿路所經葫蘆墩、大甲溪、隧道次數、后里庄、大安溪橋、苗栗舊縣、後瀧、中港、香山、新竹、楊梅壢、中壢、桃子園、鷹哥石、枋橋、臺北驛、北投、草山、錫口、南港、水返腳村、五堵、七堵、八堵村、顏氏陋園等地點，且描繪沿途所見山海風景，並陳敘相關史事，如至北投草山，見硫磺煙氣瀰漫，乃略記郁永河開墾硫磺之經過云：「故康熙間自福州遣倅來淡水取硫磺製火藥，即是處也。其時山皆榛莽，地為番域，鬼魅蛇虺之窟，土膏泉肥，磺

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遊記》。

氣之發，巨石滄滄浮動，一鑊所煮，得礪至五百觔，載在當時武林郁永河日記，今則地面已竭，藏諸地下者，非機器不能出也。」⁷讀此段遊記，既能知其詳細的遊蹤，又能得到相關景點的歷史知識，此於《八州詩草》則未見。

2. 洪棄生抵達上海後，《八州遊記》中不僅印證書上記載上海的歷史沿革，並考訂地名古蹟，考證吳淞口即三江口所在，又將其近代史上的戰略位置加以評論，分析其地理形勢，又注意各方銳意經營上海的盛況、對上海的古今作比較、觀察中國海關比臺灣寬鬆，憂慮上海的未來等等，⁸凡此有關上海詳細的描述及考證，可作為瞭解上海古今地理、歷史演變的參考，此考證部分為《八州詩草》所未述。

3. 洪棄生對於歷史古蹟，在遊記中多詳細陳述其景緻及經營經過，如遊蘇州留園則云：「園本嘉慶間劉觀察蓉峰因前明徐囧卿舊址經營，號碧寒莊，亦名劉園；咸豐庚申粵亂獨幸不燬，光緒初為盛旭人所購，攘剔蕪穢，改名留園，廣至四十畝，迴廊曲宇，轉折不盡，水榭樹石，位置雅觀。」⁹詩草則未見對此古蹟的描述。

4. 《八州遊記》也有抒寫遊覽各地時的心情，如至江蘇鎮江驛看見「兩岸楊柳，一水芙蓉，名山西峙，終日輾轉繭困，襟懷頓豁。」¹⁰寫景兼抒情。而詩草〈初到鎮江〉二首則云：

青山擁人面，楊柳連江口，山自六朝時，我來六朝後。

金碧壓江南，雄秀壓江石。借問京口兵，何如京口酒。¹¹

只有寫景並無感情的抒發。

5. 遊金山寺的金山塔，登高遠望四處山水，遊記描述：「焦山、象山、北固山、銀臺山、鎮江城，近在眼底；西北大江，茫茫無際，江中之舟無數，山下江田碁布。……舟如織梭，或泊外岸，自高俯視，見飛鳥之背，終日跋涉，至此大豁塵襟，與渡頭之臨大江，有天凡之別矣。」¹²登高遠

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

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6。

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7。

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

¹¹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0。

¹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8~29。

望，可以欣賞美麗的山水風景，可以洗滌閉塞的胸襟，使遊子忘卻旅途的勞累。然詩草的〈金山即目二首〉則寫：

吞江亭下妙高臺，臺外江光靜不埃。

楊柳兩灣雲兩塢，吳舟鳧水入山來。¹³

只著重寫景，未見抒情。

其他如沿途記載瑣事，如天氣狀況、旅途中的甘苦，在遊記可隨意記載，然卻為詩草體式所不能。

二、《八州遊記》未述，《八州詩草》詳述

1.《八州遊記》中洪棄生的啓程只寫經過地點、白描風景，但對於剛從臺中乘火車出發，準備壯遊的心情，完全未作描述。《八州詩草》在〈將遠遊在臺北路作〉：「……不圖臺北路，群峰先萋萋。有如赴汪洋，河伯先海若。……山水交滌洄，紅塵供插腳。我車風雷馳，我神尻輪躍。一出雞籠山，一身脫塵縛。俯仰洪渡中，天地入冥冥。」¹⁴此首詩描寫離開彰化家鄉前往臺北，一路所見景緻，其心情的愉悅痛快，有如車輪的快速飛躍，而火車出雞籠山後，更有脫離塵俗束縛，投入冥冥天地之中，心胸隨之開闊。另有〈將遊中華作〉，詩中對將遊中華充滿無限憧憬與嚮往：「……棲棲入名山，遠與禽向儔。向禽亦何易，蹤跡巢許侔。……陸中誠阻艱，尚有桃源留。……我欲窮天闕，安得崑崙邱。中原軒轅都，勝蹟神禹州。乾坤雖莽莽，軌路自悠悠。列子御風行，域外期一周。」¹⁵遊記則完全未描述此行壯志凌雲之心情。〈將泛海入中華作〉，則因即將乘船泛海進入中華，其心情更爲高亢，期待也越高：「……五嶽三山禽慶志，五湖四海范蠡風。久閉島上如樊籠，山水瑟瑟無歡悰……必以雙屐踏萬重，一躡岱頂登高嵩。昂頭渺渺白雲峰，手擷仙人青芙蓉。歸來袖裏乾坤大，遊筇且化葛陂龍。」¹⁶此亦爲《八州遊記》所未述。以上三首對於洪棄生從彰化出發往臺北至雞籠，最後即將乘船進入中華，其心情的起伏轉折以及豪情壯志，都表露無遺，可瞭解其內心世界，遊記則完全未描述此行躊躇壯志的心情。

¹³「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9。

¹⁴「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

¹⁵「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2。

¹⁶「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2。

2.《八州詩草》〈雞籠山遇雨留宿顏君雲年陋園〉詳細描寫雞籠風雨交加的情景，不僅可得知陋園主人為其好友顏雲年，更可看出他猶恐天候不能成行，導致擔憂不能成眠的心緒：「風雨四山來，山外開曙色。潮聲吼如雷，海上猶深黑。雨止風怒號，風鳴雨淅淅。開門望曙光，巨燈懸竿側。殿氣逼人青，林煙散天碧。我為候船來，望之心慌惕。賴有賢主人，珍重慰羈客。遠客夜未眠，毫光明滿室。宗慤萬里風，宗炳萬里志。」¹⁷寫天候極為生動，可感受到風雨交加之狀。而遊記只提及顏氏陋園，描寫其庭園結構，寫風雨只用：「竟夜大風雨，園中電燈如晝，翌日風雨蕭蕭。」純以白描，平舖直述，未能如詩草所描寫：「我為候船來，望之心慌惕。賴有賢主人，珍重慰羈客。遠客夜未眠，毫光明滿室。」可深刻感受旅人的心情恐懼與急切，雖然惡劣的天候，也不能阻擋他懷抱宗慤、宗炳的雄心壯志。

3.抵達上海後，有〈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2首，其一：「遙從海外入吳淞，空際樓臺目未逢。傑侏無人非聶耳，猙獰有國似穿胸。三山市浮妖蜃，一路珠宮動睡龍。雷靦電鞭長震地，果然萬派此朝宗。」其二：「只今黃歇為洋鬼，自昔孫恩亦水仙。海上魚龍驚不夜，江中蛟虯聚成冤。」¹⁸由於洪棄生至上海後，為經濟考量，改到租界的南京路居住，因此所見都是外國人，包括英、法、美、日四國，此皆因鴉片戰爭失敗，於道光22（1840）年親差大臣耆英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訂立上海等五口通商，而侵入上海租界。¹⁹因此詩中描寫在上海租界地所見外國人的形象，面貌猙獰如同《山海經》的聶耳、穿胸國，將他們視為異類，仍充滿排夷思想。因為洋人的陸續來到，使得上海日益繁盛，成為十里洋場，如同浮現海上的海市蜃樓，有夢幻之感，而人潮往來，車馬震動熱鬧的景象，雖使他驚嘆上海的萬派朝宗的進步繁華，但是最令他慨嘆感到遺憾的是孫中山建立民國，也無法將這些租界地的洋鬼，驅逐國境。雖是如此，然對未來仍充滿期待：「此間應有桃源地，安得長河洗濁涎」，對國家的憂心忡忡，

¹⁷「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2。

¹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3。

¹⁹參見《洪棄生先生遺書·八州遊記》，第8冊，卷1，頁13~15。（以下簡稱「成文本」《八州遊記》）此一史事，簽約議和者，應為耆英，洪棄生誤作祁善（琦善），琦善所簽實為「穿鼻草約」。其內容在第4章版本之「成文本」與「臺灣詩叢本」有引全用文。

流露於詩中。而《八州遊記》只有考證上海的地名沿革，批評其奢華之風，預想風俗敗壞之未來後果，未如詩草對上海所見所聞，以及對洋鬼占據租界地的心情描述。

4.《八州詩草》〈滯滬上即事〉描寫到上海因事耽誤，未能按照預定行程遊覽，在申江無難度過中秋的心境：「滿擬神臯行萬里，無端申浦度中秋。吳淞月色澄如鏡，揚子江聲靜不流。我馭欲窮南北路，颺輪何日過徐州。」²⁰這種焦慮心情，從詩中可以讀出其在出遊過程中種種的心情轉折，有興奮也有失望，而遊記則未見描述。

5.在洪棄生所遊山水中，最令他心曠神怡的要推太湖與廬山。對遊山玩水的遊客而言，最不喜遇到天雨，但是對洪棄生而言卻能隨遇而安，反認為能增加景色迷濛之美，在心情上自我調侃幽默一番，如〈遊太湖遇雨〉云：「笑我遊名山，常有隨車雨。今來太湖中，雨意復如許。我非東吳精，亦豈洞庭侶。一往旋復回，何必雲雨阻。或者洞庭君，為我洗塵緒。此意亦良佳，山靈非我拒。……」²¹認為下雨是洞庭君為他洗卻旅途的塵緒，其心胸何其瀟灑，但是《八州遊記》並未道及其內心深處對雨的感受。

6.《八州詩草》〈合肥張君邀同攝影湖上〉：「我來西湖上，一看煙水景。相逢廬州客，邀我同攝影。寺中有雅僧，伴我遊路永。適自山陰回，又宿孤山頂。三人百東坡，湖山不孤冷。」²²由此詩可見他在遊西湖時，還有合肥張君邀他攝影，他的善與人交，使他在旅途中並不孤單，後兩句看出他的幽默感，在遊記中則未見敘述。

7.《八州詩草》〈瑞安李茂才叔誠相遇孤山寺酷愛余詩文集邀遊鴈宕願為東道主余以遠遊歷半載方自會稽還未得如願賦此以為後遊之券〉云：「…溫州有客邀我遊鴈宕，我魂已掛三十六峰間。……霞客一再循鴈湖，峰頭蕪草亦波瀾，……君為鴈宕作主人，主賓應盡名山歡，再把余詩展向鴈宕看。」詩中對《徐霞客遊記》所寫的鴈宕山充滿嚮往之情，但對不能應邀前去，卻有些遺憾。此詩又可看到他在西湖孤山寺還新結識瑞安李叔誠茂才，因喜愛其詩文，邀同遊鴈宕山，可見二人之惺惺相惜。此在遊記中

²⁰「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3。

²¹「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4。

²²「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01。

亦未見。以上二首新結識的朋友在《八州遊記》並未提到，因此可以補充第三章遊中華後收穫中結識新朋友的部分。

8.一般遊記在結尾時，多有遊後感或總結，但是《八州遊記》並無此心情的描述，只根據至福州應試後「當日所作詩題及細註，彙訂而成」，亦即〈凡例〉所云「至於入閩已成倦鳥之翼，故殿以少年遊蹤。」顯得簡約，然《八州詩草》最後一首詩為〈遊中華歸後偶得〉4首，錄之如下：

洛汭商徐到兗州，黃河泰岱一朝收。山東歷下風光好，
泛卻明湖上酒樓。
青山萬疊更千峰，萬里長城又幾重。明月滿天冰滿地，
飛車破峽出居庸。
吳越燕齊楚豫山，一時看盡好山還。更從渤海來東海，
閩嶠千峰四顧閒。
華夏清遊劇半年，老懷負卻好江天。秦淮河上西湖裏，
不喚笙歌載酒船。²³

此為洪棄生遊後對景點的總回顧與遊後所感所得，從詩中可以瞭解他遊覽後心情的愉快與收穫，對於自己能遊遍中華雄麗的山水十分滿意，充滿豪放之氣，尤其偏好的北方的特殊景致，如萬里長城與居庸關，但是對於「秦淮河上西湖裏，不喚笙歌載酒船」，似乎也有一絲絲的遺憾，此在遊記並無記述。以上所舉，大略可知《八州遊記》所未提到的，在詩草中可看到詳細補述，尤其著重內心情緒的轉折描述，亦即在《詩草八州》中才能瞭解他的感情深處。

三、《八州詩草》詳述，《八州遊記》簡述

在遊記中可能為避免影響行文敘述，有些應深入詳細分析，抒發感懷之處，反而簡單帶過，或許正如張靜茹所說：「刻意淡化作者主體書寫策略策略，或是將此次旅行定位在印證歷史，如此將情感留白的方式反倒帶來更多大的想像空間。」²⁴認為洪棄生詩文偏好動線式描寫，並不流露太多個人情感，因此讀者於閱讀時可能因此而忽略，以為洪棄生不重視此一

²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2。

²⁴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頁144。

部份，但是在讀《八州詩草》時，會發現詩中有加以補充詳述，此一部份的內容，偏於詠史懷古、評論、詠歎，屬於情感抒發，從詩中可更瞭解洪棄生的內心世界，發人所未發，也因此更加深對遊記閱讀的興趣。茲舉數例，以見《八州詩草》的重要性。

1.洪棄生自南京下關過江至浦口，改走長江水路，一進入安徽即見烏江，遊記中僅將其自秦至清朝地名的演變略述，對於楚漢相爭，項羽自刎烏江的史實作簡述，並未作任何感情陳述：「項羽戰敗自垓下來，亭長艤州烏江，即在此上流，其西陰陵山，即項羽迷道處。」²⁵但是在詩草〈過烏江口望見霸王山及廟〉中卻爲之發出長嘆：

渡江八千人，垓下一朝散。艤州此上流，虞兮終古怨，誰知閱世後，威烈空山冠。廟貌凜千秋，靈風憑兩岸。長陵土一坯，項廟江東半。韓弓久已藏，楚歌今長嘆。烏騅亦馨香，不同炎火斷。
……本紀立當時，公論早應判。……²⁶

詩中慨歎項羽兵敗，自刎垓下，雖未能完成霸業，然千古以來，後人能爲其立廟，崇其威烈，與虞姬、烏錐馬齊享俎豆馨香，流傳久遠，勝過劉邦、韓信，司馬遷並以本紀以讚之，對成王敗寇的說法，抒發他的論斷與史觀。

2.洪棄生遊鎮江金山時，發覺：「金焦二山本在江心，金山在西北，舊云去城七里，數十年來江邊漲沙，遂與陸接，今惟一水如溝，……孰知千年後金山起陸也耶。」²⁷僅略述金山演變過程，未見有深入的抒情，但是詩草〈金山變陸感詠〉：

金山如湘君，中流危插腳，大地將變遷，一朝忽起陸。……浮沈俱已非，顛倒何其速。而此立江干，猶可仰遼廓，失水邇塵環，冬窮先夏濁。我從熱海來，喜識山面目。靈山倘有靈，我欲訴胸曲。一溺至於今，何以脫諸梏。聞說山當時，亦遭赤眉毒。如來無完膚，與我同慘蹙。今已換金身，無異西天樂。寶塔凌天風，袈裟飄簌簌。
。……²⁸

²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2。

²⁶「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6。

²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7~28。

²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9。

僅僅山川風土的變遷，竟能引發他如此深刻的感觸，和許多天馬行空的遐想，如僅讀遊記，則無從知其內心所思所想，而其對山水變遷後的感嘆，為常人所無，其所操慮亦超乎常人。

3. 洪棄生對三國史事頗感興趣，因此在《八州遊記》多處提及，尤其是火燒戰船的赤壁，他頗多考證。當行至黃岡時，有同舟長沙士人張蘊齋指云：「西北江岸屹立處，謂是赤壁山，余望之，乃江上高阜，非為武昌獅子山，東坡兩遊赤壁，賦周郎困孟德，皆在於此。」²⁹ 僅作地理考證及文學典故敘述，以下則敘述江、漢之間有五赤壁，黃州、嘉魚、江夏、漢陽、漢川以及各家的說法，並未發抒感慨。但在《八州詩草》則有懷古之作，比《八州遊記》充滿了感性，其〈過黃州赤壁懷古〉云：

長江五赤壁，茲以東坡名。古來赤鼻山，遂作黃蓋營。劉郎守樊口，安得下曹兵。……公瑾誠可兒，子敬亦老成。若非此二雄，未可笑景升。……東坡處處遊，藉此恣豪情。星稀鴉繞樹，月白鶴飛鳴。斗酒可以飲，橫槊可以輕。二賦自千古，六朝未兩并……慷慨來賦詩，一笑大江橫。³⁰

雖然蘇東坡兩篇〈赤壁賦〉並非真正赤壁戰爭發生之處，但洪棄生對三國英雄以及蘇東坡的豪情，極為欽佩。此一心情的流露，為《八州遊記》所無。

4. 當洪棄生由湖南返湖北時，經過嘉魚縣時亦考證此地赤壁並非孫曹作戰處，認為清高宗《御批通鑑輯覽》以為在嘉魚縣西北濱是錯誤的，其云：「余按是處（即嘉魚縣）所對江南岸，有赤壁，蓋五赤壁之一，……嘉魚赤壁，實在縣南七十里。」³¹ 因此〈過江夏赤壁三國戰地〉再次詠三國事：

……黃州之赤壁，敵鞭無許長。嘉魚之赤壁，未甚迫吳疆。漢川漢陽間，但隔水一方。當時龍虎士，諸葛與周郎。鼎足算形勢，大計定柴桑。一火走曹瞞，不待東風颺。舟到赤壁下，惆悵古戰場……回首華容道，烏啼夜月涼。³²

²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9。

³⁰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32。

³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5~126。

³²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42。

對於赤壁戰爭的成敗，有不勝蒼涼之感，但在遊記卻讀不出他的心情感受，因此兩書同時研讀，可瞭解洪棄生的史識。

5.《八州遊記》過赤壁後有云：「左至大軍山，尤三國後古今有名戰地」，³³詩草〈過大軍山懷古〉，則以長篇古體詩敘述三國作戰的經過：

揚舡過赤壁，北岸見林邱。云是大軍山，大戰曹孫劉。戰地殊乃屹，戰跡竟千秋。自此江南定，江東保下游。稱孤與道寡，大貴孫仲謀。……況有劉琦輩，憑將故土收。本非孫家物，取之夫何尤。若論炎漢地，分比孫氏優。大旆入南郡，坐鎮自悠悠。如何斷斷爭，予取復予求。遂使荊門征，竟作債臺休。……鄙哉吳阿蒙，狗盜攫荊州…³⁴

詩中評論孫劉為爭奪荊州所發生之恩恩怨怨，並認為呂蒙之得荊州，乃為狗盜手法，表達他的對此一史事的看法。其懷古仍站在劉備漢室的立場，既有懷古又有評論。由此觀之，《八州詩草》中的懷古詠史，有大部分是在補述《八州遊記》所未道的史事及感懷。

6.洪棄生由徐州乘津浦鐵路行經山東鄒縣，雖知有亞聖孟子之孟林、孟母廟，但是他「急於謁曲阜陵廟，不能滯信宿以瞻仰」，³⁵只能在車上望之，讀者必覺他何以厚孔子而薄孟子，但是詩草做了補述，其〈鄒縣望亞聖孟林感作二十四韻〉之五言古體詩共 48 句，回溯孟子的主張，將他對世教的功勞，總述一遍，並感慨今日道德衰微：

當時戰國初，縱橫日驅騁。計利而忘義，政苛刑亦猛。維公標王道，仁義日彪炳。諸侯雖柄鑿，後王得修綆。今乃道復頹，紀剛無人整。大賢不再生，入東翳黑眚……學堂修七篇，僂言或可省。狂瀾雖難平，洪獸亦難逞。……林樹杳靄間，望之頻引領，我欲拜馨香，下車徒猶永。至今宣憲寺，鄒鄰蔭光景……。³⁶

充分表達他對孟子功績崇敬之意，只是受限於行程不能一一致意。

7.遊西湖葛嶺時，遊記只提及「嶺麓有洪忠宣公祠、葛蔭山莊、智果寺

³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6。

³⁴「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42。

³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7。

³⁶「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62。

。」³⁷詩草則特別作〈葛嶺洪忠宣廟留題〉詩悼念洪忠宣公忠心愛國的志氣節操，可比蘇武：

忠貞氣繞煉丹臺，廟貌千秋葛嶺開。鶴識鶻聲無限恨，龍髯馬角有餘哀。祀同浙水吳山永，人自冰天雪窖來。可嘆朝端蘇屬國，冷官亦惹檜枝猜。³⁸

可知其心中仰慕者為乃有氣節愛國之士。³⁹迨遊至「三潭映月」，遊記只云：「右為浙江先賢祠，祀呂留良、黃宗羲、齊周華、杭世駿四位」，⁴⁰詩草則特別懷詠四賢中的杭世駿，⁴¹作〈三潭四賢祠見杭堇浦位詠三首〉稱讚其雖因直言得罪乾隆遭黜，然其士節與文章卻如山川常在，茲舉其第三首觀之：「翰林雖失此逍遙，士氣山川未寂寥。唯諾盈廷三百載，有清終不及明朝。」⁴²更證明洪棄生所尊崇的都是有氣節之士及忠臣烈士。

8.洪棄生遊葛嶺，遊記只對葛嶺附近遊地作一般的介紹，例如此地原為晉葛洪古蹟，築有抱朴廬、賈似道半閒堂、古葛嶺院、葛公廟、煉丹臺等古蹟；⁴³《八州詩草》〈循寶石山登葛嶺訪仙蹟並弔往蹟放歌〉則比遊記更見趣致，如：

層層蹬道入雲霄，嶺頭疑有神仙朝。葛仙仙嶺何迢嶢。我在西潮朝復朝，葛仙嶺下逢仙樵。仙靈指我路，抱朴人在雲中招。……鮑姑裙帶化仙蝶，葛公藜杖為仙橋。……下時天風忽送我，孤山白鶴落翛翛。⁴⁴

全詩以「仙」字貫穿，充滿了幻想與豐富的想像力，為遊記所無。

9.洪棄生遊西湖宿孤山廣化寺，在遊記中只提及「十一月十四日早起

³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8。

³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93。

³⁹按洪忠宣公為洪皓之諡號，鄱陽人，字光弼，宋高宗時曾奉命使金，金人迫仕劉豫，不屈，因流遞冷山十五年始還，高宗褒其忠雖蘇武不能比，後為秦檜所疾，謫徙而卒。參見〈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子适、遵、邁列傳〉，《宋史》，卷 373，臺北：文化大學，1982 年。

⁴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5。

⁴¹杭世駿，字大宗，別字堇浦。乾隆時授翰林院編修，後因言滿州人督撫者過多，被斥革職，終身不售，罷歸後，主揚州安定書院，晚歸里。參見《清史列傳》卷 71，〈文苑傳〉，附見於杭世駿《道古堂外集》，臺北：大華出版社，1868 年影印。

⁴²「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94。

⁴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7、298。

⁴⁴「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93。

，為會稽之遊，挾僧珍灝肩輿同行」，⁴⁵看不出與僧灝有何深厚感情，但是詩草卻有〈即事贈廣化寺僧珍灝〉2首云：「扁舟來往命尋途，看盡江山似畫圖。吳越有僧同攬勝，鏡湖過後遊西湖。」「廣化僧樓坐上重，四圍山色繞湖濃。湖心月印三潭好，聽盡南屏遠寺鐘。」⁴⁶原來洪棄生遊西湖都是由珍灝陪同導遊，因此二人已成爲好友，使西湖之遊十分盡興，如只讀遊記則看不出這些細節與新結識朋友。

10.《八州詩草》中的〈追詠泉州洛陽江橋〉及〈閩中雜詠五首〉應是行程的最後兩首，然而在此2詩題之後，卻尚有〈揚州故宮行〉、〈武昌故宮行〉、〈南苑故宮行〉、〈遊華歸後偶得四首〉等4個詩題，經比較《八州遊記》的內容，在遊揚州時僅述及：「城中見康熙、乾隆時南巡行宮，尚極美麗，外有東華、西華二門，甚威儀，時為軍邸，有兵鵠立門外。」⁴⁷未見有進一步深入感情的描述，然《八州詩草》卻能知其內心的傷痛，對於當時國勢凌夷，無限感慨，尤其是憂心戰爭再起，在52句古詩中不斷回想揚州故宮當年的繁華不再，諸如：

廣陵花，今零落。處處花飛不見人，但見離宮在城郭。離宮尚威儀，可憐異早時。邗江舊江水，不照舊宮眉。……東華西華兩門中，春花秋月愁吳儂，春風已去月明空。往時大駕幸揚州，二分明月十分秋。……迴憶南巡臨幸日，平山萬綠娛宸顏。沔臺螢苑今已荒，月明偏照平山堂。蕃釐觀裏瓊花死，迷仙樓下蔓草長。……古來帝王威力俱有限，一朝宸跡何足傷。所傷燹火到雷塘，竹西歌吹永愴涼。⁴⁸

他所擔心的是「宮門今何陳，珮劍鳧趨是民國，捧槍鵠立非王臣」，民國的軍閥占據宮門，已不是當年清朝的王臣，最後慨嘆帝王的威力有限，歷次的戰爭使揚州昔日繁華不再，洪棄生的憂傷哀痛不可謂不深。

至於遊至武昌墩子湖，《八州遊記》文中著重描述明代賀逢聖殉難於此，稱其忠烈，僅附帶提及：「北湖畔有南巡宮，尚完存。三進尚蓋黃瓦，然威儀崇大，遠不及揚州，揚州今為軍營，此則作烈士祠，而兼銀行講

⁴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99。

⁴⁶「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01。

⁴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3。

⁴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0。

習所，蓋武昌有造幣局，前鑄銀，今兼製票。」⁴⁹也未見任何感傷。但是〈武昌故宮行〉追溯自漢武帝以來在武昌的功業，稱讚其威武：「漢武遠來歌盛唐，橫舟射蛟出縱陽。……水軍組練鋪江浦，翠華駐處旌旂揚。侍從洲邊賦鸚鵡，禁旅山巔騰鳳凰。」然他的憂心從洪楊太平之亂開始，幸有胡林翼等中興之士平亂，使人民免於災難，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民方幸免青犢，世途乃又換紅羊。大別山頭鳴礮火，漢陽門外落欃槍」，接著辛亥革命與軍閥作亂，使得「駭浪驚濤盈七澤，淒風苦雨遍三湘。」百姓無辜受到波及。「漢皋夏口成三鎮，一瓢群兒爭奪攘，日暮瞻鴉止誰屋，老翁愁痛倚宮牆。」⁵⁰洪棄生慨嘆盛世不再，而後知辛亥戰爭，軍閥亂國，百姓在亂世中遭殃，洪棄生心中的愁痛，真如詩中的老翁倚宮牆，夫復何言？

洪棄生遊罷北京準備返上海，經豐臺望見東南有南苑，乃記云：「距永定門可二十里，為前清遊獵地，大三四十里，光緒放與人民墾耕，行宮數處皆傾圮，而一處完好者，今為兵營（檢閱馮玉祥駐此）。」⁵¹然讀詩草〈南苑故宮行〉小序，知其並未親自到南苑，而是其子洪樞前去一遊後所告知，卻因此引起其對清朝盛況時深切的懷念：「盛時郊外巡行地，千官萬騎來朝參。紅牆紫陌環銀海，星旂霧旆連犀函。……有時悅豫施恩厚，皇風澤及康衢叟。長楊館裏聽鐃歌，平樂觀前看射耦。」雖說自清德宗開放人民墾耕後，一切尚平安無恙，然仍使他想起洪秀全、楊秀清、袁世凱等的亂國，軍閥佔據行宮，此時不禁感嘆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想落空，軍閥之禍反甚於外夷侵略。在此詩中，洪棄生除前引〈遊大內宮殿感賦長歌〉外，再度批評孫中山建立民國的缺點：

誰知一旦起塵氛，大盜柄國日紛紛。黑劫紅羊震畿殿，青絲白馬滿榆粉。此時西園歸歸七貴，此間南苑駐三軍。天下為公總空說，焚壤更甚氏胡羯。⁵²

由此詩中，可以看出洪棄生所傷痛的是國家情勢的每下愈況，憂國之心，流露詩中。如僅讀其遊記，實無法窺知他內心的感情深處，是如何的憂國

⁴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5。

⁵⁰「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1。

⁵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75。

⁵²「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2。

憂民。

因此，凡在遊記中只稍提及，以輕筆帶過，表面上並未見洪棄生有任何感情敘述或感慨處，必須從詩草詞才可瞭解其內心深處的看法，知道他所不為人知的一面。為使更清楚看出二書內容的詳簡，茲列表如下：

〔表 7〕 《八州遊記》簡述、《八州詩草》詳述對照表

詩 題	《八州詩草》	《八州遊記》
〈過烏江口 望見霸王山 及廟〉	「渡江八千人，垓下一朝散。 。艤州此上流，虞兮終古怨， 。誰知閱世後，威烈空山冠 。廟貌凜千秋，靈風憑兩岸 。長陵土一坯，項廟江東半 。韓弓久已藏，楚歌今長嘆 。烏騅亦馨香，不同炎火斷 。……本紀立當時，公論早 應判。……」(頁16)	「項羽戰敗自垓下來，亭長艤 州烏江，即在此上流，其西陰 陵山，即項羽迷道處。」(頁 52)
〈金山變陸 感詠〉	「金山如湘君，中流危插腳 ，大地將變遷，一朝忽起陸 。……浮沈俱已非，顛倒何 其速。而此立江干，猶仰遼 廓，失水邇塵環，冬窮先夏 濁。……」(頁9)	「金焦二山本在江心，金山在 西北，舊云去城七里，數十年 來江邊漲沙，遂與陸接，…… 孰知千年後金山起陸也耶。」 (頁27~28)
〈過黃州赤 壁懷古〉	「長江五赤壁，茲以東坡名 。古來赤鼻山，遂作黃蓋營 。劉郎守樊口，安得下曹兵 。……公瑾誠可兒，子敬亦 老成。……東坡處處遊，藉 此恣豪情。星稀鴉繞樹，月 白鶴飛鳴。……慷慨來賦詩 ，一笑大江橫。」(頁32)	「黃岡西北江岸屹立處，謂是 赤壁山……東坡兩遊赤壁，賦 周郎困孟德，皆在於此」，(頁 99)、「余按是處(即嘉魚 縣)所對江南岸，有赤壁，蓋 五赤壁之一，……嘉魚赤壁， 實在縣南七十里。」(頁125)
〈過大軍山 懷古〉	戰地殊乃蛇，戰跡竟千秋。 自此江南定，江東保下游。 稱孤與道寡，大貴孫仲謀。 ……況有劉琦輩，憑將故土 收。本非孫家物，取之夫何 尤。」(頁42)	「左至大軍山，尤三國後古今 有名戰地」(頁126)
〈鄒縣望亞 聖孟林感作 二十四韻〉	「當時戰國初，縱橫日驅騁 。計利而忘義，政苛刑亦猛 ，維公標王道，仁義日彪炳 。諸侯雖柄鑿，後王得修鯁 。今乃道復頹，紀剛無人整 。……學堂修七篇，儻言或 可省。狂爛雖難平，洪獸亦 難逞……」(頁62)	城北三里有亞聖陵，亦曰孟林 ，在九龍山、馬鞍山之間，松 楸森密，規制之大，次於孔林 ，孟母墓在馬鞍山麓，惜與余 急於謁曲阜陵廟，不能滯信宿 以瞻仰。(頁187)
〈循寶石山	層層蹬道入雲霄，嶺頭疑有	此地原為晉葛洪古蹟，有抱朴

<p>登葛嶺訪仙 蹟並弔往蹟 放歌》</p>	<p>神仙朝。葛仙仙嶺何迢嶢。 我在西潮朝復朝，葛仙嶺下 逢仙樵。仙靈指我路，抱朴 人在雲中招。……鮑姑裙帶 化仙蝶，葛公藜杖為仙橋。 ……下時天風忽送我，孤山 白鶴落翛翛。（頁93）</p>	<p>廬、半閒堂、古葛嶺院、葛公 廟、煉丹臺等古蹟。（頁297）</p>
<p>〈葛嶺洪忠 宣廟留題〉</p>	<p>「忠貞氣繞煉丹臺，廟貌千 秋葛嶺開。鶴識鶻聲無限恨 ，龍髯馬角有餘哀。祀同浙 水吳山永，人自冰天雪窖來 。可嘆朝端蘇屬國，冷官亦 惹檜枝猜。」（頁93）</p>	<p>「嶺麓有洪忠宣公祠、葛蔭山 莊、智果寺。」（頁298）</p>
<p>〈三潭四賢 祠見杭董浦 位詠三首〉</p>	<p>翰林雖失此逍遙，士氣山川 未寂寥。唯諾盈廷三百載， 有清終不及明朝。（頁94）</p>	<p>右為浙江先賢祠，祀呂留良、 黃宗羲、齊周華、杭世駿四位 。（頁295）</p>
<p>〈即事贈廣 化寺僧珍灝 〉2首</p>	<p>「扁舟來往命尋途，看盡江 山似畫圖。吳越有僧同攬勝 ，鏡湖過後遊西湖。」「廣 化僧樓坐上重，四圍山色繞 湖濃。湖心月印三潭好，聽 盡南屏遠寺鐘。」（頁101）</p>	<p>「十一月十四日早起，為會稽 之遊，挾僧珍灝肩輿同行」（ 頁299）</p>
<p>〈揚州故宮 行〉</p>	<p>「廣陵花，今零落。處處花 飛不見人，但見離宮在城郭 。離宮尚威儀，可憐異早時 。邗江舊江水，不照舊宮眉 。」「回憶南巡臨幸日，平 山萬綠娛宸顏。沔臺螢苑今 已荒，月明偏照平山堂。蕃 釐觀裏瓊花死，迷仙樓下蔓 草長。」（頁110）</p>	<p>城中見康熙、乾隆時南巡行宮 ，尚極美麗，外有東華、西華 二門，甚威儀，時為軍邸，有 兵鵠立門外。（頁23）</p>
<p>〈武昌故宮 行〉</p>	<p>「漢武遠來歌盛唐，橫舟射 蛟出樅陽。……水軍組練鋪 江浦，翠華駐處旌旂揚。侍 從洲邊賦鸚鵡，禁旅山巔騰 鳳凰。」「人民方幸免青犢 ，世途乃又換紅羊。大別山 頭鳴礮火，漢陽門外落欃槍 。」「漢皋夏口成三鎮，一 瓢群兒爭奪攘，日暮瞻鴉止 誰屋，老翁愁痛倚宮牆。」（ 頁111）</p>	<p>北湖畔有南巡宮，尚完存。三 進尚蓋黃瓦，然威儀崇大，遠 不及揚州，揚州今為軍營，此 則作烈士祠，而兼銀行講習所 ，蓋武昌有造幣局，前鑄銀， 今兼製票。」（頁115）</p>
<p>〈南苑故宮 行〉</p>	<p>「盛時郊外巡行地，千官萬 騎來朝參。紅牆紫陌環銀海 ，星旂霧旆連犀函。……有 時悅豫施恩厚，皇風澤及康 衢叟。長楊館裏聽鏡歌，平 樂觀前看射耦。」「誰知一</p>	<p>「距永定門可二十里，為前清 遊獵地，大三四十里，光緒放 與人民墾耕，行宮數處皆傾圮 而，一處完好者，今為兵營（ 檢閱馮玉祥駐此）。」（頁275 ）</p>

	旦起塵氛，大盜柄國日紛紛。黑劫紅羊震畿殿，青絲白馬滿榆枌。此時西園歸歸七貴，此間南苑駐三軍。天下為公總空說，焚壤更甚氏胡羯。」（頁112）	
--	---	--

四、《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均有描述，但各見特色

《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在內容上大致上均涵蓋記遊述行、模山範水、懷古詠史、評論慨嘆，然卻各見特色，其例甚多，仍舉數例分析如下。

1.洪棄生遊太湖，於《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均有描述，卻各有千秋。遊記寫沿路所經所見，賞石橋之美，寫婦女香客，描繪往太湖途中之美：「適微雨，西南群山，濕翠可愛」⁵³，又云：「出胥口，一白無際，雲低拍水，太湖正在南，穹窿山在西岸，舟點點如秋葉，舟行半日，至此始盪胸襟，拓眼界焉。環湖諸山，或遠或近，或斷或續，時在雨中，湖光山嵐，真覺混茫元氣。」其「濕翠可愛」、「一白無際，雲低拍水」、「舟點點如秋葉」，細膩生動的描寫，既寫景又寫情，情景交融，意境縹緲，文字極優美。《八州詩草》〈泛太湖（宿洞庭出石湖）〉詩中除了以精鍊的文字綜述遊湖經過外，也描述此種感覺：

遠擢出胥江，曠漭無崖涘。胥口復胥山，縹緲太湖背。遙遙七十峰，一瞥失歸巖。既入太湖中，長天拍一水。……泛湖猶泛海，俯仰天尺咫。及歸向橫涇，夾岸平如砥。流水若流虬，連舟若連蟻。⁵⁴

二者寫景各有可觀處。

2.洪棄生由太湖出石湖後，繼續返蘇州，作〈自太湖洞庭廻擢〉六首，其第四首：「堯峰遠映水中央，曲港灣灣見水鄉。滿岸人家滿船火，石湖過後返橫塘。」寫景極美，⁵⁵所提堯峰，在遊記中則有詳細說明典故，其為西湖七子山之最高峰，文謂：「汪荅文號堯峰，而堯峰之山猶著，則與文人平分之也。」按汪荅文即清初古文三大家之汪琬，字荅文，號鈍菴，晚年居堯峰，因以自號。洪棄生在遊覽山水時，猶不忘幽默古人，可見其

⁵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

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4。

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5。

善於寓文人典故於遊樂中，頗具情趣，然而在詩中偏於寫景，遊記則著重對此山的觀感及趣味性。

3.江西省有馬當山與小孤山，是前往廬山必經之地，洪棄生認為最得江山之妙，他對此一山水發揮文人的想像力與幽默感，遊記中直接把「小孤山」諧音稱「小姑山」，想像小姑山可與馬當山君相配，遊記中有絕妙的描寫，摘錄如下：

凌波獨立，單椒秀發，自下以上，純屬石骨，石又層層疊摺，兼有皺、瘦、透三妙，石山恆無草木，此則自西南面緣至山頭，被於山肩，遍生細秀佳樹，如美人委長髮，如髻女垂長髻；山後東北麓水際，湧生一拳石，復如漢女解佩於江皋，如繫明珠繡襦後……山中藏有礮臺，如孫夫人俠侍刀劍，以此與馬當相視而笑，恐馬當或自慙粗才，如項羽之對虞姬，莫愁湖上盧家少婦與中山侯王共有千古，小姑抑又過之，誠不以富，亦只以異彭郎磯大功坊，均卻步焉。
(余前所見數磯有彭郎磯，在小姑北)⁵⁶

讀之趣味盎然，令人對小孤山與馬當山多一份遐想，而詩草則更見幽默與趣味，〈江中三面視小孤山作小姑曲〉詩中即可知他的確有意將「小孤山」當成「小姑山」。詩云：

江中一小孤，垂髻若嬌女。小姑嫁彭郎，如何仍獨處。迢迢在中流，應有無郎愁。愁水又愁風，孤懷日向東。我向小姑背，復望小姑面。雲煙堆滿頭，迴頭笑相見。一拳立江中，上策儲火攻（小孤有礮臺）。小姑碩且武，婕妤能當熊。人愛小姑媚，我愛小姑健。微步凌空波，窈窕終不變。睥睨馬當君，糾糾倚長岸。⁵⁷

詩中時而「小姑」，時而「小孤」，「孤」字一語雙關。「彭郎磯」本名「澎浪磯」，洪棄生以諧音將二者均擬人化，使讀者在現實與幻想中不斷的交替，的確充滿趣味。如能在讀詩草之前，先讀遊記，當更能瞭解何以「小姑嫁彭郎」，洪棄生何以如此的喜愛小姑山，二書相互參看，更得賞遊風景的樂趣。筆者以為洪棄生所以喜愛小孤山，可能受到陸游《入蜀記》所描寫〈過小孤山大孤山記〉的影響，其文云：「自數十里外望之，碧

⁵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1。

⁵⁷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20。

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⁵⁸至於洪棄生何以稱「小孤山」為「小姑山」，因陸游文中曾云「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然洪棄生的寫景兼具幽默，較諸陸游更勝一籌，趣味橫生。而《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的寫景實各擅勝場，平分秋色。

4.廬山是洪棄生最嚮往的風景之一，他到江西只為遊廬山，《八州遊記》有大篇幅的描寫各景點，〈凡例〉認為「廬山之大，逾於五嶽，記中所述，不過什一，然大略具存。」他對廬山景致的描繪十分細膩，沿路所經所見無不描寫，即使是坐籐輿上廬山的情景，亦描寫細膩：「蹬道或前後高，中腰低，後行望前行之人，如在樹杪。或峰巒相夾，或峰巒在左，而絕壑在右，右為西方，為西北，時於山豁開處，豁見江流。」⁵⁹其描述所經，諸如仙人洞的「洞儕蒼崖翠壁，巖業凌空」、佛手巖上「御碑亭四座，群峰獻翠」、天池寺的文殊臺「下臨無底絕壑，凌空欲飛」，牯嶺中之「處處蒼松翠林，滴滴如珠，翠綠浸衣」，鄱口嶺的「一如澤梁，望湖直奔，如駿馬臨江，躡上其背，如坐馬鬣湖。」無不描繪生動，如現眼前。而〈入廬山十五首〉，文字技巧更見精鍊，其意境更見幽美，形容更見生動，而且充滿想像力，將所遊廬山，全部以 15 首古詩描述，其功力可見一斑。如第 1 首之「路入蓮花洞，山色落紛紛。過洞涉山椒，萬嶂疊嶙峋。石蹬雲中起，樹杪見人群。……石澗落空際，驚濤對面奔。蹬盡見牯嶺，一轉迷煙氛。巖石欲壓頭，泉聲猶可聞。」其「石蹬雲中起，樹杪見人群」，比《八州遊記》更見技巧，精鍊生動。而第 2 首寫昇仙臺，幻想「石峰橫洞前，指點仙人夢。」寫天池則幻想「不見天池龍，來戲天池浪。」增添欣賞風景的趣味性。作詩講究「詩眼」的琢鍊，其關鍵多來自動詞的妙用，〈入廬山十五首〉擅長動詞的精鍊，如「大山變態多，千奇隨一『皺』」、「隔山穿石『溜』」、「去來景不同，夕陽『變』山翠。一線大江『浮』，樹杪天風墜」、「鄱嶺如駿馬，振鬣澎澤『趨』」、「三轉見空際，飛天萬丈拋」等等，⁶⁰無不呈現與《八州遊記》描述不同的境

⁵⁸ 陸游，《入蜀記》卷 3（臺北：商務，1966 年），頁 27～28；參見楊蔭深、黃逸之，《古今名人遊記選》（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16～17。

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5～66。

⁶⁰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24～26。

界。

5.《八州遊記》對廬山三疊泉的描述極為靈動，在第五章內容探析第一節描寫自然景觀已有舉例，然〈觀三疊泉瀑放歌〉較遊記的描寫，亦令人讚嘆：

天河下與黃河通，直注廬阜之山東，山高欲下不遽下，長虹三折隨長風。一折千尺一遊龍，上中下層皆龍宮。……雪浪雲濤墜復懸，銀漢連蜷山復空。挾山倒湖入兩腋，餘沫唾落青巖嶠。……謫仙髯仙及朱子，並未見此開心胸，……我到深山最深處，九峰五老來相從。去頭青天惟一握，當面紅日無三弓。⁶¹

其寫瀑布氣勢磅礴，又充滿想像力與趣味性，可反覆吟頌。

6.廬山日出之美，是洪棄生發現的特殊景象，最為欣賞。《八州遊記》以工筆描繪，生動靈現，如在眼前。文云：

又稍頃，突如全鏡，四圍紅暉，連水互天，日旁雲霞悉紅，日體似紅非紅，丹砂不能擬，赤絳亦不似，曲為比喻，則純金初出鎔，融融活活，黃中注淡紅，可以譬之也。⁶²

《八州詩草》的〈九江見日出〉則是：

海底浴金輪，世界無此質。混茫長江中，光芒韜太乙。未止三昧明，詎同五霞色。蕩蕩水晶宮，萬道彩虹飾。須臾越近天，一食萬峰墨。⁶³

遊記與詩草的描寫各見其特色，合讀二書，更能領略其山水韻味。

7.西湖為遊覽勝地，在遊記與詩草中都有描寫，遊記較偏向於詳細描述所經過景點的介紹，包含地理沿革，如靈隱山本古時諸山之統名，然其描寫靈隱寺卻見細膩：

靈隱勝景，上為北高峰，下為飛來峰，坡詩所謂「言遊高峰塔」，又「最愛靈隱飛來孤」者也。飛來峰在寺前，高數百尺，大數百十畝，玲瓏瑰奇，通體懷石，而上戴佳樹，前人謂石骨玉潤，故生草木，中二大洞如廣廈，屈曲相通，前洞一孔透天，後洞一線漏光，

⁶¹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28。

⁶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9。

⁶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30。

故亦名一線天，二洞皆祀佛，洞內外遍鑄佛像，斷、喪、皺、透、漏之妙，幸各峰腳小洞，旁出無數峰頭，獸形鬼面，咄咄迫人，尚存化工，峰隙有泉一道，流為冷泉，匯為淙澗。⁶⁴

詩草則總述所遊，雖不如遊記的詳細，卻見文字的精鍊，有如袖珍之景，盡融練收攝在數句之中一覽無遺，其〈遊靈隱山寺觀飛來峰探峰洞步各亭澗入寺後登北高峰次韜光庵觀江海及湖二十韻〉，詩名甚長，實已涵蓋其所遊過的許多景點，而全詩僅以 200 字就已包含遊記約 1 千 1 百餘字的描寫，僅舉其中描寫靈峰寺為例：

環湖皆好山，最是靈隱秀。後轟北高山，前結飛來竇。繞寺山水幽，巖嶠山門右，山泉落琤琮，樹根蟠透漏。聞道雲雨興，常有雷霆鬪。澗聲搖天風，瀑流出石溜。洞中一線天，天半百層岫。咫尺分乾坤，曲折現昏晝。行道冷泉亭，遍看雲峰皺。⁶⁵

其中有遊記未細寫的景致：「繞寺山水幽，巖嶠山門右，山泉落琤琮，樹根蟠透漏。聞道雲雨興，常有雷霆鬪。澗聲搖天風，瀑流出石溜。」有其特色，所謂「洞中一線天」，則須與遊記相互參照乃更能瞭解。

五、《八州詩草》精鍊，須透過《八州遊記》解詩

作詩講求精鍊，然有時過於精鍊，反而不易通透瞭解旨意，尤其洪棄生喜加入有關歷史與文學的典故，常直接將典故以簡鍊的辭句入詩，如不瞭解典故，實不能瞭解全詩，此時則須透過遊記相互比對，了解詩意，將有豁然頓悟之樂，否則將陷入五里雲霧中，不知其所云為何。舉例分析如下：

1. 遊記敘述遊太湖後繞遊西洞庭山，返蘇州經石湖，訪范成大故里。在文末則提出質問，其云：「獨去時出胥口，渡太湖如滄海，回時自洞庭湖至入閘門，如行曲岸，四望無太湖，如遇蜃市幻樓被風吹去，是悶葫蘆也。」⁶⁶後來他在蘇州城之書店所看到《太湖志》才找到答案，原來回程走的路線是沿東山岸，而東山下都是大小島嶼與州澱，由於小船是在洲中行，故不見太湖。而詩草〈往返太湖紀異〉之所謂紀異，實即指此事，如只

⁶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2~293。「成文本」《八州遊記》（九），卷 12，頁 47~48。

⁶⁵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90。

⁶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

讀此詩，實不易瞭解其意：

昨日入太湖，汪洋淼無際。中流沒虛空，一水浮天地。今日出洞庭，不覺太湖細。兩岸束一流，斷續青巒翳。遙望西南山，點點如露髻。不見太湖容，奚望太湖勢。⁶⁷

但是如能參考遊記，即可知其何以題名「紀異」。

2.《八州詩草》〈鎮江城南至夾山〉二首的第1首：「日暝黃鵠山，何處戴顛宅。山嵐不見人，泉聲出澗石。」⁶⁸初看很難瞭解詩旨，《八州遊記》則云：

夾山有八公洞、九灣谷、獅子窟、蓮花洞、名雖傳會，而境實佳勝，洵幽棲處也，宋隱士戴仲若（顛）亦曾寓此。……自此不遠，有招隱山、招隱寺，亦為戴顛棲處，……余不及往；山之西南有古黃鶴山，亦名黃鵠山，宋武帝微時所遊息者，今不著。⁶⁹

將夾山的特色，戴顛為山上的隱士，黃鵠山的地理位置解釋十分清楚，然因故未能前往，故詩云：「山嵐不見人，泉聲出澗石。」因而只能想見聞泉聲出澗石，懷念之意，餘音裊裊，則詩旨明矣。

第2首的「迴坐獻花巖，不見招隱寺。杳杳林皋山，孤雲與我至。」⁷⁰亦難解詩意。《八州遊記》則云其至夾山乃為尋訪竹林寺，寺在夾山之凹，明崇禎初釋林皋曾苦修山中；寺後之山，劉宋時名幽棲山，亦名獻花巖，其後釋法融曾得道於此，成為南宗第一，如今古人已遠，只有洪棄生與孤雲至此與山相伴。⁷¹如依照遊記的敘述，第1首與第2首應前後對調，才能完全解詩，不過兩首詩都表達洪棄生對前賢的仰望，頗有懷古之情，然仍須與《八州遊記》比照互讀，始能豁然了悟。

3.《八州詩草》〈出入鎮江城〉二首之一首：「華街秋色滿，不見滿州營。出入西南郭，迴環鐵甕城。」不知此詩有何特殊旨意。《八州遊記》則云：「是夕自夾山到南門，已滿城燈火……行城中，則見前清有滿州城，駐京口副都統旗營者，今已毀，無城址。由橫街至大街，則各校學生數

⁶⁷「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4。

⁶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

⁶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3。

⁷⁰「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11。

⁷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3。

千，方提燈列隊遊行，祝雙十節。」⁷²洪棄生遊罷夾山，正值陰曆 8 月 20 日夜，中秋剛過，故詩云「秋色滿」，返回鎮江城時，則因前清滿州城已毀，故不見「滿州營」，有懷念清國之意。「鐵甕城」則指鎮江郡城，即孫權所築鐵甕城，遊記在其剛抵達鎮江時即已提及，詩中加強描寫鎮江的地理形勢，⁷³透過《八州遊記》方能完全瞭解洪棄生此詩的旨意。

4.〈金陵雜詩〉共有 10 首，每一首亦涵蓋許多有名景物、歷史文學典故、地理位置、建築景觀、興亡感慨等等，如「微茫無數前朝跡，疊嶂長江繞建康」、「獅子山頭白門路，明旗不似閱江樓」、「殘泉猶有五龍澄，四角皇城賸兩棱」、「馬蹄踏遇鍾山背，何處昭明飲馬池」、「朱雀橋空古色稀，燕飛不見舊烏衣。秦淮桃葉流如故，畫坊青溪日暮歸」、「只餘一曲殘楊柳，無復當年九曲深」、「南唐風景今安在，一簇清涼寺裏山」、「寓公好事有袁郎，士女風流映小倉。今日隨園鴻爪盡，茫茫二十四雲房」、「隨園不及龔高士，殘照秋風掃葉樓」，⁷⁴等於是對金陵之遊作總回顧，研讀這些詩，必須將《八州遊記》描述遊南京的行蹤前後對照配合閱讀。南京位於長江以南，秦漢稱秣陵，亦六朝帝都，晉稱建康，明稱應天府，清稱江寧，故云「微茫無數前朝跡」。⁷⁵獅子山在金陵城北儀鳳門左，為明太祖敗陳友諒處，在山上建有閱江樓，宋濂有〈閱江樓記〉傳世，故云「明旗不似閱江樓」。金陵城北有鍾山，城中秦淮河有昭明太子飲馬池等古蹟均已湮沒，故云「馬蹄踏遇鍾山背，何處昭明飲馬池」。秦淮水為有名的豔遊之地，古時畫坊歌船往來不絕，尤其在桃葉渡口，為青溪匯入秦淮處，隔渡即王謝烏衣巷，故云「秦淮桃葉流如故，畫舫青溪日暮歸」。明朝曾築城引水入大內作九曲，由青溪到達桃葉渡，今僅存一曲，故云「只餘一曲殘楊柳，無復當年九曲深」。金陵漢西門內迤北三里許有清涼山，北有石頭山，南唐建避暑宮於山南，後為清涼寺，故云「南唐風景今安在，一簇清涼寺裏山」。清涼寺有小倉山，袁枚的隨園在山的東麓，⁷⁶因其有女弟子，故洪棄生調侃「寓公好事有袁郎，士女風流映小倉

⁷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4。

⁷³「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9。

⁷⁴「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5。

⁷⁵「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48。

⁷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0。

。今日隨園鴻爪盡，茫茫二十四雲房。」清涼寺右畔有九華寺，洪棄生出寺門，下坡時磴至山腰右畔處有掃葉樓，為後人龔氏半畝園址，樓有自繪持帚作掃葉山僧像，洪棄生認為「隨園不及龔高士，殘照秋風掃葉樓」。《八州遊記》云「小倉山二十四山房，袁才子之隨園也，道光末遊者猶及見，今已毀成平地，僅存遺址於荒煙蔓草間，惟墓道未沒耳，名流勝蹟，不知何時得立一亭如掃葉樓。」⁷⁷掃葉樓雖孤冷，卻經得起時間考驗，勝過袁枚的隨園。由此觀之，讀此十首詩，如不透過遊記對南京各處景點的整體描述，實猶如未讀。

5.《八州詩草》〈過鄂城懷古清武昌縣〉詩，旨在懷古清武昌縣，然此詩採五言古體，引用許多有關該地典故以及地名的沿革，文字過於簡練，不易完全了解詩意。詩云：

崇墉過百雉，創自東鄂王。漢為灌嬰築，不過修舊隍。後來孫獅子，徙都出建康。食魚寧到此，江上水洋洋。釣魚臺猶在，即位壇已亡。飲酒墮臺下，吳王志亦荒。桓公督八州，威震楚四疆。植柳城西門，至今成綠竹。……坐談庾元規，乃有樓一方。⁷⁸

《八州遊記》則有詳述，⁷⁹湖北鄂城是古武昌，清代為武昌縣治，城樓高聳，楚熊渠封其子紅為鄂王，為楚之東鄂，故城為漢將灌嬰所築，兩漢為鄂縣，吳孫權改為武昌縣，後升為武昌郡，分建業之民而徙都之。「孫獅子」是對孫權的諷罵，蓋以孫權曾於城外的釣魚臺飲酒，以水灑群臣曰必醉墜臺中，認為其行為不當，故云「釣魚臺猶在，即位壇已亡。飲酒墮臺下，吳王志亦荒」。又晉庾亮（即庾元規）曾以太尉鎮守在此，有庾亮南樓。桓公即陶侃，也鎮守在此，故城西有陶公柳。最後云：「我舟過城下，最愛蘇子狂。日步樊山上，九曲亭中央。夢裡神俱往，路向西山望。」此即《八州遊記》中所云城東的樊山，又名西山，蓋以蘇東坡曾自黃州遊西山，在此建九曲亭，但是洪棄生只是路過，並未親遊，故云：「夢裡神俱往，路向西山望」，其詩所謂的懷古，含有武昌的建城經過，對孫權、陶侃、庾亮、蘇東坡等人的諷喻懷念，透過遊記，才能完全解讀。

⁷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0。

⁷⁸「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32。

⁷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6。

6.《八州詩草》有〈過錢清江即事〉詩，乃寫入浙江蕭山縣過錢清江所感，其詩云：「夜行錢清江，月光明如畫。顧望錢清堰，一錢誰消受。廉吏說劉公，漢時賢太守。一江留清名，遂覺錢塘陋。」⁸⁰其中「劉公」為誰，所述典故幾不可解。而《八州遊記》最初只提及「後漢謂蕭山有潛水，前漢謂之潘水，《水經注》謂疑即浦陽江，余按即今錢清江。……劉寵所過錢清鎮夜間望不見，自此由西湖轉入東湖，中涉錢清江。」⁸¹並不知劉寵為何許人，接著敘述遊鏡湖、若耶溪、禹王廟、禹陵、大禹寺的經過，迨敘述至返若耶溪時始云：「水注若耶溪，清照眾山，倒影如畫，漢劉寵治郡有惠政，此溪父老攜百錢餞送，余按錢清鎮即送劉寵處。」⁸²始知劉寵為漢朝官吏。此時再與〈過錢清江即事〉內容作印證，始更進一步知道劉寵為一廉能太守，故為洪棄生所崇敬，以下接著發出感嘆云：「我攜杖頭錢，清風亦兩袖。兼有月當頭，不用一錢酌。較公為不廉，千山萬壑收。」⁸³所謂「杖頭錢」，指沽酒錢，在此詩中看出洪棄生個性的幽默與清高，尚與劉寵比廉潔，因為他是以千山壑與明月當酒錢，所收比劉寵的一錢還多，讀之頗具趣味性。⁸⁴由此例觀之，如只讀遊記與詩草，其意只各得一半，但是如二書合而研讀，才能得其意旨的完整面貌。

7.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是洪棄生最喜愛的古蹟之一，其在《八州遊記》中以極長的篇幅介紹龍門山，包含其山脈源流、地名沿革、周遭建築及相關文史典故，並發慨嘆議論，讀之頓覺古意盎然。⁸⁵而詩草的〈遊伊闕西登龍門山〉先是著重寫景，如「伊水流瀾瀾，龍門青崔嵬，洞屋無蒿萊。石勝泉尤勝，瀑泉布石臺。石壁千尺高，萬佛攢一崖。」然敘及「斑駁北魏碑，字字生古苔。唐時蕭穎士，一閱曾徘徊。莫問靈巖寺，胡后跡已埋。山下八節灘，至今水潺潺。」⁸⁶所敘相關文學歷史典故，無法詳知，但是

⁸⁰「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96。

⁸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0。

⁸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7。

⁸³「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96。

⁸⁴按：劉寵為後漢牟平人，以明經舉孝廉，遷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齎百錢送寵，寵為選一大錢受之。臧力蘇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臺北：商務印書館，1958年2月臺1版），頁1490。

⁸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49~152。

⁸⁶「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50。

透過《八州遊記》的說明，即可知此詩的意涵。所謂「北魏碑」乃指此地有一北魏石碑，為胡靈太后至伊闕潛溪寺時所立，《舊唐書》記載蕭穎士等遊龍門時曾一閱此碑。進而思及北魏時代都武周縣武州山之嵩高靈巖寺，慨嘆當日胡后行蹤不再。接著詩又一轉「山下八節灘，至今水潺潺。」乃指白居易因愛龍門潭，鑿有八節灘，以解決其九峭石造成的危險，造福百姓，至今仍水流潺潺，⁸⁷全詩意旨始完全瞭解。

總之，此一部份詩草的詩，因文字過於精簡，或隱含有文學或歷史典故，更須參照遊記方可解詩。

至於學者能將遊記與詩草配合運用撰寫論文，有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在其論文第九章行旅遊覽詩第二節第三項目中，於研究 1922 年遊大陸所寫的《八州詩草》，則有運用《八州遊記》解詩，⁸⁸如〈雨花臺〉，則引《八州遊記》解釋全詩所引的典故，如「茲岡鎖鑰城南關，遙撐半壁成重磐。采石軍聲撼建業，古今爭奪此彈丸。」⁸⁹則引遊記以解詩：「一有戰爭，力化修羅場。……蓋此山扼西南之要，下瞰金陵，不守此山，不能守南關；不守南關，無以守南京。」⁹⁰〈拜謁夫子廟〉則引《八州遊記》中寫唐宋對孔子的追贈情形。⁹¹凡此均可證明研讀《八州詩草》絕不可離《八州遊記》而獨立自外。

另有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也是同時運用《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探討分析洪棄生的上海經驗，如〈舟至上海租界書所見二首〉敘寫洪棄生初至上海，對上海的觀感，驚歎於上海「萬派朝宗」的景象，卻流露對列強租界的不滿，此一感慨，為《八州遊記》所未述及，然而論文則引《八州遊記》補述，洪棄生印證書上記載的上海歷史沿革以及建城史、地名沿革及如何演變為東南名邑，欣賞半淞園有水木之趣，對西人的哈同園及各大劇場的俗不可耐，以說明洪棄生對上海的經驗。⁹²

⁸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2。

⁸⁸ 參見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 年，頁 430。「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91。

⁸⁹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14。

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2。

⁹¹ 參見陳光瑩博士論文〈洪棄生詩歌研究〉，頁 437。

⁹² 參見張靜茹博士論文〈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

綜合以上的分析，所述五點的界線未必能明確劃分，但是《八州詩草》與《八州遊記》有互補的功能，已如上述，尤其因為遊記的偏重歷史考證，所佔篇幅較多，感情流露較少，讀之較為枯燥，然詩草偏於感情抒發，充滿幻想與想像力與聯想力，可增加遊記的趣味性與可讀性；而凡詩草未提及的，如洪棄生在旅遊途中新結識的朋友等等，遊記均可補其不足。總而言之，《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是一體的兩面，其關係的密切，是表裏不可分，是欲深度瞭解洪棄生旅遊完整過程所不可不知的。

2003年，頁135~140。

第九章 從《八州遊記》看洪棄生的思想 與人格特質

旅遊是人們到外地遊覽的休閒活動，藉此得以觀賞名勝古蹟，飽覽名山大川，而達到增廣見聞，調劑心情的目的。它是一種全方位的身心運動，遊者在遊觀的過程中，不斷與外部的環境接觸而產生新的互動，也呈現出遊者對自我生命世界的理解、反思與建構，在這樣相互關照詮釋的過程中，因而留下心靈活動的紀錄——遊記，以是吾人從遊記中，亦得以窺知遊者的生活態度、價值取向、思想、以及人格特質。¹洪棄生的《八州遊記》，是他遊遍中國各地重要的景點，總攬祖國山川文物後的心靈紀錄，他的深層感觸，內涵的思想，以及人格特質，都在文字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所以從《八州遊記》中，可以歸納出洪棄生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和反戰思想；也呈現出他的一些人格特質，如科學的求真實證精神、幽默且隨遇而安的個性、喜月旦人物、善品評山水、尚雅去俗等。

關於「人格特質」，根據心理學家的解釋，「人格」(personality)的同義詞即為「個性」(individuality)，乃是個人在對人己和對事物等各方面適應時，於其行為上所顯示的獨特個性。此種獨特的個性，係由個人的遺傳、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心各方面的特質所組成，而這些特質又具有相當的統整性與持久性。²根據「特質論」(Trait Theories)的論述可知，³每個人因「人格」或「個性」的不同，可以表現不同出的特質，而這個特質又影響個人的行為。奧波(G.W.Allport)認為人格特質不但是個人行為的特徵，而且是推動個人行為的主力。⁴

筆者從《八州遊記》的研究中，探討出洪棄生許多不為人知的人格特質和思想，這是在他的詩文作品中所未呈現的，因此特立一章，詳加分析，將有助於對洪棄生內心世界的瞭解。本章分成五節，第一節人道主義與

¹ 張忠良，〈袁洪道遊記中的雅俗觀〉，《台南女院學報》第2卷第24期（2005年10月），頁445。

² 張春興、楊國樞，《心理學》（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3月6版），頁401。

³ 劉安彥，《心理學》（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4月再版），頁325。

⁴ 劉安彥，《心理學》，頁326。

反戰思想，第二節科學的實證精神，第三節善賞山水與雅俗觀，第四節幽默與隨遇而安的個性，第五節喜品評人物，最後略作小結。以下分就各節加以析論。

第一節 人道主義與反戰思想

洪棄生是中國的傳統讀書人，具有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天性，每因憂國憂民而流露出人道主義與反戰思想。他於清領時期所寫的〈門丁謠〉、〈催科役〉、〈賣兒翁〉、〈海關吏〉等為民間疾苦仗義執言的詩歌，⁵反映出清朝官吏的殘民以逞的具體事實。日本殖民臺灣以後，臺灣人民起而抗日，與日本發生戰爭，更寫下許多的抗日的詩文，以記述戰爭的慘烈與百姓因而遭到燒殺擄掠的慘狀，如〈臺灣淪陷紀哀〉、〈臺灣哀詞〉、〈老婦哀〉、《瀛海偕亡記》等詩文，⁶〈老婦哀〉就是寫因戰爭導致家破人亡，老婦人行乞路岐的悲哀景象。洪棄生基於他仁愛的天性，以一個被迫成為「日本人」的臺灣旅者到中國大陸遊覽，在遊記中仍舊關心祖國的未來興衰與人民生活的苦樂，和當時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為中國百姓發聲，處處流露出人道主義與反戰思想。

西方所謂「人道主義」(Humanism)，也就是中國的「人道精神」，這個傳統的本質，是表現對人的關懷，重視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⁷此一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家親親、仁民、愛物的精神相契合，如孔子的「汎愛眾而親仁」，⁸孟子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⁹意即「承認人生而平等，主張超越階級、地域、種族、宗教……等等藩籬，互相尊重扶持，同情老弱殘疾，悲憫受苦受難被壓迫的人民，以謀求全人類共同的安定和福祉；並進而愛護萬物，尊重生命，這種思想主張，便可稱為人道主義精神。」¹⁰而主張人道主義者必然反對戰爭所對人類造成生命與安寧幸福的破

⁵ 參見洪棄生，《寄鶴齋詩集》之《謔敲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⁶ 參見洪棄生，《寄鶴齋詩集》之《披晞集》與《枯爛集》。

⁷ 參閱王元明，《佛洛姆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年12月)，頁30。

⁸ 見《倫語》上〈學而篇〉。

⁹ 見《孟子》〈盡心篇〉下。

¹⁰ 見施懿琳，〈鍾理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高雄歷史與文化》第1輯(1994年4月)，頁279。

壞，中國早期反戰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為孟子，他主張只有國家統一，施行仁政，才能讓人民脫離戰爭之禍，也正是人道主義思想。

洪棄生受儒家仁民愛物思想的影響，加上熟讀古今歷史，對於歷代戰爭頻繁所造成的戰禍，瞭解十分深刻。而在他所處的時代所發生的戰爭，有反抗日本人殖民臺灣的抗日戰役，在中國有光緒 26（1900）年因義和團作亂所導致的八國聯軍之役、1912 年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之役，以及民國建立後的軍閥內戰，這些戰爭與孟子時戰國七雄的攻戰局勢，雖有不同，但是造成國家不安，陷黎民於塗炭中的惡果，卻是相同的。在《八州遊記》中常提到的戰爭，還有自道光 30（1850）年至同治 3（1864）的「太平天國之亂」，以及咸豐庚申 10（1860）年 8 月的英法聯軍之役。總之，戰爭最為洪棄生所痛恨，其因一，戰爭導致國家衰弱與民不聊生，其因二，是戰爭損毀破壞古蹟，尤其是民國成立後，仍造成軍閥割據，又經常發生兵變，軍閥每駐軍於古蹟地區，古蹟景緻遭到破壞，使遊人不能盡遊賞之樂。加上以搜刮招兵為爭城爭地的手段，導致人民無以為生，不得不淪為匪徒，鋌而走險，到處行搶，令他痛心疾首。以下就遊記中所談到戰爭所造成的損害加以敘述。

一、造成生靈塗炭、國家動盪不安

當洪棄生遊武昌城，登臨黃鶴樓時，敘及湖北督軍王占元部下的兵變云：

去年（民國 10 年、1921）辛酉五月初二次兵變，同二三日間，督軍王占元部下三千兵變，焚燬劫掠，一夜之間，處處焦爛，無家屋者不計其數。¹¹

當北遊至孝感縣，再接敘王占元對兵變的處理過程，更為詳細，令人感到軍閥的殘酷，云：

¹¹ 按：湖北駐省陸軍第二師，以欠餉未發，受宜昌兵變之影響於六月八日晨譁變，分組縱火搶劫，損失甚鉅，官前局造幣廠亦均被焚燬。」參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年一至六月）》（臺北：國史館，1982 年 6 月），頁 534，文中所參考《順天時報》卷 18，第 13 號，頁 135。以及民國 10 年 6 月 12 日《順天時報》漢口 9 日電〈六月八日武昌暴動之真相〉云：「造幣廠官錢局掠奪一空，一部被燒……其他各城門內外之繁榮區域，大部分概被掠奪燒棄，城內住家之被掠者，計有十分之三。」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112。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遊記》。

當去年辛酉五月初二夜，武昌第二師之第七團、第八團兩營兵變，焚劫武昌過半城。……初三日（陽曆六月八日），王督軍開緊急軍事會議，一面發饒解散叛兵繳械，一面電飭孝感第四混成旅長豫備堵剿。是日下午，變兵悉帶贓物至文昌門外登駁船紅船，由楚信兵輪拖帶過江，至漢口劉家廟上京漢火車，兵數一千七百餘，將送往津豫，一路不停，約行半里至孝感站……火車停時，開礮鏖殺，叛兵抵抗多死，或欲奔奪大礮，則為伏兵所及，溺死戴家塘，倖免者無幾矣。¹²

在兩次提及武昌兵變時，洪棄生對於軍閥處理不當，造成兵變，殃及百姓，以及對付兵變的叛兵過於殘忍，十分不滿。當經過汀泗橋時，聽友人任梅華說：「此為湘鄂交戰必爭之焦土，左右山猶礮臺也，數年來南軍侵鄂，恆由湘中進至此，北軍守鄂，必驅而出之，遠近雞犬，為之不鳴矣。」¹³可見南北軍戰役頻繁激烈，文中用「雞犬不鳴」，比「雞犬不寧」，更見戰爭的慘烈。

山東桑園位於德州城北，洪棄生聞知民國 9（1920）年直皖曹（琨）段（祺瑞）起釁，曾在此發生兵變，民家被焚掠，損失數百萬，不禁嘆云：「中華擁兵之害，可勝恨哉！」¹⁴他對於百姓嚴重受害，感到痛心，惟有用「恨」字始能表達他對軍閥禍國殃民的不滿，憂民之心表露無遺。

又當火車經過河北天津附近馬廠時，特別敘述發生於民國 11（1922）年 4 月至 5 月的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吳佩孚與奉軍張作霖在此開戰，其云：「當時直軍既分攻其後路，即將青縣站（位於馬廠東南，津浦鐵路上）口軌路掘斷，而北上之列車，適為奉軍叱退，回至此遂翻車，死傷無數，阻兵之禍之烈，不止一端，為戎首者，可勝誅哉？」¹⁵北上列車所載乘客軍

¹²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 年），頁 128。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遊記》。參見前註《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年一至六月）》六月八日條：「兵變後，經王占元派師彈壓，變兵始各分道回營，因即勒令繳械，由憲兵用火車押送出境，一面密電駐孝感第四旅劉佐龍，中途堵截，悉數就地正法。」

¹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5。按汀泗橋前臨巨湖，東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環水，粵漢鐵路由西南向東北縱貫其間。汀泗橋對於任何從南向北攻擊的部隊都是很難攻佔的，在 1921 年湘鄂軍閥內戰時，趙恆惕率領的湘軍就是因為此天塹不能攻佔而最後戰敗。

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4。

¹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7。

民皆有，由於軍閥之間的惡性競爭，導致傷亡無數，令其更為傷痛，因此心情越來越激憤，用詞也越強烈，由「可勝恨」到「可勝誅」。蓋以每有重大戰爭，必殘害生靈，將士亦損傷慘重，故洪棄生予以嚴厲的指責。迨經河北楊柳青（位於在天津之西），則想起光緒 26（1900）年庚子事變，義和團及官軍圍攻天津租界，引起英、俄、德、日攻陷天津：「光緒庚子，拳匪、洋軍之亂，天津既失，民人避亂，由津達滄，三百里間，晝則人語囂囂，夜則船火星星。」¹⁶文中「人語囂囂」、「船火星星」即是描寫百姓逃難人數之多與擁擠慌亂的景象。經過郎坊，則提及民國 6（1917）年 7 月，因張勳擁護清廢帝溥儀復辟，直軍段祺瑞舉兵討伐，雙方即在此交戰，其云：「往年段氏攻張勳，乃以此地為戰場，損害人民，不知何若。」¹⁷足見他所關心的仍是人民的安危。

總之，戰爭的破壞，必然造成的國家動盪不安，生靈塗炭以及將士死傷慘重，因此洪棄生極端痛恨戰爭，反對戰爭。

二、破壞山水名勝古蹟

洪棄生特別重視人文景觀中的名勝古蹟，這些人文景觀受到破壞，有其自然的天災與人為的因素，天災是無可避免，而人為的因素，則以戰爭的破壞為最嚴重。以下先將遊記中曾提及的戰爭及損失製表如下：

〔表 8〕 《八州遊記》戰爭破壞山水名勝古蹟表

省名	地點	戰爭
江蘇	蘇州閶門	粵亂（太平軍）（破壞古蹟） ¹⁸
	西園、寒山寺、滄浪亭	咸豐庚申十年之亂（破壞古蹟）
	揚州	粵亂（太平軍）（破壞古蹟）
	南京城	褚軍（指太平天國之亂）陷落，官軍三圍攻，遂成焦土，再遭革命兵燹，率多曠野荒原（破壞古蹟）
	南京夫子廟	辛亥革命後，氣象黯然，斯文不振（

¹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7。

¹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76。

¹⁸ 咸豐 10（1860）年閏 3 月太平軍破江南大營，蘇州、杭州相繼為其所有。

		破壞古蹟)
	明故宮	革命攻戰毀成平圍 (破壞古蹟)
	方孝孺就義亭	革命亭毀，石在蔓草間 (破壞古蹟)
	揚州故宮	軍閥駐軍 (不能賞遊)
	徐州常平倉	門口守兵 (不能賞遊)
	徐州夫子廟	駐兵 (破壞山水，不能賞遊)
	徐州	為張勳所據 (袁世凱任張氏為長江巡閱使，駐徐州)
	徐州環城之好山	駐兵營，設步兵科於山營中 (破壞山水，不能賞遊)
江西	九江甘棠湖浸月亭之眾妙樓、翠照軒	咸豐三年遭亂毀 (破壞古蹟)
	琵琶亭	咸豐庚申十年之亂 (破壞古蹟)
湖北	漢口市	辛亥一役，被礮火燬成焦土 (破壞古蹟)
	漢陽古琴臺	辛亥損毀，不如光緒時 (破壞古蹟)
	漢陽歸元寺	辛亥革命，燬其寺旁一所 (破壞古蹟)
	大別山	大廟作兵營 (破壞山水，不能賞遊)
	鸚鵡洲、晴川閣、禹王廟	軍閥占據駐守 (破壞古蹟，不能賞遊)
	漢口、漢陽	辛亥之戰，清兵攻入成焦土 (破壞古蹟)
	武昌	兵變，毀民屋 (造成百姓損失)
	孝感	王占元派軍圍剿變兵，死傷慘重 (造成傷亡)
	汀泗橋	南北軍之戰， ¹⁹ 遠近雞犬不鳴 (造成傷亡)
湖南	羊樓峒	南北軍戰爭激烈 (破壞好山好水) ²⁰

¹⁹ 發生於 1921 年 8 月 19 日，是湘鄂戰爭的一部份，交戰雙方為湘軍及直軍吳佩孚。

²⁰ 發生於 1921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交戰雙方為湘軍第 2 師及鄂軍朱大需旅。

河南	伊闕兩山、龍門山、萬佛窟、香山寺、禹王臺	軍閥佔據駐守（破壞古蹟，不能賞遊）
	伊水	於臨來之路，武人立碑記錄屠殺之功（破壞古蹟）
	鄭州	吳佩孚轄區（夫子廟、子產寺古蹟蕪沒）
山東	濟南曹操演武廳	置營房（駐陸軍四十七旅教練所、破壞古蹟）
	桑園	民 9 年直皖曹段起釁兵變，民家被焚掠，損失百萬（造成百姓損失）
河北	馬廠青縣	直奉之戰，死傷慘重（造成傷亡）
	北京忠烈祠	兩廊駐有軍隊（破壞古蹟，不能賞遊）
	北京太歲殿	散軍寓處（破壞古蹟，不能賞遊）
	慶成宮	駐軍官（破壞古蹟水，不能賞遊）
	皇祇室	駐軍有遺廁跡（破壞古蹟）
	園明園	燬於庚申英寇（破壞古蹟）
	南苑	馮玉祥駐兵營（破壞山水，不能賞遊）
	月壇	駐兵營（將清末帝溥儀逐出皇宮）（破壞古蹟，不能賞遊）
浙江	杭州城	咸豐粵亂（破壞古蹟）
	西湖故行宮	咸豐粵亂（破壞古蹟）
	嘉興府城	咸豐庚申，陷於粵寇（破壞古蹟）

由上表觀之，在遊記中提到破壞古蹟的戰爭，有太平天國之亂、²¹（遊記中或稱「粵亂」、「庚申十年之亂」、「咸豐庚申十年之亂」、「咸豐粵亂」按太平軍於閏三月破江南大營）以及在咸豐 10（1860）年 8 月二次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辛亥革命、和軍閥內亂。

²¹ 按洪秀全，廣東花縣客家人，於道光 30（1850）年率拜上帝會等徒眾發難廣西桂平金田村，連敗官兵。咸豐元（1851）年建號太平天國，此後開始北伐，所經路線有湖南長沙、湖北之漢陽、漢口、武昌，江蘇南京、鎮江、揚州，並定都南京（改名天京），而後安徽、河南、山西、直隸（河北舊稱）

其中以受到粵亂破壞的古蹟為最多：如蘇州的閶門，從前十分繁盛，「今經粵亂後，繁盛不如乾隆、嘉慶前」。²²蘇州西園「咸豐十年毀於兵燹」；²³有名的寒山寺亦燬於咸豐 10（1860）年之亂，近雖再建，然「旁廡卑小，跡亦半荒」，已不如當年的華麗。²⁴蘇州蘇子美滄浪亭，雖於康熙江南巡時巡撫宋牧仲再重建，卻毀於咸豐 10（1860）年粵亂。²⁵其他揚州勝景的隋宮螢苑、迷樓雞臺、玉鉤斜、明月觀，經粵亂後，其地多已蕭條。²⁶其他尚有江西甘棠湖浸月亭的眾妙樓、翠照軒以及琵琶亭，今已不見，亦毀於咸豐 3（1853）年太平軍之亂（按當時曾國藩討伐太平軍）。而洪棄生時所見杭州城的人口：「杭城萬戶，人煙鱗鱗，然比咸豐粵亂前有十萬戶百萬口者，纔得十二耳。」²⁷西湖廣化寺東北的公園，即故行宮，為康熙、乾隆巡駐蹕地，亦於粵亂時毀壞殆盡，後來雖再重修，已無舊觀。²⁸而有名的嘉興府城，「在咸豐庚申，陷於粵寇，至同治甲子（三年）收復，不知何時荒落。」²⁹足見太平軍之亂為禍之大。

受到咸豐 10 年英法聯軍之役焚燬的古蹟，則有北京的圓明園。³⁰圓明園建於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規模宏偉，融匯東西方建築風格，集中國園林藝術之大成，有「萬園之園」和「東方凡爾賽宮」之稱，戰爭後，英專使額爾金下令焚燬，至今僅存遺址。

受到辛亥革命戰爭破壞的古蹟，以江蘇最多，洪棄生描述南京城的情形如下：

迨緒軍陷落，官軍三圍攻，遂成焦土，迄今五十餘年，元氣全未回復，再遭革命兵燹，除精華所聚之外，率多曠野荒原矣。³¹

此外，明故宮狀況：「前清駐將軍為滿州街，革命時攻佔，毀成平圍

²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

²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

²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

²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

²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4。

²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4、295。

²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5。

²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13。

³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4。

³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5。

，至今尚餘瓦礫。」³²而在南京「古物保存所」見到五百年前方孝孺就義時的血石，此一血石旁，原有亭，革命時亭被毀，血石則被棄置在蔓草間，而後才移置此地。³³

至於湖北省方面，在辛亥之役曾被礮火毀成焦土的有漢口市、漢陽城外的古琴臺。³⁴歸元寺是楚北第一大寺，辛亥革命遭毀其寺旁一所。³⁵

遊江蘇揚州時，見到康熙、乾隆南巡的行宮，其外的東華、西華二門，雖然仍華麗威儀，卻被軍隊占駐：「時為軍邸，有兵鵠立門外」，³⁶此在《八州詩草》中亦詳敘此事：「宮門今何陳，佩劍鳧趨是民國，捧槍鵠立非王臣。東華西華兩門中，春花秋月愁吳儂，春風已去明月空。」³⁷詩中暗含對民國成立後，軍閥占據古蹟的不滿。

來到徐州街上，看到常平倉，門口有守兵站崗，進入夫子廟，亦有駐兵，乃云：「名勝處處駐兵，並此亦駐兵，攘奪之武夫，不獨無法無天，抑亦無眼耳口鼻矣。」³⁸連夫子廟亦被駐軍，真乃無法無天，唐突聖人，令他恨之入骨，不禁罵之為無眼耳口鼻之輩。再至徐州雲龍山，認為徐州環城有好山，勝過揚州，然亦駐兵營，且設步兵科於雲龍山上營中，云：「昔人恨名山被僧占，僧占名山，為遊人東道主，亦何所恨，今為兵占，不獨可恨，亦惡矣。」³⁹按洪棄生在遊廬山時曾云：「昔人謂名山恨僧占，究屬韻事。」⁴⁰軍閥駐兵，破壞山水美景，不能遊賞，比起僧人占名山蓋廟，更是可恨又可惡，洪棄生的情緒激動已至近乎謾罵，可見其痛恨一斑。

在湖北省大別山上有大廟勝處，洪棄生又見為駐軍占為兵營，大為掃興，乃決定不去登遊。⁴¹而從黃鶴樓望鸚鵡洲上的晴川閣時，曾嘆云：「

³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4。

³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4。

³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3 及 105。

³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9。

³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3。

³⁷《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110。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八州詩草》。

³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77。

³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1。

⁴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0。

⁴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6。

惜乎閣今為兵人所據，遊人失一風景。」⁴²因此當他遊至河南禹王臺時則總論云：「今民國勝地如鸚鵡洲、晴川閣、大別山、禹王廟、伊闕、萬佛窟及此處皆武夫所據，不可不謂亂世。」⁴³他認為民國雖新建立，但由於軍閥內亂，仍然為亂世，此皆軍閥之罪，故稱之為武夫，大有不屑之意，足見他對處處駐軍的憤慨。

又湖南羊樓司（本名羊樓峒）一地，古今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為歷來著名的戰地，近年來更是南北軍閥必爭之地，而今日戰爭的猛烈更勝於前朝，其云：「羊樓左右皆有山，西一山自平地拔尖峰，似崑山城中山，而尤聳秀，以此江山供奪攘，閱強之害，烏可堪哉？」⁴⁴祖國秀麗的江山，竟成為南北軍閥戰爭場地，遭到礮火破壞，尤其這是兄弟鬩牆之爭，並非為抵禦外族侵略，更令他痛心不已。

河南省洛陽龍門鎮石窟的伊闕兩山香山龍門山，亦皆駐軍，洪棄生認為猶如唐代的藩鎮，不禁諷刺云：「謂之鎮，稱實矣。」⁴⁵在臨伊水的山下有新碑林立，他認為不過是民國以來河南武人敘其相屠殺之功的石碑，因此「令人見之欲唾。」⁴⁶其厭惡之情完全流露。還有龍門山對面的香山寺亦有駐軍，如欲登上，尚須經允許才得入寺。至於山東省濟南的古蹟，有魏以來的演武廳，本為曹操閱兵處，如今置有甚多營房，也成為陸軍四十七旅教練所。⁴⁷

北京城先農壇的忠烈祠兩廊，也駐有軍隊，先農殿則淪為警察練習所。太歲殿原為皇帝祭祀用，藏有祭器，洪棄生遊時，「見正殿撤作空間，尚貼有散軍寓處字條，禮器無一存者，可嘆矣。」⁴⁸其他慶成宮、坤寧宮（宣統所居）也有軍官警士駐守，一般人不得進。還有北京豐臺東南之南苑本為前清遊獵地，今卻被檢閱馮玉祥及兵營駐於此。⁴⁹紫禁城古蹟遭破壞及駐軍，洪棄生的痛心，更是表露無遺。

⁴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2。

⁴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7。

⁴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6。

⁴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48。

⁴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50。

⁴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6。

⁴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40。

⁴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75。

總之，洪棄生對所遊覽的名勝古蹟文物，凡是遭到戰爭破壞的，必定不厭其詳地重提史事，並大加撻伐一番，可見他對戰爭的痛恨程度，也充分呈現出他的人道主義關懷與反戰思想，這也是其遊記中不同之處，值得注意研究。

第二節 科學的實證精神

洪棄生治學的態度是求真求實，即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從《八州遊記》的寫作中可說展現無遺。其科學精神的表現有兩點：一、不輕信傳聞與記載；二、富有懷疑的精神。對於有疑問之處，其解疑的方法則是參考相關古籍，或實地親自考查驗證，即今日的田野調查，以獲得相當的證據。如無法取得相當證據，則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⁵⁰的「闕疑」態度，此亦為科學精神之一。茲分別就此兩點，舉例分述如下。

一、不輕信傳聞與記載

所謂傳聞，即是指缺乏科學證據的聽聞傳說，洪棄生對此大多不予採信。至於書籍記載如與實際情形不符者，即使是權威著作，亦產生質疑，並經親自驗證。這種不隨意輕信傳說，必須深入詳細考證而後信，即是求真實證的精神。

有關民間傳聞方面，蘇州虎丘有「虎邱劍池」景點，曾相傳虎邱壑為千人坑，洪棄生則認為是「傳會不經之談。」⁵¹又如遊北固山「甘露寺」，寺後有「凌雲亭」，亭有「多景樓」，則云：

流俗謂樓為大喬梳妝臺，謂劉備就婚寓寺中。考寺建自赤烏中，⁵²孫、劉婚時，吳尚未僭位，號於何有？寺於何在？蓋元人演三國義，因後來之寺，而傳會古來之事，後人遂以訛傳訛，乃並傳會到試劍石，⁵³中華古蹟為流俗說成笑柄者，固不止此也。⁵⁴

⁵⁰ 《論語·為政篇》上論。

⁵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

⁵² 按孫權於西元229年即帝位，稱黃龍元年，238年改元赤烏。甘露寺建於何時，說法不一，然在孫劉聯姻之後，是可以確定的。可參考隗芾，《中國名勝典故》（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頁720~722。

⁵³ 按劉備成婚後，曾與孫權坐在一羊狀石上共商拒曹大略，此石即甘露寺後之「狠石」，二人在巨石上試劍。而江蘇虎丘路東有「試劍石」名勝，洪棄生可能以為後人將狠石試劍傳會到虎丘之「

洪棄生認為一般民間傳說孫權、劉備兩家聯姻在甘露寺訂親，而此傳說實來自《三國演義》，而據正史《三國志》並無記載此事。據他的考證，甘露寺建於吳大帝孫權赤烏年間，則孫、劉兩家聯姻是在甘露寺興建之前，當時孫權尚未即帝位，亦即甘露寺建於孫劉聯姻之後，時間前後不符，何來甘露寺劉備招親？證明此傳說是錯誤的。

雞鳴寺附近景陽宮井，世稱「胭脂井」，傳聞此乃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共縋在其中避難而胭脂殘留於井壁而得名，故亦謂「辱井」，洪棄生云：「人謂雨後拭井石，能作膩紅色者，亦傳會之談也。」⁵⁵此說無史實依據，屬於人云亦云的「傳會之談」，因此並不採信。

山東濟南南門的舜井街有一「舜井」，水清見底，嚙之甚甘，旁置大桶，雖是百姓環井爭汲，而水量不減，亦不渾濁，故南城飲用此泉者，皆謂下有伏龍，洪棄生亦指為怪誕不經的傳會之說。⁵⁶

有關書籍記載不實方面，由於洪棄生在出遊之前曾閱覽與景點相關書籍，因此來到景點時，必注意與書籍記載是否相符，如不相符，則實地考察，經親自驗證後，才能決定是否採信，如無充分證據，則採存疑的態度，此即科學精神。

當他遊至安慶時，見其地仍具氣象，乃云：「近日學校地理教科書，多謂安慶之市，全聚大通、蕪湖，以余所見蕪湖之寥落，大通為巨舟所不泊，則其言未盡由於實驗，固未可悉信焉。」⁵⁷教科書是標準本，可信度應極高，但是經他親自查考，認為以所見大通與蕪湖的衰落淒涼，不可能代替安慶成為交易中心，因此對地理教科書的記載發生質疑，認為其因在於未做實地考察，此為做學問必備的功夫，如此所得結果方可採信。

進入江西境界，首先看到馬當山，極為稱讚其山勢複疊雄峻，長山崇嶺，認為即使是建康（南京）諸山也不能相比，因此云：「頗怪鄺善長置此不敘，而掇拾上流望夫山、琵琶山、蝦蟇山諸培塿，殊無以供盼矚，蓋地非親歷，而敷衍故紙陳言，遂不獲江山真面。」認為鄺道元《水經注》

試劍石」。參考 隗 芾，《中國名勝典故》，頁 720~722。

⁵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2。

⁵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6。

⁵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5。

⁵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7。

對馬當山的記載，由於未親臨此地，因此只敘述一些小山，遺漏記載雄俊的馬當山，他對即使是名著《水經注》，亦能透過親自實地考察，發有缺漏之處，因而提出質疑。又續云：「余見一志，謂馬當週七八里，亦失實，余所逕過即有十餘里之長，則山雖狹形，週必有二三十里。」⁵⁸凡此皆是經他親自考察後所發現書籍記載不符事實之處。

廬山的古蹟「湓浦」，是由瑞昌青益山之湓水注入的，現在已淤塞不通，只有龍開河，但是洪棄生云：「《郡國志》（《後漢書》）謂有人於此洗盆，為龍負去，故名，傳會可笑。」⁵⁹洪棄生發現即使是史書名著，亦有可能記載不可信的傳聞，認為屬牽強傳會，可笑之至。

經湖北田家鎮，有一傳聞，為《風土記》所記載：「《風土記》謂甘寧戰死為神，有遺壘，至今田家鎮上下三十里，有神鴉集椀乞食，善接飯，不一失。余過之不見畢逋之影。」⁶⁰然當他經過田家鎮時，卻未見到《風土記》記載的「神鴉集椀乞食」，親自證明其傳聞失實。

遊河南鄭州城時，聯想到近人有〈遊鄭州城記〉：「稱登北門望見梅緱馬泰諸山，汴賈溱洧各水。余留意登北城，則四顧平蕪，不見有山，安得有水……歸寓一覈，始悟該遊記係捕風捉影之談。」⁶¹當他發現記載與所見不符時，乃回寓所查考資料，證實其說為捕風捉影之談，並作解疑。

洪棄生遊開封琉璃塔後，來到東門，古稱曹門，即古夷門，其云：

昔稱東門在夷山，今亦不見為山，城內外亦別無高陵，余想夷者平也，縱有山亦平坡耳。武昌地理學會述在琉璃塔望見黃河及金隄。洪棄生在塔上望不見山有水，乃再登東門樓，既無河影，亦不見隄痕，而武昌地理學會為專業的學會，其著作應最為可信，何以有此差距？經他親自考察，於是領悟其說之誤，云：

汴都地既窳下，則在城中高望，往往目為城遮，城為樹遮，雖近地亦不可見，何能見遠數十里前黃河與金堤，文人紙上之談，多不可信，如古人作論記，亦往往推到目不可及之山水，胥此類耳。⁶²

⁵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0~61。

⁵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4。

⁶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92。

⁶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8。

⁶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65~166。

經他親自實地驗證考察後，指出文人做學問的功夫不夠，不能做到眼到、手到及實地考察，容易淪為紙上談兵，成為泛泛之論，故不能採信。

山東的尼邱山外有四峰山，此因顏母禱孔子而著名，乃云：「輿記相傳，遂謂顏氏升之谷，草木皆向上，降之谷，草木皆下垂，近有遊之者，亦附和之，余不敢信。」⁶³此一說雖是根據《輿地廣記》的記載，然一無科學依據，二為並未親自見到此現象，三為不合常理，與事實不符，雖一般遊人相信，然以訛傳訛，他不敢隨意附和。

在遊孔廟之前，洪棄生曾根據日本人遊記所言，孔氏的守廟者，過門輒索銀錢，以及近人記載孔廟中將所得遊客之錢，由顏、曾、冉、閔四姓分攤。但是當他親自來到孔廟考察後，發現並無此事，因為守門人，並無孔姓等姓，即使是守廟的雜姓作導遊，亦隨客取給，不曾強索如俗僧，乃有感而嘆云：「然則人言亦烏可信哉」，⁶⁴傳言經過實地親自驗證，可以推翻一般人不實之說，進而發現事實真相，不至成為耳食者。

以上對民間傳聞的記載雖不多，但是洪棄生的不予採信，則顯現他的科學精神，亦即必須有科學依據。至於書籍上的記載，經過實地考察，才能發現證實其誤，此為治學必備的功夫。

二、懷疑的精神

洪棄生極富有科學的懷疑精神，在旅遊景點的過程中，常會思考某事是否合情合理，如有不解之處，即提出懷疑。例如當他啓程渡太湖時，感覺四周如滄海無邊，然回程時，卻如行在曲岸，四望無太湖，如遇蜃市幻樓被風吹去，因此覺得「是閩葫蘆」，百思不得其解。一般人在遊玩時，對於所見景物，很少會發生懷疑，即使發生懷疑，也不會進一步積極尋求解答，但是洪棄生則是至書店翻查書籍，必定找到答案解惑而後已。後來在《太湖志》的圖中得到解答，原來東洞庭湖附近有許多洲渚：「互湖畔而至郡城，回時小船即在洲中行，故終日見兩岸，而岸中處處有橫水，有縱橋，不見太湖，職是故矣。」⁶⁵由於來回路程不同，而回程之兩岸互有許多洲渚，岸中又處處有橫水、縱橋，所以看不見太湖。

⁶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89。

⁶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9。

⁶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

又當他到廬山秀峰寺的香爐峰，覺得並不如載於《唐文粹》中白居易的〈廬山草堂記〉所說的「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⁶⁶而提出質疑。因為香爐峰距離「虎谿、石門、錦繡谷三四十里，何以為耳目杖履所及？歸後閱《稼堂游記》，⁶⁷謂香爐峰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始豁然焉。」⁶⁸洪棄生在遊覽景點時，不忘與古人文章相互印證，如有不合，則查閱資料以得到解答，因為他所遊的秀峰寺是山南的香爐峰，而白居易的記載則是山北的香爐峰，此種懷疑求真的精神，為常人所不及。

又如洪棄生讀武昌地理學會出版的今圖實測之版，對山東陪尾山的地理位置產生質疑，文云：

今圖實測之版，出武昌地理學會，將陪尾而南，巨圍至蒙山泉谷，西由尼山四基至嶧山，橫聚作一大叢山，余實地審望，並徵古籍乃殊不然，各山雖相距不甚遠，而多不相連，不能合圍一山，若謂山脈相屬則自泰山來，豈能與泰山為一哉？⁶⁹

經過實地勘測並參考古籍後，進而發現書籍記載的錯誤，證明他的判斷正確，正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由於他的親自考察，也同時印證古籍的記載正確。

以上的舉例，皆可看出洪棄生從懷疑精神出發，而後鍥而不舍的查證解疑，這種治學方法，不僅做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更具備眼到、心到、手到以及實地考察的功夫，實為科學精神的實踐者。

至於如果懷疑後不能獲得解答，則採存疑態度，即《論語·為政篇》的「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可見洪棄生治學態度受孔子思想影響很深。如當他登鎮江的焦山及其寺，看到：「大殿西偏有伽藍殿及關帝廟，其間置『瘞鶴銘亭』，銘為銘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又有『逸少』二字，故宋人謂為右軍（王羲之，字逸少，世稱王右軍，草隸為古今之冠）筆勢，

⁶⁶ 〈廬山草堂記〉收錄於宋堯鉉，《唐文粹》，《欽定四庫全書》74卷（474：2—476冊）（臺北：世界，1988年），頁204～206。

⁶⁷ 按《稼堂游記》不知作者為何人，經查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代室名別號索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402，僅知有陸應穀，別號稼堂。

⁶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3。

⁶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88。

又謂魯公書法，後人則證為陶貞白（南齊陶弘景，晚號華陽真逸，工草隸），又或證為顧逋翁（唐顧況，蘇州人，工書畫，自號華陽真逸），最後則因皮襲美一字逸少，斷為皮日休，然此銘與天發神識，並稱古隸，缺疑可也。」⁷⁰由於上述諸人之字號相同，古人說法不一，難以確認，但是洪棄生基於他對皮日休的基本認知，皮日休並不工隸書，然其他諸說又不知何者可以採信，因此將之歸為「缺疑可也」，在無充分證據出現之前，他採取保留的闕疑的態度。

當他遊廬山秀峰寺之青玉峽瀑布時，只見：「自峽至潭，皆絕龐大石砮，石至老黝，而名青玉，不合，豈春夏有苔而青歟？抑蘇子見之數百前或青歟？」⁷¹按此瀑布即李白詩句「飛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所詠之水，在蘇軾之前並無青玉峽之名，或統稱為廬山瀑布，而石頭名為青玉，與所見「老黝」顏色不符，因此產生質疑，而作兩種推測，並無解答。此為在不疑處有疑，亦是一種科學精神。

綜上所述，可見洪棄生不輕易相信傳聞及書籍記載，以及對任何事物都富有懷疑的精神，有則採取實地考察的方法解疑，不能則採取存疑的態度，處處表現出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亦是其人格特質之一。

第三節 善賞山水與雅俗觀

俗謂：「人多能食，鮮能知其味」，指的是一般人都好食美味，但是很少能夠真正細細品嚐滋味。同樣的，人人都喜歡旅遊，但是能對當地的風景特色、地理形勢、風俗習慣、鄉村景致等等，深入欣賞體會的人並不多，大多只是走馬看花，跑風景而已。從洪棄生《八州遊記》來看，他可稱得上善於品評風景的深味者。而從他的善於遊賞品評山水與崇雅去俗的雅俗觀，即可以看出他的人格特質，茲分析如下。

一、善賞山水

洪棄生天性喜好山水，其〈書次兒樵十四歲所作山水畫〉曾云：「余性愛山水，偶涉輒成趣。」⁷²即已明白道出其喜好佳山美水。他無時無刻

⁷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

⁷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1。

⁷²「文獻會本」《寄鶴齋詩集》，頁 281。

都想要接近美好山水，一旦聞知，則遊興勃然，無法阻擋。當他聽到有美景時，則表現出急切不能等待的心理狀態，常常寧可略掉小風景而前往，尤其對於尋找佳山美水，有無比的毅力與熱情，不畏風雨艱難。他常用的形容詞是「急於」、「亟訪」、「欲亟」、「急至」、「急到」、「心在」、「恨不得」、「急遊」、「不能俟諸明日」。在心理上是既急切又不能等待，希望立刻趕到景點，此與徐霞客的急遊不怕風雨，頗有相同之處。如《徐霞客遊記》：「余急於光明頂石筍紅之勝，遂尋蓮花峰而北。」⁷³而能使洪棄生急遊之地，有太湖、北寺塔、北固山甘露寺、廬山、洞庭湖、岳陽樓、曲阜陵廟、泰山、居庸關。如雖已日暮西山，仍急至北寺塔，蓋以其地為孫權之母捨其宅建造，有古蹟可尋。⁷⁴又如「急於登廬山，不暇尋洞所在」，⁷⁵因其主目的在廬山，寧可捨去小景點蓮花洞。爲了到洞庭湖遊賞，早上八時即起床，「蓋心在洞庭湖與岳陽樓，九點亟呼導者」，⁷⁶其心嚮往的急切，分秒都不能等待。此與〈將遊珠潭路上〉詩所云：「我心急看山，冒雨行不止。」⁷⁷有同樣的心情。又急於謁曲阜孔廟後遊岱嶽，雖尙有其他古蹟可觀，但是只訪數處，不暇遍訪漢魯恭王靈光殿基等地；⁷⁸西湖有頗負盛名的雲林禪寺經樓及齋堂，他都不去參訪，只爲了急於遊西湖之山。⁷⁹

此外，參觀濟南的廣智廠後，看到歷山：「忽有巒容峰態，嵐氣煙光，撲面而來，則數里外歷山也，自城中去可七里，自此地去，不過四五里，於是遊興勃然，不能俟諸明日。」⁸⁰洪棄生用「撲面而來」形容乍見秀美的歷山，極爲傳神，既有如此美景當前，於是遊興勃然，無法等到明日。這種見到美景立刻急切想要前去的性格，也是他人格特質之一。又聽說

⁷³ 見《丁校本徐霞客遊記》（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頁12。

⁷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9。

⁷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5。

⁷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9。

⁷⁷ 洪棄生，〈將遊珠潭路上〉，《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87。

⁷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94。

⁷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93。

⁸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07。

已來到浙江有名的東湖，乃不畏寒冷，「衝寒上岸」，⁸¹用「衝」字表現他不顧一切的心情。這種對美景急切的渴望，稱之為有「山水癖」，洪棄生足可當之。

至於當他見到美景的心情又是如何？其寫太湖：「出胥口一白無際，雲低拍水……舟點點如秋葉，舟行半日，至此盪胸襟，拓眼界。環湖諸山，或遠或近，或斷或續，時在雨中，山嵐真覺混茫元氣。」⁸²一望無際的太湖，令他心胸為之開闊。

又遊揚州見長江景致，頓生感慨：「生平渡海，雖壯觀，絕少樂趣，今行大江，情景畢會。與少年時泛舟馬尾江者又別。」⁸³揚州長江美景，勝似當年為考試離臺灣渡海所見的大海，雖壯觀卻毫無樂趣可言。而由鎮江金山塔往下觀，看見焦山、象山、北固山、銀臺山、鎮江城，近在眼底，乃云：「西北大江，茫茫無際……自高俯視，見飛鳥之背，終日跋涉，至此大豁胸襟，與渡頭之臨大江，有天凡之別矣。」⁸⁴可見當其看到佳山美水時，心胸開朗，欣喜若狂，可以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洪棄生善於品賞風景，如進入安徽改水行長江，認為在舟中品賞風景，勝於憑樓看山，文云：

是時雨止，夕照滿江，江上無浮洲，一白無際，如在太湖，斜陽映之，雲樹熹微作淡紅色，人在舟中風平浪靜，遙觀兩岸，勝於憑樓看山。⁸⁵

他引導讀者在舟中可以用全面視角欣賞夕照中的山水，觀賞四面的風景，體會新的意境，勝過憑樓賞景只能看一面。

蕪湖在他看來，雖然比昔日荒蕪，但入夜的夜色仍頗有可觀之處，其云：「浸江燈火，臨水人家，山色樹色，雜波光而上下，舟行稍遠，迴看昏黃深點裡，有大江茫茫，人煙杳杳，又勝似黃子久一幅富春圖⁸⁶。」⁸⁷白

⁸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03。

⁸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0。

⁸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0。

⁸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9。

⁸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4。

⁸⁶黃子久，名公望，與吳鎮、王蒙、倪瓚、吳仲圭號稱元四大家，而以黃公望為冠，有名作「富春山居圖」。參見故宮博物院編纂，《元四大家：黃公望、吳鎮、王蒙、倪瓚、吳仲圭》（1979）頁8~16。此幅畫後遭火噬為兩段，今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館，一半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天景色雖無可取，但是江邊夜色依然生動美麗，尤其迴看更是另一種美，可想像是一幅名家古畫，足見善品評山水者，任何時間、角度均可觀賞。

洪棄生對於美景認為不妨重溫其味，當他第一次專為鄱陽湖到含鄱嶺後，覺得景致極佳，其後又再經過，感覺如新書重溫，更能領受其意味，於是停轎，再上含鄱嶺，徘徊四顧，更見：「奇峰錯出，下裂鄱陽湖，則近見九江一帶，湖中大山小山不一，故不止大孤一山，亦不止所謂大芒山、小鞋山。」重溫風景，也是欣賞風景的另一種方法，可以更為深入品味，蓋以第一次賞景，多半匆匆忙忙，未能仔細欣賞，而「重溫新書」是其品賞景的另一心得。

居庸關有「居庸聳翠」之稱，為京師八景之一，但是洪棄生之所以前往遊覽，乃為了其地勢險要，故云：「余遊居庸而出居庸，為關險，非為景物也。」⁸⁸由此更深知他的遊賞與一般人不同處，有時不為其景，而為其地勢險要。

從以上所述，洪棄生急切前往所愛山水，獨具慧眼的欣賞風景與善於品賞山水，都可以看出洪棄生個性的獨特性，乃不同於流俗。

二、對景點獨具慧眼

洪棄生所遊覽的風景不一定是一般人必去的地方，即今日所謂的時髦熱門景點，他反而能慧眼獨具，遊人之所未遊。例如一般人遊金陵，只知遊城中秦淮河等六朝金粉所在，而不知泛舟於大江口，訪古今遺跡：「惟醉心城市，未有能叩寂求音，泛舟大江口與波濤上下，停橈躡屐，上翠顛，訪今古迹，是可惜焉。」⁸⁹他認為只有能在熱鬧的地方尋訪真正的山水古蹟，鬧中取靜，才是一位善遊者。

他認為一般人遊廬山：「皆侈談峰壑，深山峰壑，夫何足異，所異者，嵯峨蹇嶮間，有地可聚可耕山，可當世外桃源，斯為靈境，余故愛之。」⁹⁰原來廬山的佳處雖是「深山峰壑」，但在洪棄生眼中，還有更可值得欣賞與深愛之處，世外桃源是他的理想，而廬山「有地可聚可耕山」，可作世外桃源，故視為空靈之境，然一般人卻未能體會此一境界。

⁸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5。

⁸⁸「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3。

⁸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7。

⁹⁰「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9。

又如松江府有三泖九峰景點，也不是人人必遊之地，然洪棄生早就列入行程設計，在全書中出現三次，其第一次云：

遊人多遊蘇州，未有遊松江者，蓋不知松江有三泖九峰勝境，三國陸氏古蹟也。余擬北遊返後，乃遊松嘉杭紹四郡。」⁹¹

又云：「松江有三國六朝之蹟，三泖九峰之勝，然不獨上海人不聞，即松江亦鮮人知，火車日日過吳淞及嘉禾（民國以浙江嘉興、秀水二縣改置，尋改爲嘉興縣）二地勝處，無有下車往顧，可笑也。」⁹²認爲此地有佳山美水兼古蹟，一般人卻不知賞遊，既可惜又可笑。第三次則是他正式親自遊玩，對上泖有以下的描繪：

夕照涵空，湖光波上下又一境焉，別本澈（僧名）下船，一路見帆船無數，高樓夕陽而行，與初來時煙波渺靄間，見漁舟三五者迥異矣。船尾落日西紅，船頭九峰東翠，俯視泖中，千波萬綠，淨無纖塵。⁹³

可見洪棄生所嚮往旅遊的意境是幽靜淡雅，出塵脫俗，而非吵雜喧鬧，此自非一般俗人之遊所能體會。

三、雅俗觀

雅與俗一直是傳統知識份子和文人風格鑑賞和判斷的界線，也是傳統文人非常重要的美學概念，由此可以看出個人的品味。

在洪棄生的遊記中，可以感受到他極爲崇尚高雅，而強烈的反俗厭俗。從他對雅俗的看法，也可瞭解這位傳統文人的文化心理，在他的內心深處，值得賞玩的標準原則，就是非雅即俗，雅則美，值得欣賞，俗則不美，不足以觀，所以在《八州遊記》中被評論爲「俗」的對象很多，包括遊地、傳說、俗子、官吏、僧人、碑石題字、寺廟、景觀等等。

洪棄生對於旅遊的各處景點，並不是到人云亦云的地方，凡是他認爲俗氣不足一遊的地方，絕對不前往一觀。例如當他抵達上海，認爲除愚園、張園、徐園園景「泉石花卉，樓閣亭臺，均清華不俗」外，其他洋人公園或遊樂場所，如哈同園、西人公園、大舞臺、新舞臺、新世界等劇場，

⁹¹「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

⁹²「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4。

⁹³「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7。

這些都是到上海的遊客必遊之處，而他卻覺得「彌繁彌俗」、「俗不可耐」，毫無涉足遊覽的價值，其云：

若夫猶太人之哈同園、黃浦灘之西人公園，雖龐大可觀，然彌繁彌俗，余亦未嘗涉足。外此設劇場以勾引遊客者，若大舞臺、新舞臺、新世界等，劇色雖多，俗不可耐，故兒輩數與臺灣遊學生往觀，余從來未一往。⁹⁴

洪棄生批評這些有名的公園雖然廣大可觀，但是過於繁雜顯得俗氣。而上海各劇場有西方話劇、新式京劇、雜技等等，是一般遊客喜歡前往欣賞表演的場所，內容繁多，但是他卻認為俗不可耐，不足與觀，或許他對這些西方文化或西化的表演興趣不大，故被列為俗品，因此興趣泛泛，絕對不想也不去觀賞，充分流露出一種以文化高度自居的心態，而這種堅持，就是他另一種人格特質的呈現。

對於人物的品評，洪棄生也有俗僧、俗子、俗士、俗吏看法。他似乎對僧人向來不存好感，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洪棄生的詢問經常一問三不知的原故，缺乏文化素養。例如他詢問江西石鐘山的山僧，何以取名石鐘山，竟完全不知，反不如蘇東坡所作〈石鐘山記〉，由於親自探訪考證得知，而其他名山勝蹟的僧人亦是如此，言談更是無稽可笑，因此嘲笑山僧是「頑物」、「頑僧」：「彼山僧中日在石鐘山亦無所知，可謂頑物矣。余所過名山勝蹟問之僧人，亦往往不知，其所知所談，又多無稽而可笑，則頑僧又豈獨當時石鐘山哉？」⁹⁵因此對於各地寺廟的僧人亦以雅俗來品評，如：「金山寺近閭閻，寺僧遂俗不可耐，鶴林、竹林寺之僧不然，亦可異，焦山寺在雅俗之間。」⁹⁶按鶴林寺、竹林寺在鎮江南門外，為東晉時的古刹，離市區較遠，其寺處於山中，故極幽靜，竹林寺離鶴林寺不遠，亦極幽雅，金山寺則因靠近鎮江市區，故俗不可耐，可見市區的熱鬧煩囂，會影響寺僧修行的心境，影響氣質的雅俗。至於寺僧如強索香火錢，更為其所不恥，亦稱為俗僧。⁹⁷

他對好名之輩甚覺厭惡，這些人往往在風景區刻字題名，如廬山的三

⁹⁴「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5。

⁹⁵「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5。

⁹⁶「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4。

⁹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29。

寶樹，竟有好名的「乖蠹」者在樹上刻上名字，認為這些人破壞風景，必須處以黥面斷足之刑，其云：「有希名妄俗子，抉皮刻名，或留劣句三樹間，妄思與晉時物並傳，今護以欄欄，官禁撥刻矣。余謂此輩乖蠹，需要處以黥刑之刑。」⁹⁸洪棄生對於此輩的敗興缺德，十分氣結，故指罵為「妄俗子」。

有同樣行為的還有「俗士」者流，如在廬山龍潭石坡上有名畫家米芾所寫的「第一山」，刻劃完好，並有署名，卻有好名的俗士在字旁刻小字，乃云：「昔為無知俗士疥細字於其旁，致米公蒙不潔。」⁹⁹至於泰山東嶽廟附近，古昔原有蘇頌〈東封頌〉在大觀峰摩崖碑側，然今卻不見，竟被明俗吏以四劣字蓋其上。¹⁰⁰可見洪棄生對這種附庸風雅的缺德行為十分痛恨，一律以「俗」字冠之，認為他們只為好名而破壞古蹟，不知欣賞風景，保護古蹟，缺乏雅士的水準。

還有被洪棄生稱為俗吏的，如宋王安石將晉謝安的謝公墩據為己有，並作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此即後人所說安石在朝爭新法，在野爭謝壙的典故。如今此墩旁空地不足四畝，後來淪為耕田。洪棄生乃引張南皮（之洞）詩：「寄興在象外，一拳同東山。來爭無味名，猶是介甫（王安石字）賢。何人惜古意，勿使犁為田。」並稱讚其詩：「名流吐屬，不同俗吏，有是哉。」¹⁰¹洪棄生對於王安石的變法擾民本不以為然，曾於〈王安石論〉中評其「遺害國家，自古所未有」，¹⁰²而對於其強占謝公墩更不以為然，因此對於其詩，藉張之洞的詩，暗指為「俗吏」，而張南皮的詩則較其詩意境高雅多了。

對於寺廟的建築，洪棄生也有雅俗的看法，如在北京京城西苑的萬壽山建有白塔寺，他認為其形同胡盧，實不雅觀。¹⁰³又在京城西直門內看到相似的寺塔，云：「有上銳下豐，上圓下方如胡盧形而稍異者，喇麻塔也

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1。

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1~82。

¹⁰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23。

¹⁰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47。

¹⁰² 「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頁 19。

¹⁰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0。

，與北海寺塔等，而較揚州法海寺為高大，此為西番式，比諸中華塔實陋不可觀。」¹⁰⁴雖然是站在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立場，但是就其建築外觀而言，認為彼俗我雅，可見雅其實也代表文人的審美觀。

在一般的旅遊途中，往往會看到在碑上有題署。如洪棄生登泰山時，有明世宗嘉靖的內府監工者所立之碑，上署「盤路從此起工」，洪棄生則認為「太俗矣」，何不曰「雲路發軔處」，就文辭而言，的確雅致而有深意。又見碧霞元宮之泰山娘娘，認為「書太山奶奶，可笑也」，¹⁰⁵將「泰山娘娘」稱「泰山奶奶」，雖未指其俗，然就名稱而言，實暗指其俗。

文人一向喜歡在風景區題壁刻石，如果是名家，尚可為山林添勝，但是如果碑石雜立，則適得其反。如其登小泰山見：「路畔石碑林立，皆流俗效顰者。」¹⁰⁶洪棄生認為隨意到處立石碑，如造成雜亂，反為不美，皆是一般俗人學東施笑顰，故實為不雅。而泰山的觀音宮，洪棄生稱「甚幽雅，有尼姑亦頗雅。」稱讚觀音宮景致幽雅，尼姑亦因而看起來氣質雅，然在宮畔有乾隆時碑，其地景緻優美，有高山流水亭，卻不知何以改名斗母宮，他認為此名「殊不雅切」，而堅持不住在此宮。¹⁰⁷這是就名稱而論雅俗。

由上舉數例，可以看出洪棄生以尚雅反俗的態度遊賞風景，能雅則不俗，俗則不雅，這是他堅持的品評標準，他對崇雅反俗的始終堅持，實亦是他人格特質之一。

第四節 幽默與隨遇而安的個性

一、幽默的個性

洪棄生之二子洪棧材與洪炎秋兄弟，從小受到父親嚴厲家教管束，因此他們的印象，¹⁰⁸以及孫女洪緞的口述中，洪棄生是一位嚴肅不苟言笑

¹⁰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3。

¹⁰⁵ 以上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7。

¹⁰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7。

¹⁰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8。

¹⁰⁸ 參見洪炎秋，〈設身處地為孩子〉，《教育老兵談教育》（臺北：三民書局，1974年）（三民文庫 31），頁 157。

的長輩，讀他的文學作品，常令人覺得是他個充滿憂國憂民情懷的典型讀書人，一板一眼，毫無趣味可言。但是閱讀其遊記，卻能發現他內心世界的另一個面向，欣賞到他的文筆充滿趣味與幽默，甚至還會自我調侃，可看出他幽默的個性。

如遊太湖，見太湖有堯峰山七子山，乃謂七子山之高者稱堯峰，而清王阮亭（即王士禛，號漁洋，別號漁洋，詩主妙悟）取太湖玄墓山南漁洋山為號，洪棄生因而云：「今人知有漁洋翁，不知有漁洋山，是山水見奪於人。汪苕文號堯峰，（即汪琬，長洲人，字苕文，號鈍菴，晚居堯峰，因以字號。清順治進士，時與魏禧、侯方域並稱古文三大家）而堯峰之山猶著，則與文人平分之也。」¹⁰⁹同樣是取山水之名為號，卻有不同的評價，一個是「山水見奪於人」，為山水抱屈，一個是「山水與文人平分」，將文人雅事與山水融而為一，既幽默又帶有文學趣味，令人發出會心的一笑，也見到他個性幽默風趣的一面。

當他遊鎮江焦山返程時，看見山巔煙火吐空，則云：「循路至寺前舟泊處，則山巔煙火吐空，雷聲隆隆，方鳴砲祝雙十節，不啻為我送行。」¹¹⁰將炮聲當作在為他送行，豈非自我調侃又自作多情乎？

在鎮江象山下有一石庵，祭祀昭應瞿真人，洪棄生認為其上必有廟宇可觀，但是他卻說因急於遊北固山，不暇登陟賞幽，並云：「是亦猶俗士徇名耳」¹¹¹按北固山有傳聞劉備招親的甘露寺，也是吸引他前去的誘因，他雖明知此事為傳聞，但是仍急於前去一觀究竟，與俗人一樣，只好調侃自己也是個好名的俗士而已，才會不免從俗前往。

南京莫愁湖有「勝碁樓」，相傳明太祖與中山王徐達（封魏國公）在此賭棋，如輸則以此酬之，太祖果然輸棋，故名「勝碁樓」，樓下前廳，懸中山王像，屏後懸盧莫愁像，洪棄生乃幽默的調侃云：「英雄兒女各平分」；然敘至此樓右為曾文正公閣（即清曾國藩），較勝碁樓雄偉，則不能不為盧莫愁抱不平，謂：「余按徐魏國佐創有明天下，而乃區區與女子爭一湖；曾文正締造有清江南，亦復來占此一角湖山，何所見之不廣，豈

¹⁰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2。

¹¹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

¹¹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31~32。

英雄賢豪有所未足，尚須附兒女群釵也耶！豈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不可得而易耶！」¹¹²按名人出現在名風景區，本是後之好事者錦上添花，並非古人自由意志為之，¹¹³然洪棄生卻從文學、歷史的角度切入景點，冷眼旁觀，既幽默風趣，又略帶諷刺的語氣作評論，讓讀者或旅者添增思考的空間，而不僅限於表象的山水欣賞。

洪棄生特別欣賞江西小孤山，乃將之諧音為「小姑山」，形容其如美人般之秀麗，並與馬當山比較，認為：「以此與馬當相視而笑，恐馬當或自慙粗材，如項羽之對虞姬，莫愁湖上盧家少婦與中山侯王共有千古，小姑亦又過之。」¹¹⁴將小孤山與馬當山之比較，聯想到虞姬對項羽，又提及盧家少婦與中山王共千古，小孤山反而勝過莫愁湖，充滿了幽默與豐富的聯想力。

當他見到廬山天池古寺有無數德政碑、去思碑在西門外城牆外，常遭行人洩溺，乃云：「此輩恰宜領略此味。」¹¹⁵蓋以這些德政碑與去思碑，皆為好名之輩所立，反而遭人洩溺唾棄而聞臭，真是合該如此，罪有應得，可謂謔而不虐。本章第三節曾提有好名的妄俗子在廬山三寶樹上抉皮刻名或留劣句，認為需要處以黥刑之刑，以及在泰山東嶽廟附近，古昔原有蘇頌〈東封頌〉在大觀峰摩崖碑側，然今卻不見，竟為明俗吏以四劣字掩蓋其上，他對這種附庸風雅的缺德行爲加以批評云：「此後有此事，當施以劓刑。」¹¹⁶按黥刑是在臉上刺字，劓刑是斷足，劓刑是截鼻，都是古代很重的刑罰，可見其對這些好名者破壞古蹟的行爲恨之入骨，然卻用幽默的語氣面對，使讀者發出會心的一笑。

又如登上其嚮往的岳陽樓則云：「康熙時孫文定遊岳州，恨無岳陽樓，余之遊後孫公二百數十年，而得見孫公時未見之古蹟，登康熙季重興之古樓，則余斯世雖不幸，余斯遊尚可一幸焉。」¹¹⁷洪棄生既感傷自己生逢亂世，但又為自己能見到康熙時孫文定所未見的岳陽樓，感到幸運。同樣

¹¹² 以上兩段引文，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48、49。

¹¹³ 按勝基樓等被損毀後，均由曾國藩主持修建，故有曾文正公閣以紀念。

¹¹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1。

¹¹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88。

¹¹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23。

¹¹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6~117。

的心情也出現在他遊濟南時遊賞金綫泉，其云：「元遺山濟南行記，謂金綫泉有紋若綫，徘徊泉上三四日竟不見，故有『且向波間看玉塔，不須橋畔覓金繩』之句，余來時立見之，可以傲前賢矣。」¹¹⁸他認為元好問專程到到濟南未能看金綫泉的奇景，而他來到後就見到，自覺可以誇傲前賢，充滿興奮與驕傲之情，差可自我安慰。

當他登臨西湖附近的吳山，則云：「昔完顏亮欲立馬吳山第一峰，而調六十萬大軍下江南，卒不得逞而死，余以一介書生，裹六月糧，行萬里路，復徘徊吳山巔，可以傲秦皇、漢武矣。」¹¹⁹可看出洪棄生頗為自豪，以他一介書生，行萬里路，可以徘徊於吳山巔，勝過金朝完顏亮未能立馬吳山，更可傲視秦始皇、漢武帝，雖亦是自我調侃，卻充滿豪情壯志，大有不虛此行之慨。

洪棄生所處的時代，雖已進入民國，但是他對洋人猶存夷狄的觀念，如至廬山的蘆林則云：「蘆林昔多蘆竹，今為洋人所聚，起洋樓，……而鑿山石，剝山骨，可悲也。昔人謂名山恨僧占，究屬韻事，今則名山恨夷占，大殺風景矣。幸華人亦多與爭鬪，起別墅於其間，差強人意。」¹²⁰並譏笑云：「牯嶺一帶爭為洋樓，不獨僞氣，亦似佛頭積鳥糞。」¹²¹他認為今日洋人仍然欺負中國，侵佔土地，因此將洋人所蓋別墅洋樓，形容為「佛頭積鳥糞」，令人發噓。其〈入廬山〉十五首詩中亦有云：「整駕出蘆林，再入白雲鄉。樓閣露雲表，泉木護山房。佛頭積鳥糞，深深禮拜堂。」¹²²他形容洋人在廬山美景蓋禮拜堂，猶如在佛頭上積鳥糞，令人厭惡。經過蘆林時，見「蘆林下見村中洋樓纍纍，且多蓄泉水，占地之長且數里，腹地名山，亦畀外洋，何國中無人也。」¹²³他覺得腹地名山都被洋人強佔，乃責問難道中國無人？尤其看到西湖有俄人哈同園，占據一隅，乃云其有如「西子粉靨著一黑子」，¹²⁴既諷刺又幽默的表達他對洋人占地的不滿。

¹¹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11。

¹¹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6~297。

¹²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9~70。

¹²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9。

¹²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5。

¹²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76。

¹²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96。

二、隨遇而安的個性

能因時因地轉換心境，就是隨遇而安的個性。洪棄生爲了能完成遊覽八州景點的心願，往往能隨環境調整，忍受旅行困頓的艱苦。如至山東曲阜，曾面臨無米飯、蔬食、麵包的窘境，僅以食麵條果腹，夜晚就寢時，竟無枕頭：「乃取行李作枕，可謂『飯疏麵飲水，曲衣包而枕之』矣，寒氣襲人，終夜不舒適，惟以一睹聖蹟為快耳，樂道則未也。」¹²⁵爲了能瞻仰孔子的聖蹟，雖忍受飲食的缺乏與身體的不適，也心甘情願，還自謙不能與孔子在《論語》〈學而篇〉所說「飯疏食飲水，屈肱而枕之」的安貧樂道相比。

又一般人旅遊最不喜歡遇到下雨天，因爲會影響遊興，不巧的是，洪棄生遊山玩水時經常遇到下雨，爲了不影響旅遊的好心情，便將心境隨狀況而加以轉換調適，表現出隨遇而安的態度與個性。例如〈遊太湖遇雨〉詩云：

笑我遊名山，常有隨車雨。今來太湖中，雨意復如許。……或者洞庭君，為我洗塵緒。此意亦良佳，山靈非我拒。¹²⁶

由於晴雨意境各有不同，洪棄生將下雨時本爲不愉悅的心情，轉化爲洞庭君爲他洗塵緒，這種良佳美意，豈可拒絕，因此他常冒雨而行，反而使他更能領略風景的另一種趣味與境界。因此在太湖雨中飲酒品佳肴，並於燈下聽雨，反而覺得：「酒罷憑欄一望，宛乎昂頭天外也。」有超然於物外之感。¹²⁷到了揚州遇雨，乃云：「坐車看十里揚州，來時雨絲風片，遊時忽破斜陽，遊後雨復淋漓，此為天公做美，以優遊子。」¹²⁸來到景點時，是「雨絲風片」¹²⁹之景，而當開始遊覽時，又變晴天，乃以「忽破斜陽」形容，使他能看到雨後斜陽的景觀，「破」字極爲傳神，而遊畢之後，又下起雨來。他認爲在遊覽中得以同時見到晴天和雨天兩種不同的景致，真是「天公做美」，特別優待我這個遊子。如此一來，使心情變得非常愉快，若爲一般人則必埋怨老天不作美，足見他是一位善於品賞山水、善於

¹²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94。

¹²⁶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4。

¹²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1。

¹²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23。

¹²⁹ 此用明傳奇「牡丹亭」遊園之句「雨絲風片，煙波畫船」。按洪棄生頗喜愛傳奇。

遊賞山水的旅者。

當舟進入安徽，洪棄生描述其景：「午後所過兩岸，歷歷州汴，人家臨水，綠樹成村，時在雨中，成一幅江千小米圖。」¹³⁰因為下雨，反而彷彿見到一幅山水名畫。又遊廬山常遇雨，有一日將出遊，卻白雲滿山，雨猶滴瀝，然他認為如果不出遊：「則二千里之行，虛度一日，乃喚兩轎向棲賢行，盤牯嶺中，處處蒼松疏林，滴滴如珠，翠綠浸衣，牯嶺大澗，灣環嶺中者，水聲淙淙矣。」¹³¹冒雨而行，反而得以欣賞意想不到的美景與意境，使心情更佳。他遊廬山的最後行程，應是到東林寺、西林寺兩古蹟，但是卻大雨傾盆，其形容如下：

風聲雨聲，長衝嶺上樹聲，長衝澗裏泉聲，天籟滿樓，雲氣尤滿樓，人在三樓上，如乘舟在滄海洪濤中，至天明為九月初四日，雨益麤，四望廬山，茫茫成雲海，雨水成汪洋，彷彿四年前遊關嶺遇暴雨情景，¹³²皆生平壯觀也。¹³³

雖因為下雨而中斷行程，然而在樓上可以聽到風聲、雨聲、樹聲、泉聲，有如交響樂般，可享受聽覺之美，而四周有如身處在滄海洪濤中，遠望廬山，一片茫茫的雲海，此種景致何等視覺之美，是可遇不可求的奇景，反而更能享受遊廬山意想不到的壯觀意境。

此外，對於交通工具的臨時改變，洪棄生亦可做到隨狀況調整。遊蘇州太湖時，本要搭定期的小火船，然當他出發時，正好無船，於是改僱帆船，乃云：「行雖緩，而可多賞風景」，¹³⁴此與陸游往小孤山時，正好深秋水少，舟行頗為遲慢，以致不能趕行程的心境相同，《入蜀記》描述云：「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¹³⁵舟行遲緩，反而可以慢慢的四顧，瀏覽風景，洪棄生雖因情況改變，反

¹³⁰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52。

¹³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69。

¹³² 按棄生庚申年（民國 9 年）作有駢文〈遊關嶺溫泉記〉，描述其遇暴雨的情形，讀之更令人驚心動魄，摘錄如下：「山洪驟合，林木飛颺；驚濤擁石，陡漲奔雲；……群湍煙噴，萬石雷碾；浪花聚雪，灘砥泐瀧。泉眼洩雲，如荼如火；峭壁走瀑，如虬如龍。臨危閣、危梁以遐遠眺，信山中、雨中之大觀。……」

¹³³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85。

¹³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0。

¹³⁵ 杜老指杜甫，引詩見杜甫，〈次空靈岸〉：「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

而能轉換心情，仍能盡遊賞之樂，亦不讓杜甫與陸游專美於前。

又在前往廬山黃龍潭途中，轎夫強迫他要自己攀登，以便可以不用出力氣得到銀兩，洪棄生乃將他叱回，自己攀登，乃云：「故行此僻途，然亦得以領略幽奧無人之境，未為不佳。」¹³⁶ 自行攀登的樂趣與坐轎所見景致不同，不坐轎反而可領略到山中幽靜深奧的意境，未嘗不是美事。

總之，旅者在遊覽過程中，都不免會遇到突發或不適的狀況，難以事事皆如人意，但洪棄生都能加以化解轉換成有利於自己的情境，這就是隨遇而安和開朗樂觀的個性所使然，才能永遠維持愉快的旅程。

第五節 喜品評人物

洪棄生接受儒家的傳統教育，對中國傳統美德中的人品、氣節十分重視，因此常為有氣節的人物立傳，如〈洪烈女傳〉、〈無錫俞節母趙太恭人七十壽辭〉，¹³⁷這是對固有道德的執著，因此他不僅以此嚴格要求自己，也以此作為品評人物的標準。在《寄鶴齋詩話》中，他不但論詩人的詩品，更論人品，他看不起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三種人物：一為變節降敵者如王粲、¹³⁸及吳梅村，¹³⁹二為逢迎諂媚者如初唐宋之間諂媚張易之，¹⁴⁰三為不能負責到底的政治人物，如乙未抗日戰爭中的唐景崧、劉永福、¹⁴¹林朝棟等人。¹⁴²

在遊記中常見洪棄生隨所遊景點，褒貶品評古人，且直言不諱，從其褒貶中可以看出他對此一人物的價值觀與主張。如他曾在《寄鶴齋詩話》評吳梅村的人品不高，即使是因為讀了吳梅村的詩才來到蘇州拙政園，仍謂拙政園最後的主人為明末清初降清的相國陳之遴，遂評曰：「梅村晚節

妙。……」，楊倫編輯《杜詩鏡詮》（下）（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頁1327。陸游，《入蜀記》卷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27。

¹³⁶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69。

¹³⁷ 以上二文參見1993年臺灣文獻會出版之《寄鶴齋古文集》，頁191、207~208。

¹³⁸ 見《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頁115。以下簡稱「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

¹³⁹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頁82。文云：「人品遠不及嶺南」。

¹⁴⁰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頁80。

¹⁴¹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頁134。

¹⁴²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頁94。

不終，即陳之遴以富貴相汲引，其與王炎午（初名應梅，文天祥被執，作祭文以勵其死）生祭文宋瑞（天祥），張子惠死勸謝疊山（翱），用意判若天壤，使梅村當日不出山，今日亦何異陶靖節（淵明），此古人所以慎納交也。」¹⁴³相對於吳梅村受陳之遴以富貴相汲引而降清，洪棄生舉出文天祥、謝翱的寧可為國盡忠，保存氣節而死，也不變節降敵，以及陶淵明的隱居以明志作比較，他為吳梅村的降清失節感到惋惜，追究其因，乃是交友不慎所致，更提出交友謹慎的重要性。事實上，洪棄生與日本人採取不合作態度，不為日本人做事，隱居於鹿港市廬中，就是對自己的要求保存氣節的實踐。

當遊洞庭湖時，過岳州城東三國魯肅墓，洪棄生認為其墓：「雖無周廬曲牆，佳植美蔭，如小喬美人風致，而卓然特立，正恰得偉丈夫氣岸。」¹⁴⁴稱讚其墓四周景緻，雖無周瑜的幽美美，亦無小喬的風致，但正因為其不講究外在形貌，反而顯得「卓然特立」，更顯得有偉丈夫氣概。而後考證其墓有三處，乃有感而發：「自是後人仰其豁達高風，規定江表四世基業，兼有愛漢之心，特於名山水處，留其爪痕，吳下阿蒙豈能沾此餘沫矣。」¹⁴⁵在《八州詩草》〈岳州城東魯肅墓〉則更稱讚其功業云：「……萬人屯巴邱，曾建魯侯旌。雄風繼公瑾，威武在南荆。愛漢心未艾，氣軼呂蒙城。……」¹⁴⁶在詩文中均提及「愛漢」一詞，乃指其能與劉備共同破曹操，為國家立下不朽的功業，其氣度豈是以卑鄙手法將蜀將關羽逼至麥城的呂蒙所能比。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以蜀漢為正統，其所敬佩的是能建立基業的忠臣，而不恥於呂蒙的用不正當手段得勝。

火車經過河南的焦莊，相傳此地為宋將焦贊駐兵處，焦贊曾隨從丞相富鄭公（富弼，封鄭國公）鎮守瓦橋關，又曾屯兵商水城西南，然其事蹟，並不見於《宋史》，僅附載於《元史》遠孫焦德裕傳。又焦砦古蹟，載於《商水縣志》，後人建有焦砦寺以紀念其功業，洪棄生乃為其發出不平之鳴，既怪《宋史》未為其立傳，即使在〈富弼傳〉也未記載其鎮守瓦橋關，也不附見焦贊。乃云：「焦贊之名，著於邑乘，播於俳優，雖不史，

¹⁴³ 「文獻會本」《寄鶴齋詩話》，頁 14。

¹⁴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19。

¹⁴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20。

¹⁴⁶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40。

亦足以自豪矣。」¹⁴⁷蓋以焦贊雖為修宋史者所疏漏，未列入正史，但是能載於縣志，在戲劇中演出，流傳於民間至今，也足可自豪了。

山東大明湖歷下亭亭壁有董觀潮所繪北海太守李邕及杜甫像，洪棄生不禁嘆云：「李邕屈殺，杜甫飢困，至今仰之生氣儼然，千秋百世，固不以富貴生死論也。」¹⁴⁸唐李邕為李林甫所殺，杜甫則終生貧困，抑鬱不得志，洪棄生提出他的品評人物的標準，是不以富貴或生死論人。

洪棄生評論人物直言不諱，令人感到痛快淋漓。如甘露寺外有朱子寺，卻有革命武人陶某建祠在旁邊，乃諷刺曰：「不啻佛頭著穢」，¹⁴⁹與批評洋人在廬山蓋別墅、禮拜堂是「佛頭著穢」，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貶抑之意相同。

當他遊山東大明湖時，在小滄浪亭亭左有鐵公祠，是奉祀明抵禦燕王棣而戰死的鐵鉉，洪棄生對他頗為推崇。遊記中附錄有嚴正烺的對聯：「湖尚稱明，問燕子龍孫，不堪回首；公真是鐵，惟景伎方血，差許同心。」洪棄生稱讚由於鐵鉉的死守山東，才使得燕王逆氣，不能過德州一步，其云：「使楊文遠東兵不潰於直沽，則燕棣必不敢道過東平而南下，逮乎燕棣篡立，誅除忠良，慘無人理，暴於傑紂倍蓰，天道不可問矣，今則鐵公不死，成祖久滅，嚴氏聯語，洵是為之吐氣。」此為稱讚忠臣可以傳世久遠。

此外，大明湖另有張公祠、李公祠，點綴湖景，乃云：「張即開封所祀之張曜，李則李鴻章，以豪富蓋天下，挾其雄貲，到處建為專祠，目前氣焰猶張，更三十年後，冰消雪暝，終有鐵樹，必無李花（或謂三十年，海外必以鑄秦檜之鐵鑄李相矣。）」¹⁵⁰「鐵樹」指鐵鉉，「李花」指割臺賣國的李鴻章，洪棄生將李鴻章比為秦檜，預指其人將如秦檜遺臭萬年，「海外必以鑄秦檜之鐵鑄李相矣」，可見其對於誤國賣國的李鴻章深切痛恨。迨由天津返臺，經威海衛附近的劉公島，認為其地勢險要，明置衛，清光緒初設為軍港，然而：「甲午之役，海軍蟄伏不敢出，日人猶不敢攻

¹⁴⁷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2。

¹⁴⁸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4。

¹⁴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32。

¹⁵⁰ 以上兩段引文見「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05。按張曜字亮臣，河北大興人，早年從軍，授固史知縣。光緒 11（1885）年授河南布政使，光緒 12 年調補山東巡撫。

其前，繞後路從榮城灣登陸，有可守之地，無可守之人，李鴻章之肉，其足食乎？」¹⁵¹在甲午戰爭中，守遼東的海軍不敢出戰日軍，乃評曰：「有可守之地，無可守之人。」導致日軍繞道榮城灣，清軍在戰爭中失敗，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洪棄生將所有錯誤都歸咎於李鴻章，乃有食其肉，猶嫌不足之恨。

洪棄生對於同是宰相的子產與庾亮的評價有天壤之別，評曰：「子產惠民敬上，內輯七穆，外和二強，奠鄭國于磐安。庾亮一執政，而虛僑債事，殘破晉國，去王衍不遠，豈可望子產趾踵哉。」¹⁵²因此遊鄭州時則四處尋訪子產的「遺愛坊」；至於晉明帝時的庾亮，對於他治國的「虛僑債事，殘破晉國」不以爲然，並與好清談的王衍相比。在《八州詩草》有如此的評價：「……晉代論名卿，元規（庾亮）實平常。河山幾破碎，風月徒平章……。」¹⁵³足見政績的良否，亦是他品評人物的價值標準。

洪棄生乘京張鐵路至居庸關過京張鐵路，由所立之碑，知道詹天佑於宣統時測量自京口三百七十里，從石佛寺直穿八達嶺，須鑿隧道六千數百尺，經十八月閱完成所有隧道，共計京張鐵路的完成，費時達四年，歐美技師均大爲嘆服其費省工巧，洪棄生不禁稱讚其亦爲中國人才。¹⁵⁴可見只要有貢獻於國家社會者，都是他所稱讚的人物。

而對於雍和宮發生的宮廷帝位之爭，洪棄生頗有微辭，其云：「雍和宮之義，本《漢書》河間王三雍宮之對，應劭謂雍者和也，和天地君臣人民也，康熙廢太子，諸皇子爭覬覦，親戚大臣受譴甚多，世宗既踐阼，骨肉戮辱靡不至，所謂和者安在哉？」¹⁵⁵此暗諷康熙與雍正二帝在處理繼皇位、爭皇位手法的不當，雖是清帝，亦不能免於他的批評。

從以上所述，可看出洪棄生對於人物的品評對象包括帝王、宰相、文臣、武將、詩人，其品評標準爲氣節、品德、事功、政績，凡此均爲儒家傳統文化中爲人處事的價值觀，其中以氣節爲第一品評標準，凡有不合其標準者，必受到洪棄生嚴格的批評。此種喜好品評人物，也可說是洪棄生

¹⁵¹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84。

¹⁵²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139。

¹⁵³ 「文獻會本」《八州詩草》，頁 36。

¹⁵⁴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60。

¹⁵⁵ 「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 266。

事事要求完美的個性表現。

總之，本章從《八州遊記》寫作內容中的題材選擇、文字描述、抒發議論等，加以詳細分析歸納，可知洪棄生對於所遊景點的山水或古蹟，不斷地發出因戰爭而受到破壞的慨嘆與批判，尤其是民國建立之後，仍因軍閥割據戰爭頻繁，造成生靈塗炭，古蹟被駐軍霸佔而不能遊賞，見證到戰爭的殘酷與負面影響，更是深惡痛絕，於是歸納出他的一種反戰思想，而這個思想，正是人道主義的具體表現，與洪棄生悲天憫人的天性相互吻合。此外，洪棄生在面對事物疑問的反應，採取求真求實的考證態度，就是科學精神的表現。面對佳山美水，那種急於前去遊賞以及崇雅反俗的堅持態度，也是他人格特質的呈現。尤其是遇到環境狀況改變，他都能隨緣隨性，以幽默的態度處理化解，可以隨遇而安，隨時轉換心境而加以適應，以及月旦人物追求完美的個性，都是他的人格特質表現。所以從《八州遊記》中，可以瞭解洪棄生人格特質以及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這才是洪棄生的完整面貌。

第十章 結 論

《八州遊記》是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鉅著，全書多達 21 萬餘字。其遊蹤遍及大陸十省，內容豐富，包括描述自然景觀，記述人文景觀，考據文史地理，抒發感慨議論，無不字斟句酌，實地實錄，絕無虛飾誇張之句，所以讀來頗為費工費時而費事，不像現代的白話山水遊記，可以輕鬆愉快欣賞品讀。因此若欲將全書通透瞭解，必須耐心地用心細讀，並隨時考查文中所引詩文古籍，方可克盡全功。

由於目前學界對於洪棄生的研究獨缺旅遊文學此一領域，筆者基於對「洪棄生研究」的使命感，乃決定從事《八州遊記》的研究，希望能將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題材從文學史、版本學、詩學……等，拓展至新的旅遊文學，並開啓洪棄生旅遊文學作品的研究，以便未來進一步能完成全面性的「洪棄生專題研究」。本論文主要目的是呈現《八州遊記》的價值與貢獻，所以筆者不斷交叉運用各種科學治學方法，將《八州遊記》的內容作深度的探討研究，使動機與目的達到密切的結合。

所謂「文如其人」，文章正是作者心靈的展現，作品反映人品，作品的品味，與作者的人品關係十分密切。如《離騷》之所以成爲中國古典文學的上品，是因爲屈原的愛國主義與高風亮節，令人敬佩。而洪棄生的文學作品（包括旅遊文學）在臺灣古典文學中的評價很高，佔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他面對日本異族的統治，絕不屈服，不學日語，不爲日人做事，不用日本年號紀年，不做日本臣民，以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氣節觀周旋頑抗到底，而且心懷中國本朝，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人品可佩。而他到中國大陸旅遊，就是懷念祖國的表現，因此要想真正瞭解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八州遊記》，必須對於洪棄生的時代背景——從清代到日治到民國，其所處時代變遷的反映，以及其個人的思想、品德、事蹟，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才能出入其間而掌握真義。

基於地緣、血緣、文化緣關係，在洪棄生心目中，臺灣與大陸永遠是一體不可分隔的，因此不論是乙未割臺前後的清朝，或新建立的中華民國，都是他心目中的祖國。身爲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中國文化是他的精神原鄉，中國文學是他唯一的寫作模式，中國歷史人物和歷史變遷，則是他往

來胸中的參照對象，¹絕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此一信念對他而言永遠是堅定不移的。以此觀點來看洪棄生的《八州遊記》，可以深刻領會他的寫作意旨，是以永遠的文化祖國為主軸，貫穿全書，留下不朽的心靈篇章。

由於《八州遊記》目前尚無學者作專題式的全面研究，可供參考的研究及資料極少，因此筆者必須將文本內容反覆閱讀，一面參考印證其所引用經史子集各書，一面對照各種地圖，查考他的行程及景點的地理位置。並且不憚繁複，製作路線圖表，俾能深入瞭解其行蹤，而獲得其書的精髓所在。而《八州遊記》寫作方式，是採動線方式的描述，隨著景點描寫山水，或敘述古蹟，或作考證，夾敘夾議，有時很難掌握重點，每每陷於其考證的迷陣中而不能跳出，頗感枯燥難以卒讀。然經筆者多次不斷地反覆閱讀研究，始能探討其壯遊中華八州的旅遊動機、時代背景、景點行程設計，以及遊華後的收穫。本論文特別以「壯遊」一詞，顯示出洪棄生此次遠遊中國大陸的偉大與意義。洪棄生在日本殖民臺灣將近 30 年後，對祖國之情仍然懸念不忘，尤其以 57 歲遲暮之年，還能展開祖國的遠遊，不可不謂為壯舉，也可見其用情之深與毅力之堅強，故稱「壯遊中華八州」。其遊中華主要動機，就是因為長久以來對祖國山水與文化的嚮往。而後親自見到祖國人文風物之宏麗壯觀，故國版圖之遼闊偉大，而萬里長城蜿蜒於萬山磅礴之上，陶醉在秀麗壯闊的山水中，心胸為之舒展，一掃長久以來在日治下抑鬱之氣，更將平生鑽研的萬卷書，在祖國土地上親自驗證，那是一種將宿願及理想付諸實現的歷程，何其快慰平生！而後完成足以留傳後世的《八州遊記》、《八州詩草》，實踐了他的人生價值，更是他此行最大的收穫。

由於版本選用的正確與否，關係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因此特別獨立一章，探討「《八州遊記》的體式與版本」，將所蒐集的六種版本分析其差異，作為研究的基礎。由此切入《八州遊記》研究的主題，追溯洪棄生《八州遊記》的體式是承接宋陸游《入蜀記》和明徐宏祖《徐霞客遊記》的散文日記體遊記的體裁而來。洪棄生為文兼具寫景、敘事、抒情、議論、考證的特色，與前人相較，不僅更為詳盡並有新意。關於版本的探討，是

¹ 施淑，〈洪棄生先生的文化意識及身分認同〉，「2007 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 年 6 月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台文所舉辦），頁 8。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意外發現。凡是廣為流傳的書，必會產生各種版本，《八州遊記》亦是如此，由於新史料「初稿」的出現，因此目前的《八州遊記》版本共有：「初稿」、「成文本」、「臺灣詩薈本」、「文獻會本」、「油印本」、「悶道人藏本」六種，可知「成文本」並非洪棄生的第一次手稿，「成文本」的許多考證內容，是洪棄生根據日記再作增補而成，在「初稿」中皆未見。至於「油印本」與「悶道人本」將待日後繼續蒐集。本章可算是筆者研究中發現的新文獻資料。

至於寫作內容的探析，可說是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八州遊記》的體式雖與《入蜀記》、《徐霞客遊記》相同，然洪棄生有所長與偏重之處。經過筆者的分類耙梳後，分成四節討論分析，然而節與節之間仍為一體，並非截然劃分。洪棄生喜遊山水，最愛山川湖泉，對於自然景觀的描摩，善用簡筆勾勒，生動有致，頗見其功力。又遍讀古今歷史、文學、地理、人物等古籍，文史修養深厚，故對景點的古蹟、歷史變遷、民俗風物等人文景觀，著墨頗多，而能將各景點的特色豐富的呈現，如古典園林、寺廟殿堂、宮殿陵墓、名人故居、先賢遺跡、民風軼聞、生活百態，讀之猶如與他一同回到歷史現場。《八州遊記》中對景點的地理、文學、歷史考辨述異，內容繁複詳細，實為一般人所不及，也是《八州遊記》的價值所在。

此外，筆者並觀察洪棄生在遊記寫作中自然流露出對臺灣的鄉土之愛與濃厚的祖國情懷。「《八州遊記》中的家國情懷」一章，是從遊記的內容中分析抽繹出來，它是洪棄生的情感糾結所在，可以關照全書，故必須特別另闢一章專論。在洪棄生的內心深處，臺灣與祖國都是他的最愛，兩者互相牽絆，無時或離。蓋以熱愛鄉土是人類的天性，臺灣是他生長的地方，也是他終老歸宿的地方，自然具有深厚密切的感情。至於祖國大陸是他的原鄉，也是他浸潤中國歷史文化最悠久的所在，卻因乙未馬關條約割臺，使他與中國歷史的關係斷絕，時時心心念念，所以一旦有機會接觸，他一定不會錯過。當他在祖國旅遊時，是身在祖國，心繫臺灣，看到祖國的物產、稻田、村景、鄉村生活、水渠等，都會聯想到臺灣的情景，他把祖國河山和臺灣景點相比較，產生相通的景象，以解思鄉之情。身處祖國，猶如回到他的歷史文化原鄉，處處流露他的關切之意，意即默認中華民國是他的歷史文化祖國，於此可以推知他並無所謂的身分認同問題。

文章的寫作方法很多，如白描法、順敘法、倒敘法、歸納法等等，而遊記的寫作方式十分自由，題材廣泛，如何呈現其內容特色，運用巧妙各有不同。筆者透過分析歸納法，研究出《八州遊記》的寫作方法不同於前人之處，例如洪棄生喜將各景點相互比較，同一景點，則採時間前後比較，或古盛今衰，或古衰今盛，此為「對照比較法」，前人遊記並不多見。而引證詩文典故和考查古代典籍則更是洪棄生的兩個強項，皆非他人所能及。本章分成四節詳加敘述，以證明洪棄生多樣的寫作才華。

《八州詩草》是《八州遊記》同時的作品，其遊覽的景點與題材相同，僅是寫作體裁不同，一為詩歌體，一為古文體，然兩者猶如一體的兩面，必須同步研讀。透過《八州詩草》詩境的解讀，與《八州遊記》相互參酌比較，才能對洪棄生遊歷大陸的整體內容獲得全面性瞭解，其重要性可知，以是另立一章說明兩書之間互補的關係。筆者從兩書的對照比較，耙梳出不同之處與特色，再分別將各點列舉數例說明，如此使讀者得以更加明瞭兩書之間的密切關係。

經由上述對《八州遊記》的深入研究探討，筆者已可進入洪棄生的內心世界，探索其不為人知的思想與人格特質。從他對某些景點的多加著墨及描述的文字內容分析，可以歸納出他充滿人道主義的反戰思想。從他不憚其煩地做地理、文學、歷史的考證，顯現出他的科學求真精神；而他善於品評山水，以雅俗為遊玩與否的標準，故知其具有堅持而明確的雅俗觀。而從字裡行間無意中發現他並不全然是刻板的嚴肅形象，有隨緣隨興與隨遇而安的個性，而他臧否人物標準也是個人完美主義的表現，這些都可以在本章探討中獲得完整的認識與瞭解。一般讀者如僅是泛泛閱讀洪棄生的遊記，不易發現到他個人特別具有的主題思想與人格特質。

最後回顧每一章撰寫的內容主旨，檢視各章之間的連貫性，是否相互呼應，再分析《八州遊記》的對文學、史學、地理學、文獻學、旅遊學的價值與貢獻，並總結《八州遊記》研究的成果，並提出延伸研究的參考。

關於《八州遊記》的價值，以《洪棄生先生遺書》編者胥端甫對《八州遊記》的評論最為貼切。他認為洪棄生此次遊中華，除了能親睹祖國河山壯麗以外，最重要的是能夠「證平生鑽研所獲，而悉納於此部遊記之中

，其作用之大且久，故非僅宏藏山之業已耳。」²亦即《八州遊記》是洪棄生一生鑽研學問所得的結果與總體驗，其作用與影響之大，絕非一般的名山事業而已。

胥端甫又就其內容云：「州縣之建制，民物之繁衍，民俗之演變，則皆以時代之不同，有時而更，踵事增華，前人莫或觸於目而娛於心者，今皆為洪先生所目睹，形諸筆墨，採入奚囊，以成此《八州遊記》十三卷。」³稱讚他能將見到前人所未見的州縣建制、民物繁衍、民俗演變等，都記載於遊記中，使未到大陸祖國且身處異域的志士與父老兄弟，得以展卷披讀，看到他全部遊覽經過，而祖國的山川風土人物都展現在他的筆下，不僅「增益其離鄉去墓之情，加強其愛類離群之思，振奮其鬱勃橫厲之氣，其力足以保千軍萬馬，而使族類之愛固結於無窮，且對祖國時深嚮往之心，所以日據臺灣雖經五十一年之歲月，但迄今陸臺仍一體也。」⁴他認為《八州遊記》可使讀者更增加愛家鄉、愛族群之情，將鬱勃之氣振奮起來，其力量之大有如千軍萬馬，可使民族之愛團結鞏固於永久，所以雖日本統治臺灣 51 年，但是至今大陸與臺灣仍為一體。此外又可使違難海隅之各省人士讀了這本書，興起懷鄉愛國之情，此為遊記的價值與影響。胥端甫特別著重的是遊記中濃厚的對祖國之愛的影響力，因《洪棄生先生遺書》出版於民國 59（1970）年，當時政府播遷臺灣已經 20 年，但是當時並未放棄大陸主權，且尚在戒嚴，國人的觀念大陸與臺灣仍是一體。

筆者綜合本論文的研究，從《八州遊記》寫作內容、特色的分析，將其在文學、史學、地理學、文獻學和旅遊學的價值與貢獻，分述於後。

一、文學

洪棄生是位文學家，具有豐富的人文學養，加上其人細微觀察的特長，在遊記中對山水的寫景描摩比例雖不多，卻如成串的珍珠，頗有可觀之處。故胥端甫稱讚其：「隨處點染，又著墨無多，更幽然意遠，不禁歎為海上數百年紀遊專著之第一部佳構。」⁵他以清新簡練的語言描繪風景，極

²見〈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 196。此序作於民國 58（1969）年。

³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 196。

⁴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 196。按此序作於民國 58（1969）年，故有此說。

⁵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齋論文集》，頁 197。

爲細膩精緻，有如山水工筆畫，由其描寫小孤山、廬山的景致，即可見其一二。其文筆佳妙，簡潔清新，是部值得欣賞的文學作品。

此外在文學考覈方面有兩大貢獻，一爲指出前人詩文之誤，如指出金陵半山寺的「鍾山戍客奎光碑」所引李白「憶東山薔薇詩」爲誤用。「西塞山前白鷺飛」的西塞山應在南京清涼山；九江古蹟湓浦有庾樓，並非傳聞庾亮所建，有琵琶亭則是因白居易在此送客作〈琵琶行〉而得名。一爲解讀與景點有關的古代詩文，有助於今人深入解讀古代詩文，如解讀李白〈魯郡石門送杜甫〉詩之含意；「毋過雷池一步」原是庾亮信中不許溫嶠越過雷池到京城之句，洪棄生並指出雷池位於安徽望江縣東。一爲考證與景點相關的文學地名，並加述文學典故，更增加景點的文學趣味。

二、歷史學

在歷史學方面的最大貢獻，是能考覈出古籍記載與碑文的錯誤，如《御批通鑑輯覽》、《水經注》對赤壁地理位置記載失實。引書證明黃鶴樓碑記內容錯誤，辨明先有黃鶴樓，而後才有騎鶴成仙，非樓因仙而成名，這種辯證，矯正一般人習於舊說，不辨真相的通病。其次是考證地名沿革的正誤和典故，如「關塞」爲「闕塞」之誤，開封爲古之大梁、汴梁，鄆陵縣即鄭伯克段於鄆的史事。至於加述相關歷史事蹟，能使讀者加深對此景點的印象，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

遊記中有許多描寫歷史文物古蹟，古典園林如留園、獅子林、拙政園；名人故居及先賢足跡所至之處，如范成大的石湖、歐陽修的蜀岡平山堂、黃鶴樓；宗教遺址如洛陽龍門石窟，對其興建的歷史源由，及石佛的壯觀有細膩的描述；古代的宮殿的明故宮、開封汴宮的午朝門及龍亭；陵墓方面的明孝陵、孔林，尤其對孔林的外觀以及內在的結構更是不厭其詳地記述；還有洛陽的關林、曲阜的孔廟；而北京紫禁城宮殿的太和殿、中和殿、文華殿、天壇、地壇等，由於是他的本朝（清朝）的禮制所在地，更是大篇幅地描寫其建築的內外結構，保留當代古蹟的樣貌記載，有助於今日再作古今的考證。凡此可以看出對歷史學的貢獻。

三、地理學

洪棄生最爲重視輿地之學，認爲是文章寫作的基礎與素養，因此遊記對地理的考覈相當豐富，除指出山川風土的變遷、地同名異及地異而名同者外，使讀者了然於歷代山川並非永恆不變，免於混淆地理名稱，更重要

的是能指出前人記載或說法錯誤之處，舉證明確，足供後人參考。如南京石頭山、石頭城、鸚鵡洲、山東歷山、周瑜墓、魯肅墓、雲夢澤等有名的地方景點、古蹟所在地，一山一水、一事一地，皆實地考查與古籍印證推論，絕不輕易含糊以過，故成爲此書對地理學的價值與貢獻所在。

四、文獻學

如從文獻角度來看遊記的內容，何嘗不是瞭解當時中國現況的珍貴史料文獻，他對古蹟所作詳盡的記述以及偶有記載碑碣、對聯與匾額的內容，今日必多已亡失不存，或部分殘缺，可視爲文化古蹟方面的文獻。而對山川河流古今變化的分析，保存當時地理狀況，可視爲山水文獻，至今滄海桑田，如作古今對照，可作一印證。至於對宗教遺跡的描寫，可視爲宗教文獻；對民情風俗與傳說的記述，可視爲社會文化文獻。洪棄生沿途細心觀察各省所見民情風俗習慣的不同，如開封的民風純厚，城門貼「忠信篤敬，爲人根本」等格言以及送雪風俗。山東泰安男性辮髮多於河南，當時全國仍穿著圓帽長裘馬褂。還有河南鞏縣的穴居，湖北新嫁娘無鼓吹，鎮江瓜州與太湖牽纜的生活方式，凡此記述可作爲研究民俗的參考。因此《八州遊記》保存當時的文獻史料，實具有珍貴的價值。

五、旅遊學

就現代旅遊文化而言，自從政府解嚴開放中國大陸旅遊觀光以來，至今前往遊覽的人潮，仍然絡繹於途，尤其最近（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遊者更多，具見旅遊活動之盛。但是每個旅遊者是否能真正深入品味旅遊的樂趣，成爲知性之旅，而不僅是走馬看花，照相留影，到此一遊的「跑風景」的層次，則旅遊品質仍有待提升。因此在現代旅遊中如何注入新文化元素，也是未來旅遊的趨勢，因爲沒有高度的旅遊文化，就不會有高水平的旅遊活動。當今大陸旅遊活動既盛，則《八州遊記》的內容，實爲現代旅遊保留豐富的歷史文獻，爲現代旅遊提供深入的、經驗知識與資訊。⁶此外遊記對古蹟等所作詳細的描寫，亦可供旅遊文章撰寫及導遊者的參考，使現代旅者深入了每一景點的山川名勝古蹟，遊歷內容更爲精緻，提

⁶如家姐程玉鳳教授於2009年夏遊中原時，曾向河南大學旅遊學系提及洪棄生的《八州遊記》中對河南省各地如鄭州、開封、洛陽、登封的描述十分豐富，對方感到非常驚喜，立刻借來複印收錄作爲研究資料，並回贈相關論文資料，無形中增進兩岸學術文化交流。

升旅遊文化層次。

透過本論文的研究，具體提出《八州遊記》在文學、史地學與文獻、民俗、旅遊學的價值與貢獻，基本上已經肯定洪棄生在學術上的地位。由於本論文是對《八州遊記》初次研究，有些應詳細或深入探討的，然限於篇幅，使許多值得探討的議題無法處理，因此本論文的完成，只是一個開端，並非「洪棄生專題研究」的結束，以此為起點，仍可延伸許多未來可發展研究的論題。以下分別從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八州遊記》深入研究方面

本論文各章的內容，其實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空間，例如就版本研究而言，新史料「初稿」《八州遊記》並未出版，其內容與「成文本」有很大的差異，本論文只是作概略式比較，因此可以專文再深入探討其差異及價值所在。而《八州遊記》與《八州詩草》雖是同時遊中華的著作，但是由於詩歌、散文體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更值得分別深入作專題研究，如〈八州詩草的文學價值〉。至於「油印本」與悶道人所藏本，雖未能見及全貌，仍可繼續蒐集，如能發現，將能增添版本的新資料，與其他版本再作比較。

再者，由於洪棄生《八州遊記》考證所引用古籍甚多，是否完全正確，仍可以再進一步作探討。蓋以現代資訊發達，新史料的發現必然比洪棄生時代豐富，其中或許有不符記載或筆誤之處，可一一詳考，指正錯誤。如寫徐州的黃河：「入淮七百有餘年，直至咸豐三年，北決蘭儀銅瓦廂，而後全河挾大清河以入海，而淮始得專其瀆，徐州之民，無虞鯨之患矣。」⁷其「咸豐三年」應作「五年」。其他上海之論「三江」，山東之論「九河」，有關《禹貢》的論述，亦可以實際查考現代各類相關書籍作專題討論，使《八州遊記》更具正確性。

二、與其他遊記比較方面

可將古代遊記與現代遊記作比較，古代遊記如宋陸游《入蜀記》與《八州遊記》的寫作體式、寫作方法以及內容，頗為相似，且可能受其影響，因此可作〈洪棄生《八州遊記》與陸游《入蜀記》比較研究〉，專就二書作細部而深入探討。現代遊記則以連橫《大陸游記》為例，洪棄生在《

⁷「文獻會本」《八州遊記》，頁177。

《八州遊記》〈凡例〉有特別提及：「是記須與連君雅堂之撰參看，蓋自滎澤以北、榆關以東，遊者所不及，記中所未備，取而參稽，則中華大勢瞭然矣。」則連橫所遊地方比洪棄生多吉林省，而且連橫的內容偏於寫景與議論，屬筆記體遊記，對景點的描摹也各有所長，因此可以〈洪棄生《八州遊記》與連橫《大陸游記》比較研究〉為題，或作〈洪棄生《八州詩草》與連橫《大陸詩草》比較研究〉。在文听閣《全臺文》《臺灣日日新報旅行記》以及《風月報文輯》⁸所收錄的旅遊海外、大陸及臺灣遊記均可作比較，以凸顯《八州遊記》在所有的旅遊文學作品的價值。

三、就整體看洪棄生的旅遊文學作品

就整體來看，可以探討洪棄生「旅遊文學作品」在他的所有文學創作中所佔的比重如何？與其他題材相比，它的創作成就如何？再進一步亦可探討《八州遊記》在日治時期臺灣旅遊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如何？

由於洪棄生撰寫《八州遊記》必定參閱許多中國傳統的遊記而受到影響，如再擴及延伸至中國傳統的遊記文學，分析其特色，探討本書在中國傳統遊記文學中的地位，則更能肯定其價值。至若能以世界觀探討《八州遊記》在世界遊記文學中的地位，雖有極高的難度，仍可列為研究《八州遊記》的最高目標。

總之，「洪棄生研究」是筆者研究洪棄生的最終目標，《八州遊記》研究只是「洪棄生專題研究」中「文學作品專題」中「旅遊文學作品研究」中的一部份，其他還有《八州詩草》、短篇散文〈南臺灣遊記〉、〈新竹獅頭山遊記〉、古文、駢文、詩歌等等，均有待再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些作品可以在本論文《八州遊記》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探討，才算完成洪棄生完整的「旅遊文學作品研究」，當可更增加《八州遊記》本身的價值所在，進一步肯定他在旅遊文學上的貢獻。

⁸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7年7月。見第65、66、70、74、75冊。

〔表 9〕

洪棄生大事年表

※本表以陰曆紀日為主

公元	干支	清朝	日本	民國	年齡	事蹟	重要作品	備註
1866年	丙寅	同治5年	慶應2年		1歲	陰曆11月11日，陽曆12月17日出生於鹿港。		根據家譜。孫中山先生誕生。
1881年	辛巳	光緒7年	明治14年		16歲	就讀書塾。	「寄鶴齋文稿」上、中、下集。	清廷調岑毓英為福建巡撫，劉璈為臺灣道。
1882年	壬午	光緒8年	明治15		17歲	就讀書塾。	鈔明文改本二十七篇。「寄鶴齋文稿」上、中、下集。	臺灣南境大地震。
1883年	癸未	光緒9年	明治16		18歲	就讀書塾。	「鶴齋文稿」上、中、下集。	清廷命左宗棠酌派團練數營，增防臺灣。11月中法戰爭爆發。
1885年	乙酉	光緒11年	明治18		20歲	就讀白沙書院。	文：〈籌辦保甲議〉、〈自懺文〉、〈送許大兄存業自臺灣歸溫陵有感〉、〈公憤酷吏某令詳文〉、〈惜花賦〉。《謔礪集》始。《寄鶴齋制義文集》始。	臺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添設臺灣布政史。4月簽訂中法和約。
1886年	丙戌	光緒12年	明治19		21歲	2月參加秀才縣試，取結前列；4月府試未錄取。	文：〈瓦窰村讀書記〉、〈彰化興利除弊問對〉、〈春陰賦〉、〈春思賦〉	臺灣巡撫劉銘傳抵臺履任。
1887年	丁亥	光緒13年	明治20		22歲	2月參加縣試，4月府試失敗。	文：〈中國學西法得失利弊論〉、〈澎湖賦〉、〈募修敦煌大宗啓〉、〈募建彰邑節孝祠啓〉、〈報與張子汝南書〉、〈弭盜安良策〉、〈庾亮登南樓賦〉、〈春城無處不飛花賦〉。	邵友濂為臺灣布政史。設局臺灣鐵路總局於臺北，開辦鐵路。

洪棄生大事年表

1888年	戊子	光緒14年	明治21		23歲	教書	文：〈養氣箴〉、〈村莊讀書樂記〉、〈納涼小序〉、〈與張子汝南書〉、〈謝汝南見訪並及汝東書〉、〈訐姦論〉、〈上臬憲雪民冤狀〉、〈閱鈞天樂小柬〉、〈項王垓下聞楚歌賦〉	施九緞之亂攻彰化。淡水、嘉義、臺灣、彰化清賦工作完畢。在臺北設立水力發電廠，為臺灣電力之創始。
1889年	己丑	光緒15	明治22		24歲	正月參加縣試，3月參加臺南府試，知府羅大佑取為第一名，5月1日以案首入泮。8月參加舉人鄉闈未中式。仍讀白沙書院。11月與丁鵬結婚。	文：〈革冒籍移文〉、〈求試入泮文〉、〈公弔蔡茂才母許氏〉、〈連鄉保甲議〉、〈輓德化羅穀臣太尊文〉、〈募浚鹿港溪啓〉。	據族譜、《寄鶴齋詩話》、〈代蓮社賀入泮文〉。2月，慈禧太后歸政。
1890年	庚寅	光緒16	明治23		25歲		文：〈臺灣催科記〉、〈洪烈女傳〉、〈洪烈女傳後記〉、〈公弔施茂才祖母文〉、〈公弔王茂才母黃儒人〉、〈文開書院迎文昌並送字蹟啓〉、〈鑾共子論〉、〈彰化丈田記〉、〈寄鶴齋賦〉、〈春園賦〉、〈春日望遠賦〉。 詩：〈紀災行〉、〈催科役〉、〈洪烈女詠〉。	臺灣各地遭大風雨，災情慘重。
1891年	辛卯	光緒17	明治24		26歲	3月父江霖病逝，8月，姊病逝。8月參加恩科鄉闈失敗；與林朝崧訂交。	文：〈先考孝恭公墓志銘〉、〈哭寡姊文〉、〈寒梅著花未賦〉。	清廷准劉銘傳開缺，邵友濂補授福建臺灣巡撫，唐景崧為臺灣布政使。臺北、基隆鐵路完工。
1892年	壬辰	光緒18	明治25		27歲	任南投登瀛書	文：〈祭張汝南	設臺灣金砂總局

					院山長並教讀；與林資修訂交；5月長女碧環生。8月參加彰化觀風試。續讀白沙書院。好友張光岳病逝。	兄文〉、〈崇正學論〉、〈問彰化民情強悍動輒聚眾搶掠應以何法治之策〉、〈求聯甲成效說〉、〈勸學與及門〉、〈反柳子厚封桐辨〉、〈劉阮同入天台山遇神女賦〉、〈唐明皇宣李白賦清平調賦〉、〈遊子賦〉、〈桃花源賦〉。 詩：〈到北投寄兄〉、〈與汝東哭汝南二首〉、〈自汝南處歸新莊館舍路上有弔二首〉	於基隆。
1893年	癸巳	光緒19	明治26	28歲	1、2、5月參加臺灣知府陳文駿觀風試；春過訪丘逢甲；8月9日參加鄉闈報罷；12月、長子棧材出生；辭通志採訪局作省志；與李石鶴識交。	文：〈防海論〉、〈問民間疾苦對〉、〈八卦山銘〉、〈辭通志採訪局與友人李雅歆書〉、〈與呂汝玉書〉、〈問民間疾苦對〉、〈訓俗文〉、〈與邱仙根進士書〉、〈與悅秋先生書〉、〈鯤化鵬賦〉。 詩：〈題海外蓬萊圖〉	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請鐵路修至新竹。
1894年	甲午	光緒20	明治27	29歲	3月得瘧疾；7月至福州參加鄉闈試報罷；7月參加臺灣府觀風試。	文：〈與阿宗及門〉、〈論李穆唐書朱子讀唐志〉、〈籌海議〉、〈論西洋〉、〈借長生殿小簡〉、〈還長生殿傳奇又借他本〉、〈付鈞天樂與陳墨君書〉、〈封疆說〉、〈治縣說〉、〈封疆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唐景崧任第三任巡撫。7月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臺北至新竹通車。

						說〉、〈保甲事宜策〉、〈跋魏子默深書後〉、〈跋歐陽文忠公朋黨論後〉、〈擬作劉彥和文心雕龍序〉、〈班固燕然山刻石賦〉、〈虞允文勝金人於采石磯賦〉、〈西螺柑賦〉、〈擬吳質答東阿王書〉。 詩：〈秋試行役感詠〉、〈生子〉、〈求仙〉。 《謔齋集》終。		
1895年	乙未	光緒21	明治28		30歲	響應唐景崧抗日，任中路籌餉局委員；11月生母張氏病逝；任鹿港保甲局局員。	文：〈臺灣哀辭〉、〈先妣張氏墓志銘〉、〈與悅秋先生書〉。 詩：《披晞集》始。〈臺灣淪陷紀哀〉、〈臺灣官府紀事〉、〈割地議和紀事〉、〈老婦哀〉、〈澎湖失守紀事〉、〈洋兵行〉、〈停戰議和遣使紀事〉、〈外國保護紀事〉。 作《時勢三字編》。	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強迫清廷割讓臺灣。5月成立臺灣民主國，唐景崧就任總統，臺胞掀起抗日運動。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式。
1896年	丙申	光緒22	明治29		31歲	開始撰寫《寄鶴齋詩話》。	文：〈閱隨園詩話有感書後〉、〈復家醞巖孝廉書〉。 詩：〈臺灣土匪紀事〉、〈追述去冬時事〉、〈閒人話北部警事感作〉、〈檢疫歎〉、〈哀鴻篇五首〉、〈聞斗六一帶被毀有感〉、〈帝京篇〉。 《寄鶴齋詩話》	日本實施六三法開始搜查民間武器，並戶口調查。簡義、柯鐵、黃國鎮抗日。《台灣新報》創刊。

						始。		
1897年	丁酉	光緒23	明治30		32歲	8月生病。參加鹿苑吟社。與梁成相識交。	文：〈病中責鬼檄〉、〈與李雅歆書〉。 詩：〈函報林十適又渡海歌以寄之〉、〈感事自傷六首〉、〈感懷十二首〉。 《時勢三字編》完稿，《瀛海偕亡記》著筆。	臺灣人決定國籍截止。《台灣日報》創刊。北部強烈地震。10月德國占領膠州灣。
1898年	戊戌	光緒24	明治31		33歲	張瑞岳病逝。	文：〈如此江山樓詩序〉、〈與林幼春書〉、〈與家輝石孝廉書〉、〈與家其昌書〉、〈答報社書〉。 詩：〈感事自傷〉、〈哀苗山〉、〈與人談京師近事感作〉、〈林十自吳淞歸寄問江東名勝〉、〈宋梁子嘉先生歸粵長歌〉。	林少貓抗日。日人頒佈匪徒刑罰令。守屋善兵衛收買《台灣日報》與《台灣新報》，成立《台灣日日新報》。德宗下詔變法、慈禧三次聽政。
1899年	己亥	光緒25	明治32		34歲	次子棧揪生。	文：〈與林君〉。 詩：〈弔梁鈍庵〉、〈洪潦怨〉、〈沖西即事二首〉、〈詠鹽〉	日人設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
1900年	庚子	光緒26	明治33		35歲	與兄文瑞分家。	文：〈自跋船政論〉、〈論外夷乘機侵擾中國〉、〈跋林文忠公禁藥疏後〉。 詩：〈次韻答悅秋先生遊臺見贈〉	台灣總督府舉辦揚文會、成立臺灣習慣研究會。黃玉階倡設天然足會。義和團掀起八國聯軍陷津京。
1902年	壬寅	光緒28	明治35		37歲	與邱葦菱訂交。	文：〈與家醞巖孝廉書〉、〈與邱菽園〉。 詩：〈有感放歌二首〉、〈大掃除〉、〈題邱菽園	日總督府招降抗日義軍大掃除。《台灣民報》停刊。林少貓殉難。中俄訂東三省撤兵條約。

洪棄生大事年表

						興州選詩圖)。	
1903年	癸卯	光緒29	明治36		38歲	丁錫勳卒。 文：〈三約詩會不果赴戲與峻堂〉。 詩：〈弔從內兄丁錫勳茂才〉、〈文東西戰事感賦〉、〈見臺灣連坐法感題〉	日俄戰爭起。
1905年	乙巳	光緒31	明治38		40歲	詩：〈四十初度感賦〉、〈四十初度感賦〉、〈無聊自敘五首〉、〈風雨感事〉、〈遣意漫賦〉、〈自嘆〉。《披晞集》終，《枯爛集》始；《中西戰紀》。	臺北市開始裝設電燈。臺灣全島舉行臨時戶口調查。清廢止科舉考試。7月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8月停止科舉。11月中日訂東三省事宜條約。
1906年	丙午	光緒32	明治39		41歲	為霧峰林家客卿；11月長女碧環病亡。 文：〈與王箴君〉 詩：〈大討伐〉、〈地震行〉、〈弔亡女〉。 《瀛海偕海亡記》完稿。《中東戰紀》。	嘉義、斗六發生強烈地震。大豹社、阿母坪原住民抗日。德宗宣示預備立憲。
1908年	戊申	光緒34	明治41		43歲	詩：〈愴憶身世感賦〉、〈海外倬昇遐篇〉	臺灣縱貫鐵路(基隆至高雄)全線通車。打狗港(高雄)正式開工建港。光緒帝及西太后卒。
1909年	己酉	宣統1	明治42		44歲	9月，三子炎梓生，滿月殤逝。 詩：〈傷三兒彌月殤〉。	
1910年	庚戌	宣統2	明治43		45歲	贈梁啓超3本詩集。 文：〈與梁任公〉、〈跋李烈姬傳後〉 詩：〈次韻梁任甫與林家詩〉、〈喜次兒十二歲能詩兼畫〉、〈感事〉。	總督府廢街庄社制，改區爲制。《台灣司法》完成。
1911年	辛亥	宣統3	明治44		46歲	10月，四庶子遙孚生。應邀在櫟社之梁啓超歡迎會作陪客 詩：〈生四庶男志喜作〉。	辛亥革命成功，2月梁啓超遊臺灣。黃玉階等創立斷髮會。11月孫中山當選爲臨時大

							總統。
1912年	壬子		大正1	民國元年	47歲		文：〈施梅樵詩序〉。 林圯埔事件、土庫事件。中華民國誕生，1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清帝退位。3月公布臨時約法，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8月國民黨成立。
1914年	甲寅		大正3	3年	49歲	《寄鶴齋詩話》完稿。	詩：〈大風述事五十韻〉、〈田野即事四首〉、〈暴風悲〉、〈役夫行〉、〈剿番行〉、〈島詠二首〉、〈番山近事四首〉
1915年	乙卯		大正4	4年	50歲	日警強行剪去辮髮；遊日月潭。	文：〈遊珠潭記〉散文、駢文各一篇。 詩：〈遊珠潭嶼放歌〉、〈登珠潭嶼偶詠〉、〈厲行斷髮散足事感詠〉、〈逃剪髮感詠〉、〈痛斷髮〉、〈蓄髮詩〉、〈再為厲行斷髮詠〉、〈蓄髮詩〉、〈時俗尚新制感賦〉。 西來庵事件發生（瞧吧咩事件）。日本提出21條要求，5月承認日本要求。12月袁世凱改帝制。雲南起義。
1916年	丙辰		大正5	5年	51歲	夏偕子棧秋遊淡水，並持棧秋山水畫請洪以南指正。	文：〈重修鹿港文武廟暨書院碑記〉、〈紀遊雞籠〉、〈自跋紀遊雞籠後〉、〈遊炎水記〉、〈紀遊滬尾〉。《枯爛集》終。 中南部強震，南投、嘉義、臺中均有災害。3月袁世凱撤銷帝制，黎元洪任總統，恢復舊約法及國會。
1917年	丁巳		大正6	6年	52歲	出版《寄鶴齋詩轡》。寫信給太虛大師，贈《寄鶴齋詩轡》	文：〈寄鶴齋詩轡小引〉、〈寄鶴齋詩轡自跋〉。 詩：〈島上本事詩四首〉 5月督軍團叛變，月張勳擁清帝復辟，9月西南各省護法。廣州軍政府成立，孫中山任大元帥。
1918年	戊午		大正7	7年	53歲	加入倪軼池創	蔡惠如等發起創

洪棄生大事年表

						辦之「友聲社」；炎揪私取洪棄生存款6百元赴日讀書。		立「台灣文社」，12月訂立台灣文社規則。蔡惠如在東京成立「聲應會」。孫中山離粵抵基隆。
1919年	己未		大正8	8年	54歲	10月臺灣文社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加入為評議員。		1月發行《臺灣文藝雜誌》，10月「臺灣文社」在臺中正式成立。五四運動發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立。5月「五四」運動。
1920年	庚申		大正9	9年	55歲	拒見日本詩人兼小說家佐藤春夫。 3月遊關子嶺	文：〈遊關嶺溫泉記〉、〈遊關嶺歸途瑣記〉。	《臺灣青年》創刊。總督府實施、州、市、街、庄制。7月直皖戰爭。10月廣州軍政府瓦解。
1921年	辛酉		大正10	10年	56歲	任鹿港大治吟社特別顧問。8月重遊關子嶺。	文：〈遊關嶺記〉	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孫中山任非常總統。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11月華盛頓會議。
1922年	壬戌		大正11	11年	57歲	7月15日（陽曆9月6日）由檳榔嶼陪同往大陸遊覽，22日抵吳淞口，在上海受到詩人倪軼池、陳白沙、王植熱烈歡迎。10月24日離天津準備返鄉，洪炎秋留北京。	文：〈李氏半園記〉。北京大學出版《臺灣戰紀》、《中東戰紀》。 《八州詩草》始。	蔣渭水等組織台灣新聯盟。2月簽訂九國公約。4月直奉戰爭。
1923年	癸亥		大正12	12年	58歲	陰曆12月1日（陽曆1月17日）由福建返臺。洪炎秋考上北京大學。撰寫《八州遊記》。	正式撰寫《八州遊記》。未創作《八州詩草》作品。〈鳴劍齋遺草序〉。	《台灣民報》創刊。蔡惠如在日本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治警事件發生張我軍砲轟舊文人。2月孫中山設大元帥府於廣州。10月曹錕賄選。
1924年	甲子		大正13	13年	59歲	7月《臺灣詩薈》	文：〈反蘇明允	《臺灣文藝叢誌》

						刊載《八州遊記》；8月刊載詩文及《寄鶴齋詩話》。《臺灣文藝月刊》刊載其文。	孫武論》。正式撰寫《八州詩草》。	改名《臺灣文藝月刊》；2月《臺灣詩薈》。櫟社第一集出版創刊。9月二次直奉戰爭，10月直系失敗，11月段祺瑞任臨時執政。黃埔軍校建校，蔣中正任校長。
1925年	乙丑		大正14	14年	60歲	《臺灣詩薈》刊載詩文及《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遊南臺灣鳳山、屏東。	撰寫《八州詩草》。〈南遊臺灣遊記〉。	發生「二林事件」。悶葫蘆生發表文章，臺灣新舊文學之爭開始。《臺灣詩薈》至10月15日停刊，共發行22期。二林事件發生。孫中山逝世。「五卅」慘案。7月國民政府成立。
1926年	丙寅		大正15	15年	61歲	長兄文瑞卒。遊北臺灣新竹獅頭山。	〈新竹獅頭山遊記〉。	櫟社停止招收會員。臺灣在籍漢民族鄉慣別調查公布。製糖會社徵收土地，佃農聯合抵制。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
1927年	丁卯		昭和2	16年	62歲	長子棧材虧欠彰化信用合作社5萬元，逃到大陸，洪棄生以保人被捕入獄。	《八州詩草》終。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台灣民報》發行島內版。台灣民眾黨成立。
1928年	戊辰		昭和3	17年	63歲	2月初9日（陽曆2月29日）病逝。		根據日治除戶簿及墓碑記載。蔣渭水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5月「濟南事變」。10月蔣中正任國民政府主席，12月東北易幟全國統一。

〔後記〕

1. 「洪棄生大事年表」的製作，旨在能配合《八州遊記》，大略瞭解洪棄生生平重要大事與時代背景為主，並不作詳細說明。生平事蹟所參考的資料頗多，乃綜合《丁協源家譜》、《南安蓬島大演鄉洪氏家譜》、《寄鶴齋文贊》、《寄鶴齋詩贊》、《寄鶴齋觀風稿》、《洪棄生先生遺書》、《草屯鎮志》、《彰化縣志稿》等等，詳細書目，可參閱筆者《嶼嶼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

洪棄生大事年表

作品考述》、《洪棄生傳》。

2. 時間對照分公元、干支、清朝、日本、民國，而以陰曆為主。年歲則按中國人的習慣，以虛歲計算，出生即是1歲。
3. 作品繫年亦以重要者為主，參考作者所有文學作品，包括《寄鶴齋文管》、《寄鶴齋詩管》、《寄鶴齋觀風稿》、《洪棄生先生遺書》。文體包括詩、賦、散文、駢文。由於詩歌不容易分辨寫作時間，因此只選取有代表性的幾首，詳細可參考劉麗珠，〈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2000年，東海大學中國文學文系碩士論文）。文的方面包括賦、散文、駢文，只選文中作者有註記時間者。
4. 備註欄參考各種臺灣歷史大事、臺灣文學大事、中國歷史大事年表。臺灣部分主要參考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臺北：臺灣文藝出版社，1983年9月。

重要參考書目 (按出版時間排序)

一、洪棄生及相關研究著作

(一) 洪棄生著作及旅遊文學作品

1. 洪棄生，〈南臺灣遊記〉，1925年手稿，未刊印。
2. 洪棄生，〈新竹獅頭山遊記〉，1926年手稿，未刊印。
3.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附《寄鶴齋詩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59種），1959年10月。
4. 洪棄生，〈雞籠港漫遊感事〉，《瀛海偕亡記》（附《寄鶴齋詩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59種），1959年10月。
5.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全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6.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7.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全7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31日。
8.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詩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9.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八州遊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0.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中東戰紀·中西戰紀·瀛海偕亡記·時勢三字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1.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2.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3.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4. 洪棄生，〈瓦窰村讀書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南投：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5. 洪棄生，〈遊珠潭記〉，《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6. 洪棄生，〈遊珠潭記〉，《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7. 洪棄生，〈自跋雞籠紀遊後〉，《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8. 洪棄生，〈紀遊滬尾〉，《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19. 洪棄生，〈紀遊雞籠〉，《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20. 洪棄生，〈遊淡水記〉，《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21. 洪棄生，〈遊關嶺溫泉記〉，《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22. 洪棄生，〈關嶺歸途瑣記〉，《寄鶴齋駢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23. 洪棄生，〈遊關嶺記〉，「文獻會本」《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24. 洪棄生，〈遊李氏半園記〉，《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5月。

(二) 研究洪棄生相關論述

1. 胥端甫，〈《寄鶴齋八州遊記》序〉，《抑庵論文集》，臺北：廣東出版，1980年9月初版。
2. 施懿琳，〈我自倔強風塵外，習氣不為俗世除——鹿港詩人洪棄生及其詩〉，《鹿港風物》，第3期，1986年8月。
3. 許俊雅，〈鐵漢奇才洪棄生〉，《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4. 程玉凰，〈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年6月。

- 5.程玉凰，《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臺北：國史館，1997年5月。
- 6.龔顯宗，〈臺灣實證——具史書功能的洪棄生詩〉，《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7年11月。
- 7.程玉凰，《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
- 8.鄭淑文，〈寄鶴齋古文研究——以史評為範疇〉，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 9.洪銘水，〈日據時期臺灣的社會詩人——洪棄生〉，《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2月1刷。
- 10.洪銘水，〈洪棄生「觀風」與「戰記」〉，《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1刷。
- 11.劉麗珠，〈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東海大學中國學文系碩士論文，2000年。
- 12.陳光瑩，〈洪棄生論李鴻章誤國與甲午戰爭及馬關乞和詩作之分析〉，《「戰爭與戰爭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3月16日。
- 13.陳光瑩，〈日據時期大正5年（1916年）洪棄生遊台北、淡水、基隆詩作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第十一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2年10月5日。
- 14.劉振維，〈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為例〉，《南臺科技大學學報》，第27期，2002年12月。
- 15.田啓文，〈洪棄生山水散文的藝術表現：以遊珠潭記、遊關嶺二文進行觀察〉，《新竹師院學報》，第17期，2003年。
- 16.李知灝，〈日治時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以《臺陽詩話》、《寄鶴齋詩話》、《瑞桃齋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為研究中心〉，《台日研究生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10月。
- 17.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3年。
- 18.許雯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
- 19.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

- 20.謝崇耀，〈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初探〉，《古今藝文》，第29卷第2期，2003年2月。
- 21.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22.林哲偉，〈《寄鶴齋詩話》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23.田啓文註釋，〈遊關嶺記〉，《臺灣文學讀本》，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5年2月初版1刷，2005年6月初版2刷。
- 24.田啓文編釋，〈遊珠潭記〉，《臺灣古典散文選讀》，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3年3月初版1刷，2004年8月2版1刷，2005年10月2版2刷。
- 25.陳怡如，〈回歸風雅與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26.徐慶齡，〈讀《寄鶴齋詩話》中論《詩經》〉，《雄工學報》，2006年5月。
- 27.崔成宗，〈臺灣先賢洪棄生賦研究〉，《東亞人文學》第9輯，2006年6月。
- 28.程玉凰，〈洪棄生《瀛海偕亡記》版本考校〉，《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47卷，2006年7月。
- 29.李知灝，〈殖民現代性初體驗——以洪棄生《寄鶴齋詩集》中日治時期社會詩作為研究中心〉，《彰化文獻(7)——日本統治下的彰化》，2006年8月。
- 30.陳光瑩，〈洪棄生遊仙詩世變書寫之研究〉，《應華學報》，第1期，2006年12月。
- 31.施淑，〈洪棄生的文化意識及身分認同〉，《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6月。
- 32.高嘉謙，〈殖民與遺民的對視：洪棄生與王松的棄地書寫〉，《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7年11月。
- 33.余美玲，〈蓬萊風景與遺民世界——洪棄生詩歌探析〉，《日治時期遺民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 34.賴威儒，〈洪棄生的人文鄉愁〉，《應用倫理教學與研究學刊》，第

- 4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
- 35.陳光瑩，〈洪棄生題畫詩題品畫境與書寫世變之研究〉，《南開學報》，第 6 卷第 1 期，2009 年 6 月。
- 36.陳光瑩，《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9 年 10 月。

二、專著

- 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28 卷第 2 冊，1953 年 10 月 31 日。
- 2.彭國棟，《廣臺灣詩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 年。
- 3.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7）》（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 4.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1959 年。
- 5.廖漢臣，《臺灣省通志稿》卷 6，〈藝文志·文學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 年 6 月。
- 6.范文瀾，《文心雕龍》，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 年。
- 7.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作者發行，1966 年 11 月初版，1963 年第 5 版。
- 8.陸游，《入蜀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年。
- 9.鄭玄注，《周禮·夏官》，臺北：藝文圖書公司，1966 年。
- 10.酈道元，《水經注》，臺北：世界書局，1970 年。
- 11.郭璞注，《爾雅》，臺北：故宮博物院，1971 年。
- 12.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下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 年 8 月臺 9 版。
- 13.楊家駱編，《丁校本徐霞客遊記》，臺北：鼎文書局，1974 年。
- 14.洪炎秋，《教育老兵談教育》，臺北：三民書局（三民文庫 31），1974 年 3 月第 3 版。
- 15.李守孔，《中國近代史》（全 1 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 年 9 月第 8 版。
- 16.吳濁流，《吳濁流作品集（4）》，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 年初版，1980 年再版。

- 17.連 橫，《臺灣詩薈》，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7年6月。
- 18.王琦輯註，《李太白全集》，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
- 19.楊倫編輯，《杜詩鏡詮》（一、二），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
- 20.周維金，《大陸記遊》，臺北：老古出版社，1979年3月。
- 21.楊藤西選編，《中國當代游記選》，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1982年。
- 22.劉安彥，《心理學》，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初版，1982年4月再版。
- 23.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0年1至6月）》，臺北：國史館，1982年6月。
- 24.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7月。
- 25.賴熾昌，《彰化縣志稿》，卷1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26.成 華，《神州漫遊記》，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年初版。
- 27.呂士朋，《中國近代史》，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8月7版。
- 28.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29.唐錫仁等，《徐霞客及其遊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 30.宋堯鉉，《唐文粹》，《欽定文淵閣四庫全書》74卷（474：2—476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
- 31.呂士朋，《中國現代史》，臺北：世界書局，1988年1月增訂再版。
- 32.滬尾文教促進會淡水歷史研究室編纂，《淡水大事紀》，臺北：滬尾文教促進會淡水歷史研究室出版，1988年6月。
- 33.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尚書》（一）卷6，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3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臺北：東華書局，1989年10月12版。
- 35.Edward & Lance 著，蔡麗伶譯，《旅遊心理學》，臺北：揚智文化公司，1990年。
- 36.劉勵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0年。
- 37.王元明，《佛洛姆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學》，臺北：遠流圖書公司，1990年12月。

- 38.劉登翰等，《台灣文學史》，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1次印刷。
- 39.梁農剛，《回歸佛洛伊德：拉剛的精神分析學》，臺北：遠流圖書公司，1992年。
- 40.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雅堂先生餘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41.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
- 42.連橫，《連雅堂先生全集·大陸詩草·寧南詩草·劍花室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31日。
- 43.余秋雨，《文化苦旅》，臺北：爾雅出版社，1992年11月初版。
- 44.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畢九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5月出版1刷。
- 45.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 46.陳思倫等，《觀光學概論》，臺北：空中大學出版社，1995年。
- 47.施懿琳，《周定山作品選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 48.張德水，《臺灣政治、種族、地名》，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1刷。
- 49.郝長海、曹振華主編，《旅游文化學概論》，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
- 50.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
- 51.陳逸雄編，《陳虛谷作品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12月。
- 52.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 53.邵驥順，《中國旅游歷史文化概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9月。
- 54.王淑良編，《中國旅游史》（古代部分），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 55.東海大學中文系編，《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北：文津出版社，

- 1999年。
- 56.洪銘水，《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57.鄭天挺等編，《清史》，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
- 58.傅紹良，《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
- 59.謝彥君等，《旅游學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 60.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初版。
- 61.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1刷。
- 62.吳文星主編，《鹿港鎮志·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 63.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臺灣抗日運動史〈4〉》，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年8月。
- 64.謝蘇等，《旅游心理概論》，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2001年1版。
- 65.葛曉音編著，《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2刷。
- 66.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臺北：《殖民地之旅》，草根出版社，2002年。
- 67.孫喜林、榮曉華編，《旅游心理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重印。
- 68.馮乃康，《旅游文學概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1版。
- 69.徐有富，《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 70.孟樊主編，《旅行文學讀本》，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3月。
- 71.梅新林、俞樟華主編，《中國游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12月1刷。
- 72.彭兆榮，《旅游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

- 73.陳淑卿，《徐霞客遊記研究——以文獻觀察為重點》，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
- 74.田啓文，《臺灣文學讀本》，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年。
- 75.王淑良等著，《中國現代旅遊史》（旅遊與景觀科學叢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
- 76.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臺灣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五南出版社，2006年6月。
- 77.余光中，《從徐霞客到梵谷》，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
- 78.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年。
- 79.章尚正，《旅遊文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 80.楊正寬，《明清時期臺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
- 81.許俊雅，《瀛海探珠——走向臺灣古典文學》，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
- 82.廖振富，《臺灣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
- 83.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 84.徐日輝，《中國旅遊文化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 85.秦永洲，《中國社會風俗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1次版，2008年7月第3版。
- 86.許俊雅，《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月初版。
- 87.東海大學中文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2月19日。
- 88.呂不韋等著，《呂氏春秋·有始覽》（四部備要），臺北：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年不詳）。

三、報紙

1. 嘯霞，〈神州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6月28日6版。此篇連載至8月5日，4版，共20集。

2. 黃朝琴，〈上海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1、4、8、13、23日及1921年1月6日3版。
3. 海外逸民，〈星加坡遊記〉，《臺灣民報》，1924年1月1日。
4. 沁園，〈北游談屑〉，《臺灣民報》，1925年8月16日。
5. 陳後生，〈遊朝鮮所感〉，《臺灣民報》，1926年1月21日。
7. 一記者，〈南部遊記〉，《臺灣民報》，1926年1月31日。
8. 張我軍，〈南遊印象記〉，《臺灣民報》。1926年2月7日、2月14日、2月21日、3月7日、3月14日。
9. 黃朝琴，〈遊美日記〉，《臺灣民報》，1926年7月1日、7月18日、7月25日、8月1日、8月15日、8月22日、8月29日。
10. 欽一廬，〈廈門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月23日。
11. 欽一廬，〈汕頭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9日。
12. 黃鳥生，〈鮮滿遊記〉，《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5日。

四、一般論文與學位論文

(一) 一般論文

1. 張炳楠，〈鹿港開發史〉，《臺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3月27日。
2. 陳紀實，〈成績斐然的中國遊記文學〉，《今日中國》，第86期，1978年6月。
3. 范能船，〈我國古代遊記散文的概況和經驗〉，《零陵師專學報》，第1期，1982年。
4. 陳奇祿，〈臺閩古蹟巡禮弁言〉，《臺閩古蹟巡禮》，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5年。
5. 王立群，〈蘇軾之遊記文〉，《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第2期，1986年。
6.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師大國文研究所季刊》，第31期，1987年6月。
7. 鄭明姍，〈論遊記體散文〉，《文訊月刊》第29期，1987年4月。
8. 楊松平，〈江山之助——中國詩文論者論山水閱歷與文學創作之關係

- 〉，《中國文學批評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 9.施懿琳，〈鍾理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高雄歷史與文化》第1輯，1994年4月。
 - 10.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
 - 11.王文進，〈中國自然山水文學的三部曲——以南朝「山水詩」到「徐霞客遊記」的觀察〉，《中外文學》第26卷第26期，1997年11月。
 - 12.陳長房，〈建構東方與追尋主體——論當代英美旅行文學〉，《中外文學》第26卷，第4期，1997年9月。
 - 13.林安梧，〈張深切的「台灣性」與「中國性」及其相關之問題〉，《鵝湖》第24卷第2期，1998年8月。
 - 14.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第49卷2期，1998年6月。
 - 15.陳淑美，〈誰說中國人安土重遷？——中國古代的遊記文學〉，《光華》第23卷第3期，1998年。
 - 16.毛文芳，〈晚明的旅遊小品〉，《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 17.阮桃園，〈從憂傷到浪漫——現代臺灣旅遊文學中的情懷與轉折〉，《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
 - 18.薛順雄，〈明清時期臺灣宦遊詩探析〉，《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
 - 19.廖炳惠，〈旅行與異樣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
 - 20.徐千惠，〈出遊與回歸——連雅堂《大陸遊記》探析〉，《臺灣人文》，第6期，2001年12月。
 - 21.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分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中外文學》30卷第10期，2002年3月。
 - 22.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台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心〉，《台灣研究集刊》第2期，2002年。
 - 23.林淑慧，〈臺灣清治時期遊記的異地記憶與文化意涵〉，《空大人文

- 學報》第 13 期，2004 年。
24. 許宗元，〈陸游與旅游文化〉，《旅游科學》第 18 卷第 4 期，2004 年 12 月。
 25. 黃朝恩，〈徐霞客及其遊記對地理學的貢獻〉，《地理教育》第 30 期，2004 年。
 26. 古偉瀛，〈從宗教著述來看李春生的身分認同〉，《臺灣文學評論》第 5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
 27. 吳志良，〈旅遊文化與文化旅游〉，《澳門理工學報》第 1 期，2005 年。
 28. 張忠良，〈袁洪道遊記中的雅俗觀〉，《台南女院學報》第 24 期第 2 卷，2005 年 10 月。
 29. 莫礪鋒，〈讀陸游《入蜀記》札記〉，《文學遺產》第 3 期，2005 年。
 30. 陳室如，〈對鏡引喻——日治時期臺灣遊記的重層觀照〉，《臺灣文獻》第 58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
 31. 陳美霞，〈日據時期旅行文學論述：身分認同與現代性〉，《臺灣研究集刊》第 4 期，2008 年。
 32. 黃立新，〈《入蜀記》人文旅游文獻學價值漫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總第 125 期，2008 年第 1 期。

(二) 學位論文

1. 陳素貞，〈宋代山水遊記研究〉，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1985 年。
2. 梁秀鴻，〈徐霞客及其遊記之文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
3. 呂麗粉，〈徐霞客遊記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8 年。
4. 高顯瑩，〈蘇軾記遊散文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5. 黃靖玫，〈陸游《入蜀記》探討——兼談南宋的日記式遊記〉，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莊燕玉，〈康南海《列國遊記》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 7.紀懿珉，〈蘇軾記遊文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6月。
- 8.林雅韻，〈杜甫山水紀遊詩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
- 9.陳佳姣，〈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10.徐千惠，〈日治時期台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2年。
- 11.陳室如，〈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
- 12.黃孟慧，〈臺灣九〇年代以來旅行文學研究（1990~2002）〉，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無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13.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研究（1990~2002）〉，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
- 14.王小莉，〈當代臺灣旅行文學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6年。
- 15.張百裕，〈徐霞客遊記及其敘事表現研究〉，南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 16.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
- 17.吳芳真，〈《裨海紀遊》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為對照〉，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8年。
- 18.林美慧，〈余光中旅遊文學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19.許靖卿，〈南宋日記體遊記研究——以《入蜀記》與《吳船錄》為中心〉，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20.葉妙津，〈洪濤與細流——淡水旅行文學研究（1629~1945）〉，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班，2010年。

四、旅遊書籍與 DVD 影片

- 1.謝敏聰，《宮殿之海紫金城》，臺北：世界地理雜誌社，1983年。
- 2.上海辭書出版社主編，《中國風景·名勝·文物·史蹟百科全書》，臺北：百川書局，1997年7月初版。
- 3.阮浩耕等編著，《西湖天下景》，浙江：浙江攝影出版社，1997年。
- 4.施永南、望天星，《故宮》，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2刷。
- 5.望天星編，《頤和園》，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7年第1版5刷。
- 6.王宗拭，《拙政園》，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8年。
- 7.林禹銘，《天津·青島人文行腳》，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4月。
- 8.陳美枝等著，《蘇州·江蘇》（自遊自在雜誌書 No.74），臺北：墨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9.刁兆彥、陳秀琴主編，《典藏中國》，臺北：閣林國際圖書公司，2003年1月。
- 10.林開富等著，《江南水鄉》（自遊自在雜誌書 No.74），臺北：墨刻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11.姚昆遺、殷名發等主編，《漫遊蘇州河》，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1月1刷。
- 12.曾曉華，《洛陽龍門石窟》，廣東：廣東旅遊出版社，2006年第2版1刷。
- 13.胡開祥，《中國深度旅遊》，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
- 14.楊東，《古都開封》，海風出版社。（未標明年月）
- 15.《風雅錢塘之西湖情夢》，杭州：浙江音像出版社。（未標明年月）
- 16.《龍門石窟》，洛陽：洛陽金蘋果影像設計工作室。（未標明年月）
- 17.福光旅行家，《河南之旅》，北京：北京體育大學音像旅行社。（未標明年月）

五、工具書與網路

(一) 工具書

- 1.張起文，《袖珍中國分省地圖》，上海：大陸輿地學社，1948年3月初版，1949年3月第10版。
- 2.箭內互博士著、和田清增補、李毓澍編譯，《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
- 3.臧勵蘇等編，《中國人名大辭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
- 4.魏嵩山主編，《中國古典詩詞地名辭典》，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2刷。
- 5.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
- 6.隗 芾，《中國名勝典故》，臺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12刷。
- 7.戚維熙等編，《中國旅游文化大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8.丁超等撰，《中國名勝詞典》（精編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 9.莊濤等著，《新版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8年1版。

(二) 網路

- 1.陳郁夫，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文獻——寒泉資料庫檢索全唐詩
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網址：<http://libnt.npm.gov.tw/s25/>「寒泉網路」
<http://120.126.128.141/cool.spring/index.htm>
- 2.羅鳳珠，網路展書讀元智大學羅鳳珠中國文學網路研究室全唐詩
網址：[「http://dls.hs.yzu.edu.tw/QTS/HOME.HTM」](http://dls.hs.yzu.edu.tw/QTS/HOME.HTM)